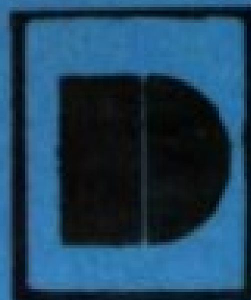


CHONGQING CHUBANSHE

东欧文学丛书

医生之死

〔匈〕久拉•费凯特

祝康 译


CHONGQING
CHUBANSH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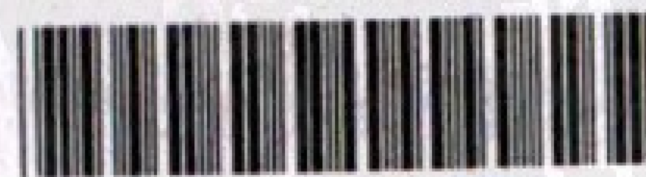
东欧文学丛书

医生之死

YISHENGZHISI

(匈)久拉·费凯特

祝康 译



Az orvos halála

Szépirodalmi, 1963
Budapest

A hü asszony meg a rossz nő

Magvető, 1963
Budapest

责任编辑　张敏生
封面设计　高济民
技术设计　刘忠凤

〔匈〕久拉·费凯特著　祝　康译
医 生 之 死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11.5　插页4　字数184千
1990年9月第一版　1990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500

ISBN　7-5366-1330-X/I·242
定价：4.05元

作者简介

久拉·费凯特1922年出生于一个农民的家庭。他曾在专为农村青年办的高等院校学习，该校在1945年前就受左派力量的影响。匈牙利解放后，费凯特参加了为实现国家民主改革的社会活动；在土改运动中，他被委任为波尔索特地区的全权代表。(他的许多作品的素材都取之于该地区。)后来他成了一名新闻记者，开始为地方报纸，尔后为中央报纸撰稿。1951年他参加了由作家协会及匈牙利工会中央委员会举办的文学竞赛，名列前茅。自那以后，他就一直献身于文学。久拉·费凯特写了大约30本书。其中有短篇小说集《五月的树》(1952年)、《熟人》(1955年)、《抢新娘》(1966年)、《复审》(1977年)、《第一次接吻》(1980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凯蒂》(1953年)、《年轻的妻子》(1960年)、《贞妻与荡妇》(1963年)、《医生之死》(1963年)以及具有讽刺倾向的幻想作品《恋人的天地》(1964年)、《三角恋》(1975年)、青年读物《兰色的岛屿》(1959年)等等。费凯特作为一位评论家还积极发表自己的政见，他的特写、短评、政论汇集成书的有《沧海一滴》(1974年)、《纵观百题》(1977年)、《北极星》(1983年)。他辛勤耕耘，硕果累累。

从60年代初，费凯特就享有盛名，特别是他的中篇小说《医生之死》获得了评论界和读者的一致好评。该书满腔热情而又极其自然地歌颂了一位献身于人民健康的乡村医生，歌颂了他鞠躬尽瘁、默默无闻的英雄主义精神。

1953年、1963年，他两次获得了以阿季拉·约瑟弗命名的文学奖。

形成新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念是费凯特创作的主题。这个主题包容着各个不同的方面——人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匈牙利城市和乡村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以及在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道德问题，家庭伦理问题，妇女的地位问题。对上述种种问题，作家或是借助艺术虚构，或是用确凿有据的事实作依据，一一作了揭示。

60、70年代，费凯特把注意力转到了匈牙利的历史上，创作了一系列的中篇小说，描绘了匈牙利人民是如何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岁月，如何从旧制度的废墟上站起来，创造着新生活。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久拉·费凯特是匈牙利当代颇负盛名的作家，他曾两次获匈牙利文学奖，本书收入了他的两篇佳作。

在《医生之死》中，作者满腔热情而又极其自然地歌颂了一位献身于人民健康的乡村医生，歌颂了他鞠躬尽瘁、默默无闻的英雄主义精神。

在《贞妻与荡妇》中，读者将结识深爱丈夫的“贞妻”——年轻美貌的伊丽和“荡妇”——有不幸婚史的克拉丽。伊丽诚实正直的丈夫终于有悖常理地离开了“贞妻”而投入了“荡妇”的怀抱。作者向人们提出的社会道德问题，家庭伦理问题发人深思。

出版说明

东欧各国具有优秀的文化传统，其文学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欧文学是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等七个国家的文学。这些国家尽管各有自己的民族的不同的发展道路，但也有许多共同点：它们都曾遭受过俄国、奥国或土耳其的长期压迫和统治，而这些国家的人民都曾为祖国的复兴进行过长期的斗争，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相继获得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国家又遭到德、意法西斯的侵略和占领，经受了战争的巨大创伤；战后东欧各国相继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确立了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过巨大成就，也遇到过不少困难和曲折。

文学是社会和时代的产物，又是社会和时代

的反映。东欧各国的文学源远流长，有着光辉的历史传统和杰出的艺术成就。后来虽然遭受了外国统治者的压迫和摧残，但随着民族复兴意识的觉醒，东欧文学也相继繁荣起来，其突出特点就是东欧文学同人民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紧密相联；民族解放斗争促进了文学的发展，文学的繁荣又推动着民族解放运动的不断高涨。19世纪文学就以其反封建、反民族压迫的内容和独特的艺术创新而引起世界的瞩目，出现过一批具有世界声望的诗人和作家；如波兰的密茨凯维奇、斯沃瓦茨基、显克维奇、普鲁斯、奥热什科娃，捷克的马哈，聂姆曹娃、聂鲁达，匈牙利的裴多菲、约卡伊、米克沙特，罗马尼亚的爱明内斯库，卡拉迦列，保加利亚的波特夫，伐佐夫，南斯拉夫的普雷舍伦、兹马伊等。20世纪以来，东欧文学又以其丰富多采的姿态出现在世界文坛上；各种流派各种风格争奇斗妍，各放异彩，除现实主义文学外，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和现代派的文学相继出现，无产阶级文学迅速崛起。先后有波兰的显克维奇、莱蒙特和米沃什，捷克的塞弗尔特，南斯拉夫的安德里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文学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探索、追求和创新，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战后初期，东欧各国人民在

大战中的悲惨遭遇和英勇斗争，都在作家的笔下得到了真实的反映，而建立新的公正的社会制度，也曾是许多作家描写和讴歌的对象。50年代前后（除南斯拉夫外），曾出现过公式化、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倾向。随着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批判，以及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化，文学观念开始了巨大的变化，作家们深入探讨社会和个人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大大扩大了创作题材和表现手法。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个人的内心世界都成了作家们探索和描写的对象。既有反映尖锐的政治斗争、工业化、农业改革等重大题材的社会画卷，也有表现个人生活经历和心理状态的作品；既有描写和赞美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诗歌、小说，又有对社会上种种的阴暗面和腐败现象进行嘲讽和揭露、对过去错误进行反思的作品。在创作方法上，各种文学倾向、各种文学流派纷繁呈现，形成了一个百花争奇斗艳、竞相开放的景象。有的作家继承现实主义的传统，竭力去反映当代社会中的种种现实问题；有的作家打破旧的文学模式，突破时空观念和情节框架；有的采用怪诞、魔幻或者象征、隐喻等手法。东欧各国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探索和创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也引起了世界文坛的关注，并得到了欧美文学界的好评。

文学是各国人民之间互相接近、了解和增进友谊的桥梁。早在本世纪初，东欧文学就开始被介绍到我国来。鲁迅、茅盾等革命文学的先驱们、曾积极热情地向我国读者介绍过东欧被压迫民族立意在反抗的呐喊文学，并亲自翻译了东欧作家的作品，还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东欧文学对促进我们新兴阶级的文学发展必将起到很好的作用。解放以后，我国和东欧各国建立了友好的联系，东欧文学大量被介绍到中国来，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为了使中国读者更多地了解东欧各国文学的发展概貌、以及东欧作家的创作风格和成就；也为了使我国的文学界能从东欧文学中得到经验和借鉴，以丰富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我们特编选、出版这套"东欧文学丛书。"这套丛书由著作和翻译作品组成，著作包括东欧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的评论专著，由我国从事东欧文学研究的学者撰写而成，翻译作品以小说为主，着重介绍东欧古典和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名著佳篇，同时兼顾各种流派各种艺术风格。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对我国读者有所裨益，并得到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喜爱与指教。

目　　录

医生之死

献给我的朋友们

星期日

老医生的工作量一年年加大，体质却一年年下降了，他的健康已遭到了严重的损害。不久前，他感到实在不能再支持下去，心想，应该退休了，极度疲惫的身体确实需要长期休息，不能再事事激动、过分操劳，也不能再承受意外的突变了。大夫检查后说，如果他好好将息，还可活五六年，或许更长的时间。

起初，老医生尽量注意休息，日子过得还平静。

老医生一生中，曾有过好些改变他命运的大事，但这一切早已成为过去。说实话，快68岁的人也谈不上浪漫了。多年来发生的事，就像传记

的跋一样，影响甚微。

又过了星期的这天——星期日，老医生死了。

以前，对于生存意义这个问题，老医生从未考虑过，可今天早晨，他却想了许多许多。他一生都在不停地工作，工作与生活融为一体，似乎被优质混凝土紧紧地凝固在一块儿了。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生命渐渐走向尽头……现在，连他自己也惊奇，怎么从未想过平凡的生活、平凡的工作是否有意义，究竟有什么意义……

昨天晚上，退休的邮政局长去世了。通常老医生是不参加别人的葬礼的，但这次他却例外。因为，早在战争年代，老医生就与邮政局长相识，并且还不止一次挽救过他的生命——总之，老医生把自己的朋友送到了生命的尽头。

正是5月间，春风和煦，温暖宜人。墓地小路也慢慢干燥了，小路的两旁，冒出了片片绿绿的嫩草。

邮政局长的葬礼结束后，好心的送葬的人们平整了墓地的黄土，向坟墓最后一次默哀，各自离去了。

送葬的人并不多，大多是些老太太，她们从不错过一次葬礼，特别是葬礼恰巧在星期日更是如此。此时，这些善良的人正几个一群，迈着碎

步匆匆去参加葬礼，表示对死者的最后哀悼。

老医生低垂着头，像是在慰唁，同死者的家人道别后，他与退休的药剂师彼什科尔季一起离开了墓地。

不一会儿，彼什科尔季问道：

“老实说，究竟是什么病因……我指的不是直接病因。”

老医生注意到，彼什科尔季避开了那个词。

“冠状动脉硬化……”沉默了一会儿，老医生答道。

“哦，的确！”

彼什科尔季突然停了下来，在衣袋里掏着什么，又若有所思地回头望了望墓地。

50年代末，宗教改革运动曾波及到这块墓地。当时，人们铲除了所有的墓碑，平整了杂草丛生的坟墓。此后，在埋有死尸的土地上，连续几年栽种了马铃薯、玉米、大豆，死气沉沉的村庄又开始洋溢着生机。只是从今年春天开始，这里又葬死人了。按当局的规定：墓地划为三部份，里面——葬天主教徒，中间——葬其他教徒及不信教者，外面——葬宗教改革者。外面这部分，至今只葬了邮政局长一人。

“好了，现在他不会寂寞了，不管怎么说，他不是一个人躺在那里。”彼什科尔季开始说道，

“唉，可怜的人一个人闷在屋里也差不多10来年了，就是纸牌也吸引不了他，即便有时与他玩一两回弗列勃利纸牌①也不能尽兴。”

“怎么‘不是一个人’呢?”

“当然，人们知道把他挨着谁埋。”彼什科尔季猛地吸了一口烟，随即吐出一股烟雾，接着说：“人们正好在墓地挖到一口棺材，一口锌打制的棺材，这不，完好无损的。自然，人们就把他埋在这口棺材的旁边了……我敢发誓，如果我是老邮政局长的儿子，我一定会不断地给坟墓撒纸牌的。”

他们俩继续往前走，彼什科尔季身后萦绕着缕缕浓郁的烟雾。他曾戒过烟，但自从侄儿定居澳大利亚后，时而寄给他一些高级纸烟及雪茄，他吸烟又上了瘾。

走了几步，彼什科尔季又停了下来。

“这里埋死人都20年了。”他望了望四周说道。

“是的……大约吧!”老医生点头答道。他想起了，那时在村议事会上，曾与宗教迷信者商定在新地段葬死人，还明确规定期限为20年。后来，人们开垦了过去天主教徒的坟墓，接着，村里人又开始在这里葬死人了……当时，老医生出席了

---

① 匈牙利风行的一种纸牌。

村议事会，他一点儿也没想到，但此时却突然明白了，20年——这比他余下的有生之年要长得多……

“大约吧！”老医生不高兴地重复了一句。

老医生仔细看了看墓地中间那部分埋不信教者窄窄的地段，不久前这里刚种植的灌木丛还矮矮的。两星期前才砌的唯一一座坟墓，上面的粘土还散发着泥土的清新味，但已开始变黄了。

不过，20年后，这里的土地却无一寸得到利用——既未种马铃薯，也未种玉米；杂草、密密的相思树覆盖了整个墓地。

“简直是胡扯！”老医生想道，“似乎在坟墓里时间就会停止，相反，完全相反。在坟墓里，时间比任何地方都现实……如果人们能提前知道，什么地方是他的葬身之处，如果可以用脚步测出余下的生命尺度，就好了；是的，知道了，我还会活……”

老医生突然发现，彼什科尔季认真望着葬天主教徒的地段。老药剂师是个天主教徒。

“是的，是的，这太有趣了，我已多次想到这个问题。”老医生又回到自己的思路中。“同一种情形下，人的大脑反应相同……”

“哦，我这是怎么了？……要知道，某些重要的东西……”

"20岁的年轻人绝不会在那些马铃薯地中为自己寻找什么葬身之处……这是事实，……确实，人的大脑反应不会总是相同的……

"无论怎样，这个终究会证明……证明的只是那个……"他的思路中断了，但有种奇怪的感觉，似乎让他感到心烦，只是，确实，为什么他的思想总是回复到同一个问题上，循环反复？这个现象，他以前可从未有过。

突然，老医生看见了一只鹤，今年飞来的第一只鹤，它盘旋着，似乎在片片飘浮的云彩中穿行。

这时，几个年轻女人从他们身边走过，轻声地打着招呼。

彼什科尔季用布满血丝、浮肿的双眼目送着女人们的身影。

老医生一人走到了前面。

药剂师立即赶了上来。开始给老医生讲邮政局长以前的一件事。从他讲话的语气里，流露出一种比同龄人活得更长的自负感，一种胜利者所拥有的极大的自信心——似乎比某个人活得久是一种胜利！

药剂师的话震动了老医生，从激昂的语气中，他感到了某种紧张，但老医生对此并未深思，他想回到自己刚才的思维中去。"这个会证

明的……会证明的……”，但思路中断了，他记不得什么被证明了，以及怎样证明的，但他也不认为非回忆起来不可。总之，此时对于他没什么是必须的事了。

这时，他们俩已走到旧坟墓地段了。

他25年前就来到的这个村庄，目前似乎大变了：很多人都进了坟墓。读着一个个墓碑上的名字，老医生眼前似乎又隐约浮现出那些早已遗忘了的朋友的面孔。这一张张阴沉的、被病魔折磨得痛苦不堪的面孔——老医生已认不出是谁了，心想，大概是那些家里人的直系后裔吧。按说，每个病人临死前他都去检查过的，但现在他已不全记得这些人了。猛然间，一个肿胀的、发青的小姑娘的尸体清晰地呈现在他的脑海之中。墓碑上刻着1933年7月7日，溺死于牧场水井……

“他多大年龄了？”药剂师彼什科尔季问道，当然，他指的是退休的老邮政局长。

“大概70岁左右吧。”

“我看，是72岁。”

“可能吧！”老医生同意道。

老医生想了想68岁与72岁的差别——就4年。大概早从战争开始时，当与同龄人谈到年龄时，他总是把自己的年龄说大，但自己私下里每次却暗暗算出差距。老实说，他说出的那个远比他实

际年龄大的数字，只有这个数字他才能接受。

老医生从未考虑过别人是否也像他一样计算年龄，但彼什科尔季一番简短的言谈使他震动不小。

“总之，他比我大两岁。”

墓地前面，几只小鹅悠闲地在草地上吃着青草，稍远处的小树林旁，穿着衬衣的孩子们在踢足球，他们的大衣、卡克衫被扔在地上当着球门。

彼什科尔季停了下来。

“我感到周身发热，……哼，要感冒了！”他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如今啊，说穿了，很容易害病……”

老医生没吱声。

“不管怎么说，这不关你的事。”彼什科尔季暗自主观地理解老医生的沉默。

两周前，老医生的继任者——一个年轻医生来到村庄，他去年刚大学毕业，目前，整个区的医务工作由他负责。

两位老人沿采尔科夫大街默默而行。

走到格拉德斯基胡同口，老医生向彼什科尔季伸出手。

“我要去看看年轻人马尔科维奇。”

“他回家来了吗？真的？啥时候回来的？”

“今天早上。”老医生摘下眼镜，仔仔细细地擦了擦，“他母亲上我家来过，她曾在我们家当过很长一段时间保姆。”

随即老医生拐进了胡同。这时，彼什科尔季在后面叫道：

“喂，杰诺，呆会儿到我家来坐坐。”

他邀请别人去家里作客，总是用下象棋的术语：“士兵在等候。”

马尔科维奇用枕头垫着，坐在一张破旧的沙发上，摆弄着收音机。

自然，他完全看得见老医生经过窗户、露台进了屋子，如果他继续摆弄收音机的话，那老医生就该说为啥对他的到来如此冷漠了。

马尔科维奇的母亲在厨房就向老医生抱怨开了。她站在门槛旁，忧虑地望着儿子，深怕自己的唠叨会使儿子生气，她一动不动站在门边的样子，就像到了别人家里的一位不速之客。

“喂，年轻人，生活得还好吧？”老医生问道。

他笨拙地站在桌旁，似乎不知道该怎样开始他们的话题——显然，老医生有些不知所措，他取下眼镜，又把它仔仔细细地擦了一遍。

这时，马尔科维奇才关掉了收音机。

“过得就这个样，真是遗憾！”

他的双唇流露出冷笑。显然，他这种冷漠让老医生难以理解。他几分不恭地让出了座位，并有几分胆怯——像小孩子的那种胆怯：紧张地坐在医生叔叔面前，害怕地望着医生把勺子放进发肿的扁桃旁。

马尔科维奇的不恭使老医生生气，但他并未流露出来。

"给我看看最后诊断书！"

马尔科维奇的母亲急急忙忙从柜子上拿过一张瓦罐压着的纸条。

"麻烦事还不止是他的身子骨，但谢天谢地，他长得还不瘦。"母亲在厨房又唠叨开了，但为了不影响医生看诊断书，她没讲完就停住了。

马尔科维奇坐在老医生前面，漠不关心地盯着他——最后，显然对自己装出的冷漠满意了。他两根指头在桌布上扯起一根绒线，用嘴轻轻一吹。总之，他的一举一动无非是尽力不暴露自己的心思，不流露出一丝关心。

"把匙子给我。"老医生把住小伙子的脉搏。低声说道。

立即，母亲用围裙角擦了匙子，拿了过来。

老医生看了看马尔科维奇的喉咙，然后让他脱下衬衣。

"用不着的，大夫！省得你麻烦。"小伙子不满

地说道，动也不动。匙子的金属味使他感到不舒服，但老医生并未察觉他的不高兴。

“不，不要这样，应该让医生看看。”母亲嚷着，老医生的到来使她又有了精神，她开始急急忙忙为儿子解纽扣。马尔科维奇犹豫着企图反对，但随即就服从了，默默地让母亲脱去了衬衣。

住院使马尔科维奇变瘦了，但显然，现在他看起来身体挺棒，肌肉发达，强壮有力。小伙子曾严格地进行过体育训练：3年前，他被评为国家级游泳健将，教练们对他抱了极大的希望，但年轻的马尔科维奇却辜负了这种希望。一次选拔赛中，他未被选上参加在罗马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他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会被淘汰，他把这一切都归咎于训练计划安排不当，但教练们则不然，认为这是马尔科维奇不遵守为他制定的作息表而造成的。

然而，奥林匹克运动会后，马尔科维奇突然间又再次出了名：在匈牙利全国性比赛中，他获得了一项冠军、两项亚军。但紧接着又开始走下坡路了：去年他毫无希望地评上国家级优秀运动健将。从童年起他为之努力的一切，全部破灭了，当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目标再也不可能实现后，他认为生活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了。于是，他开始堕落，开始酗酒，开始厌恶世上的一切，

他整日无所事事，只是有意摧残自己的健康，想以此了结一生。

马尔科维奇刚满7岁，母亲就守寡了，从此，母亲一人挑起了抚养儿子的重担。她尽心照料儿子的生活，关心他的学习，就是儿子自己挣钱，独立生活后，每两周她仍给儿子寄些东西。儿子住院时，每次探望的日子她都必去。三个星期的治疗，马尔科维奇还未完全复原，身体还很虚弱，母亲就把他接回家，以便好好照顾他。

老医生小心地弯下腰，然后尽量俯身，把耳朵贴近马尔科维奇的胸脯，认真地听着心脏。他刚一挺直腰，不得不立刻用手撑住了桌子：眼前的东西全在晃动。近来，他常这样，但对此，他已无所谓了。他没再看小伙子，沉思着走近窗户，想着小伙子光滑的皮肤，突出的、强有力的肌肉，他不禁感慨万分。

“你多大了？”老医生问。

“23岁。”马尔科维奇的母亲立即抢着回答，“今年春天刚满23岁。”

“多么令人羡慕的年龄啊！我是这么大多好！”

“悉听尊便，大夫！”

老医生似乎未察觉出讥讽之意。

“尽快恢复吧！不过，心脏还得吃一阵子苦

头，年轻人，不能做剧烈的超负荷运动啊！”

“还有什么意思？”小伙子耸耸双肩，“再做那些运动还有什么意思！”

“难道到此为止，到此为止就有意思了吗？”

“一点儿也没意思，生活是最愚蠢的东西。”

“你瞧瞧，好医生！”母亲嚷着，双眼噙满了泪水，她伤心极了，“咳，当初我做牛做马，一切都是为了啥啊？！就连一块面包……一块糊口的面包都……”

“够了，妈妈！”儿子气愤地打断道，“这些我都听够了！”

老医生感到挺尴尬，他急忙从口袋里掏出表——一块还有完好的银壳、欧米加牌旧表，他慌张地看了一眼，也没看清是几点钟，便转向年轻人，但却对着母亲说：

“嗯……问题……他身体不会有什么大问题，问题是——他已丧失了生活的信心。”

“天哪！”母亲吓坏了。

“年轻人只顾惜自己，一句话，利己主义者，自私自利。”

马尔科维奇好容易才挤出一丝笑容，稍稍偏了偏头，打量着其貌不扬的老头，他就是坐着也齐老医生的肩一样高了。

“唉，不过，他还年轻，”老医生没看小伙子，

继续说："我们也不要忙于给他下结论，要知道我们也曾年轻过。"

"我们现代年轻人哪跟你们过去相比！"马尔科维奇似乎在自言自语，他拖长了声音直截了当地下了结论。

"也许如大家所说，我们经历过痛苦。"老医生最后说了一句，走到门旁他突然说："小伙子，你不该这样蔑视老年人，好好想想，我们已迈入第3个23岁了，23岁——你的第一个23岁都没法活过来，还不消说过去与现在的日子差别有多大！"

老医生最后几句话淹没了收音机的吱吱杂声，马尔科维奇不耐烦地等着老医生快点离去，医生还未跨过门槛，他立即故意把收音机放到最大音量——这似乎就是对老医生的回答。

小伙子无礼的行为激怒了老医生。

医生知道，某些伟大的——人类所必须的东西——真理，是存在的，但回想起刚才自己说的话，他不得不承认，自己不善于向年轻人阐明这个真理。他所讲的，当然是公正、恰当的，但这个小伙子听起来，只不过是些令人讨厌的老生常谈了。

他生马尔科维奇的气还在于：探望这个年轻人时，他从心里可怜他，怀疑他企图自杀会造成

大的悲剧。

无礼的小伙子完全被惯坏了——此时，老医生激动地想着——这就是不幸。首先是母亲娇惯了他……她自己酿成的苦酒只有自己喝下……以前，国家多少还努力过，得到了某些收效，可现在……国家对这些年轻人要求甚微，生活上还尽量满足他们，现在不久就会升为部长的，常常是些年轻人，而其余的也差不多了，国家培养的是些懦弱无能、娇生惯养的人。以前，服毒自杀的是——被恋人欺骗的人，失业者、学徒工，以及扫大街的历史教师……而现在自杀的人完全是装模作样："知不知道，我厌倦了生活。"真是骇人听闻！

走到胡同口，老医生转头看了看墓地，继续沿着采尔科夫大街走着。只匆匆一瞥，他就注意到了，墓地四周已是一遍新绿，一棵枝叶茂盛的洋槐树似乎已开花了。他走过几步，转过身来再次仔仔细细看了看，原来弄错了：洋槐树并没开花，只是在太阳光照射下叶子有些发亮。

树木已冒出了嫩芽，在微风吹拂下轻轻摇曳，老医生看了好几分钟，此时，他似乎看见了坟墓，村民们不断躺进那里——因为那儿更好、更舒适，可以说，比拥挤的院子更诱人，院子里从早到晚鸡犬不宁，小花园里的花草也灰尘满布。

老医生漫步在街上，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

他打算去看看彼什科尔季，晚饭前与他下一盘象棋，但走到天主教会附近，他又改变了方向，往家走去。刚才的激动使他感到疲劳，他突然想起午饭后还未休息——自从年轻医生接替他工作后，他就定下计划：每天午后休息。

“杰诺叔叔，大夫！”他听到一个姑娘的声音。

那是年轻女教师，她与谁在俱乐部门旁道了别后，像个小姑娘一样飞快跑向医生。

“杰诺叔叔，去我们那里玩吗？”姑娘是彼什科尔季家的房客。

“唉，老骨头酸痛酸痛的，”医生笑了笑，“今天就不去了。”

“哦，但愿不要痛得太久，就今天痛一下。”姑娘整理着跑乱了的头发，温柔的双眼恳求地望着老医生，“怎么，你，杰诺叔叔，不守诺言吗？那我可就不理你了！”

“好，好！去玩半个钟头。”老医生软了下来，他考虑到了疲倦，不过，此时已感觉不到了。

他们俩默默走过了街。

“你从马尔科维奇那里来？”突然姑娘问道，她的声音异常的冷漠，但正是用这种冷漠，她掩饰了自己的感情。无论谁处在她的位置上，都会好

奇：怎么全村的人都在议论马尔科维奇？

女教师这一问，又刺痛了老医生，原来，姑娘只是装出一种温柔，或者说，至少这种温柔不是冲着他的。

"是从他那里来。"他简短地回答。

"他，他出了啥事儿？"

"没啥事，只是无所事事，玩收音机罢了。"

"真的？"姑娘显然放下心来，她问道，"那为什么……是啥原因？"

"我看他是太无聊了，活得太无聊，这使得可怜人感到空虚。"

姑娘瞟了老医生一眼。

"就是说，他的情况不严重？"

"他壮得像头牛，又粗暴、又无礼。"

老医生心里的不满总算吐了出来！……但他立即又感到后悔，不该说这样的话。

姑娘红了脸，没再问下去。

老医生对自己感到不满，他不该这样说马尔科维奇，特别是当着姑娘的面，就更不当了。虽然她与马尔科维奇——天生的一对——确实如此：都是可怜而软弱的典型。姑娘非常真诚而老实，如果班上有学生得了低分，她会生气得大哭不止，但如果有人得了5分，她又会高兴得高声唱歌。她整日忙得不亦乐乎：参加俱乐部话剧组

的活动，节日前打扫礼堂，还有就是为《我们村的社会研究》收集资料。确实，马尔科维奇给她造成了一生的不幸……当然，这是她的私事，旁人与此完全无关。

“确实，为什么无关呢？”老医生想着，此时，他已坐在彼什科尔季家开始下棋了，“姑娘的阅历浅，可我的经历多，我能沉默吗？不，这样不行，我不能沉默……姑娘也不该这么自信、轻率……”

开始，彼什科尔季吃了他的一个子儿，不一会儿又步步逼紧，老医生无法挽回败局，彼什科尔季赢了。

“我今天情绪不太好。”老医生嘟哝着说，用手揉着太阳穴。

彼什科尔季满意地哈哈大笑。

“不要找啥借口了，杰诺，这是技巧问题，承认吧！是的，你棋下得不错，今天下得特别好，但在强手面前，可就败下阵了，对不？”

他一个人说了一大堆令人厌倦的话，高兴地看了看棋盘，又开始摆棋子——准备再来一局。

“不，我不想下了。”老医生推开棋盘，看看四周：他觉得门响了一下。

但并无人进来，只是从厨房飘来一股咖啡的香味。

“真是怪事，”他想，“我敢发誓，绝对有人敲门。”

几分钟后，真端来了咖啡，但不是年轻女教师端来的，而是彼什科尔季的妻子。他的妻子心地善良，看起来很年轻，她刚过50岁，比丈夫小16岁。彼什科尔季与第一个妻子一起生活了20年后离了婚，接着就娶了她——邻村公证人的女儿、战争中失去丈夫的年轻寡妇。

端来了四杯咖啡。

“唉，可怜的班季叔叔……”药剂师的妻子站着一动不动，叹了一口气后嚷道，“伊奥莉！”她把杯子放在老医生面前说道，“请喝吧，杰诺卡[1]！咖啡不浓，正合你的味。”

她称邮政局长是班季叔叔，而对老医生却直呼其名；因为，他比自己的丈夫年轻两岁。但她叫老医生的妻子时，却称“您”，虽然她的生活习惯、方式与老年人并无差别，但他们总把她看成年轻人。

女教师拿着一个插有一束白丁香的花瓶走了进来，放在了镜子前的小桌上。

“哦，对了，马尔科维奇到底发生了啥事儿？”药剂师妻子立即好奇地问道。看得出，她并不是

---

① 杰诺的爱称。

无意问的。

女教师正在摆弄花束，老医生感到她突然怔了一下，但他还是平静、委婉地讲了他去马尔科维奇家的事。

“你没全讲出来。”老医生停下后，彼什科尔季的妻子说道。她从丈夫手上拿过咖啡杯，放在盘上，端到了一边。“老头子，今天就到此，都晚上了。”

“只有他的错我没讲。”老医生向沙发后靠了靠说道，他手搓揉着桌布角，并没看女教师，“某些青年认为——并不是指在坐的，”他向姑娘稍稍欠欠身，“认为，到了成年，就有对别人发号施令的权力，也就是什么都要以他自己为中心……”

“那该谁来发号施令？”姑娘有点愠怒。

“当然该父母喽！”彼什科尔季妻子站起来说道，“父母比你们更有经验，这是必须相信的，伊奥莉卡！父母对孩子只有爱。”

彼什科尔季挥了挥手，冷笑道：

“亲爱的，你知道个啥！现在的年轻人……”

“不，不，越说越复杂了。”老医生急忙打断道，“可能我表达得还不够清楚，自然，我并不是说该谁来发号施令，我只是说，年轻人还没有什么都以自己为中心的权力。”

彼什科尔季感到无聊了，他把棋子在棋盘上

摆来摆去。

“杰诺，我早就发现，你迷上了哲学。”

“我真不明白。”姑娘摇着头说，她认真的样子，期待地望着老医生。

老医生并没看她，而转向彼什科尔季妻子，不过，他仍能察觉到年轻女教师的每一个动作。他说：“第一，不须多少数学知识，任何一个有经验的经济师定能统计出，一个孩子长大成人须花费多少金钱，统计结果令人难以置信！从母亲怀孕，到生育、抚养，最后孩子长大成人，需多大一笔开销……无论给你什么好处，你也不愿去忍受那些由于孩子出生、抚养带来的困难、痛苦与不幸。比如：我——为你，你——为我？……也就是说，付出去了还不知是否有意义。当然，这只不过是最简单的计算，更不必说母亲一切无偿的关怀了。此外，作为父亲，还得辛苦工作，以便维持家庭、维持生活……”

“还需要医生，需要药物。”彼什科尔季插言挖苦道。他抬起头来，不再看棋盘，而向姑娘瞟了一眼。

“现在这个完全是小事一桩，你知道个啥？”药剂师妻子说道。“你知道个啥？”这是他们家的口头禅。

老医生喝完了杯子里剩下的咖啡，他察觉到

姑娘正专心听他讲。

“夫人，你错了，完全错了！”他刚喝完的杯子还没来得及放到桌上，又开始说了。他用餐巾擦了擦嘴角，继续说道：“或者，我们就用钱来衡量……这笔钱，要用于孩子的上学、购买教科书，是不是？”他望了姑娘一眼，感到她已明白了他的意思，“沉重的教育负担，要占父母工资的80%，只有剩余的才归他们自己。这部分教育经费，或者说是智力投资，也可叫它长期贷款，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偿还——偿还这个债务，这是第一个债务。”

彼什科尔季吸了一口烟，随即吐出一股香气浓郁的烟雾。

“杰诺卡，如果我正确理解你的意思，”他说，“一个18岁的公民，要有权以自己为中心，就必须：在抽彩中获得头奖。幸运的话——把它还给债主，也就是还给父母、社会，偿还了债务，就可以安心上吊了……这就不关别人的事了。”

他满意地哈哈大笑，笑得发肿的眼睛流出了泪水。

“哦，你真是厚颜无耻！”女教师责备地看着彼什科尔季。他的玩笑话，刺痛了她的心，令她想起了马尔科维奇。

老医生沉思地摸着下巴。

“说实话……你的计算很正确。”

“当然正确！”开玩笑的药剂师叫道，“我总是正确的，有人终究会承认这点！”

“生产消耗总量，嗯，是这样的…… 请允许我对人也用这种表达……如果计算一下，国家为培养一个18岁青年，要花去多少金钱，我看，大约要30或50万福林。”正当老医生最后说出指的是培养马尔科维奇时，他急忙补充道，“那么，假设他能偿还这些花费，别人今后就无法干涉他的生活，但是……在特殊情况下，事情还不那么简单……”

老医生感到话题扯得太远了，但即使这样，他似乎仍未绕到目的上去：无论什么劝告，年轻人总是置之不理！他有些不满意，但为了表达完自己的思想，他继续说道：

“确实，事情还不那么简单，因为他是成年人，他获得的不仅是物质财富，而且，物质财富还不是第一位的。”

“怎么讲？”彼什科尔季抬头问了一句，这时，他基本上不再注意听谈话了，他望着放在面前的一本摊开的杂志，摆弄着棋子，正准备走一着妙棋。

“杰诺，按你的观点，那啥时候才还得清对母亲、对社会的债务呢？”彼什科尔季妻子问道。

她的语调显然让人感到，在这个问题上，她有自己的看法，“我不指某些特殊情况……”

“杰诺叔叔，另外，碰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如果有谁……成年前就失去了父母亲。”立刻，从女教师脸上明显看出，她后悔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当着老年人的面提起死是不妥的。

“对社会而言，这个债务始终是存在的。”老医生沉思地揉着太阳穴回答说，他针对马尔科维奇所说的一切，似乎已成了一套理论：“至于对家庭的债务，那么我认为，伊奥莉，人们偿还父母的只是应该还的那部份，也就是说，只是还给父母某一部分，嗯，某一部份……”老医生用不太自信的口吻继续说道。

“那其余的呢？”彼什科尔季用手轻轻推了推棋盘问道。

“其余的，应该给自己的子女们……当然，如果有子女的话。”

“像这样的话，我永远是债务人啰？”药剂师妻子笑着说，不过，她的笑声有些不自然，她两次结婚都没要孩子。

“你该给我！”彼什科尔季叫道：“是吧？杰诺．应该把其余的偿还给丈夫，亲爱的，你就认了吧！”

“是的，我们中有很多这样的人——债务人。”

老医生向药剂师妻子点点头，但这只不过说的是句客气话。他明白，自己已付清了债务，抚养了儿子……遗憾的是，他们俩在战争中与惩戒营一起失踪了……

“如果这样的话，”女教师有点儿失望地说，“如果一切真如你所说，杰诺叔叔，这就意味着人们的良心永远也得不到安宁，因为我应该向别人偿还债务，心一直都得牵挂着。”

“伊奥莉，是的，是的，事情就是这样！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有良心。”老医生立刻又后悔自己回答得太快了一点儿，“顺便说一下，这种不安宁——年轻人才会有，到了老年就会有些安宁了，那时，他已完成了一些使命，并偿还了一大部分债务。”

彼什科尔季向后背靠了靠，手按得椅子嘎嘎作响。

“杰诺，你不是一个公正的道德家，大概只是个哲学家吧？你知道吗？基本上你与现在的观点背道而驰了……”

“多么冷酷的道德家！”药剂师妻子接口道。她显然有些难过了，因为她的良心确实感到不安：她一直不想要孩子，可现在，她感到后悔了。她明白，大概她要比丈夫活得长，但她害怕年老时没有老伴，留下她孤独一人。“那么，按杰诺这个

道德家的观点，我们真的是不幸啰！如果他的话不是无稽之谈。”接着，她顺便又对女教师——坚定的无神论者，挖苦了一句：“这会把一切都送进地狱。”

“这你就错了，”老医生严肃地说道，“我认为，恰恰相反，大多数人不仅偿还了债务，而且还慷慨地偿还了利息，确实如此。如果人们偿还的债务太少……或者说，没偿还大部分……如果偿还的还不及所得到的，那今天，我们还生活在热带丛林之中，爬行于树木之间。”

屋前小花园的篱笆门响了一声——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再重复一遍，我说的是大多数。当然，有那么一些人，只喜欢索取，而不愿奉献。”

老医生没再吱声，他觉得已没人听他讲话了。

彼什科尔季很快倒了一杯冷咖啡，糖都没放，一口就喝了下去。

“你是正确的，杰诺叔叔。”女教师仍望着窗户，沉思地说，“无疑，是正确的。所有这些都是合乎逻辑的，甚至太合乎逻辑了。不过，我认为，太合乎逻辑，又往往包含着不幸。”

“确实是这样。”彼什科尔季赞同道。从他的语调听起来，似乎他是个了解人生价值的聪明人。

“伊奥莉，你说对了，生活完全不象这样合乎逻辑。”

“至少不常常这样，”女教师说，“我们应该宽容，杰诺叔叔，对有的人——可能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认为——我们应该帮助，而不是……难道我说得不对吗？”

“伊奥莉，找你的！”彼什科尔季的妻子在前屋叫道。

找伊奥莉的是从俱乐部来的两个姑娘，她们告诉说，某某闹了矛盾，拒绝演出，现在急需让“演员们”和解，或者是重新找人扮演。

老医生已不想再呆下去，但他明白，还不能即刻就走，要不，别人会认为他是专为女教师而来的。女教师一走，彼什科尔季妻子便立刻开始摆姑娘的小话了，老医生漫不经心地听着她讲：姑娘如何邋遢，只知道穿拖鞋，可几天都不洗洗；内衣搭在椅子的靠背上、床头上；晚上去她的房里——到处都晾满了湿内裤，第二天再去看看地板，简直成了个啥样！

药剂师的妻子舒适地躺在沙发椅上，两只脚交叉地伸着，得意地数落着自己的房客。她属于这类妇女：对比自己年轻、出色的女人，没一句好话。她时而看一眼咖啡壶，时而看一眼丈夫（彼什科尔季沉默着、忧虑地、漫不经心地在棋

盘上摆弄着棋子），真不知她是出于存心，还是幸灾乐祸，在他们俩面前，这样的话她不知讲过几十次、几百次了，也许是出于妻子对丈夫警戒的本能吧！年轻女教师住在他们家这些日子，彼什科尔季一次也没与她单独相遇；在屋里、院子里，以及花园里的每一个角落，他常常感到，妻子警觉的视线总是在追随着他。

老医生趁此时短暂的沉默，立刻站了起来，离开了彼什科尔季家。

广场上彩灯闪烁，俱乐部门前挤满了年轻人，老医生立即就发现女教师不在这里。

“姑娘有所偏爱，这很自然，”老医生走在昏暗的大街上，踩着石头，跨过了阴沟，他想道，“像所有的感情一样，爱情是主观的，老实说，谈恋爱的人并没有错。当然，一个人沉湎于自己的爱情之中，即使这是桩不成功的、失去理智、盲目的爱情，可清醒的人们又怎能断言呢？……确实，为什么一定要不切实际地指责那些被感情困扰，也就是那些失去理智的人呢？……是的，我应该不断地告诉她，只是为了自己而活着的人，in concreto et in substantia，① 实在荒唐，实在糊涂。因为，这样的人是为死而活着，他得

① 拉丁语：就其本质上说。

过且过，直到某一天突然发现已走到了生活的尽头。这样的生活，封闭、孤独，丧失前途……是的，还丧失了多少啊！所有的窗户都打破……与世隔绝……唯一的前途就是：毁灭自己。孤独地生——孤独地死：与世隔绝……活着的唯一目的是死。荒唐透顶……是的，原因十分清楚……需要不断地……不断地……

老医生突然发现，他又回到早上所想的问题上去了，任何一种想法，结果都回到同一种问题上——怎么回事？可能与别人争论问题时，他总是尽量说服自己，只是说服自己吗？可又想说服什么呢？

老医生走过诊疗所，在自家露台前的阶梯下停了下来：真的，想说服什么呢？……但他并不急于找到答案——屋里的灯亮了：大概家里人听到了他的脚步声。

玻璃后的窗帘动了一下，随即，玛莉什卡——他们家的保姆，开了门。

马尔科维奇灯都没开，坐在黑屋子里收听音机，他想听听精彩节目，但怎么也收不到。

“老扯谎的人，他有啥权利在这里唠叨！”他生气地想着，“全是些畜牲，尽是胡说八道。一个人不可能像他所想的那样生活，绝对不可能。一切

都是虚伪的，爱情——更是如此。畜牲。唉，去他的！我可不留恋生活。”

马尔科维奇怎么也收不到一支好听的曲子，他发气了。在这里——农村，他感到就像在监狱里一般，他后悔听从了母亲的劝告回了家。如有足够的安眠药，可以毫无痛苦地死去，那他定会毫不迟疑地服下去……

窗外传来几声犬叫，又有谁打篱笆门前经过了。

犬声传到了墓地，但并未扰乱这里的寂静，墓地四周仍一片安宁，只有空中几片云朵在向远方缓缓飘浮。月亮时而躲进厚厚的云层，时而羞涩地探出半个身子，立刻，大地浴满了她的清光；墓地树林中，老邮政局长的黑色大理石墓碑微微闪光，树叶扎成的花圈泛着点点银色的光芒。

村里街道上已空无一人，但每家的窗户仍闪烁着灯光。

老邮政局长家。大屋子里，家人们在准备葬后宴。饭后，他们轻声议论着寡妇今后的生活，议论着老邮政局长留下的遗产。小屋子里，随大人参加葬礼来的孙子们在玩耍，家里没有玩具，寡妇就把丈夫收集的所有断铅笔分发给他们。屋里一片肃静，孩子们用尖尖的彩色笔画了焰火，

坦克和坟墓。

彼什科尔季吃过晚饭，没有躺下，又坐到棋盘前了，他右手摆弄着黑棋，左手摆弄着白棋：想自己一个人下棋。

不一会儿，他就厌烦了，于是熄了灯，轻轻走进卧室。街上的霓虹灯光隐约照进屋里，彼什科尔季默默地脱掉了衣服。

突然妻子问道：

“锁门没有？”

“锁了。”过了一会儿他才答道，他本以为妻子已睡着了。

“那门上闩了没有？”

“上了。”

沉默。

“猫呢？我想起了，猫还在厨房里呢。”

“要我去看看不？”

“不用了，我自个儿去。”妻子说着，拉亮了小灯，穿上拖鞋，出了卧室。猫没在厨房，丈夫锁好了门，也上好了闩的。她总是这样，每次都得自己亲自检查一遍，不然的话，她怎么也睡不着。

妻子躺进被窝，问道：

“杰诺今天怎么了？话那么多。”

“不知道，真的，他今天是咋回事儿。”彼什科

尔季说。

他们没吱声，虽然彼此好久都没睡着，但谁也没说一句话。

隔壁房间的女教师也上了床，她靠在枕头上看诗。但总是看不进去，于是，她合上了书，用手打着节拍轻轻哼唱着，哼了两遍后，才关了灯躺下休息了。但突然，一种莫名其妙的激动又使她呼吸急促起来；她想到了马尔科维奇，想到了自己，想到了自己经历的一切，自己目前面临的一切，所有的都让她激动。

她觉得发热了，于是，掀开了被子，就这样躺着——在黑暗中微笑着躺着。

晚饭后，老医生想早些就寝，补补午后休息的不足。他脱了衣服，换上了睡衣，不过，他知道，现在是睡不着的，于是又不慌不忙地开始看书。

虽然经过战争，但他的书仍保存得很好。

老医生是犹太人，但他的祖辈生活在沙托拉利亚伊赫，并严格地沿袭犹太人传统，从事染织业；可父亲在密什科尔茨城却多少以博学出名。战争期间，政府实施种族迫害政策，老医生家所有的财产被没收、查封、洗劫一空，有政府的允许——什么东西都可以拿走。老医生只是把珍爱的

书藏到了邮政局长家——就是今天安葬的邮政局长，家里贵重的东西，以及最重要的资料，他都委托给马莉什卡保管。后来，马莉什卡全部如数还给了老医生，并且没有接受为保存财产而送给她的礼物。其他的东西就再也不知下落了——其中有珍贵的医疗器械、家具、银餐具、地毯、衣物等；只留下一幢空房子，一幢残缺不全的空房子：轰炸震倒了烟囱，压坏了不少屋顶上的瓦；村里人还攥走了窗框、门、地板；甚至，还弄走了墙上的电开关、插销座。

彼什科尔季也有一块老医生家的地毯，究竟他怎样弄到的，已没法搞清。那时，命令老医生在自己衣袖上缝一颗黄五星，彼什科尔季远远一看见，就慌忙躲开了。他公开断绝了与老医生家的一切往来。不过，老医生从来也没想过要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好处。

老医生的大部分书是从父亲开的小书店得来的，父亲40年代就去世了。老医生自己钉了一个书架，摆了满满两排书，用旧了的常用工具书，以及装订漂亮的全集书摆在第一排。老医生珍爱他的书籍，虽然，对他说来，读它们的时间——至少到现在——已不多了；确实，他除了看些对工作需要的专业书外，并没看什么别的书。现在，他退休了，常常想到，终于可以尽情地看点儿书

了。

现在，他有的是空闲时间。

他没立刻回忆那些书名，但他对书的依恋，如同黑暗中对光的依恋一样。

这是一本译成多种文字的著名小说，他尊敬的文学教师说过，不读这本书，就不能称自己是homo sapies①。可能正是这个原因，老医生总是把这本书单独放在一旁，对它特别地偏爱。他很想静静地坐着看书，悠闲地沉湎于读书的喜悦之中，但他却从没有过这样的安闲时间。

老医生清楚地记得这本书在书架上的位置，虽然看不到第二排书的书名，但他仍能准确地取出这本书。

妻子已脱衣躺下，身体压得床吱吱作响。

"你看我，差点儿忘了，"她突然说道，"焦廖克家的女儿来过。"

"哪个焦廖克家？"

"还会有哪个！只有一个焦廖克家有女儿。住在前村的焦廖克家没有女儿，只有伊奥扎·焦廖克，那个巫医才有。"

"哦，晓得了。"老医生记起来了，他坐在沙发上，膝上放着一本书，旁边的落地式台灯发出嗡

① 拉丁语：聪明人。

嗡的噪音。

“他女儿来了两趟。马莉什卡让她不要来了……，可她不听。跟你说，你给一两个病人看病我不反对，退休了还要上班，这不关别人的事！只是不要太忘命，你就是不听，照你那样，别人的健康比自己的重要，早晚你会被折磨死的。马莉什卡说，他女儿很不幸……未婚夫参军刚两年，似乎就提了干……有啥稀奇，现在部队里军官多的是，可这个军官大人却另寻新欢，勾上了一个美女。”

晚饭后，妻子解散了头发，用毛巾包住头。几十年繁忙的家务，使得她的头发稀稀疏疏，几乎全白了。她一般都去城里理发，明天又得去了，她想，不过，出门前总要收拾打扮一下……

“老伴儿，真的？”老医生问道，他终于记起了那个焦廖克的女儿。小时侯，她常生病，可以说，老医生救过她两次命。“是的，是的，老伴儿，我当然给她看过病，她是早产儿，后来又得了好几次扁桃腺炎……”

“但我相信，她现在没害扁桃腺炎了。”妻子答道。

妻子喜欢用拉丁语，丈夫因为差不多都与农民打交道，拉丁语已忘了。打他们一结婚，妻子就开始尽量掌握些医学专用词，如今，她特别高

兴时，还会用拉丁语说一两个病名。

“他女儿该不会被抛弃吧！”妻子继续说道，这时，丈夫翻开书，准备看了。“我和马莉什卡还在想，她未婚夫复活节前都来休过假的。”

“你定了明天的出租车没有？”老医生问道，只要妻子一影响他的正事，他总是打断她。

他想起出租车和明天进城的事，也想起他还未准备明天要带的材料。明天，他要与老同学们会面——他们毕业已50年了；还要去为退休奔走，而且，工资至今没调，也得问问。

妻子似乎猜中了他的心思，说：“哦，这就退了！万一明天一切都变了……唉，如果我们知道明天就好了。”她又补充了一句，“但要是我不为你的退休奔走……等嘛，政府要关心你！……”

这时，老医生在书架上找了一本旧书，他显得很疲倦，稍想了一下，他把书与材料都放进了提包。然后躺下了。

星期一

肖普克兹律师为聚会准备好了一切。聚会没安排在假日：第一，大家每天都有空，因为都是退休了的；第二，星期天很多地方关门，来宾无处可玩，并且，城里的老同学有的要去看足球比

赛，有的要去做客。另外，星期天旅馆也客满。

学校还未放假，所以只有傍晚前才能去参观，这些老医生已知道了——上星期他与肖普克兹律师通了电话，因此，早上他不去事先安排好的聚会地点。在火车站旁，他叫了出租车，送妻子去了理发店，自己则去了市中心区。

现在就去办事还早，于是他进了一个咖啡店。

他要了咖啡，晨报还没到，不过，他想起了提包里的书。但他并没拿出来：收音机令人生厌地播着，顾客不断进进出出——所有这些都妨碍了看书。此时，老医生心里涌出一种奇怪但又亲切的感情，他开始翻看一本袖珍记事本——多么tabularasa① 中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夏天，他还什么也没记，而现在，他已开始记录自己生命的最后旅程了。几天来，他的感情、思想开始慢慢适应退休后的生活，也慢慢了解了这种生活的实质：突然从繁忙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这以前，许多紧急出诊，会诊占满了他的时间，以至于他无暇产生什么其他的想法。

而目前，他的事只是……

“自由支配自己，自由支配时间——这就是彻

① 拉丁语：洁净的一页纸。

底解放！”老医生突然这样想道，但立刻，在心灵深处，他感到有种失落感，有种说不出的不安。无须再想下去，他已清楚明白，“彻底解放”不会充满他的生活，极其重要的某些东西他仍然需要。

“像所有退休的人一样，”他自言自语地补充说，立刻又回忆起中学的毕业考试，“是啊，那个夏天……正好50年了！……大概，现在‘小伙子’们已在学校门前会面了吧？”

“小伙子”们……”他低声重复了一遍，露出一丝苦笑。

11点半钟，老医生到了区卫生局。

一个披着蓬松卷发的妇女似乎有啥重要的急事要办，她客气地命令老医生：“请到走廊等几分钟！”老医生等了一会儿进去后，那个妇女很快拿出了他的档案。

“您是杰诺·瓦伊斯？”她认真地看了看老医生，核对了一下，“您的退休问题暂时……暂时搁一搁。”

“搁一搁？”老医生的腔调自己都感到吃惊。

妇女耸耸肩膀，看了一眼文件，又瞟了一眼正煮着的咖啡壶，然后，向里面办公室的门走去，并说道：

“请等一下。”

“咳，不可思议，这个……实在不可思议……”

老医生的头嗡嗡直响。他知道，他退休理应没有麻烦的，不过，总还是让人担心。他一生中曾遭受过多少意外的不幸啊，所以，只要稍有点不祥的兆头，他就会本能地警觉起来。此时，老医生已准备接受最糟、最不愉快的答复。

没一会儿，女秘书走出办公室，用官腔说道：“请进。”

办公室里是一位三四十岁胖脸的年轻人，老医生与他已打过几次交道。年轻人急忙从桌子后走出，迎了上来，他请老医生坐下，自己却站着，焦虑地皱着眉头，用手撑着沙发。

“怎么回事？”老医生问道。

“没事儿，没事儿，一切均好。”年轻人连忙回答。他把茶几上的烟向老医生那边推了推，自己也拿了一支，点燃抽了起来。“当然，您要退休，局里不会干涉的，不会的，因为您……但问题——严重的问题——是另一方面。大夫，上面还没把您的材料移交来前，我就想跟您谈谈……请等一下……”他匆忙走向自己的书桌，拉开抽屉翻找；老医生等着，对于年轻人的话他并不完会相信。

年轻人没找到什么，他耸耸双肩，用力把抽屉推了回去。

“当然，材料并不是最重要的……”他点了点头，突然一下子问道，“尊敬的大夫，您一定要退

休吗？”

“要说这个，当然……”老医生有点措手不及，“不过，我的健康状况，你知不知道……”

“是的，是的。”年轻人有点不耐烦地连连点头，像老医生这把年纪的人，这是最好的推脱话了。“当然，我们也考虑到了您的年龄，但我们可以减轻您的工作量……可能我们要给您重新划医疗区……也就是说取消两个村……”

老医生取下眼镜，仔仔细细擦了好一阵。

“我搞不懂。上星期鲍尔巴特医生已接替我的工作了……我敢说，他一定能胜任工作的……”

“他只是暂时的，”年轻人摇头道，“鲍尔巴特医生的派遣还未正式定下来，正因为这样，所以……”

“这是什么意思，没正式定下来？”

“咳，您！”年轻人拉长了胖脸，厚实的肩膀一耸。

“但是，我非常清楚，鲍尔巴特医生是正式分配来工作的……”

“是的，是的，不过……”年轻人突然完全变了腔调，“情况是这样的：鲍尔巴特医生要求调回首都工作……他立刻就要走，就是这周……”

“这是不可能的……”老医生疑惑地望着年轻人说道，“那谁给病人们看病呢？”

“所以，我们考虑，您，尊敬的大夫，或许能……当然，这只是暂时的……”

“这不成。”老医生答道，“不成，我不能再承担繁忙的工作了。”

“我强调一下，亲爱的大夫，这只是暂时的！不久我们会把您的部分医疗区划给邻村的。”

“不成，无论如何也不成。对不起，我是完全慎重考虑过的……鲍尔巴特医生怎么能在这种情况下扔下工作呢？”

年轻人走向窗台边，皱着眉头。无可奈何地双手一摊，说道：

“但终究我是执行者，我的权力是有限的。要是我们决定了这个问题……当然，是暂时的，不过，如果我们尊敬的大夫不答应……”

“不，不！”老医生使劲地摇头，他突然冷静下来，“请你别再用这种腔调跟我说话。我的职责——这里说的不是爱好——我已尽力完成了。”他觉得应该住口了，几句话已让他激动了。老医生站了起来，准备离开，他异常平静地说：“我没带来必须的材料，请你务必慎重考虑我的事，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这个安排。什么事总得有个限度。”

理发店旁边的小酒吧里坐满了人，老医生与

妻子约定在这里碰头。离开区卫生局后，老医生去了趟市中心药店，他想买一种最近一期《医学报道》上介绍过的进口新药。他没碰到药店主任——老熟人，今天早上去佩斯特出差了——其他的店员还未听说过这种新药。

小酒吧里，妻子在等老医生，她的桌前放着一只空咖啡杯，看上去，她的头剪得有些不自然。

老医生解开大衣，掏出怀表看了看。

“嗯，我们还来得及。”他向妻子说着坐了下来，然后，要了一杯杏汁。

“杰诺，事情办得怎样？”妻子迫不及待地问道，她很想听丈夫说说。

一看见妻子，老医生就决定至少现在不向她提起与区卫生局年轻人不愉快的谈话。为什么要让家里人，让妻子也为此焦虑呢！不过，要完全隐瞒这件事是不可能的，老医生——似乎是顺便提提——说让他暂时等一段时间后再退休。

“当然，我是不同意的，”老医生说道，“我当老实人也当够了，怎么指挥就怎么做，不过，要永远当老实人——这可不行！……”

听着丈夫的话，妻子开始紧张了，她呼吸加快，鼻孔也张大了，而且还不住地摇头。丈夫讲完后，她皱着眉头，严肃地问道：

“你到底怎样对他们说的？说得还明白吗？”

“那当然，就这样说的！”于是，老医生用吹嘘的腔调对妻子说道，“我的退休问题必须按章办事。至于你们要让谁来接替鲍尔巴特的工作，这与我无关……”

这时，服务员送来了杏汁，他打开瓶盖后，很有礼貌地放在桌子的中央。

“麻烦你再来一瓶！”妻子客气地向服务员说道。她摇摇头，又继续刚才的话题：“显然，这个鲍尔巴特完全没安心在农村工作。这么快就要调走！……老伴儿，你可总是以社会主义劳动态度对待自己的职责的……当然，年轻医生计算得很精：在农村干一两个月，存点钱买部汽车，然后一走了之，哪怕身后洪水滔天。”

“不，我不这样认为。”老医生有点儿窘，他喝了一口杏汁，拿着瓶子，若有所思地望着轻轻飘动的窗帘，说道，“这个星期就要走了。”

“谁？鲍尔巴特吗？”

“是的，他要回首都去，可能是部里要调他，可能有谁……”

“哼，哼！”妻子搽过粉，有些浮肿的脸露出十分气愤的表情。接着，老医生又详细讲不可能搞到进口药的事，可妻子撇着嘴，冷冷地望着丈夫，一点儿也没听。她在想丈夫退休之事的

麻烦，当然，年轻医生走后，丈夫可能又得工作了。

这时，他们身后的扩音器里传来轻轻的舞曲声，随即，穿白色工作服的女服务员放大了音量，这里已不可能再交谈了。老医生生气地把杯子放在桌上，可没一个服务员注意到他要走，老医生只得把一张10福林的钞票留在桌上，与妻子一块儿走了。

“去参加我们的聚会，见见‘小伙子’们，想去吗？”走上街，老医生问妻子。“小伙子”们——又是这个词！

“我的天！”妻子立刻反对了，“我累得简直不行了，我只想……哦，你瞧你，怎么戴的帽子，太难看了！赶快给我戴正！”

以前，妻子很乐意与丈夫一起参加这样的小型晚会和聚会，但后来参加聚会的妇女越来越少了，尽管每次都会出现一些新面孔：那些“小伙子”在晚年也不愿放过机会，又结婚了，还娶的是年轻姑娘。

老医生取下帽子，重新整了整戴好，然后，与妻子一起向市中心区走去。妻子想在玛莉什卡生日前送她一段大衣料子，同时，也顺便看看有没有自己合适的。

他们在一个橱窗前停下，老医生突然笑了。

妻子望着丈夫，双眼似乎在问："笑啥？"

"真有趣！"老医生望着橱窗沉思地说，他没看妻子，甚至没意识到妻子就在身旁，"太有趣了，刚好是今天……已经10年我没再做过这样的梦了……梦里好像我们正在进行拉丁语测验，或者是数学测验——至少我们的数学教师，可怜的老什特里姆弗利是站在讲台上的——我清楚地记得，临下课只剩下5分钟了，可我的试卷上还只写了个自己的名字，我什么也做不出来，什么也想不起，因为我把什特里姆弗利老师口授的考试题给弄丢了……醒来后，我感到很难过……当然，立即感到轻松了，毕竟只是一个梦。总之，第一个感觉是轻松，然后，我突然想：喂，老傻瓜，要是这50年一切再重新开始该多好啊！"

"就是说年轻医生这周就走？消息可靠吗？"妻子在问，"那谁来接替他的工作呢？"

老医生很不高兴。一声不吭，只是离开橱窗后才回答：

"我怎么知道谁会来接替他……"

"怎么能这样说！既然你们要调鲍尔巴特，那就得请关心关心他的继任者问题。"

"够了，关心关心他的继任者问题，"老医生生气地摹仿妻子的腔调，站住了，"谁来接替他，这不是我的事，我也再不关心此事了。"

妻子不说话了，一副认真却又愁眉苦脸的样子，她仍在想鲍尔巴特的事。走到剧院旁，她看到一个商店，很快走了进去，老医生一个人等在门外。

开始，老医生还一个个看橱窗里的商品，但很快就烦了。他走进商店，在人群中到处找妻子，生怕看漏，这时，妻子正在袜子专柜前，到灯下看她挑选的袜子。

“杰诺，在这儿！”

妻子始终选不到合适的，她喜欢的只是缝线的袜子，但这里却没有。

老医生耸了耸双肩，这是他唯一一直不能理解妻子的地方，她为啥这样注重那些琐节细事？买缝合的，或不是缝合的袜子；买木头的，或是塑料的，或是云母制的大扣子、小扣子；缝制衣服要贴衣袋的，要法国式的衣领，还要带扣的、套袖的等等，唉，有什么意思？所有这些在男人的眼里完全没啥区别。作为医生，他看到过妇女各种复杂的纽扣，但至于这些纽扣的样式、大小——说实话，他从没认真留意过……

虽然，老医生妻子会与彼什科尔季妻子，甚至与马莉什卡整小时整小时地摆谈贴衣袋式或细褶式女衬衣，其实，她并不是讲究穿戴的女人。她给自己选的最终是——少量妇女穿着合体的——

方便的、实用的、款式大方的衣服。便顺说一下，一年年，她渐渐什么都依从了丈夫，但她绝对不会像丈夫那样对衣服漠不关心，她总是兴趣极大地研究不断更新的衣服式样，只是过了60岁，她才不得已不穿款式新颖的衣服了——或许从舒适的角度考虑(比如，把鞋上的别针取下)，或许，她认为穿不合年龄的衣服会引人注目，或许，她担心丈夫在农村，别人会另眼相看。

“到底买不买，请快点儿决定，别人还等着呢！”年轻女营业员忍不住催促她了。

“随便买吧，都一样，不要东挑西选的！”

老医生生气了：柜台前已聚集了好几个顾客，而营业员只能应付一个人。

他想离开柜台，但突然，他感到胸口似乎有什么东西折断一般，他一阵眩晕。此时，柜台的另一端，一个女营业员正仔细观察老医生妻子，可能是老医生无意识地看了看那边，也可能是感觉到有什么人在注视他，一看清这个女人的面孔，他一下子就认出是谁了。

这一切只发生在一瞬间，女人与老医生的目光一相遇，她立即转向一个向她打听尼龙衫的农村妇女了。

“哦，你这完全是多余的，完全是多余的。”她说道。从塑料袋里拿出一条玫瑰色的裙子，但

并没立即量尺寸，她埋着头，双眼没再抬起来，一切举动都显出了她的冷漠。

女人的面容显得特别年轻，她头上包着一张花方巾，这样，看起来很漂亮，方巾下被遮住的头发大概也该花白了吧。可老医生看到的并不在此，而是过去岁月的痕迹：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年代末，或许更早一点儿。留在老医生梦里、记忆中仍是她少女的形象——他们断绝往来已多年了——第一次见到她时，老医生还是个小伙子，彬彬有礼、性情温和，而且充满朝气，那时他才18岁。

此刻，老医生开始仔细地端详这个女人，可能这不是她，他想，“要知道，安佳尔卡也该快60岁了，可这个女人……不，不可能是她……不过，或许是她呢？那就太奇了。”

这个女人身材苗条，一点儿不出老相，（自己的妻子大概要比她重20公斤）。不过，她的举止完全不像从前的安佳尔卡：懒洋洋、十分冷漠地给顾客拿出商品，一点儿也不想想越来越多的顾客在焦急地等着。

女人身穿有商店标志的深蓝色绸子工作服，上面贴满了飘带，并用各种颜色写满了字母：“Je parle francais”，“I speak English”，“Ich sprahe Deutsch”（“我用法语说”，“我用英语说”，

“我用德语说”）。

“这是她！绝对是她！”老医生在心里禁不住叫道。他取下眼镜，一边擦、一边仍仔细观察她。他很想与她交换一下目光——似乎这样可以得到最后的证实——但女人并没看老医生，只很快地瞟过一眼，随即又立刻躲开了。

当时，老医生还是当地医院的一个实习生，由于各种原因，他一会儿顶替这个医生的工作，一会儿又顶替那个，就在那时，他和安佳尔卡相识了。安佳尔卡是局里某领导的女儿，她常来医院门诊部一个主治医生那里看病——她有心脏病，还有点儿严重。

不，她并不是闯入老医生生活的第一个女人。不过，在某种意义上说仍是第一个：没有另一个女人在他的心灵深处留下如此深刻、如此长久的记忆，没有一个女人带给他如此痛苦，可以说当时是无法医治的创伤。确实太意外了——这样的相遇——那时，安佳尔卡与母亲去了巴拉顿，她父亲与小伙子见面时说，他们家不希望他再与姑娘往来。不，当时老医生并未放弃与姑娘见面的机会，他天天盼姑娘的来信，甚至还追到了巴拉顿，（顺便说一句，也是在那里他遇到了现在的妻子）。两个月后，夏末的一天，他收到了一封紫色信封的信，里面还有一张照片，姑娘与某个

很有势力，并且拥有四部小汽车的人结了婚。照片的背面，安佳尔卡潦草地写了几句礼貌、千篇一律的话："亲爱的杰诺，命运多么不公平啊！我已无法改变自己的决定，忘掉我吧！一切都是不必要的，我相信你，相信你的诚心，恳求你别怨我。安。"

这时，老医生已远远离开了柜台，他靠在商店内的柱子旁边，仍然望着那女人，但他怎么也集中不了自己的注意力。他深信，这就是安佳尔卡，不过，那种内心一瞬间的激动渐渐消逝了。看着安佳尔卡，他的目光已不是一般男人的目光，完全是经历过许多曲折的人——并且是精神病医生的目光——他发现了一切：女人脸上故意的冷漠、鄙视地撇嘴，以及漫不经心的动作都表明她对售货员这个工作的极端厌恶……

突然，老医生醒悟了，为什么以前他不明白，当时与姑娘偷偷恋爱时，他总感到有种无法形容的不安。现在他知道了，女人那双望着顾客的绿眼睛里，总带有一种冷酷的、掩饰着的企图，正如她漂亮的身材是一种伪装一样……老医生并没肯定自己的观点，那只不过是一种猜测，但他已明白，他第一次神圣的爱，大概只是因为寂寞的小姐对爱情的极大好奇心罢了。还有，不知怎么，他突然准确地猜到，这个女人是她丈夫或者是

所有曾真诚想娶她的男人的不幸。

这时，妻子交了款，拿到了买的东西。安佳尔卡脸上的表情告诉老医生，妻子已走近了他：安佳尔卡抬起头，直盯着老医生，用一个熟悉的动作——年轻时的安佳尔卡的习惯动作——整了整头发，然后，她望向另一边，眼光既有冷漠，又有嘲笑与鄙夷。

老医生从妻子手里接过重提包，亲热地拉着她的手，向门口走去，他们从尼龙衣服柜台前经过时，老医生连安佳尔卡看都没看一眼。

“我老想着那个鲍尔巴特医生，”走上街后，老医生妻子开始说道，“这样怎么能行！那谁给村里人看病？”

老医生望着妻子，望着她忧虑的脸，那上面，他找不出一丝苍老，一丝像她刚刚在镜子里流露的那种鄙夷的神情。突然，老医生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温暖人心、给人慰藉的亲切感，一种心心相印、与命运休戚相关的亲切感。

“无论如何我也不想再工作了，”老医生想道，“我工作得够满意了，一切事情总得有个限度。”

他们七个人50年代来一直往来密切。

办公室里，学校副校长接待了参观母校的来宾，校长本人要出席一个重要会议，不能亲自前

来，他表示非常的抱歉。

然后，按照惯例，他们七个人参观校舍。他们看了走廊上的画，班上的墙报，欣赏了窗台上盛开的天竺葵、翠绿的文竹；在课桌上，发现了一些划刻的痕迹，他们笑了；黑板上——有几道算术例题，旁边——画了一个丑猪脸。学校还是些以前的老房子，不过，已多次修整、新建，封了一些原来的旧门，开了新的，这使得“小伙子”们找起来很困难。他们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每一张课桌、每一个讲台，不过，已不能肯定地说出他们以前教室的位置，只有现在的“三班”似乎有些相似，这还是希卡鲍尼认出来的。希卡鲍尼是个演员，现在已退休了。从窗户边的最后一排，能看见对面一幢巴歌乐式建筑物的阳台。那时，一个15岁可爱的小姑娘常常站在这个阳台上逗引男学生们的视线，这个姑娘在城里没呆上一两年，但吸引了多少人啊！

“那时我们在7班。”希卡鲍尼开始说了，这个曾是演员的希卡鲍尼，有张瘦削的脸，一头灰色的头发，一双由于酗酒而显得混浊、苍老的眼睛，他仔细望着阳台，那里开满了深红色、白色的牵牛花。“我清楚地记得，我唯一一次考试不及格，可怜的菲尤列什用拉丁语不断讥讽我……”

他们还记得，大家在这个年级并没一起学习多长时间。

这时——多么相似的一幕——命运似乎在开他们的玩笑——一个梳着高高头发的姑娘走到阳台，她用大壶给牵牛花浇水，并用一根小木棒给花松土，显然，她干得很认真，别无他想。可就在这时，壶里没水了，姑娘突然抬起头来，目光扫过这边教室的每个窗户，她惊慌地盯住了这个窗户——这里，几个老头子正伸长了脖子望着她。

确实，这个阳台才是他们唯一熟悉的地方。

老医生当然也清楚记得这个阳台，回忆使得他的心率骤然加快，他感到心里有点儿难受，不过，就象清晨甜美的梦一般，转眼间就消逝了。总之，他感到这里一切都很陌生：看不惯课桌的式样，不认识墙上挂的肖像，甚至连窗户、彩色的墙——一切都是陌生的。

他们继续参观，这时隔壁教室里拥出一群男学生——显然，是小组学习，或补充练习结束了。满脸孩子气的教师走在学生们的后面，锁了门，好奇地望着在走廊里的老人们。

“你们在等谁吧？”他严肃地问道，律师肖普克兹作了回答，因为他是这次聚会的发起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学校的主人”。

“哦，祝贺你们！”教师有些不好意思地低声说道，并很有礼貌地鞠了躬，离开了。

老师一走开，学生们就立即围上去跟在他的后面，吵吵嚷嚷地问这问那，并互相你挤我推。

这时，老医生突然回忆起一年级时，有一天早上同学们在校门口集合一起去参加考试——那时，他也看见象他们现在参观母校的一群老人。当然，有可能没他们现在的人多。当时，有一个人用手指戳了戳他，问道：“小家伙，喜欢在这所学校学习吗？”“喜欢。”他回答。但他弄不懂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后来他想了很久：可能各个学校有不同的教学方法，还可能有的学校不学算术……此时，老医生感兴趣的并不是这种场面的本身，而是那些曾当过中学生的老年人。无论读中学，还是读大学时，他从来没想过自己年老后的样子，从没想过自己也将变老。

学生们在走廊的尽头消失了。如果他们回过头来再望望，老医生会十分高兴的，可他们没有。

演员希卡鲍尼上了三楼，他没说为什么要去那里。读高年级时，他曾在窗台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以前，这个名字还清晰可见，但现在已无处可寻了：战后，房屋重整过，墙壁也新刷过油漆。

这时，大家漫步在校园内——每个人都在记忆的长河中努力搜寻着，老医生静静地环顾各个角落，孤独中强烈地感到：这一切都是陌生的——是的，校园的每一处曾经都是那么的熟悉与亲切——还有楼门口那块他在上面碰出了血的大石头，（说不定，他的血原子至今残留在那上面，永远存在于微观世界之中。）然而，50年后，无论是人还是石头都变成陌生了……真不如从来就不曾熟悉过好。

大约过了5分钟……老医生突然感到一阵忧虑，从早上就开始的那种抑郁感觉又在心底默默滋生了。这时，几个“小伙子”已站到了门口，老医生向他们走去，他啥也没想，就连情绪沮丧的原因也没想。他站在通往后院的梯子上，稍稍喘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嘀咕道：

“Neuropatia cardiouscularis.”①

老医生走上前去，与“小伙子”们相互交谈，听胖子列鲍维奇讲他如何常常眩晕、呼吸困难，老医生感到奇怪，自己怎么会突然想到“neuropatia cardiouscularis”这个词呢？一时他没记起，只是后来大家在饭店雅座餐厅坐下准备晚饭时，他才想起：有一次安佳尔卡生病，教授写过

① 拉丁语：心肌官能症。

这个词。这是很独到的诊断——不是通常说的“神经痛”，教授认为这种表达不够准确。

老医生努力停留在这些记忆里，似乎忘记了身旁的朋友们。最后，他明白了，是安佳尔卡，是这个女人几乎毁了他的一生，但毕竟他毫无理由为此而痛苦。那，是由于过早地衰老了？还是由于想到逝去的青春呢？……

在餐厅前屋，希卡鲍尼意外地碰到了自己的老熟人。“小伙子”们都入座了，演员的朋友也入了席——“我的老崇拜者。”希卡鲍尼毫不谦虚地向邻座介绍。肖普克兹从里面衣服口袋里拿出两个包得很好的笔记本，站了起来。那是他们中学毕业前班上的记事簿。

霓虹灯把小餐厅照得十分明亮：一个个影子在深蓝色清冷的光线中晃动，杯子、盘子、餐具时而微微反光。

七位老人脸色苍白、嘴无血色，霓虹灯明亮地照着。多么快呀，那时他们才10几岁。

穿着考究的肖普克兹律师开始庄重地宣读名单：

“卡罗伊·阿尔达伊！”

大家都知道，卡罗伊牺牲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肖普克兹律师稍稍低头，从眼镜上面望了望大家，

自己回答道：

“不在世了。”

“因正当的理由缺席。”演员作上了记号。

“伊姆列·巴洛格！”

“去世了。”谢列普切尼答道。

“没有的事！”胖子列鲍维奇反对道，“去年春天我还在波哥大碰到过他，他看起来很好，他有个农场，一幢房子，还有辆高级小轿车，自然……”

“他去世了！”谢列普切尼毫无表情，目光滞呆地答道，“在维利雅维先西奥，离波哥大不远，死于新年的前一天晚上。”

“米克洛什·巴乌曼！”

“死于澳大利亚。”

“曼多尔·齐格列尔！”

“在奥斯威辛牺牲了。”

“费连茨·乔尔达什！”

“到！”

乔尔达什身材高大，保养得颇好，在这七个人中，他看起来最年轻。他曾是某工厂的总工程师，目前已退休了，他还获得过一枚劳动奖章。

服务员端来了汤，并给每人分发了盘子，然后，在餐桌旁站着，等待客人们的吩咐，但没一人注意到他，于是，他又拿过餐巾，离开了。此

时，肖普克兹律师宣布名单已接近尾声。

“焦尔季·托特！”

“去世了。”

“莱奥什·托特！”

“死了。”

“枪毙的。”

“不，绞死的。”

“若尔特·瓦尔戴！”

“牺牲了，在顿河畔。”

“杰诺·瓦伊斯！”

“到！”老医生笑嘻嘻地答道，“暂时还没死！”

“你最好是闭嘴吧！”涅斯维达说话了，他瘦瘦的、驼背，退休前曾是农业委员会的书记员。他还想说点儿什么，但列鲍维奇先说了：

“杰诺，显然，你知道长寿的诀窍，只不过不想透露。杰诺，透露点儿，行吗？”

“小伙子们，汤快凉了！”希卡鲍尼叫道。

大家都喝了清肉汤，认为第二道菜和饮料很好吃。老医生有节制地吃了点儿东西——一块煎蛋、一瓶桃子水，（晚餐他常常吃得较少。）大家都争先恐后讲述发生的事。突然，“小伙子”们想起了他们的老师：上次的毕业40周年聚会，老师参加过的，不久前他才去世，肖普克兹作为他的

学生参加了葬礼。

列鲍维奇吃完了第二道菜，喝了一大杯酒，转向医生说：

“我们班仍然……”他那双小眼睛环视同桌的人，盯住了涅斯维达，那书记员。

涅斯维达向后仰靠在椅子上，不时向左右点着头：

“是的，当然，你是完全正确的。”

于是，大家开始评班上同学中，谁有成就。当然，大家首先想起了著名的化学家、奖章获得者科舒特，班上同学都以他为骄傲。自从40周年聚会上见到他后，谁也没再见过，只是看到过他获奖后在报上的照片，后来——在遗像上看到了他。

班上同学中，还有一位全国著名人物，他的名字新编词典中都提到了，他一直成绩卓越，不久前，还被任命为驻某国大使。目前，他正在布达佩斯，肖普克兹很顺利地与他通了电话，他答应今天来的，但却没来——顺便说一句，40周年聚会他也没参加……总之，他是唯一的没“正当理由”缺席的人。

老医生几乎没介入交谈，他的头嗡嗡作响，太阳穴象针刺般不停跳动，他已累了整天了。他稍稍坐离餐桌，开始仔细翻看他们年级同学的旧

照片，这是毕业考试后，班上同学第一次在学校拍的照片，肖普克兹每次聚会都把部分翻印照片带来。

老医生认真看着这些发黄的照片，首先，他寻找肖普克兹所念名单中，那些他回忆不起来的人，但他第一眼看见的却是自己——几乎认不出来了：一张瘦削的脸，两只大耳朵，一副中学毕业生充满自信的神情。

初看照片，上面所有的同学——就连今天在座的——老医生差不多完全认不出了，只有希卡鲍尼结着漂亮领带的形象他还认得出，甚至比自己的形象都还清晰。再仔细看照片，老医生突然感到，过去的50年风雨，甚至现在他们一张张在灯下微微晃动的脸，都凝聚在那一双双年轻的、充满期待的眼底。

老医生仿佛觉得，有一种奇怪的信心，觉得他仍能用视力减退的双眼——目前的眼睛，从照片上预测出今天的在校生，他们将来会怎样度过今后的50年……

从青年时代希卡鲍尼的卷发里，从他 cmo rozo① 的微笑里，老医生清楚地看得出，希卡鲍尼不仅将来是个演员，而且，是个一生都被挤在

① 意大利语：第一个恋人。

电影广告最下面的演员，甚至现在，他退休了，头颅盖上几根可怜巴巴的头发仍服服贴贴，似乎还期待着生活中的什么。再看看列鲍维奇，仍闪着那双狡黠的小眼睛，只不过它们更深地陷入在发光的面颊里。他乘自己的小车来参加聚会；也可能，他是借用的别人的小车，正如中学时，他有时照抄别人的作业一样。

肖普克兹永远都是幸运者——他是个拘谨而古板的人。确实，中学时代他从来不想入非非，然而，他却得到了所有实惠的东西；在家乡，律师界里他颇负盛名，并且还是某社会团体的主席、城市委员会成员。

谢列普切尼——照片上的形象有些模糊，从他笔挺的姿势上，你会猜想他将是个军官，同时，照片上还能看出，他瘦削的、由于巴金森氏病而变得如同死人一般的脸。但是，没一个人会想到，他竟成了这种人——一个守夜人。一个商品推销员、一个卖图片者、蔬菜收购者、合作社会计……

嘿，这就是乔尔达什……是的，一个冒险勇士！

每个人青年时的经历都不可能绝对相似。第一眼你就会看出：乔尔达什似乎仍未变老，都50年了，好快呀！照片上，跟大伙儿一样，他还

是个少年，目光里闪烁着一种潜在的力量。此时，他坐在桌子一端，平静地用这种目光望着大家，那个样子，似乎饱经了生活的磨难。他那张年青时代看似愚蠢的脸变得温和了，但是目光里仍闪烁着以前那种潜在的力量。老医生记得，一次运动会铁饼比赛中，乔尔达什在没经过训练的情况下，打破了记录，比学校最好成绩远掷了半米；老医生还记得——一次乔尔达什上讲台做练习，他站在黑板前，虽然什特里姆弗利老师在他身后，戴着眼镜盯着他，但他仍不慌不忙，用粉笔在黑板上轻轻敲打，说："我没学过法则，好老师！我就知道这些。"实际上，他知道，知道一切。乔尔达什没拿到优秀毕业证书：他很不容易才从那些被他逗生气、那些总想使他不及格的老师那里得到一个高分。

涅斯维达，老医生在照片上一下子没有找到——他曾是农业委员会的书记员。但仔细一看，就认出了：18岁时的涅斯维达想当个机关工作人员，后来，真的当过这些领导——农业公证人和农业委员会书记——老医生在没放沙发的桌旁，左右脚不断交替站着翻看照片。70岁的涅斯维达，似乎自从他没在农业委员会当书记员后，变年轻了。说他变年轻，并不是说与18岁时的他相比，而是与这些人相比：他们在这张照片上——在所

有青年时代的照片上——眼里都充满征服世界的自信，主宰生活的渴望。

涅斯维达正坐在桌后讲着什么。他曾坚决而果断地向区委主席提过建议——另外提一句，他就这么个人，不知分寸……就连区委书记也怕他几分……

“您这是怎么搞的？主席同志，你想想，”涅斯维达瞪着醉醺醺的双眼，看着对面的希卡鲍尼，似乎主席不是别人，而是他一样。“你以为，主席同志，我没参加过讨论，还是怎么的？我不知道，为啥……”他扯了很多，十分得意自己又有机会在众人面前长篇大论了。关于他的故事，50年前就有……

当然，还没说到乔尔达什。不过，不可用衡量别人的方式来衡量他：他从来不妄想得到什么，但也知道，有希望实现的，终能如愿以偿。这不，此时，他并不急于表露自己——而是静静地坐在那里，面带微笑，谦虚地听涅斯维达讲。他从前是啥样，永远都是啥样，就像坚固的岩石——正是这样，他得以识破那些想抵毁他，或者想排挤他的人。

这时，涅斯维达滔滔不绝的话已使大家厌倦了。最后，肖普克兹把一张纸——出席今天聚会人员的名单，围着桌子传递了一圈。

“杰诺，我记得，你认识安塔尔·马尔科维奇，是吗?”他转向老医生问道。

“那当然，就是那个运动员？”

“他是你们村的，好像是游泳运动员。游得过深的运动员。”肖普克兹开玩笑说。

肖普克兹知道，马尔科维奇曾想自杀，但他关心的是另外的：马尔科维奇什么时候才能工作。

“我是作为推选的区代表，而不是律师来关心此事的，”他补充道，“我们那个选区里有个年轻女人来找我，她是安塔尔·马尔科维奇的妻子……”

“怎么，他有妻子了吗？”老医生连忙问道。

“嗯，要看怎么说……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

肖普克兹拉过一张空椅子坐下，看了看桌上的名单，然后，简单地向老医生介绍了一些他所了解的情况：去年春天马尔科维奇结了婚，可秋天就抛弃了妻子，与另一个女人结了婚，前不久，似乎又离婚了。他的第一个妻子为他生了一个孩子。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马尔科维奇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说，他是否有工资，是否能给孩子的抚养费。”

演员希卡鲍尼这时已经醉了，他用嘶哑，却很宏亮的嗓门突然开始唱道：

从微尘中，从他那里
生长出了红草莓……

谢列普切尼——下巴已触到了领带，也昏昏欲睡了——突然，被猛地一惊，滞呆的目光立即望向演员。

晚餐结束后，饭店还没关门。结帐时，涅斯维达固执地非要自己全部付款，最终，他还是替演员希卡鲍尼付了钱，希卡鲍尼只付了茶钱。

大家最后告别，说好明年再聚会一次。五个人勉强挤进列鲍维奇的小车，希卡鲍尼与涅斯维达则步行，消逝在夜幕里。

一扇打开的窗户旁，站着一个满头银发的妇女，她正向院子里扔鸡骨头，她与丈夫——退休的铁路检查员在城边这间小屋子里已住了三年了。今天一大早，她与商店主任大吵了一通，整天都闷闷不乐，竟差点儿忘了今天柜台旁那短暂、偶然的相遇。

傍晚，吃过饭后，丈夫抱怨胃不舒服，抱怨社会保险站的医生。这时，她才想起了杰诺。听着丈夫的抱怨声，她开始回忆那逝去的岁月，回忆那闯入她生活的第一个男人——医生。

她把骨头扔给狗，又想到了医生的妻子：

“哼，一头母牛，一个大胖子。她一点儿也比不上我，真没意思！讨厌鬼！她男人大概用肥鸭子催胖了她……对了，医生在农村诊疗所工作，这可是太容易的事了！……哦，不！我的生活不应该就这个样子……要知，这个医生曾那么深深爱过我……是的，再没有另一个男人象他那样……太遗憾了！没人比得上他……哼，该死的老头儿！显然，他的工资不少……当然，我并不对此感兴趣！唉，命运啊！当然……我一点儿也不感激命运，一点儿也不……

已是半夜了。

城的另一端，一幢大楼的一楼屋子里，一位老太太正在读《圣经》。她一边认真地朗读，一边注意听水壶里的水是否开了，窗台下走过几个醉汉，老太太看了看，又继续读。以前，几乎城里所有的男孩子都要上她这里来，可后来……后来他们都走了，只留下她一个人，以及一架缝纫机、一本《圣经》，还有门外——教堂、小铺、坟墓……生活就这样默默地不断流逝。男孩子们的离去她早已习惯，对于死，她也并不畏惧，不过，她希望能在最后的残年，得到一点儿生活的回报。

夜晚一片寂静。大门旁的昏暗角落里，一对恋人正在接吻。

书记员与演员俩人在一个小酒店里，一直呆到店关门。此时，在一条窄窄的巷子里，他们俩人肩并肩、紧紧地靠着走着。

“你对于我……你是我唯一的……”，涅斯维达低声说着，突然，大哭了起来。

他紧紧地靠着希卡鲍尼，希望把他一直送到——靠近城外的工厂宿舍，演员住在那里的一个朋友家。告别时，他们俩人久久地拥抱。

后来，书记员一个人走了六公里路，到了车站。他躺在候车厅的长凳上，一直睡到早班火车开车。

星期二

老医生夜里睡得一点儿不好，昨天一天实在让他太激动了。在陌生的床上，他不停地辗转反侧。半夜 3 点钟，剧烈的头痛弄醒了他：后脑勺难以忍受地突突直跳。

窗外仍漆黑一片。

老医生用手电筒看了看表，然后吃了药。他下了床，在狭窄的寝室内来回走动。很快，他感到后脑勺的跳动减弱了。旅馆的床上只有一个枕

头，可他不习惯睡得低，老医生拿过两只包垫到枕头下，又上了床，这样，躺着就像斜靠在床上了。

突然，他头脑中闪过一个念头：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呀！

几个小时，也许半天后才有人来敲门的，老医生觉得时间过得很慢，难道能把指针拨快吗？在家里是有人一起睡的，已经有好几年他没单独一个人睡了。

记得以前也有这样的想法让他如此激动的。对了，到大厅去，与旅馆的看门人聊聊天，可以立刻就穿上衣服下去，混过这后半夜的时间。不过，他立刻又考虑到，这样做是否有必要，也就是说，身体状况是否允许。很久以来，他已习惯用必要性来考虑问题，依靠医学，他自觉地运用了这种思维方式。信心给了病人战胜病魔、重新生活多么大的勇气啊！不过，对于老医生来说，即使没有这种最天然的药——信心，也行。如果他清楚地感受到所有的病症，意识到自己的状况，就只希望及早防治这种糟糕的 circulus vitiosus ①，当病体兴奋地对这种或那种情况作出反映时，过分的兴奋会降低身体的抵抗力。

---

① 拉丁语：恶性循环。

老医生突然想起，从进屋开始门都一直关上的，他又下了床，开了门，他感到非常的平静，对于他，这是最好的药了。

服下的药开始起了作用——虽然他好久还迷迷糊糊地感到后脑勺突突直跳，但头痛消逝了。确实，直到早晨他都是这种感觉：似乎自己徘徊于梦幻与现实之间，一会儿感到清醒，一会儿感到迷糊。周围的一切时而又使得他心慌神乱：微亮的窗户，昏暗中显出轮廓的陌生家具，似乎一件一件的东西在梦中隐约出现，断断续续。

于是，他们又坐在那间看得见放花阳台的教室。奇怪的是，在那里的不仅有昨天聚会的“小伙子”们，而且还有已死去的人，但聚集起来的人也非常清楚，这些人是已死去了的。似乎他们所有的人是在上课铃响之前在教室集中，不，不是所有的，而仅仅是一部分，其余的人由于某种原因而缺席。

安佳尔卡在阳台上浇花，她没向这边看，不过，透过窗户，什么都能看见。

而老医生本人，则被挤在窗户前的课桌与暖气片之间测量血压……对了，那个莱奥什·托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知是被枪毙了，还是被绞死了，因而，他开始咒骂所有的人，咒骂那次突然的撤退。

"你的血压正常，"老医生对莱奥什·托特说，"如果按血压判断，你会活到100岁的，不过，对于你这种年龄，血压又似乎低了一点儿……总之，这次预诊是极有益处的……"

涅斯维达向他们挤过来，边走边捋袖子，"瓦伊斯克①，给我……现在……给我……"他请求道，谄媚地盯着他们。

希卡鲍尼的头发又长长了一些，他站在窗台上和安佳尔卡传递眼神，但这丝毫不能激怒医生，他和安佳尔卡已没有任何关系。这时，他已抓住了涅斯维达的袖口，但是，还没来得及给他量血压，门外传来一声大叫："医生！"

立刻，就开始混乱起来，所有的人拥向门口，比老医生劲大的人把他推开，他用尽全身的力气，绝望地挤，但仍旧被人推开。他挣扎了很久，不停地喘气，显得全身无力，他非常清楚，如此紧张会断送他的生命，但也意识到，此时房间已全亮了。可突然，乔尔达什用自己宽厚的背部挡住门，大叫"瓦伊斯，过来！"立即，人们闪开，让老医生走了过去，到了担架旁。担架停在旅馆的走廊里，一个小姑娘躺在担架上，她全身浮肿，就是这个小姑娘，掉进了水井。

---

① 瓦伊斯的爱称。

“当然，我来记录。”老医生对担架旁的人说道，“如果鲍尔巴特医生已走了的话，那么我……只不过我还没给妻子说。”

医生的自来水钢笔不来墨水了，他不得不使劲一摔，当写小姑娘的“死亡原因”——窒息时，钢笔尖又划破了纸。他抬起头，冷冷地看了一眼镜子。

“那你不给我量血压了？”身后涅斯维达叫道，“量还是不量，该死的犹太鬼！”但老医生没发怒，他知道，此时最好是沉默，无论说什么都是无用的。他默默地望着镜子，虽然，那里面啥也看不见，但可以集中一下思绪，过了一会，他发现，一边——是的，因为，从那时起，学校重新整修过，他望去的那个方面，老师们已不住在那里了——另一边，什特里姆弗利正迈着大步走来。

其他的人已经走开，或是坐在自己的课桌后搓动着双手。而他却挪动不了步子，似乎麻木了一般，他等着老师，而且知道，再过一会儿……

老医生醒了……

门一打开，房间顿时明亮了，老医生周身感到轻松，这种感觉他在半夜的梦里也经受过。不过，立即他心里又滋生了一种忧郁、压抑的感觉。

“无疑，”他的神志清醒后，想道，“无疑，大脑是理性与非理性的源泉，神经系统，不受意志支配，还有……终究，条件反射对人的生命起着极大的作用，而对人的死亡所起的作用，比医生认为的也更大。我应把这个问题写出来……如果，当然，要发表的话……不过，我没想过要发表，要知道，我没有论证所必需的材料——这个方面的休克现象。临床诊断已发表过一些文章了，但休克——这只是众多现象 中 的一种……”老医生苦笑了一下，没再想下去，下了床。

半夜后，老医生完全没休息好。手脚十分麻木，似乎关节生锈了似的，稍一挪动都感到非常困难。坐在床上，他感到昏昏沉沉的，但很快，他清醒过来，后脑勺又开始突突跳动了。

列鲍维奇坐在旅馆餐厅靠街的窗旁，正在看晨报。

“世界一片动荡，关我啥事！”老 医生 走来坐到他的桌边，他没问候，而这样说道，“遗憾的是，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我已年老了。以前我最瞧不起侦探片中的男明星，不仅一般的明星，甚至超级明星我也瞧不起。当然，我是有充分条件与他们竞争的。条件充分吗？你认为呢？……杰诺，你说说，医学可能发展到这种水平吗，测出人的

生命的限度，或者说有生机体的可能性。得了，说一说这有百分之十，或者百分之二十的错吗？”

“永远也不会，”老医生冷冷地答道，“我们没法预测意外事件的发生，最多不过——作大概的估计，但并不能估计到每一种情况，要说的话，活到中年，较为有把握。”

“说实话，你已经落伍了，我不与你争论医学已取得了多少成就，医学在我们这个原子时代……它落在后面了……”

“我可不那样认为，”老医生很自信地答道，“顺便说说，如果你注意看看历史的话，你可以发现，医学目前达到这样的水平，已经很不简单了。从人类世界一建立，一直都是毁灭一种技术要比发明一种技术需要百倍多的物质与能源。我要50克炸肉，一小份牛奶，一杯咖啡。”他转向服务员，用同样的语调对已站在桌旁好一会儿的服务员这样说道，“嗯，等等……再来200克白兰地。”

“杰诺，你这个滑头，昨晚一点没喝酒！……再来一份早餐！”列鲍维奇向刚把他吃过的第一份早餐从桌上收起的服务员点头说道。

服务员离开后，老医生又回到原来的话题上，“你想想，每个新的一天——这是很高兴的事，你已花了不少钱，现在余下的是一大笔利息，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目前，我退休了……要花很

多钱，有时得靠利息生活。”

“你说得轻巧！”列鲍维奇有些不满地冷笑道，他还未退休，打算工作到最后一口气。

老医生沉思地望着窗外喧闹的街道，他又想到了鲍尔巴特医生的调动问题。

“我，老伙计，我一点儿也不勇敢，说得直些，我很胆小……是的，可能确实胆小。但做个苦行僧——我还不至于，不管怎么说，我自个儿的工作是完成得很好的……现在，我只想生活得安宁些罢了。”

“你是个幸福的人……”

列鲍维奇的眼里，流露出一丝蔑视的神情。然后，他变得严肃了，就像昨天参观校园时的表情一样。他开始抱怨头昏、气喘，以及莫名其妙的胃疼，……让他不安的，显然还很多。他拐弯抹角，小心翼翼地打听癌症的症状，以及初期表现形式。总之，列鲍维奇避开了“癌症”两字。他竭力用不同的医学专业术语来表达自己的意思。

老医生明白，列鲍维奇一定认为自己患了癌症，因此，他回答得很简短，也很笼统。这时，服务员端来了他要的早餐，老医生趁机扯开了话题。

“乔尔达什呢？他还在睡吗？”

列鲍维奇发现老医生不打算进一步谈下去，

不满地答道：

“我看，他已走了。”

列鲍维奇已去过旅馆管理人员那里：乔尔达什的钥匙已给了那人。

“我对乔尔达什不感冒。”他蔑视地说，撇了撇嘴，开始吃第二份早餐。

旁边的餐桌仍无人，来吃早餐的人一般不多，只有一个男服务员在应酬，他站在柜台旁，殷勤地与准备咖啡的女服务员交谈。

街上，人来人往的人们，面无表情匆匆走过，电车默默地穿行。

列鲍维奇用餐刀切下面包，抹上黄油，问道：

“你不打算去什么地方吗？”

“去干啥？”老医生看了一眼他，但立即明白了列鲍维奇指的是什么。

“干啥？！换换新鲜空气呗！”

“我能去啥地方？”

列鲍维奇把刚切下的面包放进嘴里，满意地大口大口吃了起来，下巴不停蠕动。

“这面包真香。在匈牙利只有早上你才吃得到这样的面包，因为，晚上总是硬塞给你上周的剩面包，在佩斯更是如此。哼，节日就更不消说了！在匈牙利节日你别想买到新鲜的面包，更别

说像这样好吃的面包了。在维也纳、巴黎能买到，蒙得维利亚、玻利维亚任何一个地方都能买到，唯独在200万人口的匈牙利首都买不到！你想想，瓦伊斯……别生气，上帝可以作证……你想想，我不是吹牛，后来这20年，我去过许多地方，见识颇广……要知道，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得适应人……”

“那自然。”老医生点点头，心里想到，列鲍维奇无论去世界什么地方，当然是可能的，有一点儿是明确的：对于他来说，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他到处都可找到空隙往里钻，工于心计。

“总之，”列鲍维奇咬了一口面包继续说道：“你付出了钱财，付给了谁，谈论这个并不值得。你为此失去的利息也是少量的……我们还是说得坦率些……你过了退休年龄后又干了几年？8年吧？要知道，你能按自己的想法安排那些剩余的利息吗？”

“对了！对了！这正是昨晚漏掉了的话题。”老医生激动起来，叉着的一小块肉放在嘴边答道，“他们想让我再去工作……你猜对了，老伙计！哼，别妄想！还是让我安宁些好，目前，我要着手安排剩下的利息，对于这个，我的精力还完全够的。”

列鲍维奇的胖脸上，掠过一丝不快。

他一口喝完了杯子里剩余的咖啡，拿起事先放在餐桌上已被他的胖手揉皱了的香烟，抽了起来。

“习惯。早饭后总要抽上一支。”他望了望窗户解释道。他细细的眼睛安然地目送着路上过往的行人。“别误解我的意思，杰诺，我所说的‘换新鲜空气’并不是指……老实说，最后这20年中，我有18年都是在国外度过的，但我并不感到国外更好，或者……”他望着老同学，“我在这里觉得憋气。”

老医生生气地转动了一下手中的餐巾，没有说话，心想：“如果身后有外国人，他们完全听得见我们的谈话。”但邻桌仍无一人，稍远的几个顾客一点也没注意到这两位老人。

“是的，”老医生头脑中又闪过一个念头，“目前，已经没有那些严格规定了。总之，政治不关我的事。”

这时，列鲍维奇看了一眼医生背后读报的中年人，立即给老医生递了一个眼色，不知怎么，他的胖脸突然间流露出一种明显的狡黠神情。

“我觉得，如今世界上，包括善于算计的资本家，没有一个稍有头脑的人不明白，未来属于社会主义，那时的这种或那种形式……换一种说

法：就是人们早晚要把财产和权力公有化。但——这已是另一个问题了——在西方，很多人这样说：算了，让我的孙子自己思考，带着自己的保险单，他应该做些什么，我暂时就靠利息生活还可以的。

老医生摇摇头。

“我不研究政治，至少有这种思想：既不介入党，也不介入政权……等等。”

“是的，我同样也不研究政治。我……还是回到关于‘换换新鲜空气’的话题上……比如说我吧，乘小汽车穿越了法国，目前正准备去波兰。”

“是呀！”医生点着头。他知道，列鲍维奇的亲人中只剩下妹妹一个人了，他常与妹妹在一起生活，另外，他还有一个侄子，住在以色列。

“对了，你是知道的。”

“从那时起你就没结过婚？”

“没有，没结。”

他们俩人都沉默不语。

老医生正了正眼镜，看了看表：

“啊，我们这一辈也活够了。”

“嘿，活够了。”列鲍维奇重复道，他的声音中，充满了不平。他生气地灭了烟头，“说说，杰诺，你从来没分析过吗？你的那些病人是怎样一些人……”

老医生耸耸肩膀。

“当然，你知道的，一般说来是些农民……一般说来……”

“一般说来！”列鲍维奇打断了他的话，“一般说来，当然，是这样。难道那些一般说来的农民你没分析过？还有那些……农民或者非农民……特殊说来的，你没分析过？比方说，有无这样的情况：现在被病魔缠绕、疼痛难忍的病人，有时会完全以另一种形象出现在你的面前……有吗？我很好奇地想知道这一点儿，十分十分好奇。”

列鲍维奇刚刮过的脸变红了，手上点着的烟在晃动。

老医生不知所措，只是沉默着。说实话，他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自己也常有这种感触，还在记忆里留下过极深的印象，特别是在战后初期。

“医生……医生就是医生……”他开始说了。

“医生——他也是人，杰诺。”

“那是自然。正因为……可能正因为……”

“唉！”列鲍维奇不满地挥了挥手，“Mistification”①他冷笑一下，用另一种腔调继续说话，似乎希望上一堂痛苦的生活课。“我认为，一切痛

---

① 英语，都是骗人的。

苦的根源，在于我们的记忆。不要曲解我的意思，我并不具体指你……我也是说的一般情况。我越来越相信，老奸巨猾的狼是幸福的……任何时候它都是幸福的。因为，它们吃得又香又饱，睡得又足又好……就是把它们饿瘦了后，仍然能再吃饱、睡足，而受良心的谴责——这根本不关他们的事。但是，那些觉都没有睡足的山羊，昨天的菜肴里没它，今天就会有，人们常常忘记山羊是怎样的一种命运。"

"是的，是那么回事儿。"老医生心不在焉地点点头。

他听到的是一桩奇怪的事，他觉得既是正确的，同时又完全是错误的。

"山羊，自然，它们会相信历史的公正性，"列鲍维奇继续说道，此时，已是疲倦不满的腔调了，"狼——不是唯心主义者，它们只相信保障自身安全这个真理，同时，其它的动物只要稍稍对它一有企图，它就会立即抵御。"

"可是，也有另外一些猛兽，另外一些受害者。"老医生很想说这话，但他没说：他的话解释得还不够准确。

邻桌来了两个中年男人。服务员拿了他们点的食物单，过来收这张桌子上的餐具，列鲍维奇与老医生都没吭声，列鲍维奇揿灭了香烟，若有

所思地旋转着烟灰缸。

“嗯，关于换换新鲜空气，”他停顿了一会儿，又接着说，“昨晚，……你昨晚坐在角落……那么沉默……我想：是因为他们对你来说是外人。不仅如此，瓦伊斯，我还怀疑，在你们村子里，你同样是个外人。就算你把自己的财产，还加上利息，把所有的一切献给了患消化不良的病人，换取了一两只阉鸡……好吧，我不与你争论，或许你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儿，所以什么也不说；或许你并非感觉到……是吗？……这不可能，当然，你感觉到了！”列鲍维奇的眉毛动了动，随即露出一丝莫名其妙的微笑。他若有所思地继续说，“昨天我看到你，突然间……我突然间想起一个小疗养地，离斯德哥尔摩不远，在海滨，真是个美丽的地方，确实令人神往。公园、海滨浴场，应有尽有。那里，住着24位老人……别认为我们国家就不为老年人提供这样的疗养地。那里的疗养者既有一般的普通百姓，也有大富豪……按级别高低服务……”他突然伸出食指，严肃而友好地说道，“杰诺，可不要曲解我的意思！无论付多少钱，我也不会怂恿你去做这样的事……但，我重复一句，昨晚不知怎么，我脑子里想起了这些。你知道吗？我认识一个疗养地的老板……他向我诉苦……确切地说，不是诉苦，只是

向我谈到，他非常情愿享有足够的工资及生活赡养费，当然……他们那里，知道不，疗养地住着一个态度温和的医生，也许现在已死了，也许仍活着……唉，这些老人们……你是否知道，像这些老年人，没有家庭，没有回忆，整年整月地活着，也无医生的照料……”

他们俩人都没注意到乔尔达什走了过来，并且已站在了他们的桌旁。

“不打扰你们吧？”

“我还以为你溜了，你这人！当然，完全没打扰。”列鲍维奇连声说道，稍稍挪了挪椅子，空出了地方。

很快到了中午，已12点过几分钟了。老医生定好了去火车站的出租车，现在，他不知该做点儿什么好。乔尔达什喝了两杯牛奶后就匆匆离开了，他又乘下午的火车，但他要抽时间去一趟冶金工厂——与一位工程师，他的老朋友会面。列鲍维奇也要去葡萄酒厂办事。他周游世界并不全是娱乐性质的，所以，进出口公司要供给他汽油。与老医生告别时，列鲍维奇说：

“好了，你再考虑考虑，杰诺。所有疗养地的手续我都会随身带着。我还要在佩斯特呆两个星期。”

他撕下一张便条纸，写下三个地址：两个自己的，斯德哥尔摩和布达佩斯，第三个地址——是肖普克兹律师的，他迅速而且十分自然地办完了“所有的手续”。

他们最后互相拥抱。列鲍维奇看了看表，拉开车门，咚地一声坐在方向盘前，发动了汽车，这时，他再次向车窗外望了一眼。

老医生站在人行道旁想了很久，他从来没见过海。

“24个同学最终不全在世了，”他想道，“同时，能经常见面的，没有生病的呢？……对了，这才是重要的：疗养地不接受病人……”

还有两个小时火车才开。

老医生细细考虑了一下，于是叫了一辆出租车，准备去一趟中心医院，他想让一位老同事帮忙给他检查检查：有些检查他自己做不了，再说诊疗所也缺少必须的体检仪器。

早上，他没打算来医院检查，吃过早饭的，所以，不能抽饿血。心电图检查结果，与上次的变化不大。不过，眼睛却令人担忧。当然，眼科大夫没向他隐瞒，他说情况不好，甚至于还建议老医生住院治疗两星期。不过，老医生也从眼科大夫的语气里猜出——眼病对他的生命并未构成威胁。

“你需要休息，老伙计，十分需要休息。”眼科大夫慢慢移动了一下身体说道。这是个干瘦、满头银发、70好几的老大夫了。从他的嗓音里能猜到，他是在极力安慰自己的老同事，以免老医生独自一人时，对自己的病情胡思乱想。

“行，我得给自己找个好地方……去海滨疗养一下。”老医生善意地看了看眼科大夫。当他说“给自己找个好地方”时，确实无任何原因，因为此时，老医生一点儿也没想到忧虑。立刻，他的记忆深处又浮现了几天前——星期日的那幅图景：他与药剂师彼什科尔季站在坟墓旁，望着新开辟的地段。

“好主意，老伙计！海滨确实很宁静。”眼科医生表情严肃地说道，他是个正统人，与他交谈，常常不易开玩笑。

老医生到火车站后时间还早。

他在喧闹的候车厅，以及车站饭店，都没找到乔尔达什。他感到很寂寞，于是沿贴满宣传画和照片的墙壁漫步。突然，他看见一幅画——某疗养地的广告：阳光下一位姑娘正准备跳水——他想起了年轻人马尔科维奇。

“现在，我有责任与伊奥莉卡谈谈，”他思忖道，“面对面，适当地与她谈谈——你知道吗？伊

奥莉卡……唉，什么'你知道吗?'简直太傻了!可我又面对面给她说些什么呢？你知道吗？伊奥莉卡，这个马尔科维奇是个花花公子……但我有啥理由向她说起这个呢？……最好是晚上她去彼什科尔季家玩，当着彼什科尔季的面告诉她……"老医生想了很久，到底应该怎样告诉伊奥莉卡他从肖普克兹那里听来的情况。

此时，他完全忘记了海滨，忘记了疗养地。他望着广告画上的水波浪，想起了马尔科维奇强壮的胸脯，想起了彼什科尔季夫妇，以及年轻的女教师，想起她常常在公园里徘徊，或者一个人轻声低唱，或者独自在屋里静静地沉思，她一点儿也不知道，生活中还有多少不幸在等待着她……老医生就这样望着广告画，一点也没想到海滨。

然后，老医生的目光落在一张"外国旅游者匈牙利股份公司"的广告画上，猛然间，他又想起了海滨，这样突然的记起，就好象你早上醒来，回忆起前一夜发生的一件影响你一生的重要而特别的大事一样。"我敢担保，疗养地的主人一定是鲍维本人。"老医生在想。

从很早，还是从一年级开始，大家就给列鲍维奇起了外号叫"鲍维"。这还是从拉丁语谚语中

得到提示而取的①。这个外号当时很适合他，就是什特利姆弗利老师上课时，都不由自主地分开中间的两个音，叫他："列——鲍维——奇。"

似乎乔尔达什来车站更早些。他用出租车运来了两麻袋硝石，然后，在车站附近一直忙着——办理托运手续。

当火车驶进月台后，两位老人才碰到。

白天乘客不很多，他们找到了空车箱。一个漂亮的年轻妇女向他们的车厢望了望，又走了。

乔尔达什轻而易举就把行李放到了行李架上。又一个妇女走来，他连忙去开门。

"遗憾，去了右边的车厢。"他向走廊摇摇头说道，于是面对着老医生，在窗户旁的位置上坐了下来。"在佩斯，就是买不到硝石，我买了半年都没着落。显然，农业部在搞反对象我这样的个体户运动。"

"哎哟！"老医生摇头说，"像你这样的品名表活动家，可不该说这种话！"

"你开玩笑也是认真想过的，"老工程师微笑说，"嗯，杰诺，你得承认，你的意思是：我不是品名表活动家，上帝让我沉默。"

---

① Quod Licet Jovi, non Licet bovi（拉丁语），丘比特允许的，公牛不允许。

老医生不时微笑，他一直喜欢乔尔达什坦率、真诚的性格——他在中学时就是这样的性格。

火车启动了，望着窗外，乔尔达什继续说道：

“有时人们得相信，它们有很多共同之处……喂，杰诺！”他突然问道，灰白的眉毛皱到了一块儿，“村里医生的日子啥时候好过些：过去还是现在？坦率说吧！”

老医生“嗯”了一声。

“要说我……过去我身强力壮……”

“这些我都知道，不问这些。”乔尔达什几乎没听，继续说道，“但医生……该仔细想想，过去，分配你负责的医疗区只有三四十人，而现在——2000人了。”

“现在还不只一个医疗区：上个月又增到了3150人，当然，包括了家庭的每个成员。”

“工作量加大了那么多，那工资呢？”

“对生活是够用的，是的，够了。”

“别人都说医生的工资高。”

“我可以挣很高的工资，”望着窗外树林后绿色的山峦，老医生说道，“是的，当然可以生活得再好一点儿，只是那样就不怎么尊重自己了。依我看，从某种程度上说，重要的完全不是工资，而是人的自我感觉。”

“对了，对了，我们说到主要问题上了。”乔尔

达什用手撑着椅子，向前倾着，盯着老医生，等他的回答。

“我的自我感觉始于我生命的诞生。”

“随着时间的过去，这常常被遗忘。”乔尔达什说道，用手撑在椅子上，随着火车的颠簸而不停地晃动。“喂，……这些年里，你没感到厌倦吗?”

“哪里话……医生就是医生。”

乔尔达什靠在后背上，停止了晃动，笑了起来。

“你想说，在你们那个村子里，没有不惧怕死的力量。”乔尔达什高兴起来，眼睛闪现出愉快的光芒，现在，只有现在他才感到这个话题有趣。“你说的自我感觉绝对是正确的……当然，缺少物质保障的话，自我感觉也不会良好，但有物质保障并不一定就有良好的自我感觉。令人吃惊的是，目前有许多人并不明白这一点，不明白，45岁猝死于车轮下，或许比41岁或者……51岁死更好……哦……你别误解我的意思，我只是说那些人的自我感觉，他们只知道在家里吃饱睡足，穿着毛大衣，拖着便鞋，开门迎接不速之客。”……老医生想插话，但乔尔达什没有停下，继续热烈而激动地讲着。

“有人说，快70岁的人就会自觉性不高，只有血压高。恰恰相反，有的年轻人自以为年轻，生

活的大门向他敞开着，可有时往往正是这种自鸣得意，而改变了他的一切。像我们这些老年人，经历的是繁重、艰难的生活，如果我们没有高度的自觉性，我们能完成祖国的重托吗？……现在，我们把重托交给了下一代人。”

“是的，是的……我们自己的债务……我们该偿清的债务已经偿清了。”

“不仅偿清了债务，”乔尔达什强调说，“我们还作了更大的贡献。”

“你坚信这一点吗？”沉默了一会儿老医生问道，“我这样问，请你别生气，你真的坚信吗？”

“是的，完全相信。”

老医生没吱声了，他有一种遥远而陌生的感觉——他很好奇，乔尔达什怎么会谈到这个。

“当然，他已接近了党的观点，”老医生想道，“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还有什么主义，我怎么能知道？”

“我们太谦虚了，杰诺，”老工程师继续说道，“我们不要像那些作家和制定政策的人一样玩弄文字游戏，只有他们才会感到良心有愧，因为……他们的话胡说成份不少。我不对他们好的报道提出异议，但那些歪曲报道的影响力……有谁认真地想过？他们带来的——好的多还是坏的多……不过，我再说一遍，我们的武器——不是语言，

而是计算尺、注射器。我设计过许多桥梁……已记不清有多少了，但很多……这些桥梁就矗立在那里，当然，这对于你无所谓的，因为你是把自己的心血倾注在肺结核病人身上……可能，他们中的某些人会死去，但这并不由你承担责任……也可能不是他们自身的责任。”

68岁的老医生额头已是皱纹满布了，他问道：

“45岁前你在干啥？”

“多狡猾的提问！杰诺。”老工程师的眉毛微微眯缝起来。

老医生不明白，这有什么狡猾可言？他的这个提问无丝毫别的目的。

“45岁前我设计桥梁，”乔尔达什突然变得有些严肃，沉思地说道，“是的，你是正确的。当然，工程师们也用计算尺设计煤气室，大概，还请教过医学专家。并且……我也知道，我设计的桥梁并不就是无可挑剔的，有时，我也为此惭愧，试图……试图补偿一点儿这些桥梁带来的损失。我担保，这个损失，绝不是我愚笨设计所致，它是因为坦克、撤退的军用列车不停歇地辗过桥身。”他表情有些冷漠地补充道。“有时候，必须兴建桥梁，而有时候——又必须炸毁桥梁。”

他们俩人都不吭声了，只是默默地望着窗

外。

乔尔达什最后一句话似乎惊呆了老医生。他反对暴力，任何形式的暴力，甚至于恰当的暴力——确切地说，就是挽救生命的暴力。给小孩打针时，必须按紧他们，让他们不动，这使得老医生感到非常地为难。每次打针后，他的双手都发抖。给小孩治病，不到万不得以，他是绝不打针的。

“我同样建过桥，过去有，现在也有，但我不需要炸毁它们。”老医生想着，此时，一种不可言语的感情笼罩着他。

无论怎么说，他走完了自己的劳动之路，已经走完了，但他从来没想过——这些年里，这几十年里，一次也没想过。如果乔尔达什的话没把他引到这个方向的话，大概，他一辈子也想不到——不，他从来没用这种特殊的观点看待过自己的事业。

当然，医生这种职业的意义及美德在大学时已听得够多了——教授三番五次强调过这些，但是，得承认他从来没用这些观点来仔细考虑过问题。农民们捋起衣袖，与大自然作斗争，为的是养家糊口，同时也不得不养着那些伯爵、统治者和军官，尽管这些人一直在掠夺他们，把他们的子孙送进坟墓。矿工开采煤碳，工人炼铸钢铁，

而他们的同志却在他们身上取出子弹——扫射的子弹。工程师建造牢固的桥梁，为的是坦克能到达河对岸。排字工人把一个个的字母排好；教师灌输虚伪；牧师祈祷解脱痛苦，等等。在不健全的制度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罪过，哪怕是一小点儿，你工作完成得越好，那么责任就越大，或者说，羁绊、绳索就越多，你的家庭的麻烦也就越多。不健全的制度束缚着一切人，肮脏掩盖了所有的人，甚至于自己的敌人。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况：歌剧女主角朗诵裴多菲的诗歌，号召听众挽救民族危亡，掀起为自由而战的斗争。

这个毫不出众、平平常常的乡村医生做过什么，又在做什么呢？他为病人治病，但如果病人中有人成了罪人，对此，医生本人是不负责任的。

“唉，我从来也没想过这个问题，”老医生暗自想道，“如果我不是一个医生呢？我仍不会想到这些……不会的……”

“现在下点儿小雨就好了……”老工程师低语道。

山顶上已聚集了一大片乌云。

乔尔达什开始大谈自己的花园——他有个800平方米的花园，栽有苹果、葡萄树、玫瑰花等等，花园从春到秋繁花盛开，争妍斗艳。但花园里没栽有草莓、马铃薯、西红柿，也没有什么特别珍

奇的东西。每一种植物，乔尔达什都用记事本作了记录，并且在尝试改进栽培方法。快放暑假了，这下孙子们要来了。他有7个孙子——暂时有7个——每个孙子都想到爷爷的花园来玩。当然，他们来玩麻烦不少，一不注意就要有麻烦，诸如什么东西又摔坏了呀，等等。唉，拿他们没办法，就这样！

“你已退休很久了，是吗？”老医生问道。

他现在不想听乔尔达什讲孙子们的事，因为他没有孙子……从来也没有过。

“3年了。”

“自己申请退的？”

“是的。”乔尔达什点头说。

老医生陷入了沉思。

“我总觉得你那么早就退休，太可惜了。你想想，你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热爱生活，况且你还不老，而且又经验丰富。说实话，我真的不理解，你这是怎么搞的？工作得好好的，为什么呢？……”

“嘿，这有什么？！……”乔尔达什耸了耸肩，但他眼里还闪现着另外的什么东西。“你知道吗？杰诺，我们的下一代，仍然会这样的，即使有人不这样，也将教会他这样。到了一定的年龄，他会开始意识到，自己想重新改变世界和命运的时间

已不够了，况且，也没法预测到未来，不过，他还是想活得更长，为什么？因为有孙子、有花园。”

他没吱声了，过了一会儿，似乎是不经意地顺便补充道：

“总之说来，你错了……那些拥护政策的人很快就会陷入迷惘，政策总是在变！”

顺便说说，当然乔尔达什已没再干很多的份内工作了，只是：参加各种会议，提点建议，然后就急匆匆地回到家里，回到自己的花园、自己的孙子中间。

下一站老医生就要下车了，他开始准备，穿好了衣服。

“再见，费里！”

“祝一切好！”老工程师伸出手，不很自然地微笑了一下，说，“希望明年能再见面。”

“我也希望。”老医生淡淡地答道。

这时，老医生又想起了大海，要知道明年他不可能再来了，突然他很想向乔尔达什讲述一切，听听他的建议，但这时已没时间了，就是连想的时间都没有了：火车已减速，开始刹车。

出租车已在站台外等候，老医生上了车，但突然车站站长在二楼窗口叫道：

“杰诺叔叔！”

原来他女儿吹了过堂风感冒了，父母很担心她害了肺炎，特意请老医生检查一下。检查结果，姑娘患的是咽喉炎。

老医生回到家，已是3点钟了，他午饭也没吃，就立即上了床。他非常疲倦。

年轻医生鲍尔巴特，今天与农村永远告别了。

他事先预定了出租车，以便能按时到车站。鲍尔巴特的东西不多，全部只放了两个箱子。他开始就打算只在这里短短呆上一年。在杰诺家门前，他下了车，去与老医生告别。

鲍尔巴特身材高大、健壮，衣著漂亮。他极有礼貌的待人接物给村里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不与杰诺叔叔告别，可太遗憾了。”他对埃米伊说着，走进了屋子。“看在上帝的份上，无论如何也得与杰诺叔叔告别。”

鲍尔巴特来村里工作不久，就赢得了埃米伊的好感，不过，此时他的热情只让埃米伊感到生气。

“小伙子，你走了，可谁来代替你的工作？……医疗区怎么办？”

鲍尔巴特显然十分吃惊。他完全认为一切都安排好的，今天中午，他甚至还在诊疗所的门上

贴了通知："从星期三早上开始，由杰诺·伊瓦斯医生看病。"鲍尔巴特的外国奖学金问题得到了解决，这帮了他的大忙——但一切调离手续进行得并不顺利——牵涉到谁来接替他的工作问题。

"杰诺叔叔去诊所工作，不过是暂时的，是吗？"他不相信地耸耸肩。

"他说了，就是暂时也不同意。"

"那他们会想其他办法的，这很自然。"年轻医生嘟哝着离开了。

这天傍晚，年轻女教师去家访一个缺课的女学生。这个女学生就住在马尔科维奇家附近。伊奥莉卡从女学生家出来后，看见马尔科维奇在露台上：躺在沙发上，手指不断地敲打椅子。

伊奥莉卡停下来，隔着花园叫道：

"今天你情绪可真好！"

马尔科维奇把放在窗台上的收音机关小声了一点儿。

"哦……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看得出，马尔科维奇完全认不出这个姑娘，当然，本来天也很暗，并且又是傍晚了，他也走近篱笆门。

"哼，你没认出我！"伊奥莉卡责备地摇了摇头。

就是走近了，马尔科维奇仍没记起她是谁，可他并没承认这一点。交谈几句后才记起，他是在城里学习时与这个姑娘认识的，有两三次他还送过姑娘回家。在她家门外，他们甚至还接过吻……

他们俩人在篱笆门旁站着交谈了一会儿，开始下雨了。

鲍尔巴特医生刚一走，就有三个人来找老医生，但老医生还在睡觉。先来的是一个小伙子，他骑着摩托从农场来，想请鲍尔巴特医生去出诊。他们农场有个病了好几年的妇女，今天病情又突然恶化了。

焦廖克家的女儿也来看病。

门是锁上的，马莉什卡不想开门，只是隔着墙壁说，医生病了，不能上班，让他们去别的村看病。她向有些生气的焦廖克·茹日低语道，让她明天来：她，马莉什卡已替老医生安排好了一切。不用焦急，她的病还不需要急诊。

晚上7点钟，老医生就醒来了，但他并没立刻下床，而是在被窝里舒舒服服躺了很久。昨天的所有细节又在他脑子里展现了一遍。

“是的，他们完全是另外一些人，令人难以

相信！他们哪来那么多旺盛的精力，那么多对生活的信心……"老医生想着，感到列鲍维奇、乔尔达什仍在自己的身旁。他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与他们相比，他的毅力、坚强力、自信心；进取心是多么不足啊。

"总之……不要自欺欺人，自己就是自己，不是别人。比如说我，瓦伊斯，从小就是瓦伊斯……反正是瓦伊斯、无论怎样也不会是另一个人……"

窗外，好像是株牵牛花抖动了一下，而另一株，一动不动，就像岩石。"我们活着，可得到的东西却越来越少了，怎么办？……当然，我们也活不长了。"

还有3年或4年可以自食其力……就这时——又闪现一个想法："是的，目前的生命既不宝贵，也无意义了。死的因素大，生的因素小了。"

海，疗养地的事，老医生打算暂时不告诉妻子，至少今天不会说出。这两天他经历的事太多，很难表达完全。

他决定去散散步，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也可能去一趟彼什科尔季那里，但倒霉的是，窗外突然嘀嘀、哒哒下起了雨。

老医生没穿外套，只披了一件家里穿的衣

服，他轻轻推开隔壁屋的门——两个女人正在看电视，老医生立即看到了桌上的书——那本他带在路上却一直未翻的书，大概，马莉什卡从提包里拿出来的。

他没有进去，而舒服地躺在沙发上，开始看书。

星期三

老医生睁着眼躺在床上，仔细聆听淅淅沥沥的雨声。院子里很黑，妻子还在睡觉。

他不想工作，一点儿不想。

该给区里尽快挂个长途电话，很有可能已分配来了医生，只是在路上耽搁了。

到那时，他就无所谓了——即使生命有什么危险的话……当然，那是不言而喻的。

这是个阴沉、灰暗的早晨。灰色的云重重地压在村子上空，但农民们却高兴下雨，他们赶着猪，愉快地与熟人互相问好、互相祝愿。

彼什科尔季还在沉睡。

年轻女教师突然惊醒，就再也睡不着了。

"我知道这个，知道，"她想她，"唉，太，实在太…… 可怕了！只是现在…… 我可怜的人儿……这一切不是真的，是吗？全不是真的，不

是，只是……只是……我可怜的人儿！但我无论如何……无论如何……只是你什么也不要怕……别怕，别，别……唉，实在太……”

她的思维混乱无绪，没形成一个整体的概念……立刻就消失了，好像巨大的龙卷风一下子卷走路上的东西一样。

窗外，传来牲畜的叫声、打水声，远处响起了钟声——农村里的一天开始了。

合作社的卡车“嘟、嘟、嘟”开了出去。后面拖车里坐满了村民，他们大声交谈着。卡车开过正街，拐了一个弯，又拐了一个——经过格拉德斯基街，然后开到了田地旁。

卡车从窗下经过时，吵醒了安塔尔·马尔科维奇。他生气地骂了一句，看看表，像平常那样，转身面向墙，又睡了。

老邮政局长的坟墓，土已被雨水浸湿了，花圈上的花，甚至连大片大片的叶子都被风吹掉了。花圈上面的彩色题字经过雨水的冲刷也褪了色。

天边升起一片明亮的光环，光环不断扩大，扩大。

六点钟左右，马莉什卡拎着空水桶去喷水井打水，回来时，她发现诊疗所房门上——诊疗所与老医生家的房子并排——有一张用图钉钉着的通知。她揭下通知，叠成四折放进围裙的兜里，

准备拿去给老医生看。

7点半钟清洁工来了，她打开诊疗所的房门，站在门前的铁栅栏旁，把一大袋东西扔在石板上——院子已很脏了。

诊疗所来了第一个病人——手包扎起的小伙子，他在储蓄所工作。很快，所有的长凳上都坐满了病人。

早饭，老医生喝了一杯咖啡后，走到抽搭的妻子跟前。老医生的情绪也不好：垂着头，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从门旁到窗户边，不断往返——十分疲倦的样子，嘟哝道：

"你听我说，埃米伊！我们来谈妥……我也不与自己过不去。我一点儿也不想过早病倒。我有足够的经验判断自己的特殊情况，对于我这个年龄……我这种情况……每天，人们按自己的意愿起居……我工作的极限，以及继续浪费自己的精力、损害自己的健康，这对于你，对于我，都是没有责任的……

"所以，这样我们谈妥了这方面的问题。但我想你是清楚明白的：我正处于困难的境地。两害相权取其轻，难道你认为，当诊疗所挤满了病人，嗯，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附近街上有人生命垂危，我会心安理得地躺在沙发上，无聊地无所事事，或者是随便翻一本小说，或者是去散步，

或者与药剂师下棋吗？

“我明白，激动、紧张、繁忙以及每天的病人对我都有害——总之，所有跟工作有关联的，对我都有害。我同意这些，我不反对，一句也不反对，但你有没有想到另外的情况：使体力，心理更感到疲劳的，总之，更使人疲倦到极点的……是，是……你不会使我疲倦，埃米伊。至少你能不让我精神不安。

“你知道，我不是多愁善感的人。我完全明白，目前，没人能代替我工作……这很好，很好，只不过没人工作而已。病人们受够了折磨，可他们不知道，怎样摆脱这些痛苦……我为他们感到遗憾。现在，假设我决定不去诊所上班——那病人们上哪里去治病？……嗯，还好，还好，我还没揽上这工作…… 本来我完全有可能只需说一句话，只需挥一挥笔——他们就可以摆脱疼痛……现在的问题是：我是说这一句话，挥这一笔，还是去药剂师彼什科尔季那里下象棋……为什么要去他那里？好吧，就算去了那里，又怎样呢？又有啥结果呢？假设我整日躺在沙发上，又会怎样？——那样，难道不感到寂寞吗？你认为那样会对我好吗？……不，所有其它的方式都是不妥的，我，我……心里会安宁吗？

“埃米伊，请相信，对于我的健康，坐在诊所

比躺在沙发上好100倍。

"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轻松、繁重，而在于，什么才对我……对我本人更容易引起来过度激动、神经紧张、生命危险：写还是不写这张处方单，虽然是能够写的。我们谈的首先是我的健康问题，而不是其他什么人的健康。你，大概没明白我的意思……不要认为，我的思想中没有英勇气概，没有自我牺牲精神。我清楚地知道，当我们遭受灾难时，正是这些病人或者是他们的长辈们，对我们一毛不拔——幸灾乐祸！……当然，至于说给了我荣誉或表扬，那是例外的，但那是很少、很少的现象……

"我清楚地知道这一切……你提醒了我这些，哦，只有马莉什卡才是善良的！我不想没完没了地再重提，诸如撬走我们墙上的插销座，取走我们的地板去盖猪圈……可我们反被别人说东道西讲……可以说，作为人，经过如此繁重的工作，多年辛苦之后，我感到太艰难了。作为人，你听见了吗？作为医生……，这不关我的事！谁、怎样来表现自己——性格……心灵，心灵有病这不关我的事，我的工作——医治身体的疾病。如果马莉什卡最终肯接受我们的东西，我将非常感谢她，我甚至打算，给莫尔埃一家开氯化钾而不是氨基比林。

"得承认，埃米伊，你把一些小事夸大了。我说过，这是暂时的，似乎还说得非常清楚，很可能只上一两天班，甚至可能只上一天。我这就去给区里打电话……甭着急，我不会答应！……我还没正式答应医疗区的工作，关于今天的事我也不会提一句，我就说，整天我都躺在沙发上。我只不过告诉他们，病人无医生治疗，要为他们的每一分钟负责。

"我还要告诉他们，对不起，这样拖下去绝对不行。我的那些病人中，难道有谁能哪怕给我他生命中的一天，让我能多活10年？一句话，他们自己的生命比什么都宝贵……请原谅我这么说，但我的生命同样也是宝贵的。"

"我先前把一切都告诉过你的，一字一句告诉过的……马莉什卡，记得我昨天说的话吧？……嗯，说吧……"

老医生的妻子坐在长凳上，靠着柜子低声哭泣。从昨天早上，就是年轻的鲍尔巴特医生离开后，她一直想使自己平静，但她已哭肿了脸，眼睛也哭红了。

"没说的，他是好样的，我们的大夫！"马莉什卡叹了一口气说道，她很灵活地重洗了一遍餐具，"你自己愿意听，却生我的气……这样，还有必要

跟他谈吗?"马莉什卡刚刚站在门外，偷听到了老医生的每一句话，她没向自己的女主人隐瞒，全说了。生活中某些时候，这两个女人的观点总是一致的，就是一对夫妇也不会这样的一致。每一次牵涉到老医生的利益问题，埃米伊总是与马莉什卡一道商量，维护他，反对他的不顾利益行为。

总算到了晚上，马莉什卡有计划地准备行动了，她坚决地阻止了来访的病人。

"哦，上帝！有谁这样工作的……"马莉什卡独自摇着头，"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地知道，知道这个……"

她只是挥了挥手，没有说下去。马莉什卡还在生村民们的气，当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自己的主人。可他——你瞧！有一天还为此称她是"宗教思想"，这深深地刺伤了马莉什卡的心：她认为，医生这是侮辱了她的信仰——她是个天主教徒。

马莉什卡是个很不幸的女人，大概已有五六十岁了。她脸部从太阳穴到面颊有一条宽宽的疤痕——当姑娘时，有次她把一罐刚熬好的果子酱弄翻了，倒在脸上，杰诺帮她治好后，她就来医生家做饭了：马莉什卡家很穷，别无它法来感谢老医生。后来老医生家有了小孩，马莉什卡就当了保姆——从那以后，她就一直住在这个家，成

了家庭的一员。

"唉，唉……为了这些邋邋遢遢的病人，哪怕一步他也离不开，值得吗！……"马莉什卡嘟哝道，把餐具弄得叮当作响，"我不说了，说了又会让你生气……那个年轻医生，一个自负的人！村里人还没来得及看清他的嘴脸，可那个傻瓜，锯木厂头头的妻子就嚷开了：'瞧，就是嘛！医生就得像个医生，有学问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他立刻就检查出我丈夫的病因，说是有溃疡。'当然，傻瓜的女儿就没什么溃疡了，是个娇小姐，别人连走都不许走拢去，……有啥？他们利用别人的善良，包里却装满了……当然，说这些没意思。只不过想想而已！……现在，让她把有溃疡的丈夫及可怜的女儿寄到年轻医生那里看吧！她不会来这里看病了，因为我向她吐了唾沫。"这时，马莉什卡仍兴致勃勃，她用另一种腔调问道："现在就弄午饭，行吗？"

埃米伊仍坐在长凳上抽搭。

"我不知道，"她说，"阿季卡白天要来，也许晚上才来。"

"万一她早来了呢？"

"好了，马莉什卡，你想啥时候弄，就啥时候弄吧。"埃米伊叹了一口气，她撑着柜子，费劲地从长凳上站起来，说，"我去一下……"

她整了整衣服，理了理头发，去了诊疗所——她去帮丈夫的忙。近年来，她常自己给病人开处方，给病人包扎伤口，她比丈夫还要灵活些。

老医生给区卫生局挂了电话，但他要找的有关领导不在，他只得给秘书讲了自己的所有意见，并请她一得知村医疗区问题解决方案后，就立即给他打电话。

快到11点钟时，接诊才临近收尾。

最后一个来诊所的是一个胖村妇，穿着黑色的节日礼服，手里揉着一根头巾，很焦急的样子，她一件一件把诊所的所有医疗器具都看了一遍。

“哎哟，是您呀！乔哈妮！几时发福了？”

“鬼知道，大夫，我几乎啥也不吃，象天上的鸟一样，”她开始拖着哭腔说了，“可还常常想吐，当然，你不会相信……别人说，如果你想吃什么，就吃，那不会有啥坏处……”

老医生不赞同地摇摇头，看了一眼妻子。

40年代初，乔哈妮遭受过不幸事件。那时，她丈夫在庄园里当雇农，后来应征入了伍，于是乔哈妮就替丈夫在庄园干活。但不久，她被一辆满载货物的卡车撞了——整个脚掌都辗碎了。可怜的乔哈妮陷入了极其悲惨的境地，庄园主解雇了她。过了不久，她来找医生——已能走路了——她抱怨说，她成了个残废人，身边还拖着三个孩

子——仅仅靠丈夫的一点儿补助金怎么过活？当时，老医生给她写了一个治疗证明，并且附上自己的话："因工发生的不幸事故，我认为应该公正地……"等等。庄园主看了后，写了回复："我建议瓦伊斯医生不要插手别人的事，瓦伊斯医生对此没有任何权力，他的事应是——让瓦伊斯医生留神人们的造反！"信中三次提到"瓦伊斯医生"，这在当时意味深长……

"唉，大夫，我的灾难总算过去了，简直弄不懂，我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不幸，"胖女人说着，走到椅子前，很小心地坐了下来，稍稍安静了一会儿，又说开了，"唉，是这样的，我头常常痛得象有人敲打一样……你瞧，就这一带……"她用手在后脑勺四周划了一圈，"简直不知该咋办！尤其是早上，坦率地说每个上帝的早上……"

"谢谢你，埃米伊！我就干完了。"老医生从妻子手上拿过处方单，"回家去吧！给邮局打个电话，说如果区里来了电话请转到家里。"

胖女人看了看医生夫妇，还想说：

"还有，大夫，我呼吸有些困难。有时，气喘不上来……很象淌水往高处走一样……说实话，到这里来就歇了两次……我歇气时，是哪个看见了的。"

胖女人发现已没人听她讲，于是才停了下来。

老医生望着妻子，他不满了——妻子无一点儿打算回家的意思，正收拾着药柜，不慌不忙地把医疗器具从一边放到另一边。

老医生发现胖女人不再说了，就让她脱去外套，他取下桌上测血压器的套子。胖女人的手腕粗，老医生怎么也翻不上袖口，这时，妻子想过来帮忙，老医生非常生气，甚至是叫道：

"我已经说了，埃米伊，我就干完了，你不要再在这里忙乎了，请你给邮局打个电话，请求你！"

妻子想反驳，但忍住了，她看了看丈夫，走了出去。

胖女人血压很高。

"头常疼，是吗？"老医生问道。

"是的，请相信，大夫，我几乎啥办法都使了，阿斯匹林也吃过，可仍不管用。"

"早上你常被痛醒，是吗？"

"刚一醒来就疼，有时，深更半夜也痛醒，一痛醒，就再也睡不着了。"她又很自信地说道，"别人建议我喝燕麦汤……说可能会好些，可我喝了后，越发不见好了，我不敢再喝了……"

"吃这些东西应该谨慎些。"老医生开始说道，这时，他已不再使用疑问句，而是肯定地补充道，"你还常常头昏。"

“就是这样！我还没告诉你呢！……”

“另外，有时感到面前的所有东西就在旋转，有时还感到似乎眼前有东西在乱晃，是不是？”

“确实这样！”她吃惊地望着老医生。

“感到头昏时，如果平躺在床上，头脑勺的跳动是不是要减弱些？”

“完全是！大夫！”

“有时脑子里就象喧闹的集市一样，嗡嗡作响。”

“确实……”

“还恶心，想呕吐。”

“是的。”乔哈妮嘟哝着，“这些现象都有，大夫！”

“手，脚有啥不舒服吗？”

“嗯，痛是不痛。还没痛过呢！只是有时手脚有点麻木……有点儿像……”

“像不是长在自己身上的。”

“对了，对了。像不是自己的。”

“如果这样做一做，”老医生给胖女人做了一下示范，并活动活动了手指，“这样的话，您的手脚就会恢复知觉，是不是？”

“哦……是的。”乔哈妮十分敬慕地望着老医生。

老医生戴上听诊器，听了听乔哈妮的心脏，

并问了问喘气的特征，然后，开了处方，并建议严格遵守生活规则：不要吃肥肉，少吃一点盐，最好尽量少吃。

乔哈妮认真听从了老医生的一切建议，她同意地点了点头，显然，她放心了。但是——病假证——她在一合作社食堂工作——似乎对她来说很意外，很明显，她不安了。

“算了，这个就不需要了。大夫，我上班就坐在那里啦！”她说，“我有帮手，做得下来。还是请您另外建个议……我会高兴得掉泪的……请您另外想个治疗办法吧。”

老医生生气地把测血压器不断放过去，拿过来。

“亲爱的乔哈妮，要治好您的头疼症，您工作挣的这些钱是医不好的。对于我也一样，主要的是，我们应当注意自己的生活方式……是的！您工作量大，您是否想过？没有什么药能买回自己的健康。如果能买回，哪怕10年、15年也好哟……总之，您要按时服药，保持平静心情，休息好，一点儿也不要激动，严格规定食量。不然的话，你不久就会吃苦头，吃大苦头的……”

从乔哈妮脸上的表情看出，显然，她后悔来这里了。她坐在被压得嘎吱作响的椅子上，好一阵子感到心烦，她急躁地说：

“大夫，亲爱的大夫，您不要给我这小小的一张病假证，请不要给我，当然，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一切都按你的吩咐办，一切，我又不是小孩子，我明白……我会在那里，在厨房里慢慢地活下去的……现在只不过是头有些不对劲……哪里需要休息哟！大夫，亲爱的……我们都老了，显然，青春不会再来……”

“但是，乔哈妮，您自己要明白，您整天在厨房里忙碌，这对您的身体没有好处。不管怎么说，我要对您的健康负责。”老医生打断了乔哈妮的话，“请相信，休息——是唯一的良药。老实说，我甚至认为，如果您的病情确实无好转，我们应该请求……”他突然想起，这应该说给他的继任医生听，多奇怪！此时这种想法让人感到不快，“应该请求退休，而不管你的年龄只有多大。您就有一切理由……”

乔哈妮听了这几句话，感到十分突然，她平静了下来，默默地坐在那里。

“哦，您，大夫……”她叹了一口气，很不安的样子，“退了休真的就好吗？……那老年人靠什么生活……”

“从另一方面来看，我在家又干什么呢？”乔哈妮自个儿又继续说道，“我母亲还健在，精神又好，谢天谢地，她已经72岁了。媳妇生了第二个小

孩后，只有夏天才去合作社干活。家务事又不多，两个女人能做很多的事，您瞧，如果可以退休的话，仍然会像以前那样在厨房里忙……”

“但是要明白，那样同样不好，大夫。”乔哈妮慢慢地又说道，“那样无任何一丝好处，那只会妨碍别人，躺进棺材也比啥事都不做强些……”

“你完全不需来这样来牺牲自己，亲爱的乔哈妮！”老医生突然有些生气地叫道：“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并且还是短暂的。珍惜自己——终究是我们自身的责任。

终于来了电话，但不是区卫生局打来的，而是邻村的村委员书记打来的，他去了老医生曾负责的医疗区：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没有医生——从星期一开始诊所就没开门了。

电话打来时，老医生正好在家。他简略地谈了一下情况，医疗区暂时还没有医生，但他本人时刻听候区里的安排。书记请求老医生白天照常去上班，老医生同意了，但有条件：必须小车接送，或者是报销出租车费。

放下电话，老医生又躺回沙发，忙碌了一上午，他感到疲倦了，特别是最后一个病人——胖女人，不知怎么让他感到讨厌，但他说不出哪点讨厌。

此时，一种模糊的感情、一种难以表达、复杂的感情使他焦虑：一切都不好。这把年龄出去旅游不好；在可以出门的时候，却呆在屋里胡思乱想不好；工作同样也不好——要负责、要遵守安排，搞得人疲惫不堪；但只是为了休息而休息也不好，休息是为了养精蓄锐，可养精蓄锐又是为了从事工作——每项或一项，但无论如何是从事习惯了的工作，这个工作就像你的名字、你的姓一样与你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胖女人的情形——完全是另一种。她简直是个自我欣赏的女人，到了这种地步还固执地抓住不放，以便不断地亲自给汤加盐，亲自炸麻花；以便所有的人都夸奖她的菜肴——从区委主席到女教师，（“一定要与伊奥莉谈谈了。”老医生心想。）到合作社的经济师、所有由于某种原因家里没有准备饭菜的人，还有开车跑全国的司机，普通的出差者——他们怀着特别满意的心情来到这个村子，吃上一顿午餐，为的是品尝品尝“乔哈妮”式红烧牛肉。

确实，像乔哈妮那样善于做一些简单农村菜肴的别的妇女也有。可能，起初她们做得并不可口，但终究学会做了！如果建桥都能学会，那学会做饭——就更不消说了！况且，千百年来的实践证明，每新一代人——当然，是从总体上说

——不仅掌握了前辈们的经验，而且在自己的经验中又注入了新的内容。

所以，无论如何，人们总得抓住些什么——计算尺也罢，勺子也罢，注射器也罢——有啥抓啥，就像利己主义者。

“我嘛，什么也没抓。”老医生立刻想道：“我没按自己的意愿去做，这很显然。

“我不是利己主义者，但并不希望作个牺牲者。

“牺牲自己——这很好……虽然68岁了，失去的东西，实质上并没失去很多……但这并不关我的事……牺牲自己吗？为了谁？又为了啥呢？

> 我既不是后人，也不是后辈……
> 我谁也不认识，
> 谁也不接近，
> 我与众不同，与众不同……

“多好的诗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作者是恩德列·阿季。

“社会主义呢？……是的，他们确实想做点什么，他们的想法，无疑很好——这是事实，但很多事常常不像你想的那样——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要接受一种新的思想，唉，这太简单了！

“某些东西，当然，成功了：女厨师的儿子常常开着摩托车东奔西跑……顺便提一句，喂……要知道，我并不拥护党……”

“一、二……三……”老医生开始数数字，想早点入睡，但还没数到20，又想出了另一个摆脱困难之计。

“区里，当然，还没消息，她们对此并不很积极。

“可埃米伊……我不明白，她是怎么想的。是的，我不这样认为，为了别人报道自己是个英勇的人，而献出生命与功绩。

“是的，爬进燃烧着的炉子里，勇敢地燃烧自己，为了早半个小时炼成钢……疯了。我只想呆在自己家里……但所有这些退休工人——对于国家的经济都很感兴趣。

“现在，确实，编辑们突然变得聪明：他们不再登载这方面的文章……报上登的常常是这些：社会主义社会人们能心安理得躺在现代化的沙发上，穿着三颗纽扣的西装，而不是两颗，因为那样更时髦。

“那时我会是怎样呢？家里摆着组合柜，穿着3年前已过时的一颗纽扣的西装……别人会认为我是教派分子、教条主义者……或者是个无赖……嗯，这个听起来并不笑人：瓦伊斯大夫——

无赖！

“乔哈妮，无论怎么说，她是个利己主义者……”

“当然，可以理解她，当职业成为人的生命时，对于乔哈妮，厨师这个职业已成为她的一种生活的方式……无疑，她抓住了最后的东西，实质上，她抓住的正是生命，可以说她是利己主义者，但另一种说法——生活的本能。”

老医生想了很久。他感到——现在才第一次感到——退休人员的矛盾心情，根源于人的精神本质，但要解决这个矛盾，目前仍不可能。

不是吗？乔尔达什——他就消除了这种矛盾！

成千上万的人解决这个矛盾并无什么困难，但这绝不指一切人——不指那些只有本事给文章画画线条、打打圈圈的官老爷们，但目前退休这种形式，老实说，是为这些官老爷们安排的，或者，为那些人，他们的职业已与生命紧紧相联，就是退休也不可能中止他们与工作的联系——总之，退休只会割断他们生命的脉络。

“别总还该需要些什么别的东西，生活不只是工作。乔尔达什就安排得很好，我也想放下工作……”想到这里，老医生突然感到异常的疲倦，非常非常想静静地、长久地休息。

中午，埃米伊的侄孙女——阿季——开着双座式红色“斯科特”牌小汽车来了。

马莉什卡没认出阿季。

“这是谁呀？”她在厨房里往外望，问道。

上次阿季来，是一头暗灰色的长发，现在变成了深蓝色，而且是男孩子似的短发。小汽车也换了一辆，完全不同了：现在这辆很耀眼，也大得多。

埃米伊很高兴，忙着欢迎阿季。

“我顺利地开来了！”这辆“斯科特”是豪华型小汽车。阿季说着与姨婆吻了吻，“哦，埃米伊姨婆，你看起来年轻多了！……真的，你看起来很漂亮。”

她拎起自己的蓝色提包，锁上了车门。

“杰诺姨爷在家吗？”

埃米伊张了张嘴，正想说话，但一想，站在院子里说话不方便，就说：

“等会儿再谈，你电话都没给他打， 他 还不知道你会来。”

“唉，我好糊涂，怎么搞的！”阿季微笑着说。

阿季穿着一条大格子花的毛料裤子，她小心地绕过一滩水，又向后看了看自己的小车。

“下了雨，到处脏极了，明天 我 得 洗 洗‘贝比’。我们给小车起名‘贝比’，这辆车确实很漂亮，

是吧？”

“你怎么又没带丈夫一起来？到现在我们还不认识他。”

阿季搀护着埃米伊上了台阶。

“老实说吧，这次我没邀请他来：他实在可怜，太忙了。总的说来，他是个好丈夫，我很幸福。”

阿季来不是没有原因的——她的到来也是埃米伊与马莉什卡计划的部分。

星期一，丈夫进城聚会那天，埃米伊给侄孙女——唯一的财产继承人——打了电话，她乘火车回家途中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目前的情况。鲍尔巴特医生走了，但病人们并不能走，确实，这些病人，可怜的病人，上哪里去看病呀？无论是退休证还是马莉什卡都不能帮上忙……就是安排病人去另一个区治病，这也帮不了忙，因为，人们都是送重病号去最近的地方抢救。当然，作为例外，可以治一两个病人，但须知，帮助一个人——就得善及他人，乃至于那些只患了肚子疼的人……拒绝帮忙……得啦，丈夫突然拒绝帮助别人，这还从来没有过，自己的丈夫，他不是那种人……只有一条路——离开这里。

上次阿季来时，就顺便提到过，农业局愿意买老医生家的房子。当然，如果老医生他们再添

一点钱，就可以在布达买一幢有花园的小别墅，将来，别墅还可以传给继承人。阿季当然也可以为别墅投一些资——很快就可以把别墅写在她的名下，而别墅的住宿权利也会让老人们满意。

但那次对此事并未深谈，主要是因为老医生的退休问题还未确定。确定，老医生当时对此态度冷漠，他并没隐瞒：突然搬迁会让他不舒服。顺便提一句，老医生不喜欢阿季。

埃米伊给阿季打电话时，正巧她在家，她立即答应，星期三午饭后抽空来一趟，完全该好好谈谈此事，确实！

"阿基卡，① 要吃点儿什么？"马莉什卡有些勉强地微笑问道。这时，埃米伊与阿季正惬意地坐在屋里，埃米伊拿一块手帕，开始一一诉说自己的倒霉与忧愁。

无论怎样也说服不了马莉什卡，阿格涅什——阿基——这个名字，发音时，可发成"阿季"，可她认为这不过是老爷们的古怪念头——像彼什科尔季有时叫自己的丈夫"标日"为"比扎"一样。马莉什卡与女主人谈到她的亲戚时，她就叫她"阿季"，但当着阿季的面，她却叫"阿基"。马莉什卡绝对遵守自己的规矩，她认为，作为保姆，

① 阿季的爱称。

她不能不知高低贵贱！

伊奥莉，年轻的女教师，一走出校门，就碰到了老医生。

课后，伊奥莉向老师借了教师书柜的钥匙，想借点儿书看。她在第二格翻了很久，也没能找到一本精彩的书，在第三格上她找到了一本《世界优秀爱情文学作品选》，与两本小说——当然，也是关于爱情方面的。她的提包已装满了学生的测验试卷，所以，书只得夹在腋下。

飘着绵绵的小雨，但伊奥莉的情绪却很好：顺利地借了几本好书；班上同学大多数学生的测验也做得很好。

“杰诺叔叔！你上哪里去？”

“找姑娘们去！”医生开玩笑说，碰到伊奥莉他感到很高兴，但立刻他又想起了马尔科维奇，心想：“还是应该向她谈谈……不，不行，现在谈不行！”

“是吗？”女教师严肃地说，“那好，把你的话记录下来。”

老医生看了看女教师手上书的玻璃包装纸，说：

“晚上看？”

“嗯，我已经看了……”姑娘的脸一阵发红，

她有点儿不好意思了，想岔开话题，"晚上看的东西，"她支吾着，"是这满提包的试卷……你知道吗？杰诺叔叔。我认为这次测验孩子们做得很好……至少优秀学生完成得极为出色，喂，你知道不？我的房东真太闲了，他缠着我与他下象棋，现在正教我下……当然，他总是大胜我……"

"没什么，让我去替你讨还血债！"老医生与伊奥莉分手时说，"今天去不成了，等哪天晚上有空，我一定去。"

女教师急急忙忙赶回家，照了照镜子，梳了一下头就拿着书找马尔科维奇去了。

老医生小心地走在很滑的小路上，自个儿微笑说。

"这个姑娘多么有生机呀！"他想，"她就是生命，如果我是个雕塑家，我一定要为她不断塑像……就取名为'生命'，当然，实现这个愿望不可能，因为，我并不是个雕塑家……医生只是根据需要，把一个个人变成小小的、保存在办公室的病历卡片。"

昨天，家里人没告诉他村里的尼日尼请求出诊，今天，尼日尼家又来人了，请求老医生立即赶去。杰诺知道这个病人，一个老太婆，显然，已不行了。

这个老太婆患的是癌症，已不能做外科手术了。老医生知道，已没救了。他给她打了吗啡，开了大剂量的止痛药，直率地告诉病人家里人，她已是癌症晚期，活不长了，可能几天，或者一个星期。说话时，他突然回忆起，30年代，同是这个屋子死了一个老太婆——现在这个病人的母亲，当时，死人就是躺在这张双人床上的。那时身强力壮的女儿如今也病入膏肓了。老医生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女儿站在敞开的门旁，望着母亲，放声大哭："哎呀，老天爷，求你，求你再让妈妈多活几日吧！"

老医生望着干净的床单，望着家人焦虑的面容，望着病人的孙儿——接到电报从首都赶回来的大学生，他想：病人的死已不可避免。生命是不公平的，它评判人们一切行为的强大性，不公正性。死亡——是另一回事了，死亡，它是民主的。

老医生还在这个村子看了两个卧床的病人。当他终于坐上出租车，准备回家时，他突然又忆起近几日来在脑子中萦绕的那些思想。

大概，死亡——是最好的审判，是的，是的。每个人都将得到安宁，最后的判决书没有一点儿偏私。

"得到安宁，太蠢了！相反，不必考虑评判是否公正，没有一件事能到最后不被查清，一切都

在档案里，上诉不会无用。”

他突然感到，这些想法都是枉然。生活远比自己复杂的思想还复杂得多！想到“复杂”这个词，老医生脑子里闪现出一句从多日沉思中产生的格言：“每个人的生命——这是一个新的无法解开的结……是的，正是如此。每列阿列克桑得尔·维利基到来——死亡就随之而来。但不应该认为，似乎死亡什么都能解决……不会遗留下不能解决的问题。”

显然，目前老医生的考虑——就像彼什科尔季考虑下象棋。“老头子干蠢事！”活着的人对他这具“活着的尸体”嗤之以鼻，甚至不能理解他的某些古怪行为——总之，就像快溺死的人抓住一根稻草……

“正是，现在正是第二次童年，”老医生继续想道，“在老年，人应该摆弄摆弄点儿什么……生活的要求嘛！我怎么也不相信，彼什科尔季……有时人们也不怀疑，他们社会有多少……乔尔达什——多么出色的人物……为什么我就成不了呢？”

立刻，乔尔达什在鲜花丛中的形象浮现在他脑海之中……接着，他又想起了列鲍维奇的建议。

“今天晚上我得暗示埃米伊了。但必须小心点儿，非常小心，如果他发火的话，我可对付不了。

至少得有一个月的准备，一个月的时间律师来得及的……鲍维说过，形式上离开三个星期，出国更好——国家又少了一个退休人员。”

来看病的人很多，后来还有一个出诊。老医生去了他负责的医疗区：第三个村庄，后来又去了农场，那里没有门诊所，他全部是上门应诊。

老医生回到家时，精疲力竭了。天已全黑；他连院子里有辆陌生的小汽车都没看到。

走进屋子，他冷漠地应付了前来吻他的阿季，拿了一块饼干，问道：

“没来电话吗？”

“哪来了哟，这不，还等着呢！”妻子连忙说道，“我正要与阿季说起……”

“甭生气了！我总算回来了。”老医生打断了妻子的话，“明儿早上见，早上见……”

他向阿季点点头，进了另一间屋子。两个女人目送着他的背影。

过了一会儿，马莉什卡走进老医生的房间，说：

“太太让我在这间屋里给你铺床，大夫。”她又悄悄加了一句，“嘿，可以把晚饭端进来吗？有刚做的沙拉……”

但老医生不想吃饭，平时他一般都吃得很少。

马莉什卡很灵活，迅速地铺好了枕头，并说，

中午焦廖克家的女儿又来过了。

“我真可怜她，大夫……晚上她还要来打听，什么时候她能看得到病。”

“好了，明天下班后就去给他看。”老医生说。

马莉什卡出了房门，老医生服了药，躺下了。

星期四

天刚蒙蒙亮，老医生就醒了，他拉开了电灯。昨天晚上看的小说还放在手边，他又接着往下看，但没看几页，后脑勺剧烈的疼痛又开始了。

他又夹进书签，并看了看下面的页数：68页，老医生想强迫自己再看几页，他极不愿意停在68页上，他又看到了75页。此时，后脑勺已是疼痛难忍了，他再也看不下去了，句子一块块地在晃动，单词与单词一点儿也联系不上了。

他合上书，想着昨晚把药搁在什么地方的，所有的必备药一般都是放在一个咖啡色的塑料盒子里的。

小盒子就在茶几上——但必须下床才拿得到。

他刚一站上地毯，突然感到一阵猛烈的眩晕，双眼直冒金星，所有的家具在不停地晃动，旋转。他立刻用手抓住枕头，与枕头一起一下子跌到了

地上。

老医生躺在地毯上，一小会儿失去了知觉——几秒钟，也可能还长点儿——因为，他醒来时，感到枕头冰凉，枕头下的手也冰凉，他看了看窗外——天仍未大亮。

眼镜掉到远处的桌子下面。他没有立刻站起身，而是小心地动了动手脚，然后才稍稍移动了身子，最后才慢慢站了起来，又躺回到沙发上。

他感到胳膊肘一阵剧烈的疼痛，显然是摔坏了，其它部位并无什么毛病，只是立刻揪心的头疼又袭了上来。

心脏猛烈地咚咚直跳，越跳越急，越跳越感到憋气，整个胸部钻心地疼痛，一种不可抗拒、不可忍受的疼痛。

"危险没有了……恢复正常了。"老医生自我安慰道。他很注意地移动了手脚，听着、等待着——确实，危险过去了。

由于某种原因——可能。身体的状况还能抵御病情的发作——这时，心跳开始稳定，但完全正常还需要一会儿。

他躺着一动不动，仔细听着自己的心跳。

作为医生，他分析了病情。首先，分析了新的症状，他非常了解这些症状的每一个原因，以及可能的结果。说实话，要彻底恢复的可能性越

来越小了，病情早晚都会导致死亡。他可能提前在死亡书上签字……

老医生想着这些，突然平静了，就像一个士兵，四周敌人围困、弹尽粮绝，平静地等待死亡一样。

“无论如何，应该休息了，”老医生无望地望着，平静地、一字一句地说，就象童年时，常常无意识嘟哝晚祷告一样。“只是不能啥事也不干整日躺在床上，那才叫寂寞，那时，任何补救也不成了！在海滨，我会好的，无疑，会好。每天工作一两个小时完全不难，那也是一种休息……”

天已开始亮了，乡村繁忙的早晨拉开了一天的序幕。

老医生一动不动地躺了很久，后来还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醒来后，他感到清醒、有了精神。他下了床，推开窗户，在屋子里踱着步子，心想，去海滨的事，一句也别告诉妻子——因为阿季在这里——“这是只机械化的安卡拉猫。”

不过，阿季一走就要告诉妻子。今天还要打电话问问医疗区的问题。

上午门诊工作量比昨天要轻松些。

不知是看病的人少些，还是时间要过得快些，老医生还高兴地与几个老熟人开玩笑、拉家常：

"喂，妈妈的胃还好吗？""小孩的食欲怎样？药还有效吗？"他不是一般地问问，而是很快地、习惯地问；难怪，他已为村民们看了几十年的病了。

来了几个小孩玩——他每人给了他们几个装药的小盒子。

有时，老医生会突然发生早上的类似情况，心里滋生一种痛苦的感觉，不过，世界上的一切都是那么平凡、那么自然而然——有人在痛苦地呻吟，有人又安然地躺进了坟墓，可他还活着，还在呼吸——很快，那种痛苦的感觉消逝了。屋里只有茶几、镊子的反光，酒精的气味，透进窗户射进来的光线，以及还未离去的病人(他们重整了祖先的坟墓，以便及时地按计划为自己准备好位置。)

接着来看病的是个年轻姑娘，还不到20岁，她的眼睛里长了一个针眼，想让老医生敷点儿药膏。

"喂，尤莉什卡，"老医生问道，"是不是想抚摸丈夫，小指发痒了？"

"哎哟，这说到哪里去了！"姑娘微笑着答道。

医生写了一张药单，继续说道：

"这是正常的……起初感到蚂蚁在小指尖上爬行，然后，手什么知觉也没有了，接着，接着

……我不再说了，处方已写好……然后，所有的蚂蚁都不见了，没了。”

姑娘卖俏地眨了眨双眼：

“哎哟，大夫，你了解得可真够清楚的！”

“非常遗憾，”医生回答道，开始解释，怎样使用药膏，这时，电话响了。

是邮局转来的区卫生局的电话。

电话是区主任医生打来的，老医生认识他，在市医院他们还一起工作过一个星期。

电话传来的声音很清晰、宏亮，老医生把听筒稍拿开了一点儿。他没承认正在给病人看病，也没说还去邻村巡回过，只是说：

“实在太糟了！就说我的情况吧！今天凌晨我收到了一张拜访卡……”

“什么拜访卡？”

“一张令人讨厌的个人拜访卡，我们每个人到时候都会得到它的。”

沉默。

“喂，杰诺……你那里的情况到底怎样？……”

“还可以。如果不知道已年过半百了，还自认为十八岁呢？”

“开玩笑，还是生气？”

“是，也不是。”

“你生气也没用，我们确实不好办，你自己也是知道的，瓦尔纳伊医生的医疗区太大了……”

“那萨卡奇呢？”

“萨卡奇医生从星期一开始换成另一个区了。要换两星期。巴勒尔医生又有另外一种特殊情况，现在我在电话里不好说……杰诺，事情既然这么紧急，无论如何……好，我这立刻就安排好，今天午饭前就安排好。”

长时间沉默。

旁边等着看病的女病人有些不耐烦了，她又坐回椅子上，撕下一张处方单。

电话仍未结束。

“喂?!”

“你准备咋办？”老医生嘶哑的嗓音在问。

“真不明白，晴空白日打起了大雷……哎，就算医疗区没有医生，也不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人们只得走一二十里去看病……”

“反正区卫生局不会受损失，是不是，受痛苦的是病人们……过段时间你去看看死亡人数、重病号人数的统计吧！……”

“冷静一点儿，只有一两个星期没有医生，或者最多不过一两个月。今年很快就要分配来一个……夏天有医生来这里实习……这样就说明……”

"够了！"老医生对着话筒厉声叫道，但一会儿就稍平静了，"我负责医疗区的工作，就负责我们区的。"

沉默。

"喂？……不负责其它村的！只负责我们村的！怎样？"

"你知道……这个，当然，很轻松，但……但你能行吗？杰诺？……我之所以没有问，因为你本人更了解自己的状况……"

"是的，我了解。那我们就说定了。"老医生说着，放下了话筒，他转身向女病人，以同样的语调说，"用火柴棍缠上消毒棉花，每天给眼睛敷上几次药。"

门外面还等着三个男病人，老医生把他们都叫了进来。

门诊继续。老医生仍然开着玩笑，关切地询问，他的情绪并未变坏，甚至，心灵深处还感到一丝轻松感。但他并没深思其中的原因，早晨所发生的那场危险事件。他已全忘记了。

看完病后，老医生回了家。走在路上时他想："难道我能够有其它的办法吗？太遗憾了，情况这个样子，一般情况……去海滨的事只有暂时搁一搁了。马莉什卡会说，暂时……"

这时，太阳冲破云层露了出来，老医生望了

望太阳，舒服地打了一个喷嚏。

阿季醒来得很晚，她穿好衣服、化好妆时，老医生已在诊所上班了。马莉什卡收拾了床铺，望着阿季在镜子前梳妆打扮，阿季先梳了梳头，然后，用手指很快地把头发绺弄散，看样子，她大概至少有好几天没用梳子梳头了。马莉什卡只在电视上看见过这么蓬松的头发，当然，一些农村里的姑娘也这样打扮，但至今她仍相信，这也是一种发型，她总是对发式很关注。

阿季很可爱、漂亮，显得还很年轻，这大概与她总是十分快乐有关。她的到来，老医生家充满了喜悦，好久家里都没听到洋溢着青春的声音了。

阿季已30多岁了，但她的打扮、行为，及思想总是向更年轻一代靠近，这一点上，与她观点完全相反的是彼什科尔季的妻子——她在周围老年人的影响下，自己也衰老了。阿季则不然，她首先从外表上仿效年轻人，(甚至他们的思维方式也仿效)另外，仿效所有的年轻人——街上的、单位上的、学校里的，以及报纸照片上的——目的也就一点：引人注目。但她本人并没悟出这一点，如果知道的话，她就会做得恰如其分了，因为她习惯于在生活中，至少在她的生活中，“正面图”，

也就是外表比所有的都重要。

埃米伊认为她的侄孙女只是想把自己打扮得时髦些、年轻些，她赞美阿季别无它意，只不过也想分享一下年轻人的快乐，想让自己疲惫的情绪得到一下调节。无论怎么，阿季总归是亲戚，哪怕她仅在这间陈旧的屋子里呆一会儿，也会为看到她的红晕、听到她的嗓音，闻到她的气息而高兴。她给阿季倒了一杯咖啡，用勺子轻轻搅了搅后，放在桌上，然后，开始听阿季天南海北侃侃而谈，更加觉得阿季可爱、年轻了。

她们谈论男人的事时，已是晚上了。

阿季的第一次婚姻，就不用多说了。当时，她确实有些仓促，与一个读大学一年级的学生结了婚，平平静静地过了几个月，又平平静静地分了手。第二个丈夫是牙科医生，虽然当时已40多岁了，但看起来还不到35岁，一副有钱人的派头。埃米伊当时还认为他是个文雅、懂礼貌、讨人喜欢的人，但现在她听阿季谈起他的行为，他感到十分失望。“唉，埃米伊姨婆，亲爱的，这个只有我一个人清楚……唉，没什么呢？……他比不上其他男人……”显然，牙科医生有个可以作他助手的女人。在 4 年共同生活中，“因为鸡毛小事”，“因为蠢话，胡说，”他与自己漂亮、可爱的妻子离了婚。“难道不是吗？姨婆。”无论怎么说，阿季

离开他，代价不小：要知她比他小15岁！

第三个丈夫的情况阿季说得不多。她是某大型企业的厂长，“比第二个丈夫还要老一点，但这完全不重要”，他收入很可观，“我的‘小男孩’非常讲理！很富有同情心，不是爱挑剔的人，总之……”阿季拿出了彩照，第三个丈夫个头不高，还不到50岁就大腹便便了。

与不动产有关的事项，埃米伊与阿季也在晚上谈好了。她们都很清楚，这幢房子应该立刻出售，总之，一切多余的东西都要卖掉。阿季同时再去怂恿丈夫一起去看看帕沙列季大街上那幢小巧漂亮的别墅，“目前，我与丈夫还可以帮助购买，”阿季又补充道，“五六万元可以拿出来，房子，自然要以阿季的名字购买。”总之，房子最终要属于她，何必以后再重新办手续呢？当然，目前房子的使用权仍归两位老人。

从各方面说，这个交易都是正当的，对双方都有利：遗产拥有者得到对别墅的永久性使用权，当然，他们为别墅付出了五六万元。别墅位于首都宁静的地区，就这一点儿，也很不容易了。遗产继承人事先支付按协议规定的金额，保障自己今后对遗产的支配权，这样等于把闲置的钱存入了动产中。

他们讨论得面面俱到，然后，每个人独自又

在脑子里仔仔细细想了一遍。此时，他们喝着咖啡、吃着刚烤出的夹有葡萄干的甜面包。阿季东扯西拉，显然，是在拖时间了。忽而，她神经质地看一下表——埃米伊已有好几次让马莉什卡去看看诊所是否还有病人——最后，阿季终于站了起来，说是要去备车，不，她无论如何也不会留下吃饭，她今天必须赶到佩斯去，"完全不能耽误公事。"

正在这时，老医生回来了。他翻了翻一本阿季带来的德国画报。妻子简略地向他谈了谈阿季丈夫的情况，然后，说了五六万元——说了这次阿季突然拜访的原因，阿季会很乐意资助一些钱，帮忙在沙帕列季大街买一幢有花园的小别墅。

"杰诺，听我说，"她小声地补充道，"在塔波尔茨不会卖房子的，我们的积蓄……还是该买点什么。"

"暂时……暂时……"老医生生气了，他看到画报上一幅取名"星星"的照片，那上面的人物穿着游泳衣，他说，"嘿，夏天都快到了。你发现今天天气有什么变化吗？"

"什么'暂时'？"妻子不满意了。

"我是说应该认真想想……是的，应该好好考虑、考虑——你最好别给自己找麻烦事。"

妻子立刻显出不高兴的样子，脸也变了

样——眼泪立刻就要掉下来。

"你说得具体点儿，到底啥时候考虑？别人处在你的位置，只会高兴，终于退了……说句老实话，你一生都像是生活在监狱里，现在……"这时，阿季走了进来，埃米伊放低了嗓门，"就是到了晚年……想平平静静地过日子……还不可能吗？……"

阿季看了看，估计着局势，她尽量保持快活，似乎什么都没发生似的。但她想让两位老人知道，她感到自己很委屈。

"我想，杰诺姨爷，我有很久没见到您了。难道你只想到病人吗？"阿季用抱怨口气说道。

当然，她立刻又换了口气，开始讲：很遗憾，没同丈夫一起来，因为丈夫，也像杰诺姨爷那样奔忙于工作，杰诺姨爷一定会与他成为好朋友的……不过，没关系，下次一定同他来。现在杰诺姨爷不受时间、地点的约束——因为退休了，如果没什么妨碍的话，彼此可以更加经常来往了，就是刚才还与埃米伊姨婆谈起此事呢……等等。

妻子立刻发现，侄孙女与她的姨爷谈话同与自己谈话完全不一样——虽然，仍充满了快乐、自信，但一点儿也不能拖拉、胡扯，也没称自己的丈夫"小男孩"，她说得仍很自然、直率。在埃米伊的眼里，阿季这种表现同样招人喜欢，更可

爱。当然，埃米伊认为，阿季一小时改变一种风格，她也同样爱她。

阿季，显然是无任何目的，开始讲他们的一个熟人，那个人是两年前退休的，目前，在布达法尔卡什利特大街自己的果园里度过他的第二次青春。阿季还带来了袖珍影集，她指给两位老人看：一张彩照上，一位中年人微笑着站在结满了拳头大的桃子树中。

“这好像是我的一位同班同学……”老医生对着照片点了点头，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补充道，“但，当然……至于我，我不希望晚年如此，象别人说的，换一种生活，职业。当然，有些人，他们不安于别人认为自己是多余的人，特别是如果他们真的是多余的。这是你目前的丈夫吗？他指着另一张突然冒出一句。但他一点儿也没想到，这却深深刺伤了侄孙女的心。

“你太固执了，杰诺姨爷。”阿季不满意地叹了一口气，要准备走了。

这时，马莉什卡走了进来，她说，焦廖克姑娘又来了，她在屋子旁边等着的。

老医生看了看马莉什卡，生气地说：

“再等10分钟！”

妻子生气地摇了摇头，咬紧了嘴唇，以免说出对丈夫的不满。可老医生大概并未注意到这些，

他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

“区里呢?”妻子问道,“打电话来了吗?”

“对了。我都忘了,”老医生回过神来,“当然啰,当然打了电话来。”

“说啥了?……”

“没什么别的。几天,也可能一两个星期。不过,只是这个村子……其它村,当然,我推脱了,别心焦!他们完全理解。”

“我早就知道。”妻子抽搭地说道,不过,她心里立刻又感到轻松了:她断定,丈夫只是因为这个事,才没顾上考虑搬家之事的。

焦廖克的举止完全像同样情况下大多数妇女的表现:羞涩、恐惧、慌乱以及希望都同时在她的脸上体现出来。

姑娘身材丰满,脸蛋漂亮,不过,仍然显得有点不匀称。当然,她想使自己更漂亮,可她没有,至少说目前没有这样的亲戚,他能资助姑娘——甚至一个丑姑娘——使得她们比周围的人更加出众。每一种美——都是一种力量,但在年轻姑娘的美中,特别是在姑娘少女时代的美中,这种力量就更不同寻常了——像一种承诺……一种期待……就像花园里的花蕾,花瓶里的美丽花朵。但所有这些在茹日身上一点也没体现出来,

没有一个人怀疑，在她的习性中，少女的骄傲已所剩无几了。

老医生为自己的想法有些好笑，同时又为姑娘可怜。

“生活中无奇不有，”他想，“为什么人们会发生这些荒唐事呢？这是祖传现象吗？或是不能消除、不能改变的特性？”

我们总是摆脱一桩荒唐事，又陷入另一桩，实在太多了。就近举个例，阿季——“斯科达太太”，我爱戴与尊敬的遗产继承人，她清楚地知道，两个人结合不是什么不正当的行为，甚至在这样庸俗的情况下：恋人们没得到正式同意或国家没有盖章批准，他们就结合，这也不是不正当的行为，不是过失。这样一来，“斯科达太太”摆脱了一桩荒唐事，却立刻陷入另一个……另一个坑里……就是说，做了另一桩蠢事。

“这是什么？”茹日轻声问道。

焦廖克裙子里面，还穿了一件薄薄的镶有花边的内衣。她的手背和脚背都晒黑了，但其余的地方仍很白……葱一般白嫩的皮肤……

老医生冷冷地看了看姑娘匀称的轮廓，检查后弄清了实情。突然间，他从姑娘慌乱的目光中猜到，姑娘此时的想法，是的，她从来没有，没有向任何人，甚至自己的亲生母亲像这样展示过

自己的身体。她想象中的第一次体验完全不是这么样的……老医生为这种猜想激动，不过，此时他还有另一种几天来被淹没了的想法与感受，他感到这个姑娘有一种无法表达的温柔，他很想抚摸她，很想吻吻她那瘦弱的胸脯。

“茹日！”老医生在心里默默地对她说道，“哦，茹日，茹日卡①……你是我的女儿，知道吗？茹日卡！你现在就像躺在小小的棺材里……哦，你不会明白的，你已经忘了……没什么，茹日卡，这并非不幸……换了其他人也会忘的……但只是，总之我会有孙子……更多的孙子，更多的后代，比村子里所有的人都有……”

望着颤抖着的姑娘——她已不再是冷若冰霜的样子，老医生感到有种对姑娘温柔身体不可抑制的欲望，但突然一种无法解释的感觉，使他联想到了年轻的马尔科维奇发达的胸脯。

“冷吗？”他低声问道，姑娘全身都在发抖。

检查的结果证明了推断。

“非常遗憾，茹日卡，”老医生皱着眉头，“很遗憾……作为医生，我说——有99%的可能性，一般说来，我们可以认为有100%，唉，就这样。”

姑娘开始哭了起来。她尽量控制住不放声大

① 茹日的爱称。

哭，她抽搐地呜咽着，苍白的脸上淌着大滴大滴的泪珠。

“要知我……大夫……因为我……不想，一点儿也不想，”她抽泣着说，“大夫，我的上帝！我给你说实话，哪怕我曾是他的未婚妻，可别人也不允许那个……”

“好了，好了，茹日卡，”医生开始说道，他找不到使姑娘能理解的合适的安慰话，只是现在，似乎更清楚地知道，必须告诉她：其实，既然不幸已经发生了，为什么还要使之成为不幸呢！但另一个猜想又打断了他的思维：生活中，每个人都会弄清楚自己遭受的可怕事件、危险事故，并解脱它——这个姑娘，与那个马尔科维奇。还有年轻的女教师，阿季也算他们所有的。我们的下一代他们不得不从头开始，似乎这是命中注定的。如果碰到了绊脚石，他，一个老头，已学会了小心谨慎地绕过它；跌倒了，碰了鼻子，他，凭着68年的生活经验，也会本能地避免。

然而，他们这一代，完全不愿从他们父辈的起点开始……他们想点火，但却不利用燧石，不愿劳动，只是走向开关。他们甚至对自己拥有的东西也觉得无所谓。电视机、网球拍、青霉素——对于他们，这些东西是理所当然的，就像周围的洋槐树和柳树一样。对于这个姑娘，她工作

的合作社，已习以为常，就像脚上穿的拖鞋，身上穿的内衣，她甚至不知道，（其实也不感兴趣，顺便说说）她的母亲在她这个年龄穿的还是手织的衣服，打着赤脚。

姑娘抽泣着，穿好了衣服。

老医生不慌不忙地洗了手，完全没再想刚才的问题了，他两次拯救过姑娘的生命，现在，他感到自己有责任对她的命运负责。

但是，他能讲什么呢？他们会有共同语言吗？……也就是在某些主要问题上：每一代人，每一个人都应该在世界上寻找自己的位置……在自己拥有的世界里。当然，像……小孩子没有劳动也习惯使用电或者燧石，但在他们的世界里，一切东西都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在社会中，每一代人自己不得不——从最初开始——寻找自己的位置，5000年前或者再过5000年，同样的这很困难……是的，正是这样！确实这样……”

有人推了推门，老医生开门一看，是清洁女工。

“马上就完。”老医生对她说，他一秒钟也不能停止思考刚才那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关上门继续想下去，“是的，正是这样！……确实这样……”他自言自语地重复了一遍还记得的最后一句话，近来，他常常这样，思路会突然中断。

留下的只是忧郁的感情——就像固有的感情，还好——他能把最好的药给这个可爱的姑娘，但她不能再给她——对于她说来——比任何药更重要的东西。同时，他自己68年的生活经验，想享受“一点什么”绰绰有余，但是，他不能，也没有能力把经验传授给别人。况且，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正如传授药剂师的操作法，汽车控制机技术图，或者任何一种复杂的技术成果——精确度高达千分之一毫米的机械一样。

一切不应就此作罢，应该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是，这个办法本身是否存在？

“应该找伊奥莉谈谈，”他想道，“有些东西比她的数学复杂100倍，困难100倍……而且，它们常常难于理解。必须译成自己能懂的语言……必须善于翻译它——这种科学，特别是为了下一代——虽然有些东西别人已翻译讲解过了。现在伊奥莉确实也算是个生活的翻译家……不，我不愿让她想到这些，但她的动机是好的……就这点来说，音乐、艺术、文学的确是一种传授生活经验的尝试……但是，当然，还有疑问：谁传授什么……”

“是这样，我怀疑是阑尾炎。”等姑娘穿好衣服，老医生加重语气说道，“还得再观察几日，只是无论如何不必担心，听见了吗？一个人身体不

好，又不是什么可耻的事，什么都别想，会好的。”

妻子和马莉什卡在家里焦急地等着老医生，桌上已摆好了饭菜，老医生装着没看见她们疑虑的目光，只是上了汤后，才随便说道：“那可怜的人怕死……那个姑娘，焦廖克……没什么……我想，又不得不动阑尾手术了……”

午饭后，老医生好好休息了一下——现在，为了不过度疲劳，他很重视休息，他按列鲍维奇佩斯的地址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说，由于客观原因，暂时不去旅游了，但是，不要追究这个原因，解决问题总之是不容易的。

“你知道，鲍维，不要生气，”笔尖“唰、唰”写下去，“要知道，你也是那样，只有在拥有自己的财产及利息的地方才感到舒适，我想说，是比较舒适，我也正是这样。当我们无论怎样也不能感受到舒适的时候，该这样，现在不必关心这一点……在什维齐，人们正开垦坟地。而这里——这里，我挽救的生命，要住满两条大街，他们几乎忘了这点。我想能对你这么说——在此，敬请原谅我纯朴、激昂的陈述！——老天没给我后代，因为我的儿子牺牲了，但我依靠注射器，硬挺了过来，我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人们，1000年后，

我将比杀死我儿子的那些人的后代多上千倍。

你会说，玩弄词藻，是不是？可能吧，但当一个人快70岁了，就非常、非常想鼓动玩弄，至少我是这样的。

况且，这是有原因的——今天早上又增加了一个原因——给你写了这封信。至于你的意见，我基本明白之后，我假设，他们多数是正确的，虽然，我自己对此并不相信。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就这样吧，我绝不会去说服你，而且，我也没法说服——我们这种年龄的人很难改变自己的生活原则……”

他走出家门，到邮局交了信。

今天出诊的地方不多，但所有这些人家都住得很远，必须走遍整个村子。他今天没怎么活动，散散步对身体有好处。

老医生出完诊，不慌不忙地朝家里走。当他来到坟地附近时，已是傍晚时分，他转向格拉斯基大街，看见马尔科维奇家窗户大开，房屋出灯火通明，这个年轻运动员的声音十分响亮，传到屋外——大概，他在讲什么可笑的事，时不时大声笑着；医生觉得，在他的男中音中夹杂着女高音……但是，老医生不相信，他想：“今天够了，我好好地散了步，这样，很快就会睡熟，但明天得去趟彼什科尔季家。”

女继承人阿季到来时，马莉什卡一言不发。当时，大家都围着阿季转，谁也没注意到她的沉默，但午饭后，医生妻子突然发现，马莉什卡没有用抱怨、关切的叹息与她配合。

她一直就这么默默不作声，晚饭时，她上菜、收拾——一切都很正常，如何没有她的沉默。这种沉默，影响了大家品尝大馅饼和烧肉的兴趣。这些东西是专为客人到来而准备的。

老医生勉强吃了些东西，妻子也匆忙吃完晚饭，因为今天电视里要放一部好电影。马莉什卡也喜欢看电影，但这次她没有心思坐到电视机前，她洗完碗碟，煮好咖啡，拖完厨房的地板，一切全做好之后，电影也正好放完，还来得及收拾一下澡堂。

埃米伊把脸埋在水蒸汽里，洗好脸后，涂上了厚厚一层护肤脂。过了一会儿，老医生已换上了睡衣来到厨房，要喝杯苏打水。他慢慢地一口一口喝着水，马莉什卡站在他面前，手里拿着瓶子，准备再加水，突然，她问道："大夫，我好像……在指望着什么，我说这个没有关系吧?"

老医生把杯子递给她，用手势示意她再加满。很显然，他没明白，她的问话，或者自己想错了，因此，默不作声地等着。

"当然，如果您离开这里，"马莉什卡似乎下

了决心要讲完，她苍白脸上的那块伤疤看起来十分明显，从面颊一直到脖子。她继续说道，“您替我想想，我也得想些事……提前……要知道，我……您知道，至今……我，您知道……”

她一下子停住，不吭声了，竭力不让自己掉泪。

“是这样，马莉什卡，”老医生沉思着，自己倒了半杯苏打水，说道，“是这样，我想给你说……我不会找借口怀疑什么，放心！我不会不为你着想，这是第一；第二……我只能住这个地方……”

“哦，大夫，你怎么这样说……”马莉什卡似乎平静了，她突然悄声地说，那种神情正像她同女主人商量反对医生时那样，“只是女主人……她在想这件事……她想……”

“是的，是的。”老医生不满地嘟哝着。他把剩下的苏打水倒入杯子，走出厨房。

很快马莉什卡想起要洗几双鞋，那些鞋放在医生的卧室。鞋还没洗，她又有了另外的事：她听见刚刚还悄无声息的卧室，有人在讲话。女主人在说——马莉什卡听不清——男主人很生气，提起什么，“特拉班特太太”——当然，指的是阿季——要成为“斯科特太太”了，但是，完全也可能变成“伏尔加太太”，大概，对于她，这点并不重要——“伏尔加医生”比“斯科特医生”年长10—

15岁。

星期五

整整一个晚上，风在窗外呼呼掠过，刚冒出的新叶窸窸作响。星期天下了一整天的雨，路上全是水洼，可现在，风已把车辙吹干了。

拂晓时分，风开始停歇下来，但空中几块浮云仍从西向东迅速地移动，一会儿是这块云，一会儿又是那块云，好像会突然停下来，滞留在远山之上。但这时，它们又会被几阵狂风吹散了。

晚上，老医生梦见了茹日·焦廖克，他梦见自己成了年轻人。姑娘像嫩葱似的、雪白富有弹性的肤肌，那样轻柔地贴近了他的身体……梦中，他不是一个医生，也不是一个大学生——而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虽然这时不同于遥远的过去：要知道，他已68岁了，可他仍感到十分惊奇，他竟还那么年轻。但同时，他又害怕了，害怕这一切只是一场梦，迟早会醒来的……

"Eintreten!"① 这一声他听得十分清楚，猛然从恶梦中醒来。风在哀号，顶间的门轧得吱吱作响，重重地撞在墙上，大概，是马莉什卡忘了

①拉丁语，进来。

修它。

老医生还没有完全抛开梦境；他只是隐约知道：天还很黑，窗外，风在呼呼掠过……不久，他又开始打起盹来。他迷迷糊糊地睡着，可真正却是在想茹日，但昏沉沉的思绪很快便隐没了知觉。姑娘没回到他的梦中。

早上，老医生决定，从今天开始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所有的事尽量在上半天完成，争取能在门诊之后结束一切，这样，过了上半天，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安排了——休息、散步，参加各种爱好活动。当然，这些都得是在没有急诊的情况下才行，但是，他的工作范围缩小了，想必，不会感到很累。

6小时——工作，18小时——休息。

“是的，这完全不能忍受。”他想，“有计划的工作会很快使人精力恢复……休息，固然也会让人恢复，但只有在做完事之后休息才行，否则——休息，作为目的本身——就是垂死挣扎，只有……至少，是垂死挣扎的潜伏期。”

“另外，”他已不带一丝嘲讽地继续想着，“早上，你工作，下午到第二天早上——休息……这不是生活，而是完全的享乐腐化……一直到坟墓。”他制订好未来生活的计划，尽量不改变它们。

他知道，必须得想法说服妻子。他差点儿忘了，再过几星期，他就要去接替区上那个初出茅庐的医生了。他心里盘算着，到那时，一切都该怎么安排安排，只有这样，他才能按刚制订好的日程办。

清晨，合作社的畜牧师骑着自己的新摩托，向埃恰尔斯农庄奔去。突然，他撞到路上的一堆砾石上，身子掉了个头，手也摔伤了。吃午饭时，他才突然觉得惊奇：完成一天的工作之后，他仍感到自己像往常一样清醒，充满活力。合理的日程安排给他带来良好的精神和体力状况，但他不得不承认，他的结论并不完全正确——要知道，他早上制订的新的日程安排，暂时和以前没什么不同。

他停止了思考，打算睡一会儿——新日程安排中的必要一环，就是午后休息——正在这时，他妻子走进来，小声问：

"你给马莉什卡讲了什么？"

"没什么要紧的。"老医生耸耸肩，但眼里却流露出不安，就像小孩子做了什么蠢事似的。

"反正你给她说了什么！"妻子带着很明显的怀疑语气说。

她现在已确信，马莉什卡已得到什么肯定而满意的解释。

老医生摘下眼镜，放在吸烟的小桌上，开始解靴子上的鞋带。

“喂，你看见了吗？昨天晚上……她那副默不作声的样子……她这样不是没有原因的。”

“哦，我知道了，她只是在瞎想！”妻子突然叫起来，她忘了该小声讲话，“你还能找到比她钱拿得更多的保姆吗？！现在，姑娘从公证人那儿少拿300福林……而且还有礼物，所有遗产！”

“公证人和姑娘不关马莉什卡的事。别说拿300福林——就是拿600福林，你也别想把马莉什卡换成那姑娘。”

这么一个马莉什卡利益的保护人完全让医生太太愤怒了，她那浮肿的脸上出现了红斑。她拿起一支香烟，虽然她很少抽烟——只是同那群朋友在一起，或者，像现在，生气时才抽。

“你帮她说话还不够，”她叫道，“但我一点不想和马莉什卡作对，她完全弄错了……如果她以为，我说了她什么坏话……她啥时候从我这儿听到过什么蠢话吗？……但是我们，很可惜，不可能让她管理这份家务——用整整一份退休金。如果我们能雇个不住宿的帮手就好了。”

老医生没有躺下，他观望地坐在沙发边上，竭力注视着放在小桌上的眼镜，以回避妻子的目光。

“我们暂时不去佩斯。”他开口说道。

妻子也坐到椅子上，准备好好谈谈。

“杰诺，你说实话，”她不安地开了口，“你打算在这儿呆多久？”

“这不由我决定。”

“由谁决定？”

“不由我。以后，因为没有准确的期限……”

“怎么说没有期限呢？”

“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派人来……”

“昨天你还知道，你说，一两个星期！”她继续追问，现在，她已有些怀疑，但没猜出真相，“我恳求你，杰诺，你给我说实话，区里怎么打算？”

“这不是我个人的事。”

“是不是个人的事这没什么。他们有什么打算？”

老医生沉思地看着窗外，窗下的花园里，白色的丁香花正在怒放。

“你听我说，埃米伊，”他看来有些为难地开口了，“我知道，你希望尽快离开这里……在某种情况下，这可以理解……处于你的位置，这么讲……可我还是要请求你：再忍一忍。”

“但是，看在上帝的份上，杰诺，要忍到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你才想……”

她完全糊涂了，时不时擤擤鼻涕，号啕大哭。她也开始望着窗外，脸上显出一种固执、委屈的表情。

"我担心，这么不会长久。我能怎么样，已经不久了……以后——以后我还有时间……别把我想错了，我们已不是孩子，我们坦白地谈谈……那时，以后，你不需要适应任何人。也许，我这么说很自私，但我还是希望你能有时候适应我，考虑到我，好吗……等通知一到，我们就搬走吧，现在我不想再讲这个。"

激动的埃米伊什么也说不下去了，过了一会儿，便泪流满面。

"也就是说，你以为……我，"她抽泣着断断续续地说，"你以为，我是为了自己，……但却是你需要……需要安宁……哪怕一点点……"

"那好，好，我需要，当然……如果是这样，我们不谈这个。"老医生带着明显有些生气的语气说。他脱下方格外衣，放好它便躺下了。"这样对于我还好些，安宁些，如果我们永远不再谈这个话题，特别是现在，我恳求你，我们不谈这个，我累了。"

的确，这番谈话使他感到疲劳，他甚至觉得，比同病人一起度过一个早上还累。

医生妻子泪流满面地走进另一个房间，反锁

上门。

父母让她信教，所以，她一生信奉亚格洛，虽然，她早就没再遵守教规了。

医生妻子只要一同丈夫发生冲突，便要在信仰中寻找安慰。那时她觉得，生活中的一切麻烦，都是因为丈夫不信教而带来的惩罚。她又回忆起婚礼上的事，丈夫第三次才打碎放在门槛上的杯子。生活已多次证实，这是一个不祥之兆！

她拿出一本祈祷书，放在桌上，但并没有翻开。她默默地坐了很久，脸上一副神经质的表情：哭一会儿，又痛苦地叹口气，目光呆滞地望着窗外的绿树。

这天天气很好。

像夏天时一样，太阳暖烘烘地晒着，但并不热。热量被凉冰冰的树叶和大地蒸发掉了。

今天，姑娘们第一次穿上新夏裙，每个人都突然有了很多事，得在户外去做——这个去小铺，那个去喷水井，另一个得急着去告诉祖母什么事。很多穿着新衣裙的人去花园干活，在那里，她们躲在接骨木花丛中，一边发出吸引人的神秘叫声，一边换穿衣服。

茹日·焦廖克也出门去干活，不过，她仍穿着去年的衣裙。茹日总觉得，连衣裙的腰太紧了，

她只得时不时松松腰。当然，她似乎比去年春天胖了些，连衣裙和身体之间完全没有空隙——不过，这只是她的自我感觉。

她默默地干着活，灵活地挥舞着锄头。她倾听着身后的水声和远处的牛叫声。茹日很生气：她们所有的人都在嘻嘻哈哈，可干活时，她们做的蠢事总比好事多，她们就为那些蠢事笑，听起来都恶心……

邻区的男人们穿着薄衬衣在干活，年轻些的都脱掉衣服，让阳光倾泻在他们黝黑的背上。

午饭后，年轻女教师也穿上新夏裙，她竭力回避着药剂师妻子的目光，出了家门。这次她没去格拉德斯基大街，只是飞快地瞥了一眼那条静静的小巷，便急急忙忙地断续向墓地走去。

沿路种着洋槐，它们的叶片在阳光下泛着亮光。树下，蜜蜂绕着鲜花"嗡嗡"飞舞。

就在墓地后边，有一条小河，岸边是一片凹凸不平的潮湿草地，再后边是一座灌木丛生的小山丘。那儿沿坡长满了浓密的乌荆子和野蔷薇，它们遮住了那些小小的林间空地。这块乡村土地——草地和灌木丛生的小山丘——被叫做别列克。

年轻女教师绕过墓地，深深呼吸着洋槐花的清香。周围的一切简直令她目不暇接——她什么

都想看，什么都想据为己有：山坡上嚼着嫩草的山羊，一条条纵横流淌的河流，从树上飞去的小鸟和鹳——它们常常在别列克上空飞翔。墓地也是那么美丽。和风轻拂着橄榄树梢，长长的柳枝迎风摇曳，平整过的坟墓上，盛开着五颜六色的鲜花。

伊奥莉看着一块块墓牌，墓上放着很多石制纪念物，但她没注意到这些，现在，在这一幅风景画里，她能感受到的只有芬芳的洋槐花、毛茛花、芍药花、摇曳的柳枝和茂密的橄榄树——一切都是最美的。她心里没有一丝坟墓和墓上纪念物的痕迹，现在，它们对她来说，只是地上的一些烂骨头和木板罢了。

她准备着"考试"，立刻便向别列克走去，她想再采些植物做标本。

鲜花织成了一幅五彩缤纷的地毯，它们大部份都分布在草地上，特别是沿河一样，一直延伸到小山丘下。那儿盛开着黄色的毛茛花，草地上淡紫色的花块是鼠尾草和铁钱莲，雪白的母菊也竞相开放。

伊奥莉采了些植物，放进厚纸夹，再用报纸把它们一个个隔开。

爬到山坡上，她找到铃兰和紫罗兰。以前，紫罗兰是放到标本集里的，可现在，她却采来扎

成一个花束。这时，她突然发现了她要等的人，于是，急忙躲进灌木丛里，偷偷地望着。等了一会儿，她从灌木丛里探出身来，摇动着手里的紫罗兰花束。

河上，年轻的马尔科维奇随身带着晶体管收音机，靠着桥栏站着。他迟疑地环顾四周，很久也没发现那双挥动的手。

他的脸色还有些苍白，但明显已有了生气和力量，最重要的一点——这点并没使母亲高兴——现在，他重新产生了对生活的渴望。

当老医生醒来时，天色已近黄昏。他在厨房喝了半杯牛奶，便拿起一本长篇小说，走向花园。早上，妻子晒着太阳，舒舒服服地休息了一阵；躺椅还放在花园丁香花树下，小路的尽头。

太阳已落下山，它的光线不再烤人。巨大的阴影投射到墙上，墙也被阳光染成金黄，那色彩就像聚集在地平线上的云霞。

温暖柔和的微风轻轻吹拂，白桦叶在风中窣窣作响。

洋槐花浓郁的香味迎面而来。

老医生坐到躺椅上，将书翻到夹着书签的那页，便开始读起来。但此时，他不得不翻翻前面，到底在讲什么内容；他什么也记不得了，好像这

本书从未读过似的。突然，他闻到一股浓郁的洋槐花香。

老医生把书搁在膝盖上，往椅背上一靠，开始环顾四周。他深深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

一个穿着宽松裙的中年农妇从栅栏边经过，透过稀疏的树叶，老医生能看见外面的街道，所以，他一下子注意到了这个妇女。很久以来，大概有几十年了，她一直恨老医生，因此，她总是从附近的村里请人看病，只是不久前，也就是通过合作社领到社会保险单之后，她才开始到他的诊所来。她患有风湿病。老实说，她恨他是因为她母亲的缘故。她母亲是村里的巫医，那时，老医生还是个25岁的小伙子，他从培训班毕业后，来到这个村子。当时，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这巫医在给一个雇农的儿子治病时，因手上的脏化妆品使小男孩感染了破伤风。老医生当面指责了她，于是，两家成为仇人。

两个女学生跑过栅栏。她们相互追逐，激烈地争论着什么，显得十分兴奋。

老医生不认识这两个小女孩，虽然她们不止一次来过他的诊所：得了肺炎、出水痘，或者得了其它什么病，要么，就是来种疫苗。他只记得很少一部分孩子的模样：孩子们长得太快了，天天都在变，他哪认得清呢？

过了一会儿，街上变得空荡荡的。

那边过来两个小伙子，他们并肩走着，一副冷漠、傲慢的样子，两个人都打扮得很漂亮——大概，有姑娘在哪里等着他们吧。那个靠近一点儿的小伙子，她妈妈在出嫁前就患了病，但老医生把她治好了，虽然她那时已病入膏肓。另一个小伙子差点儿死于白喉，那时，他只有四五岁，父母恳求老医生从犹太人区来到这里，因为附近没有一个医生，当时，小男孩已奄奄一息——神志不清地躺着，喘不过气来。老医生对这样一个情景记得特别清楚，两个宪兵押着他去给一个病人看病，病看完后，他们已等在厨房里了……

老医生坐在躺椅上，看着过往的行人，默默地回忆着往事。

和风带着丁香花香味迎面拂来，一会儿，又伴着洋槐花的清香。

远处传来嘶哑的叫声，收音机里在播放音乐实况。

就得让花园四季都有鲜花，老医生听说过，有些花园，从3月到11月，都是繁花盛开……有些地方，从早春的樱桃，到冬季的苹果，一直有水果成熟。

不好好照料，树就会生病……

树一旦生病——园丁就得喷洒杀虫药，或者

用剪刀剪去病枝……老医生只懂得一点点园艺知识，但却对这些很了解，那就是：树也会生病，园丁给它喷药、剪枝。是的，园丁给树治病，移栽、剪枝、治害虫……然后，园丁死了，树却继续活着……

那个乔尔达什就知道，何时、何故得剪枝，插苗、灭虫。他说，他自己在种树。他不是为自己种树——一般人都会这么想，因为，树要十几年、20年后才长成材，可是，乔尔达什壮得象头牛，他完全可以活到那个时候。

“有远见的人，要种树，”老医生想到，“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呢？……”

天很快开始黑了。

街上，一些模糊的人影在晃动，白桦树白色的树干以及疏疏的树冠还依稀可辨——傍晚，每当夜幕降临，老医生的视力总是很差，他已经习惯这样：只要有一个机会能让他给自己诊断病症，他就不会感到很忧伤。此时，他并没有陷入沉思，只是等着眼睛习惯于黑暗。

老医生开始感到，风大起来了，周围树叶被风吹得沙沙作响。

如果此时茹日、焦廖克坐在他身边，她一定会用自己温暖的手抚摸着他的额头……

“或者，伊奥莉，”老医生想道，但只是按习

惯在想，此时他什么也感觉不到。近来，不知为什么，年轻女教师与他疏远了，但此刻，他想的更多的还是茹日·焦廖克——她的惊恐和身体的颤抖……很美的姑娘。穿着衣服都让人想起，她的身体有多美。

老医生早就注意到，他有时会突然被一种不可抑制的愚蠢激情所困扰，有段时间，他始终无法摆脱这种状况。近几个月来，年轻女教师是这种炽热情感的源泉，现在，可能又变成了茹日·焦廖克。老人们常把这种感情当作爱情，但他却固执地认为，这完全不是爱情，绝对不是。难道爱情的光芒正如月光一样是太阳光所反射的？年轻人炽热爱情的“软弱表现”在于：消瘦、体内的细胞一年年衰老、死亡。这些细胞一直促成这种感情的成熟、牢固，感情继续发展，几乎和过去一样强烈。神经性反射继续促进这种感情，取决于它们的最初来源——身体。

“老山羊。”年轻人抱怨地说。

是的，一个老头儿拜倒在女人的石榴裙下，的确，很可笑——又可爱又乏味儿。但要知道，炽热的感情，无论对于二十岁的小伙子，还是对于老头儿来说，它都是一个独裁者——只是，你一点儿也不能在它的面前低头，甚至不能承认，这个独裁者折磨着你，使你不能低头。

20岁的小伙子就可以低头，他们俯首听命是可爱的。

“我要有孙子该多好，胖胖的小男孩，现在在爷爷的膝上熟睡，甜甜的脸、暖烘烘的身子！或者，一个小孙女也好，只要能感受到那是活生生的生命，能把脸埋进她柔柔的细发丝里……

笼罩着四周的薄雾逐渐散开，栅栏、房屋、树木、灌木丛的轮廓，一个接着一个，向远处延伸。老医生早就发现，白桦树上方的天空中出现了北极星，然后，很多星星随之出现，它们在黑暗的夜空中熠熠闪烁：月亮还没升起，大概，还躲着吧。

老医生突然陷入一种莫名的情绪之中。

他清楚地感到鲜花、白桦树、村庄之间的联系，以及自己同天上星星的联系——感到这一切都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上百万次靠近地球的众多天体，在无垠的宇宙中运行，它们闪电般地运行了几十亿年，很多炽热的、燃烧着的耀眼的恒星，从表面上看它们和别的远远近近的恒星毫不相关，它们只是孤独地沿着自己的轨道运行，但这只是表面现象。而事实上，它们并不是单一的，它们与整个世界密不可分——不，它们中的每一个。只是处于不断运动中的无垠宇宙的一部份。维持着北极星沿轨道运行的力量，同时，也

支撑着白桦树叶长在枝条上。蚊子从浅草中飞出——地球、太阳系和成千上百亿个星球都脱离了自己的轨道，只谁能知道：究竟到了什么程度……

老医生沉思地看着天空中的光晕，他突然觉得，在快燃尽的那些恒星中，沿着自己的轨道运行着的另外一个世界，它们是黑暗的、人类的肉眼无法发现——冷却后的恒星，变成了石头。

这是死亡的恒星，但是，它们同那些同样燃烧着的恒星一样，是宇宙中的物质。它们现在、将来仍将继续影响着围绕于它们的星星。

从伟大的采雷的观点来看，物质的瞬间状态和外形毫无意义，或者说，在整个宇宙的力量体系中，起作用的只是物质的原子——活的地球用同样的力量带动着死去和活着的物质。

“64公斤物质在它的瞬间外形和形态中——这就是我。”老医生毫无嘲讽的想着，带着一种语言无法说清的，但又很清楚的感情，他想，只有对于有思考能力的生物来说，“瞬间状态”才有意义——特别是组成身体的特殊材料的“瞬间状态”。但这些形态在无限的宇宙这一整体概念中，却又是微不足道的。

一个傲慢自大的人，他早就没有时间和地点的概念了，他认为自己是天堂星星之间舒适的雌

幕；他在我们地球，在这下面，为自己塑起了大理石纪念碑，他竭力想长命百岁，至少，想留芳千古，他扶植大批亲信，但自己怎么也没想到，地球上微不足道的几千年——甚至几亿年，与无限宇宙的时间相比，瞬间和千古有什么不同呢?!

一个非常伟大的事物说不定是十分渺小的：塑造大理石纪念碑的人的生命，或许比不上瞬息而逝的生命。如果一个人最终明白了“瞬间”的界限——这一界限只能扩大，却无法打破，那他就能避免很多灾难，摆脱幻想。

“当然，”老医生带着一种习惯性的嘲讽想道，“如果摸索到这条界限的人，他就很容易打破它。40年前我的脑子里可不是装满这些问题……

这样，我们就能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生命唯一合理的选择是——抓住瞬间，尽情享乐……只有这样。但是，这样的生命却毫无意义，毫无价值。”

风吹得树叶沙沙作响，天空中星河灿烂，温暖的空气拥着全身。

显然，他在打盹，因为他突然听见了一阵脚步声。

老医生动也没动，只是睁开眼睛。

在离他只有两步远的地方，马莉什卡一动不动地呆站着望着他，她眼里的恐惧和下意识的担

心在暮色中显得十分明显。

村里人的意见各不相同，很多人习惯找老医生看病，就像习惯了家里的家具一样。他的退休使村里人感到十分惋惜，但他们高兴的是，反正医生还留在这儿。许许多多的往事连接着他们和老医生：他很快治好了他们的孩子的肺炎，还有大概20年前，他出诊看病，但没收费，这件事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一些人记得他讲的笑话，或者安慰话——他称赞某人勇敢，对他能默默忍受疼痛感到十分惊讶。

另一些人——他们稍少些——很快和年轻医生混熟了，鲍尔巴特离去后，他们感到十分遗憾。也许，他在村子住的这两个星期，他们没有机会到他那儿就医，但人们喜欢他：他年轻、身强力壮，长得也帅，还常常骑着摩托去看望病人。

况且，鲍尔巴特在村子里还没有一个敌人，而老医生有，他们对老医生不怀好意。

比如，曾住在车站附近的一个铁路工人，当年确信，正是因为老医生，1945年春天，民兵枪毙了他。一次，车站押送一批犯人……他在调车机车上向人群吐唾沫，正巧被老医生看见。当时，从分散到各车厢的人中，回来的只有老医生和他的妻子。于是，这个铁路工人便确信，民兵枪毙

他是因为老医生告密，从普里列切斯基来的女人——铁路工人的妻子，始终不能原谅他，50年代初，她的小儿子夭折了——很显然，这是老医生给他开错了药！……

而过去那个巫医的女儿，对他的仇视则是遗传的。

一句话，他有各种各样的敌人……

村里有这么一种谣传，甚至在村苏维埃都有人说，正因为老医生，才一直没派年轻的医生到这个村来。“他早就不必为挣钱操劳工作了，”水井旁的长舌妇们摇着头说，“不知道他在为谁卖命？他又没什么亲人，这么老了，还在奔忙……”

鲍尔巴特离开村子那天，彼什科尔季家的女工听到这么一种说法。马尔科维奇的母亲在井旁说：“老医生把鲍尔巴特赶走了，到处他都有靠山！”她现在还在生老医生的气，因为上星期天，他没给他儿子看病，甚至连药都没开。

星期五，女工到彼什科尔季家熨衣服，便迫不及待地开始拨弄是非；吃饭时，药剂师妻子又把话传给了丈夫，他们俩都一致确信：老医生家出了麻烦——老医生妻子来告诉了他们发生的事，顺便把新处方也送来——这番话一直在彼什科尔季的头脑中盘旋。

“是有问题，无风不起浪嘛！”

“我不相信，杰诺会……”药剂师妻子继续说道，“当然，尽管他工作不轻松。那些一辈子不知疲劳的人，想放松一下自己都不容易。”

当伊奥莉腋下夹着植物标本集回家时，他们还坐在桌旁。她望了望厨房，向他们打了打招呼。

“我们等过你，可没等到。”药剂师妻子带着责备的口吻说，同时，很好奇地打量着姑娘，“快点儿，火要燃过了。”

“谢谢，标日大婶，我……现在我不饿。谢谢您了。”

“没吵架吧？”药剂师妻子怀疑地问，她凭直觉感到，伊奥莉这么晚才回来，大概是同一个年轻人在一起吧！虽然关于她，还没什么谣传。

姑娘正抓住门手，听见药剂师妻子的问话，便抬起头，脸一下子红了，沉默不语。

“同谁？”药剂师妻子很高兴地笑了，她的胸脯激烈地起伏着。

“反正同一个人……行了！……哈哈……”

新发现并未使药剂师妻子平静下来，当姑娘关上自己的房门之后，她便去敲姑娘的门。

“别躺下，伊奥莉！我们的医生马上要来！”

沉默。

“我头疼，标日大婶，我现在……不，不，我

现在不能。”伊奥莉停了一会儿回答道，但还是没开门。

9点左右，老医生来了。他看起来很不高兴：午饭后与妻子的谈话，妻子还在为此生他的气，搞得老医生晚饭也没吃。

“埃米伊卡呢？”药剂师妻子关切地问。

“我和她在吵架。”

彼什科尔季夫妇不想再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已经知道了原因。午饭后，老医生还在休息，埃米伊就来这儿换这期的新画刊。

彼什科尔季一直在等他的棋友，已摆好了棋盘、棋子。他们开始对弈时，药剂师妻子煮好了咖啡，可老医生不喝，他不慌不忙一口一口地喝着马林果汁。

“你抽烟，杰诺……嘿，还是真正的玫瑰牌！我都要尝一支。”

烟盒里放着几支比一般香烟稍粗一点儿的烟卷，用优质古巴烟丝卷成的。这是别人从外国寄给彼什科尔季的。

“谢谢！我不抽烟！”老医生心不在焉地说道，他把眼光从棋盘上移开了一会儿，但随即又移回，并走了一步边上的“卒”，威胁到了对方的“象”。

“你不是有一阵在抽烟吗？”药剂师问道。

“不，似乎没抽过。”

“那，就是当过酒鬼？”

“不，还没有。”

“什么叫‘还没有’？你打算当吗？”

老医生观察着棋盘上的形势，没答腔，只是摇摇头，表示他不想跳马。

“如果一个人预先知道，这件事不会再发生，生活中永远不会再发生，现在这是最后一次发生了。那么他就会对此感兴趣了。”老医生使“车”更安全之后，想道。

“你见过海吗？”

老医生又摇了摇头，用审视的目光望着彼什科尔季，但是，老医生一点儿不怀疑列鲍维奇的话，药剂师问到海完全出于偶然。

彼什科尔季准备飞“马”。

“告诉我，杰诺，实话告诉我，你的生活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关于你生活中的女人，不平凡的女人，当然，你也可以不告诉我。”

药剂师妻子埋头看着从埃米伊那里拿来的新画刊，同时，紧张地听着他们的对话。

“我的生活中没有什么不平凡的女人，”老医生说道，“虽然……在那种年代，每个女人都是不平凡的。”

“哦，哦！我就记得一个，淡黄色头发的那

个……有段时间你在给她看病。”

“你说的是安佳尔卡吗?”老医生微笑着问道。但他并没有讲出在城里的那次意外相遇,这不好.要知道,他甚至对妻子都没讲。

“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感到寂寞。”他补充说道,同时,把“王后”走到安全位置。从他们相互认识那时起,药剂师就总是感叹自己太寂寞。

他们互相吃了对方几个棋子,彼什科尔季打败了小卒的进攻。两人下成了平局,不分胜负。

“这次你输了。”彼什科尔季说道,虽然他最终的局势也很危险。他急忙用颤抖的手把棋子弄混,按老习惯唠叨着:“别人说,杰诺,是你把鲍尔巴特医生从这里赶走的……”

老医生用手指揉了揉太阳穴,微笑着,没吱声。

“都在这么说,你知道的,无风不起浪嘛……”

药剂师意味深长地点点头,小心地把棋盘重新摆好。

“他们知道什么!村里的人……别在意,杰诺。”药剂师妻子眼也没抬,说道。

只是现在,老医生才明白,这不是开玩笑.他的唇边出现了深深的、痛苦的皱纹。

他的注意力全集中在棋盘上了：他现在不愿去考虑别的事情。

“没办法，杰诺，你得把位置让出来——这是这个世界的规律。”彼什科尔季说道，“人们都喜欢年轻的，女人们更是如此。我早就看破了这点。”

老医生没回答，走了一步棋，“国王”侧翼力量正在逐渐加强。然而，他问道：“伊奥莉呢？……”

药剂师妻子早就等着这个问题，她迫不及待地开始讲她的新发现：伊奥莉有男朋友了，只是不知道，她到底同谁幽会？药剂师妻子的嘴角冒汗了，浮肿的胖脸和白脖子都在发红；她显然很激动，大概是因为女教师有了男朋友，她有了机会拨弄是非的缘故吧。药剂师妻子早已50好几，但她是个健壮的妇女，与彼什科尔季相比，无论什么方面她都显得年轻得多。

“我怀疑，杰诺，据我观察……”她小声补充道，但立刻又改变了主意，“我暂时不说，我们等着看吧。这点肯定没错——今天他们俩在一起……”

这消息使老医生感到激动：他揣测，药剂师妻子在暗指年轻的马尔科维奇，必须得尽快找伊奥莉谈谈，虽然不得不面对面地谈。如果今天不行，

明天也得去学校找她。

前厅的门开了，马莉什卡走进来。告诉说，被怀疑患了伤寒的那个病人感觉不好，家里人请医生去看看。

老医生恋恋不舍地放下未下完的棋：在“国王”侧翼的进攻很奏效。他最后一眼看了看棋盘上的形势，说道：“明天再下，下一步该我。”

伊奥莉房间的窗户一片漆黑。

年轻女教师听见，老医生在告别，但对于她来说，外面的所有声音都消失了，她现在只是倾听着自己的声音。她脱掉外衣，躺在黑暗中的床上，那遥远而慌乱的感觉使她眩晕。年轻的身体紧张起来，回忆起那只男人的手，那只轻轻滑动的手——身体就一阵紧张，一阵发热，此时，伊奥莉感到非常幸福。

一会儿，她突然想起那个被疏远的老头儿，她不明白，为什么一种陌生而奇怪的感情会充满她的心：像现在这样能长久吗？以后会怎么样呢？

星期六

星期五晚上出诊后，老医生回家时，已差不多半夜了。紧张的抢救使得他神经紧张、精疲力

竭，他一下子服了两片催眠药，躺上了床。

他看完病后，在厨房洗手时，病人的母亲曾问他：

“大夫，你没有参加社会保险吗？别人年轻医生都参加了的，是不是？”

这问话使老医生感到很不高兴。不知怎么，近来很多东西都使他不高兴。

老医生躺在床上想着：“怎么都快清晨了我还不疲倦，真的，一点儿睡意也没有，完全没有。”

他开始努力入睡；脑子里集中思考某件事——就像平时一样——然后，感到后脑勺似乎有蚂蚁在蠕动，老医生入睡了。

从乱轰轰的脑子中清醒过来时，窗外仍漆黑一片。

显然，是马莉什卡——她放低了声音——与谁在露台上讲话。风呼呼地刮着，老医生什么也听不清。

他打开手电筒：3点1刻。

妻子坐在床上。

“嗯，你想想，杰诺，”妻子责备地说，“如果派一个新医生来这里工作，一切仍像从前一样，大伙儿找不到新医生的住处——能去哪里，还不是来找你！”

妻子头上包着一块方巾，自从阿季来过后，

晚上睡觉她就换了另一种包法。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新鲜奶油味。

马莉什卡大概听到卧室里没有动静，想主人们确实睡着了，就轻手轻脚开了门，走过露台，从那边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这个女人太不幸了——怎么她就这样受折磨？她究竟有啥罪？……”

马莉什卡站在门槛旁，说：

“我说过多次，医生病了，他一分钟也没休息过，不要再影响他了，没用的……”马莉什卡表情严肃，语气恰如其分——埃切尔斯基农庄里的莫尔埃家来了人……

老医生下了床，披上便服，到了前屋。他简单问了问病人的情况，以便带上必备的东西。

年轻的莫尔埃开着双座式摩托车来的。这是个30岁上下，宽脸膛，矮而墩实的人，他说得很急，上气不接下气——可能，因为太焦急了。他已去过邻村萨卡奇医生那里，正好碰上不在家；本来我们考虑，等下个月把妻子送到区医院去的……大概不走运，晚上8点钟左右，她又疼痛难忍了。我们就想，现在不管怎样注定要在家里生产了，住在村子里的以前那个接生婆也请了去。他在家里急得不知所措，只听见妻子一声声痛苦的叫喊，到了半夜，接生婆不得不说，立即去请

医生。

“医生，请相信，我们给您的酬劳不会比别人少。”最后莫尔埃补充说。

“你不用给我酬劳。”老医生气愤地回答。

莫尔埃一家勾起了他痛苦的回忆。

他默默地穿上衣服，同妻子道别——此时，她在沉睡，或者是装出沉睡的样子。老医生去了诊所，拿了必备的器具，可能不得不在最简陋的条件下，开刀或剖腹手术——当然，是指产妇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显然，目前把产妇送进医院比就地做手术危险更大。

马莉什卡手上抱着一床方格毛花毯站在门旁等着。

“喂！你给我听着！”她冷冷地转向年轻人，把毛毯盖在老医生的膝盖上，“现在，这条路上有人缺胳膊、少腿的，所以，不要开得太快——千万别让医生出啥事，那我不会轻饶你的！听见了?!”

年轻的莫尔埃完全同意，只剩下没鞠躬了。他一下子冲向摩托，摆弄了几下，很快地坐到座位上，转身望着老医生，显然是想引起老医生对自己的好感，说道：

“妻子们都是可怜的，真的……要知道我们都是人，医生！你得一直按紧你的帽子，挡风玻

璃会起到保护作用，但还是要按紧，那样就安全了。”

老医生什么也没说，连看也没看他一眼，只是抓住帽檐。他很气愤，感到非常的疲劳，脑子嗡嗡作响，太阳穴针刺般疼痛。当然，这已不是第一次了。

摩托车马达声淹没了风啸声，年轻人开得不是太快，但显然，他是在尽量控制住自己。暮色中，一会儿隐约显出一幢房子的围墙，一会儿又模糊看见道路旁的树木——顷刻间又默默消失了。

风猛烈地吹打着面前的挡风玻璃，吹打着肌肤，摩托车如离弦之箭。

“应该告诉他，”老医生自言自语地决定道，“告诉他，别开得这样……”虽然他很怕，但他最终啥也没说，他紧张地盯着几乎看不见的路面，使出全身力气用手紧紧抓住帽檐。

摩托车驶过了格拉德斯基大街，老医生想，今天必须跟伊奥莉谈谈，但立刻，他又想起了昨天在彼什科尔季家的谈话。彼什科尔季的话深深地刺伤了他的心。

他嘴里一阵发苦，立即没再想昨天的事了。瞧——人就是这样，今天——和明天，也许10个这样为别人呕心沥血的人会发展到1000个。我认

为，所有人的本性、个性都存在于人的潜意识里，是凶残自私，还是善于自我牺牲，哪一种能占上风——这只取决于环境状况。

“我又在说……为什么是我在说？……”老医生没头没脑地想着。这时，摩托车一个急转弯，老医生的思维也随即转了方向，“是的，是的，后代，完全不一定这样，昨天有10个呕心沥血的人，明天就一定有10个……也可能，明天只有5个了呢？……按血缘关系的后代……就算这个莫尔埃……也许，是呕心沥血的……虽然我无从知道……”

老医生的思绪杂乱无章，有一小会儿他什么也没想，只是紧紧抓住自己的帽子。

太阳穴针刺般的疼痛稍微减轻了一点儿，但神经仍然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之中，立刻——起初就感到的——后脑勺的疼痛越来越剧烈了。

沙沙……沙沙……沙沙沙——桑树使劲地摇晃，风，越来越大，越来越冷了——是的，暴风雨要来临了。从傍晚就开始变得异常阴沉的天空，此时，只有南方的天边稀稀落落闪现着几颗星星。

左侧一道闪电，暴风雨要来临了。

一股寒意袭来，空气里夹杂着雨味、洋槐花味，然后，又是一股刺鼻的气油味。老医生突然

惊了一下——路旁停着一辆抛锚的履带似的拖拉机。

路上，没有一个人来接应。

头疼得厉害，颤抖更剧烈了。老医生努力不想这些，而注意想更重要的事："早上就睡觉，还有可能……诊所下午再开门，马莉什卡会把一切安排好的……一定要与埃米伊谈谈马莉什卡的事，也许，白底黑字写好安排……埃米伊也太爱遗产继承人，那个侄孙女，我可完全不这样……"

头疼难以忍受了。

"同茹日·焦廖克……是呀，要与她谈谈，下星期我们会知道，一切化验结果都会出来。

"我都带上了……不需要去医院……大概已开始分娩了……我带上了……一切需要的东西……再过一刻钟我就会清醒了，多么可怕的颤抖"。

莫尔埃家里人在农庄的畜栏，也许是马棚前面燃起了一堆火。新开辟的居住区，显然还没有啥房屋，四周夜色茫茫，只有远方两扇窗户泛着微光。

接生婆起初没有检查出胎位不正常，也没预测到分娩会提前，家里人也不知道这些，他们啥也不清楚。年轻孕妇打扫房屋时，担心拖动沙发会磨坏地板，她就一个人去搬，显然，发生了不幸。

老医生作了最坏的打算，但情况并非特别严重。快凌晨5点时——产妇终于成功地生下一个女孩，婴儿脸上、胸口上满是瘀血，不过，婴儿是活的，而且极为健壮。

接生婆抱开了婴儿，老医生检查完产妇后，用温水洗了洗手，一整夜长时间的神经紧张，他完全精疲力竭了，只是这时，他才感到是多么的疲倦。然而，还不得不在这里再呆上一小时，或许少一点——那时，他才能把病人交给家里人。

“请给我倒一杯水。”他说道。

“我们还有些咖啡……如果不嫌弃的话，大夫。或许，最好喝点茶？”

“不用了，谢谢！就倒一杯水。”

莫尔埃的母亲、产妇的婆婆——一个农村妇人，头上几绺稀疏的头发，她50岁上下，已完全像个老太婆了——急急忙忙去了厨房。她倒了一杯水，但并未立刻端出去，因为，她发现墙上的搁架上有个蓝色的5公升大的搪磁锅，她把锅藏进了柜子里，又从餐具柜中拿出三个相同的有金黄色边的瓷器杯子，然后，她才把水给老医生端去。

大家给婴儿洗擦了全身，婴儿脸上的瘀血还明显可见。

莫尔埃的母亲在桌子上放好了事先已准备好

的襁褓，接生婆把婴儿抱了过来。小女孩“哇、哇”直哭，手脚舞动着，奶奶俯下身，看了看，开始小心给她包上。

“哦，上帝！这是怎么回事儿？”这时，她才发现了婴儿脸上的瘀血。

她连同襁褓一下子抱起婴儿，伸给老医生：

“你瞧瞧，大夫，你只瞧瞧……难道非得弄成这样吗？”

从她的语气里，老医生听出了责难，她要他负责！老医生顷刻间充满了无比的气愤，他真想揍这个女人。但他还没来得及回答，突然，吵闹的婴儿从老太婆手中掉落——如果跌伤了，那可就完了！——老医生吓坏了，他一下子冲过去，抱起了婴儿。莫尔埃的母亲也吓呆了。

“哦，上帝！”她叫道，然后轻轻抱过婴儿，紧紧贴着她，把她放回桌上——就在这时，背后传来“咚”地一声跌倒声。

“医生！……”

胖胖的接生婆试图扶起老医生，可她一个人扶不动，两个人仍然不行，于是，去叫了隔壁的男人们，他们正在喝酒庆祝新生命的诞生；他们已知道，生了个女孩。

大家抬过沙发，莫尔埃的母亲拿来枕头，把老医生安置在沙发上。老医生的头下垫了两块毛

巾，以免脸上的血弄脏了枕头：可能是眼镜划破了脸，也可能是脸碰到了桌子角。

接生婆按老医生的脉，可脉搏已找不到了。

“必须请大夫，立刻，或者叫区医院的急救车。”

“可以让他先躺一会儿，再送……”

“萨卡奇医生又不在家，我去过他家的！开始我还想请他来接生。”年轻的父亲望着失血过多的妻子，说，“也许我们可以用摩托送他上医院……给他随便裹一床被子……”

“你的心才好哦！”

“我看，他是中风了。”莫尔埃的父亲说，他站在沙发旁，双眼由于喝了酒，湿润润的。

瘦弱、其貌不扬的老医生，一动不动躺在沙发上，他的脸变成了灰白色，从眼睛到面颊一股手指粗的血淌着。他的左脚奇怪地垂着。

接生婆给他解开了衬衣扣子后，不知道该再做什么。

“赶快骑摩托去找马莉什卡，她知道该给那里打电话。”

“她会怎么怪罪我哟！”

年轻的父亲再望了一眼妻子，不情愿地出去了。

大伙儿都沉默了，只有襁褓中的婴儿还在一

个劲儿地哭闹。

几分钟后，窗外响起了摩托车马达声。

莫尔埃母亲看了一眼躺着的昏迷的医生，开始轻声说道：

“真是自讨苦吃……最后一个人他都不放过，把新医生也给打发走了……”老太婆把婴儿抱近灯下，仔细查看婴儿脸上的瘀血，“哼，医生能这样吗？搞得孩子……满脸都是伤……哦，我的心肝……小可怜……使你这样……”

莫尔埃的父亲抽起了烟。

“以前很少人请他接生……”

产妇低声说要喝水，杯子里只剩下半杯水，可她不喝老医生剩下的……接生婆又从厨房里重倒了一杯，给产妇喝，年轻的母亲双手仍在颤抖。

“一个很可爱的小姑娘，”接生婆向产妇低声耳语道，“现在好了，谢天谢地……”

“这里没你的事了，走吧，免得麻烦！”莫尔埃老太婆抱起小孙女，轻轻摇晃着，在屋子里来回走动。最后，她在沙发旁停下：“哦，上帝！罪孽……我们的灾难还少吗？……”

老医生艰难、不均匀地呼吸着，他张大了嘴唇，唾沫从嘴角涌出，接着，又痛苦地呻吟起来，喉咙里发出无力的嘶哑声。他额头上浸出大粒大

粒的汗珠，整个脸变得像土一样灰色，只有眼睛下才有片红的——一块伤痕，血从伤口流出，沿着痛苦不堪、扭歪了的脸流到了敞开的衬衣领口，血已经变黑，凝固了。

左脚仍奇怪地垂在沙发上，似乎是脱臼了。

莫尔埃老太婆一直站在沙发旁，摇晃着婴儿，听着远方的雷鸣。

“唉，你太可怜了！太可怜了！”她突然叹了一口气，“要知道，你的确是个好人。”

老医生睁开双眼，不安地望了望陌生的天花板、陌生的窗帘，又闭上了。脑子里——感到一种奇怪的压迫感，身体麻木、一点儿不听使唤。从遥远的地方仍传来阵阵雷鸣……刚才的灯光、声响都是虚幻的……一切都是虚幻的，就连自己的身体也是，只有心脏的搏动、脑子的压迫感才是现实的。周围的一切都在跳动、喧闹、旋转——这种感觉延续了很久、很久。后来，突然一声雷鸣——巨大的雷鸣：一道强烈的闪电掠过。但这一切，他的知觉、本能都感受不到，不过，仍清楚地明白这种自然现象：闪电，意味着暴风雨的来临。应该告诉马莉什卡，提醒她别忘了花园的躺椅。

他又闭上了眼睛，四周的一切仿佛在梦里一

般、一块块的天花板在颤抖、晃动，陌生的窗帘飘动着，不容置疑……需要新鲜空气，只是快点，快点！新鲜空气，明亮的光线，为什么啥也看不见？听见的声音——似乎从地下室传来的——有谁在讲话？这般熟悉……接着，突然，从遥远的地方，从另外一个世界，传来一个非常温柔的声音。

大脑又开始思维了。从灰色的迷蒙中。首先跳出了第一个念头：不能动弹！为什么不能动弹？这是此时最重要的问题。

就这样躺着，等待着……

应该给头上压一块冰……

应该把血放掉，立即！就现在！手提包里有苋属。

他试图抬一抬手，抬不动。身上似乎压着千斤重，身体本身也重得出奇……左侧完全失去了知觉。

右手终于动了动。他想叫刚才在这里说话的人，但从喉管发出的却是嘶哑、陌生的声音。

他看见一个个头，一张张陌生、模糊的脸，不停地晃来晃去，一会儿近，一会儿远。一个女人，鼻子上长着一个赘疣，披着黑发，嘴蠕动着，但声音又是从另一个遥远地方传来的："……大夫，他的半边脸肿了！……"

现在，他才明白了自己发生了啥事。胸口剧烈的疼痛愈来愈厉害，他只感到痛，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它的感觉，这不好，这个时候，这比什么都糟，不能这样——总之……

应该告诉他们，我需要工作。血，血，

就在这里，在手提包里……如果没有冰块，冷水也行，可这里上哪里去弄冰块……

他绝望地听着、听着自己的声音："拿一块冷手巾来，快点，赶快！"

但是，他们听不见，或许是听不懂，因为，一只有力的手突然把他从沙发上抱起："不能！"可声音像凝固了一般，叫不出来。

他再一次清醒了，感到头已睡在枕头上，得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做，但却无一丝力气。可突然，又忘记了到底应该怎样做——是知道的，身体简直不听使唤。

"现在大概，现在一定，"他想道，"现在还只是稍微。"

他没抱太大的希望，哪怕一小时，只一小时！要知道，到现在他都从没想到会有这种情况，到现在！有好几次他自己预感到，可总是极力隐瞒了真象，可如今，确实，完了，他从来都没想到会——完了！

他喘着粗气，大声地呼吸着。新鲜空气，多

点儿，多点儿空气！

不可想象——就这样！此时，立刻。他得准备准备。要知道，还遗留了多少工作呀！不能完成了。

他试图竭尽全力抵御快临近的末日，抵御麻木的身体——就一分钟……一秒钟……"唉，上帝！可他……"身旁有人在哭泣，有人在惋惜，有人在伤心地抽搭。

很快，抵御耗去了他最后的力量，他不再有什么知觉，这意味着全完了。安宁了，不管怎么说，这只是迟早的事。没救了，68岁，不再有什么可等待的了。人们抱起他，脱下他身上的衣服，用颤抖的手给他擦身，想着，他到底怎么了。可他一点儿也感觉不到毛巾的摩擦，铺开的手巾像一只爪子在抓，他的整个身体都被切割了。

"我没有留下任何没做完的工作，"他想，"活着的人会做该做的一切，我应该做的一切，已全部完成了，还完成得很好……当然，我仍能去海滨，不过，在那里我不能得到安宁，但现在，我感到十分地安宁，是的，十分安宁，这样，确实很好……不，我不这样认为，我这就去……这就……"

脑子又沉重起来，他感到身体在膨胀，即刻

又消逝了。

“那个身体！那个身体……全完了！”渐渐衰竭的脑子中最后闪现了一次身体，他突然往下一栽，瘫倒在地。

两天后，村里为老医生举行了葬礼。

坟墓周围环绕着结满小白花的洋槐，缕缕清香吸引着一群群蜜蜂。

年轻女教师要给2班上课，她没去老医生的坟墓。课后，她换上了崭新的夏裙，没与彼什科尔季打招呼就出了门。

茹日·焦廖克也没去墓地。她一大早就在合作社的花园里，熟练地挥舞着锄头，像平时一样，她仍讨厌嬉笑的同伴，讨厌她们总是为蠢事叽叽喳喳、哈哈大笑。

大风整天都刮着，吹打着嫩绿的树叶，吹干了星期六暴风雨后地上的车辙。

后村那个患癌症的老太太死了。她最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乱蹬、乱动。

晚上，风住了，夕阳映红的天边，飘游着一片片浮云，清冷的空气里，白桦树叶沙沙作响。

躺椅摆在靠近凉亭的地方。马莉什卡坐在长凳上哭泣，过了一会儿，她起身把躺椅搬到敞棚下，立刻，又急急忙忙去了厨房——汤里该放菜

了，呆会儿彼什科尔季、阿季和她丈夫要来。

街上人来人往。姑娘们一个一个去喷水井打水，然后两个两个地拎着水桶回去；花园中洋溢着醉人的洋槐花香；白桦树上空北极星闪烁，不远处，传来水桶的辘辘声，在给牛喂水。

谁也没去想那些从老医生手上开始的颤抖的生命，他们毫无声息地走入平凡的生活，并继续活下去——直到生命的尽头。

贞妻与荡妇

不是所有的读者都喜欢我，但我也不是所有的读者都喜欢。

格尔盖·别尔泽维①

1

“如今风尚蜕化啰！”奥尔舒娅大婶常爱看看埃什捷尔夫妇，然后重复这句话。她对漂亮、整洁的女人总抱有好感，自从与孙子吵翻后，她就特别喜欢埃什捷尔的妻子了。奥尔舒娅大婶对窗户临街的那家、对周围房舍的邻居、对经历过战争的几个亲戚也都好——说实话，她特别溺爱自己

① 格尔盖·别尔泽维（1763—1822），匈牙利经济学家、作家。

不听话的孙子，可也只有孙子才看不起她。我们的房东已经处于衰竭时期，像她那样有着温和性格的家庭主妇，如今几乎所存无几了。奥尔舒娅大婶所说的风尚蜕化，完全不是在责怪某人，相反，正是她渴求感情、渴求亲人的理解的表现。另外，还在于，风尚一年不如一年，新的一代比当初与她相投的每一个人都不如了。

下面将提到的房屋，是30年代末建造的，它完全不像其它淹没在市郊花园之中的别墅，但所有这些房屋都是同一时期建造的。

因为，起初房主们不想他们的房屋是同样的，而希望房屋尽可能比别人的大些。下面的标志可以把这些建筑物区分开：有圆屋顶的塔楼、屋顶旗杆上白铁制的小旗子，以及窗户上的铁栅栏，露台，还有玻璃凉台上缠满了野葡萄，或者野玫瑰的彩色窗户，也有的是家种葡萄、玫瑰。一年年，舞鹤草不断生长，云杉也长高了，房屋有的地方颜色已脱落。这些房屋变得彼此越来越像，就像共同生活了多年的一对夫妇一样。

佩列佩尔卡大街7号是奥尔舒娅大婶的房屋。它占地50平方俄丈，由于角落有个圆屋顶塔楼，整个房屋的形状，使人想起拉丁字母“L”。屋顶旗杆上铁皮制的小旗子，以前还是风向标，但好久都不动了。

岁月流逝，不大的一套住房变成了独立的三家合住的房子，这完全不像居民们想象的那样。确实，在50年代末，房屋曾收归国有，但这并未影响到住户们的利益，几年后，房屋又归还给了财产继承者，此后没再变动，住户们就拥有了自己所住的房子。

说实话，当时，奥尔舒娅大婶顺利地搬进一个住户的房屋，一点儿变更也没有。

（14年前，为免遭轰炸，她去了瓦什省的农村。她丈夫在一个铁路上的军工厂工作；布达佩斯被围困时，他失踪了，她一直不知道，丈夫何时、何地、怎样失踪的。这之前，她的儿子也在东部前线失踪了。1945年夏，战争结束后，奥尔舒娅大婶回到了首都，但没能住进自己的房屋——房屋已被因轰炸失去住处的家庭占用了——于是，她去儿媳妇那里。后来，儿媳又嫁了人，奥尔舒娅大婶不得不寄居在别人家，一间女佣住的小房子里。她一直保存着丈夫最珍贵的东西——像机、小船上的发动机、衣服、金表链——她默默地祈祷，希望有一天会在什么地方突然找到丈夫或者儿子，但是一个也没找到。1958年，政府把她以前的房子归还给她，她变卖了一切可卖的东西，还了她曾寄居的人家1.1万福林，又搬回到佩列佩尔卡大街。）

奥尔舒娅大婶没有改变已形成的生活习惯：她在拐角上的房间里住下，利用过去的前室作了厨房——在这儿住过的人们已把水、天然气从老厨房接了过来。窗户临院子的那间屋，住着电车售票员一家，他们砌了一堵墙把小卧室单独隔开，又用砖搭了一个面向花园的玻璃凉台，凉台上还开了一个歪歪斜斜的小窗户。

"L"形状长长的侧楼有两间屋子——窗户都临街——那里住着埃什捷尔一家。

从一开始，奥尔舒娅大婶就对埃什捷尔夫妇有好感。不过，她虽然不大喜欢售票员一家，却也与他们和睦相处，薄薄的墙常常传来他们家孩子的哭闹声，可她一句不满的话也未曾说过。

这三家就这样和和气气生活了四年。

但后来一件不愉快的事，完全打破了佩列佩尔卡大街的安宁。

电车售票员的儿子——已经5岁多了——没人看管，一个人在花园里，采摘漂亮的、成熟了的西红柿，然后一个个扔在旁边的院子里。那时，售票员家又添了一个女孩，婴儿吵闹哭泣时，奥尔舒娅大婶十分厌烦，就敲了售票员家的墙壁。

第二天是售票员的休息日，他到奥尔舒娅大婶家，说道：

"我们来动动脑子，女房东。毫无办法，我们

现在的斗室如此之小。我们已拼凑了不多的钱，想换一间合适的房子。知不知道，我的妻妹，一个年轻女人，一个人生活，还没出嫁……”

售票员很狡黠的样子，但当时，奥尔舒娅大婶并没注意到这点儿。只是后来，她才回忆起，与自己交谈时，售票员有些欺诈的意图。

开始，奥尔舒娅大婶还与埃什捷尔的妻子商量过此事，后来，她又找了老熟人——在律师所干了几十年，现在已退休了。总之，她决定写申请书，同意售票员与他的妻妹换房子。

一切如故，三户人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于是，售票员着手这项牵涉三方的调换之事了，然而，麻烦很多，得层层批准，得拖延、耽误。整个夏天，隔壁都传来孩子的哭声。但是，奥尔舒娅大婶一想到不久就会摆脱这户讨厌的邻居，也不感到烦躁了。不过，她一点儿也不想与售票员一家作对，她从来也未向埃什捷尔的妻子说过对那家不满的话。但是，小孩子嚎啕大哭的吵声实在让她神经不能忍受。可能，售票员的妻妹也不会让人好受，因为，如果她是个年轻妇女，也未必是一个人住，但摆脱这家人总归是好的。售票员的妻妹可能今后会出嫁，她要住的房间，不是单独的，看样子，区委会批准自己的房屋继承权。

那时，奥尔舒娅大婶并没坦率地说出这些，

但她已考虑过了；有时，她也小心地暗示，说她很乐意把房子卖给埃什捷尔夫妇，其他任何一个人她也不会出卖的。“现在没有什么见不到的！”但像埃什捷尔夫妇这样一个和睦、热爱劳动的家庭，打起灯笼都找不到。

早在奥尔舒娅大婶搬来时，埃什捷尔的妻子就想过，与老太太或者今后与她的继承人谈谈有多好。佩列佩尔卡大街宁静、环境优美，交通方便，而住房，如果稍加修整，看起来会更新。她把这些想法告诉了丈夫，但只像告诉其他别的事一样，顺便提到而已。再后来，他们谈到购买房屋问题时，已经认认真真谈了。不过，年轻女人没与奥尔舒娅大婶提过此事，她已从对方的暗示里明白：老太太本人已想出卖房子。既然她想卖，那就说呗。

四月的一天，计划已久的搬家进行了。这来得相当突然：奥尔舒娅大婶去肉店购买星期日吃的肉时，新来的女住户已搬进了屋。

售票员和他的妻子看见房东不在家，只匆忙告诉了埃什捷尔夫妇一声。

接着，埃什捷尔夫妇去了剧院。

奥尔舒娅大婶回家，去敲女邻居家的门，想拿厨房的钥匙，把肉放进自己的冰箱，以便保存到星期日。后来，她发现厨房的窗帘是放下的，

她明白，埃什捷尔夫妇不在家。

过去的前室，奥尔舒娅大婶已把它当作了厨房，她撕下粘在肉上的纸片，把肉放在一个装有冷水的盘子里，就在这时，她突然听到一种陌生的声音。这是小孩子的喧闹声，但显然不像以前听到过的声音，声音绝不是从其他地方，而是从院子里传来的。

不一会儿，凉台的门口出现了一位陌生的年轻女人，手里拎着一个漆有些脱落的蓝色水桶。

奥尔舒娅的心“砰砰”直跳，这一瞬间，她记起了，昨晚，售票员不知从哪儿拖来一个大的空旅行箱。

年轻女人披着头发，穿着一条褪色的裤脚都磨破了的裤子，拎着满满一桶水，走进屋去。

几分钟后，屋内又传来了吵闹声。

奥尔舒娅大婶非常紧张、觉得蹊跷，她整了整头发，走过露台，在凉台的门旁停了下来。

“晚上好！”

凉台中央，放着一个大铁盆，年轻女人正在给一个3岁左右的小孩洗澡。另外两个孩子——一个女孩、一个男孩，要大些，他们自己在洗，用手浇着水，鼻子呼哧呼哧地响，立刻睁大了吃惊了双眼，就连他们的惊叫声，也压倒了小弟弟的哭声——每次母亲把冷水溅到他脸上，他都会伤

心的尖叫，他使劲地蹬动，想从母亲手上挣开。

凉台的石板上已积了一汪水。

年轻女人听见问好后，慢慢抬起头。两个稍大点的孩子也安静了，只有小弟弟仍在哭闹。

“晚上好？”她不信任地看了一眼，继续给小男孩洗头。

“我是房东。”奥尔舒娅大婶加重语气说。

女人放下男孩，双手在裤子上稍擦了擦。她年轻、健美，动作很麻利。透过破烂的衬衣看得见雪白的皮肤以及玫瑰色的乳罩。

“晚上好。”她又重复了一遍，走到门口，“我是新搬来的住户。”

“对不起，这不可能！”奥尔舒娅大婶坚决地摇头说道：“不，不，不可能！您怎么能这么说？我不同意！可能以前有过这类事，但如今不是过去！”

年轻女人站在离奥尔舒娅大婶只有两步远的地方，冷冷地回答：

“我有住房证，其余的我不管，我清楚的是，房东同意调换。”

“是的，但是，对不起，开始讲明是一个单身女人。这点我已声明过，我一直坚持这点。”

“好吧，您就坚持吧！”女人耸了耸肩，走开了，她抱过小儿子，擦干了他的脸。“你们不冷吗？

小家伙们……沙尼，关上窗户！”

大孩子关上了朝院子的歪斜窗户。

“讲明的是一个没有丈夫的单身女人。”奥尔舒娅大婶站在门槛旁说道。

新住户给小女孩擦干了脸，她背着身，回答道：

“我是没有丈夫。很遗憾，太太。”

“讲明的完全是个单身女人。”

新住户向四周望了望，用挑衅性的目光盯着老太太。

“好。为了您的美丽眼睛，我把自己的孩子们扔进多瑙河去。”

“我没有义务……”由于激动，奥尔舒娅大婶语无伦次，“我没有义务！……刚一出门……刚一出门，整个房子就乱套了！这个房子不是区委分配的，区委对此无任何权利！”

女人生气地转向奥尔舒娅大婶。

“您给我出去，难道你没看见冷风吹着孩子们了吗?!另外，最好是关上门……从这边出去！”

奥尔舒娅大婶的头不停地摇动，双腿打颤，泪水流到嘴唇上，说出几个词：

“打架……费尽力气……为什么……”

她想说，当初建房子时，她与丈夫如何含辛茹苦，忍饥挨饿，可现在，连一块砖也未曾砌过

的人要使用它。她只是想，多么不公平：莫名其妙的人要把她的东西从自己的房子里搬出去！她想补充，欺负她一个孤老太太很容易，她既无丈夫，又无儿子，都18年了。现在谁想欺负就可以欺负，但是上帝会看见穷人的痛苦。她还想说点儿——她很不喜欢年轻女人的行为——但是，由于激动，她说不出来。她的胸脯剧烈地起伏。她默默地走了出去。

2

埃什捷尔的妻子，苗条，漂亮，长着一头金黄色的头发，25岁。他们夫妻十分恩爱，他俩是在巴拉顿湖畔工会疗养地认识的。已结婚五年，俩人处得很好。

过去，埃什捷尔的妻子在缝纫厂工作，三年前，她离开了工厂，成了在家做针线定活的女工。她继续工作，但并未太多地劳累自己，是为了生活不枯燥，为了不失去今后获得退休金的必不可少的工龄。她挣的几百福林能维持温饱，但全部拿出来买某些东西仍不够。

这三年来——自从年轻妻子从每天必去上班中解脱出来后——埃什捷尔制定了一个生活作息表，这个表非常适合他们的条件、他们的志趣。

为了挣更多的钱，丈夫还加班加点，甚至星期日都干，但不经常，主要是在季度末。

没有什么别的事来打破他们惯有的安排。常常，晚饭后，他们就决定明天要做的事——丈夫呢，他完全信任妻子。就这样，他们平静度日，每天晚饭后就制定第二天的计划，把生活安排得美美满满。

但自从圣诞节后，固有的、习以为常的生活节奏完全被扰乱了。

圣诞节前，他们买了电视机，于是，每天制定第二天生活计划的惯例就得推迟得很晚。(有时甚至晚饭都不吃，只是电视节目休息时，凑合吃点儿什么，就是一顿晚饭了。)电视机使得他们整晚躺在沙发里，收看大使的访问，了解烧砖的奥秘，认识热火朝天的合作制生产小组的组长们，欣赏良种母猪。如果有什么节目没看到，他们还要焦急不安，一切有趣的节目他们都从不放过。要是重播节目，就觉得枯燥，觉得很不舒服。如果做点别的什么有益的事，也比白白地消磨时间好啊！后来，他们俩都喜欢上了没有电视节目的那天；星期五、星期一，在他们眼里赋予了星期六、星期日的意义。这个空闲时间，只是现在他们才明白，变得如此珍贵——要知道，一个星期七个晚上，其中有五个晚上都被看电视占用了。

这两个空闲的晚上之一，他们事先不作任何安排，只是在街上漫无目的愉快地散散步，然后再去饭馆吃晚饭。

此刻，埃什捷尔洗了脸，重新穿好衣服，妻子去街旁的电话亭给父母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她的弟弟鲁季。

“喂，伊丽卡，我现在就把父亲 送 到久丽妈妈那里去。你们在 家？等 一 下 我，半小时后我来……”

埃什捷尔夫妇站在临街的窗户旁等待，丈夫手搭在妻子的肩上。

新搬来的女住户领着孩子从窗下走过。不能说她不漂亮，可她的打扮很难看：看得出，她买的是便宜货——可能，还是在寄卖商店买的，她穿的所有东西，都是去年、或者前年曾流行过的。一双中跟鞋，同样也是廉价货。她看了一眼窗户，目光立刻落在埃什捷尔脸上。

“她喜欢你。”妻子说。

“希望！”

妻子带着明显的挑逗样子：

“她完全是礼貌性地望一眼，是吗？”

“两毫米！”

他们俩都听到过这种说法：把礼貌的女人与不礼貌的分开，就两毫米——她身上穿的衣服的

厚度。

鲁季停下了车，这是一辆重新刷过一层乳白色油漆的“斯科特”牌小汽车。他下了车，把一个小纸袋塞进了窗户。

“你们好，伙计！我已经运了一趟人了。我们快点儿吧！昨天就该出去的。”

鲁季带回一些发动机部件，需要修理。他没有这方面的工具。可事情很急，明日白天就得给别人送去。

鲁季还无正式营业执照，他干手工活，常修理机器；这样，他用一年的时间就赚钱买了一辆“斯科特”。这是个身材高大的小伙子，高出埃什捷尔半个头，他步态摇晃，步子很大，双手大幅度摆动。自从流行穿短运动衫后，他也穿了，不知为什么，总显得头特别小。

“您命令去哪里？尊敬的同志。”他从反光镜里看着坐在身后的姐姐问道。这时，埃什捷尔也进了小车，“是不是去个大公园？”

“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鲁季，完全由你决定。”

“那我们去‘蓝色小猫’好吗？”

“好吗？”年轻女人坐在软座上向丈夫靠近了一点儿。

除星期一外，每天“蓝色小猫”从五点举行舞

会。可能由于“蓝色小猫”还未迁到城的另一头，也可能“蓝色小猫”没有重新修整——他们已至少两个多月没去那里了。

这时，红灯亮了，鲁季把车停下后说道：“我现在交女朋友了。”

“就是那个女中学生？”

“哈，你还记得哪！”

“真有你的！新的？以前的？我们认识吗？”

“你们认为我该找什么样的？”

“淡黄色头发的。”埃什捷尔说。

“黑头发的。”他的妻子纠正道，她就是淡黄色头发，不过，她天生的是金黄色头发，她把它染浅，已经一年了，现在，这些头发几乎已全部恢复原样了。

鲁季把车停在“蓝色小猫”门前的人行道上。

“唉，你们到底认为我该找啥样的？”他转向他们，忧虑地问道。

“淡黄色头发的！”

“黑头发的！”

鲁季拿出一个福林，捧在手中摇了摇，一松手，福林掉在座位上。

“背面——就是说，是黑头发的。好，去‘蓝色小猫’找个好点的地方坐坐。”

“蓝色小猫”坐满了人，只有一张桌子是空的。

埃什捷尔要了四份咖啡，喝了咖啡后，他们开始跳舞。一切如故：暗淡的灯光，音乐，招待，击鼓手演奏到极度兴奋时，时而情不自禁高唱几声。一个舞姿特别漂亮的黑人姑娘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似乎，她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随着音乐的节奏在运动。姑娘的周围有三个小伙子，看样子是学生，他们正极力要使姑娘开口。圣诞节前，埃什捷尔夫妇曾在这里看到过黑人姑娘——这个或是另外一个。

乐队奏起了曼勃舞。埃什捷尔跳得很拘谨，他在注意黑人姑娘，他想："大概，她全身的皮肤都是黑的，真有趣！女人们的皮肤都是青铜色的，或者像伊丽是白色的，这并没什么与众不同。可这个姑娘，完全不像别人，我只在照片上看见过黑人，但他们远不如她，相差甚远！"

"不高兴？"妻子问道。

"你说到哪儿去了！我一点儿也没有。但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坐一坐。"

"不，不嘛！"年轻妻子连忙说道，"在家都坐起茧了！今晚乐队很棒，我的情绪很好，是不是？"

"是。"埃什捷尔答道。

他们继续跳舞，但当乐队奏起另一支强节奏的曲子时，埃什捷尔停了下来。

“太快了，我不喜欢。”

“但你过去喜欢。”

“喜欢过，但不长……你说得对，过去喜欢。”

他拉着妻子的手，向桌旁走去，为了能看见黑人姑娘跳舞，他们面对跳舞人群坐下。黑人姑娘毫无倦意，转圈子跳着，手不停地舞动，全身弯曲着，现在，节奏加快了，她的舞姿更美，击鼓手对着麦克风充满激情叫唱时，一直盯着黑人姑娘。

“奥尔舒娅大婶想与你谈谈。”伊丽说道。

“把炉灶拿到地下室去，是不是？”

“她想把花园围起，得埋几根柱子，还想做几件小事。”

“因为孩子们吗？”

“多离题，根本不是。”年轻妻子摇摇头，然后转过头去，看黑人姑娘，“喜欢吗？”

“很有趣。”埃什捷尔说。

“什么有趣？黑人姑娘，还是所有的？我这样跳的时候你可不喜欢。”

“并不是说她这样跳就有趣。”

“现在我不能像别人那样，在大街上围着黑人看。哈，虽然只是看一看，但知道吗？他们对我们有多大的意见！”

“承认吧。你这是嫉妒！承认，承认吧！难道

黑人妇女就不能有趣吗？”

“的确，我，知不知道，从来也没想过，黑人男人是否有趣。”年轻妻子生气地低声说道，“我从来也没想过这个问题。”

丈夫没再看跳舞的人群，他高兴地微微眯起双眼。

“真有你的！这是个人崇拜问题，我不能克服它！如果现在克服了，也是由于你的原因……我怀疑‘小姑娘’已缠住了鲁季·勃里吉特，我们坐‘斯科特’回去落空了。跳一会儿舞，好吗？”丈夫问道，这时，乐队奏起了探戈。

妻子深情地走近丈夫，他们互相依偎着跳起了舞，此时，黑人姑娘已不知去向了。

他们跳了很久。后来，乐队稍稍休息了一会儿，当音乐又响起时，埃什捷尔夫妇首先跳了起来。黑人姑娘又出现了——像开始时，轻松、毫无倦意地跳着，她的胸脯微微抖动，击鼓手又对着麦克风高声叫唱，招待几个一群坐在一起，彬彬有礼地望着跳舞的人们。

埃什捷尔的双手已汗漉漉了。

“你的情绪不大对劲。”妻子说。

“各方面的原因。不过，我对自己的情绪满意。”

“真的，伊姆鲁什，如果不高兴，就说吧。”

“当然，不怎么高兴。但是，我们还是想点儿高兴的事儿，这会好些。”

“回家吧！如果愿意！”

“回家，如果你想！”

他们继续默默地跳着，转了一大圈后，埃什捷尔终于发现了鲁季，他正拉着一个姑娘的手，站在门口，那是他今晚的舞伴，姑娘确实是黑头发的，非常年轻。

鲁季好不容易找到几个坐位，他们四人都坐在桌旁。鲁季讲述了自己的精彩片断；几乎与“可恶的小姑娘”撞个满怀。黑头发姑娘很不文雅地把香烟夹在指缝中抽着，虽然她的微笑很做作，但仍不失纯洁之感，她的脸蛋很漂亮，但很粗野。像这类女人，只要看她们一眼，立刻就会明白，不适合做妻子，就连她们自己也知道这点。

3

伊丽不太满意这个黑头发女孩。鲁季去年也曾对一个满脸稚气的姑娘献过殷勤，这些可爱、不太聪明的女中学生，常有人打她们的主意。对于今晚让谁乘小汽车——淡黄色头发女孩，或是黑头发女孩，这并没两样——献殷勤总是有害的。埃什捷尔的妻子很明白这点儿，她本能地对那些

只是利用肉欲来勾起别人兴趣的女人有一种厌恶感，她们寻找的不是生活的伴侣，只是作爱的男人罢了。

“结帐吧，伊姆鲁什。”伊丽抓住一个机会对丈夫说，并解释道：“我饿得要命，想好好美餐一顿！”

他们去了最近一个小饭馆，吃到很晚。

然后，又默默地坐了很久，边喝啤酒，边听爵士乐。当响起伊丽喜爱的乐曲时，她望着半睡状的丈夫轻声伴唱。

九点钟，他们往家走。

一个陌生男子同他们一起下了电车，他迟疑地向四周望了望；然后，看了一眼小饭馆的店名，超过他们，拐进了佩列佩尔卡大街。当埃什捷尔夫妇走到拐角时，陌生男子在七号门口消失了。

“你瞧！”年轻妻子抓住丈夫的手，低语道。

“大概，是那四个孩子的父亲。”埃什捷尔望着妻子疑惑的目光，补充道，“当然，还有一个未出生。”

奥尔舒娅大婶说，新搬来的女住户的三个孩子是不同父亲所生，因为，孩子们互相之间长得一点儿也不像。

当埃什捷尔夫妇走进院子时，新邻居家亮起

了灯，凉台的门“砰”一声关上。

几分钟后，他们也进了自己的房间。家里的挂钟慢了半小时。这个钟已买了五年了，钟里的音乐声没了，钟摆也停止了摇动。妻子锁上门，脱掉长袜子，穿上了拖鞋，接着打开了卧室的门。她用“奥多尔”牌牙膏刷刷牙，擦掉了口红，然后，铺好了折叠式沙发床，拉亮了安装在沙发上的小灯，并整了整灯架。丈夫放下窗帘，给钟上了发条，脱下外套，认真理好，挂在椅子的后背上，然后穿上了妻子为他赶制的睡衣。

埃什捷尔记起，应该把文件及身份证放进明天要穿的制服口袋里，立刻，他准备开灯。

“用灯吗？”妻子问道，手伸向了灯架。

“不，就这样。”丈夫说着，凑近了微弱的灯光前，细细看了看文件上模糊的数字。

妻子迟疑地站在卧室中央，对着镜子。她没解裙子，凝视着丈夫在镜中的影子。

丈夫没看，但已感觉到妻子的目光。他把文件放回明天要穿的上衣口袋。

妻子微笑了一下，走近丈夫，坐在他的膝盖上。

“等一下解开扣子。”她的无领衫上扣子是从后背扣的，“等一下，我来。”当解到衬裙时，她说道。自从穿了尼龙衬裙后，她总是尽量引起丈夫

对自己内衣的注意。伊丽继续脱衣服，这时，她问道："现在她和她的孩子们在干啥?"

"我怎么晓得。他们早就睡了。"

"别说! 那个大点儿的孩子，什么都懂!"

"关灯，睡觉。"

"坏家伙。"妻子说。

她轻轻地骂了一声，手伸到丈夫的肩上，关了灯。

他们在黑屋子中躺着，都没吱声。

"你今天有啥心事?"妻子轻轻碰了碰丈夫，问道。

"没啥。"

"如果有啥事，最好说出来。"

"玩罗托①，五个数字都没对上。就这事。"

"今天整个晚上你情绪都不好。"

沉默。

然后，妻子又说了:

"现在你又在想另外的了，我感觉得到。"

没有回答。黑暗中只有钟的滴答声。

"别人对你说话，你要回答!"

"算了，伊丽，我一切都好。"埃什捷尔说，你

---

① 一种抽对数字的游戏或赌博，有时可用抽图画代替数字。

父母那里没啥消息吗？”

妻子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回答：

“没啥。”

她的父母想把祖父的房子在省里出卖。已有买主了，可目前还付不出钱——他本人还要变卖些东西。埃什捷尔夫妇能得到出卖房子收入的四分之一：祖父生前宣布家庭成员每人都有一份。

“你决定了吗？”埃什捷尔问道。

“什么？你在说啥？”

“你的钱。你的那份。如果啥时候得到了这份钱……。”

“听着，伊姆鲁什，我不喜欢这样。”妻子说道，但语气已不是刚才那种抱怨的口吻，“我的——就是你的。我从来不算计，谁挣了多少，谁又给了家里多少福林。”

“这是另一回事。”

“为什么是另一回？只有负责离婚的律师才认为是另一回事，你想怎样？”

“花三万福林，就可以买一部相当好的旧小汽车，绝不是什么废铁！鲁季会鉴别发动机，别人骗不了我们。”

“那买房子呢？奥尔舒娅大婶又在暗示了。只不过还没有正式谈过价钱！”

“我们的房子还不会塌，这样住得好好的，为

啥还要去破费？我们很快就会买一辆比房子好得多的汽艇，工人也拥有自己的豪华汽艇，国家会为此骄傲的。看嘛，只有那种有六个孩子、赶大车的个体户才会搬进这个房子，就是上帝也不会撵他走。你从他那里得到房租——50福林，却要付出收入税——60福林，此外，你还必须修理房间。不，那我简直疯了！当然，不管你怎么想，不过，最好再认真考虑考虑！”

“钱不够买一部新车吗？”沉默了一会儿妻子问道，“可不可以，再添点儿钱买一部“特尔班特”牌，或者另外一种，我不会鉴别车。”

埃什捷尔笑了，他侧过身，把手放进被子里。妻子温暖的身体依偎着他。

年轻女人把丈夫的手紧紧贴进自己。

“是的。”埃什捷尔说，“一个人整日无所事事，那他只知道空想，请相信，这样不好。如果每天只知道打扫一下电视机的灰尘就够了；或者躺在沙发上，靠看荧光屏消磨时光，终究会厌烦的。有时，我会突然想到：如果把火柴削成牙签，会怎样呢？哪怕有什么事耽误，但一晚上也能削几百根的。另外——小汽车，总是在考虑那个和这个零件在什么地方修理、检查。唉，白天还有什么可考虑的。”

年轻妻子推开了丈夫的手。

“过去不这样。”过了一小会儿，她说。

“什么不这样？”

“你过去想的，要知道，不是现在你所想的。你过去在想些啥？”

“不知道，”埃什捷尔说，“总有一些事充实着。”

“充实，”妻子强调说，那现在不充实？”

他们俩没再吱声。

门“嘎吱”响了一下。院子里响起了脚步声。

“讨厌。”埃什捷尔说。他指的是从院子里传来的响声，“他们的事可办得真快！”

隔壁奥尔舒娅大婶家的钟敲过了10点。

4

一般说来，奥尔舒娅大婶是喜欢孩子们的，但这个新住户的几个孩子却是些可恶、不学好的胡闹鬼，而且极不懂礼貌。他们的妈妈上班，只带上小儿子，两个大点儿的，放学后，在学校、在街头整天整天地玩，要不就是在院子里喧哗。据说是，他们刚搬到新区来，孩子们进不了长日制学校①。但奥尔舒娅大婶认为，这只不过是不成

---

① 指学校延长至家长下班的时间。

理的借口罢了。

一个好的母亲，绝不会把孩子抛在街头，不加看管，不进行应有的教育，绝不会不批评他们的不良习气，以及坏的品质。

这些孩子的命运已如此，如果他们缺少引导，那么就可能成为游手好闲的人，成为流氓，学会干各种坏事。事实上，正是那些流落街头的小胡闹鬼，任其发展，最终成了流氓。

现在，他们已经是些坏透了的淘气鬼。一搬来，他们的行动表现出，似乎整幢房子都是属于他们的，他们一点儿也不尊重老住户，不尊重女房东。奥尔舒娅大婶并不寄予他们更多的希望，但她想，不管怎么说，哪怕他们问个好，或者是喧闹声小一点儿也行。可是，当她生气地站在自已屋门槛旁时，淘气鬼们连看都不看一眼，仍毫无顾忌地在院子里跑、跳、闹。奥尔舒娅大婶实在不能忍受时，就严厉地制止他们，可刚平静几分钟，又闹开了。

这个星期六，奥尔舒娅大婶一大早就去了市场。回来时，院子里死一般寂静，她立即感到有点蹊跷。她放下东西，就去了花园，可淘气鬼们不在那里，但他们也不可能在学校，因为，这周他们下午上课——她非常清楚这点，她认为，孩子们的具体上学时间安排，对于她来说，十分重

要。

奥尔舒娅大婶开始在厨房里忙碌开了，她让门开着，心情不安，向院子里张望了好几次，可仍是一片寂静。只有埃什捷尔家的收音机在响着，但对此，她已习惯了，并不反感这种声音——她的收音机去年坏了。

10点钟左右，淘气鬼们回来了。

奥尔舒娅大婶没立刻看到他们，开始，只发现一只红色的气球在院子里飘动。孩子们——五六个淘气鬼在隔壁的院子里——抛气球。她立即感到担心：如果这些淘气鬼们习惯了从街上来这里玩，那时将不会有一分钟安宁。

她一下子呆在门旁，不停地摇头。

院子里喧闹起来。的确，连收音机播放的音乐都几乎听不到了，不难想象，这帮小孩子掀起了多大的吵闹。

过去，奥尔舒娅大婶是把做汤的调味品放在煤气炉上的，可现在，她已害怕这样放了。孩子们的喧嚣暂时已不用干涉。因为，此刻发生了不快：淘气鬼正玩得带劲，每个人都想抓住气球，终于，气球炸了。伤心的小姑娘——那个新住户的女儿，走到一边，坐在凉台台阶上，试着想把炸了的气球连上。小姑娘满脸是泪，小男孩们，也意识到自己的过错，一下子安静了。

窗户临街的房间里，埃什捷尔的妻子正踩着缝纫机，她一点儿也不知道院子里发生的事。几星期前，她在服装厂要了几件轻活儿：拿回家几百件包布锁边的活计，厂方付给工钱。这个活儿做起来很快，随时都可放下，又再接着做，并且，不需特别注意，边做活，还可边想些其他的事。

厨房里收音机响着。

埃什捷尔夫妇买了电视机后，就把收音机放到厨房了，这样，奥尔舒娅大婶听得更清楚。年轻女人习惯每天早上把收音机一直开着，可她既不认真听音乐，也不认真听晚点儿播放的新闻。时而，她也听一两句，但立即又想不顺心的事了：昨天，她第二次去医生那里，现在没有怀疑了。要知道，她是多么留神！看嘛，倒霉！当然，近来，她不够小心，不过，丈夫同样有责任。

真可怕。

她从思绪中清醒过来，听见有其他人的声音。

收音机里正播放一首儿歌，突然，一些走调的声音合上了旋律，她觉得似乎有声音慢了一两拍，厨房里正在大声合唱：

……花条鞋底

高高的跟，

过来，过来

金黄的苹果……

年轻女人吓住了，她立即想到是淘气鬼们，他们是不是进了厨房？他们啥事都干得出来的。

她立即扔下手中的包布，缝纫机旁一只拖鞋不见了，找没找着，她拖着一只就急忙跑向窗口。

淘气鬼不在厨房，他们一帮人挤在院子里窄窄的窗台旁，小脑袋搁在上面，拉开嗓门，唱着不准的调子，在与广播比高低。

孩子们后来才发现年青女人，即刻害怕地逃开了。

“真不知羞。”她责备道，关上了窗户，也关掉了收音机。

不一会儿，奥尔舒娅大婶过来。立即抱怨开了：

“都要疯了，伊连克①，简直受不了。”她重重地坐在近旁一张椅子上，不过，立即又移到椅子边上，想表明，她不会妨碍太久。

“现在连一分钟也安宁不了。”奥尔舒娅大婶接着说，“淘气鬼把所有流浪街头、不听话的孩

① 伊丽的爱称。

子都引来了。他们从早到晚闹个不停，似乎这儿不是院子，而是犹太教堂。怎么他们的嗓门吼不累！我的那些花又会怎样？”上帝！奥尔舒娅大婶想，她曾花费了多少心血：浇水、翻土，为了种好西红柿、别的蔬菜，她拎过多少桶水，即使病了，还勉强拖着脚步……等等。

“您指挥不了现在的孩子们。无论是好听的步，还是责备的话，她们都听不进，一点儿作用也没有。”

“伊连克，他们一点儿也不尊重老年人，院子、房子都占为己有……和这个荡妇，他们的妈妈挤在这里。上帝，难道就管不了他们吗？”

伊丽担心老太太又要把话题扯到卖房子上，她只忧伤地叹了口气，没再吱声了，接着，她拿过包布，用手工锁边，怕缝纫机的噪音影响交谈。

“要知道，我以前想要一个的。”过了一小会儿，她说。

老太太听了后，沉默了。她瘦瘦的、发光的脸上露出紧张的神情，年轻女人没再补充什么，她忍不住好奇，问道：

“孩子吗？”

“一个女孩……但，您知道吗？奥尔希[①]妈妈……讲了好多……不过，现在我不懊悔！”

老太太期待地看着她，不很肯定地说：

“嘀，亲爱的，你们会有孩子的！”

听了这句话，伊丽很忧伤。还会？……老太太在说些啥？无疑，会有的。遗憾的是，怎么才有！遗憾！”

伊丽不想再说下去，此事她不愿与任何人讲。父母有时试图把话题引到孩子问题上时（无疑，他们需要孙子！）她总是回答：“不必忙。”可现在几乎与自己的意愿相反。她又接着说了一句：

“伊姆鲁什不想要。”

“哦，哦。”奥尔舒娅大婶明白地点点头。她微张着嘴，坐在椅子上，身子稍向前倾，认真地听着。

“我现在，也可能不会反对……当然，他还不着急。但他反对，不想要，就这样！”

她们俩都没吭声了。

伊丽灵活地整理着用粗线缝成的皱褶，她想：是否能事先知道要生女孩呢？如果十分有把握，那就好了。可她不能保证，现在什么事情都不能保证！他们的生活还安排得不很好，房屋很小；唉，住起不舒适，这算什么房间！显然，伊姆鲁什没考虑过孩子，事实上也没想过小汽车。丈夫

---

① 奥尔舒娅的爱称。

想趁年轻时代享受一下生活的自由，他是正确的。以后，以后！30岁以后也来得及！

现在，他们谈话不涉及这方面，丈夫很固执。最后一次他们谈到要孩子的问题，是三年前，伊丽第一次住院的前夕。“唉，伊姆鲁什，说吧……”“还要说啥？”“你今后需要孩子吗？”“现在有你同我一起，其他任何人我都不需要！”

伊丽忍不住，又说开了：

“他说。现在我有他，他不需要其他任何人。”

“这是你尊敬的先生说的？”

奥尔舒娅大婶同情了。她从围裙后的连衣裙口袋里拿出手帕，擦起眼泪来。

“你们生活得好美满，太美满了。”她说，“你们，伊连克，该天天感谢上帝。”

奥尔舒娅大婶脸上挂着泪水，她开始讲述儿子。儿子在战争中失踪了，说不定到今天他还活着——像你们一样，伊连克——他会有一个女孩，当然，我现在不能肯定，原子弹是不长眼睛的。只是你们现在带孩子不合适，那样就享受不到年轻时生活的自由。要知道，年轻的妇女有好多都没有孩子。

“我，我自己也经历过，我知道。”老太太温柔地说道，已平静些了。“担心和忧虑是常有的……开支多少，一般……”

奥尔舒娅大婶已是第二次提到开支了。女人一旦明白她所处的位置，家庭的收入就会立即减半。那时家庭的工作，只是为了将来的孩子。一个人如果没有琐屑事，那样工作就会感到轻松。聪明人不会自己束缚自己的！

哪怕以后，在老年，有点儿依靠也好。但现在的青年一点儿也不知道尊重学校的老师，结果就是：十二三岁的姑娘就进了产院，有多少这样的姑娘！十六七岁的少年匪徒，袭击独身妇女，还少吗？可现在报纸上不登载这些，不允许登，可各处都听得到。

“相信，伊连克，我，已经人老珠黄了。哪儿也不想去，不去。”老太太说。然后，她想起自己的孙子，讲述了他怎样夺去她的住处。

伊丽灵活的双手仍不停地做着活儿。她默默地听奥尔舒娅大婶讲，时而点点头，想着自己的事：“不，不，不！对此我不害怕。不能什么都归咎于我们的国家，现在，世界各地都这样，有的还更糟。我不害怕，我的孩子不会成为这样的……可能，有时会不听话……如果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孩，我会给她编小辫子，把她打扮得更漂亮……那些把孩子推给母亲的人，说起来容易，而他们自己却仍像以前那样享乐……当然，收入应该再增加一些。如果有了小孩，就需要花费，就

花这些钱，不！不！”

“我对丈夫说了，”她突然想起，“他很乐意帮你的忙，就明天早上他抽空。”

“啊，我的亲爱的，非常，非常感谢……真不知道，该怎样来报答你！”

奥尔舒娅大婶说了很多感激的话。后来又闲聊了几句新住户的闲话，说起她那没教养的孩子，于是就告辞了。

新住户很晚才带着小儿子回家，手里拎着两个装得满满的包。她去了一趟邮局，取了律师发来的航空信。律师援引她以前丈夫召尔季·帕洛茨的话，请她去洽谈：“意识到目前的局面，不能再持续下去，必须彻底明确孩子的教育问题。”律师没写清楚，有什么意图，可她自己明白，因此，她的情绪不太好。

她默默而又动作麻利地脱去外套，孩子们一个个的提问她不闻不答，她拿过一件褪了色的工作服，又给小儿子穿上一件姐姐不能穿了的打补丁的衣服。

帕洛茨到她这里来过！

有一天晚上，吃过饭后，她与小儿子在床上玩。她时而高兴地把结实、胖胖的小儿子轻轻压一下，时而又逗逗他。两个大一点儿的孩子坐在桌旁做作业，门外，隔壁的收音机响着，可小女

孩的耳朵很灵，她听到了脚步声。

“妈妈，有人来了……”

女人没有开门——每到晚上，他们总是关上门的——只是拉开了窗帘。孩子们一看见是谁来了，一下子离开了桌子。

他们俩隔着破窗户交谈。

“让我进去。”帕洛茨很简洁地说。

“你要干什么？”

“喂，开门，克拉丽……”

“你想干啥？”

“让我进去，我是来讲和的。”

房间角落，传来女儿的抽泣声，接着她哭了起来。

“好，”女人说：“我们已经讲和了。在此你没任何可做的，不要再来这里。”

“你一切都想好了吗？克拉丽。”

“是的。”这时小儿子也开始哭了。“我不能与你生活，足以说明了。不要再来这里！”

“我不能来，那别人可以吗？啊”帕洛茨怒气冲冲地问道。

“如果你想知道，别人可以来。”

帕洛茨站在黑暗里，透过窗户玻璃，愤怒地看着她。

“等着瞧，你也有告饶的时候！再想想！……

我要带走孩子。放荡的女人！……”

这就是为什么她收到律师写来的信。

她点燃了煤气——天然气还未接进屋，煤气必须用气罐去运。根据换房条件，姐夫帮忙带来，并留下了煤气炉，——克拉丽开始烧牛奶，她拿出购买的东西，坐到装果子酱的箱子上洗土豆。但是这里要看炉上烧的牛奶不方便。

小儿子在凉台的门槛旁，玩一个掉了头的玩具小熊。

“久尔卡，过来，帮帮我。”

小儿子高兴地放下玩具，他很喜欢帮忙做家务事。妈妈把他放在墙边的长凳上。

“如果牛奶开了，就叫。看我这里，别动！叫大声点！”

她又坐下洗土豆。小儿子看着牛奶，他盯着看了很久，可牛奶仍文丝不动。他烦了，眨起眼来，不再看炉子，而看妈妈了。一听到咕嘟声和吱吱声，年轻女人跳了起来，立即从炉子上端下锅，就在这时，手又被烫了。她很气愤，首先想到的是，如果小儿子没跑开就不会如此，就狠狠打他一顿。

“嗨，你，该死的小东西！什么事也做不成！”

但小儿子已跑到院子里，他躲进木柴棚附近一个结满了蜘蛛网的角落，只有盼着上学的哥哥、

姐姐回来。

大儿子和女儿一进屋，母亲立刻明白了：孩子们一定出了什么事。她怀疑地上下打量着他们。

“哼，又出了啥事儿？”

“没啥。”大儿子急忙回答。从他那双乌黑发亮的眼睛里，看不出有过失的迹象。

“又得了低分？日记上写了吗？”

“什么也没写，但卡季阿姨给图画打了三分。”

小姑娘很激动，她急忙摊开书包。噢，当然，算术得了四分！这是很高兴的事！

母亲看了看日记上的成绩，说：

“现在再把衣服穿上。马上就穿！”

立刻，她发现——儿子转身的一瞬间——裤子挂了一个三角形口子。裤子还是新的，这周是第一次穿。

“过来！”她抓住小儿子的手，“你钻到什么地方去过？裤子在哪儿挂破的？”

小男孩低着头，用胳膊肘遮住三角口，没有回答，但想辩解，接着嘤嘤地哭了。

妹妹和弟弟走开了一点儿，惊恐地望着母亲。

母亲痛苦地大哭起来。

“打死你！为了你，我拚死拼活地工作！到

哪儿去给你找那么多衣服！”

她打了儿子的头、背，住手时，小男孩突然失去平衡，一头撞到桌子腿上，痛得大哭起来。

“活该！还撞轻了。”母亲说。

她搅了一下炉子上煮的土豆，又加了半瓢水。

“活该！”她又说了一遍。儿子仍没平静，他坐在桌子腿旁边，呜咽着。

儿子的脸上流血了。

母亲立即站了起来，扔下手里的东西，一下子抱过儿子，感到了儿子瘦弱的身体在颤抖，她自己也发抖了。她把儿子抱到灯下，仔细看了看他的头：伤口不大，太阳穴上部的皮撞破了，血从这里流到了脸上。

母亲从房间里拿出一块干净手帕，用小角蘸了一点儿水，擦干净了儿子的脸。

儿子鼻子呼呼响着，困难地呼吸着，但已是无声的抽啜了。母亲用手帕干燥的部分垫在儿子的伤口上，抱着儿子的头贴近自己的胸口。

“哦，我的小淘气鬼……做个乖孩子……听话的孩子……”她说着，吻着儿子。儿子一下子喘不上气来——她把儿子抱得太紧。接着，她也哭了，紧紧地搂着儿子久久地坐着，时而摸着他的头。小男孩，显然希望妈妈放开他。

晚饭后，她刚洗完餐具，就响起了敲门声。很蹊跷。

她急忙擦干手，开了门。

“进来。”她对一个男人说，引他进了屋，开了灯。“稍等。”

她关上了门。

“好，睡觉！赶快！”她对孩子们命令道。

小姑娘固执地昂着头。

“哼，总是睡觉、睡觉……我啥时候才能洗餐具?”

“明天洗。”

母亲理好了床铺，给小儿子脱了衣服。

这是一个狭窄、没有窗户的小屋，屋角落的卧室，还是姐夫住这里时围的。屋子里只放得下一张床和一个漂亮的有三扇镜子的组合柜；这个柜子，还是与第一个丈夫分期付款买的。两个大点儿的孩子睡厨房，就是过去的凉台，那里，放了一张大床。母亲一般带着小儿子跟自己睡，但如果有意外，比如现在，就让儿子跟哥哥、姐姐睡。

小儿子叫喊着，想跟妈妈睡。

“玛丽卡当一下你的妈妈。你快快睡着了，我就抱你过来。噜，别出声！”年轻女人严肃地说，孩子们在提着愚蠢、让她生气的问题：“加巴尔叔

叔也会在我们这里睡吗？加巴尔叔叔跟谁睡呢？什么时候加巴尔叔叔成为我们的爸爸？”(大孩子们说，加巴尔叔叔到他们家来，是因为，大概，他要当他们的爸爸了。)

年轻女人往窗户上的玻璃瞟了一眼，虽未看清，但立即感到头发很蓬乱，她慌忙理了理，关了灯，进了屋。

“啥事儿。”她连忙问。

客人坐在床沿上，抽着烟。

这是一个红脸膛、身体墩实的男人，40来岁；透亮的头皮上，还残留着稀疏的几撮晒褪了色的头发。男人急忙拿出一双皮鞋。

“我刚才就在附近。”他答道，使劲吸了一口烟，“怎么？没时间吗？”

女人看着皮鞋。

“你要来也不事先告诉一声。”

“你知道，克拉丽卡①，他踩灭了香烟，“你知道，会很好……”他挥了挥手，并未停下讲。

“什么会很好？”女人站在灯开关前问道。

男人盯着她。

“如果不必事先告诉的话。总之，你知道的。”

---

① 克拉丽的爱称。

“我明白。”女人说道，关了灯。

黑暗中，她迅速脱掉工作服，只穿了一件衬裙。她躺在床靠近墙壁的一边，没碰男人。

“少说点不着边的话。我给你说过多少次了——改掉！”

“我说不着边的话？”男人说，他伸长手找椅子放衣服，“依我说，我讲的全是真话。”

“嗯……我也是。”

“克拉丽，唔，说实话……你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嗯……就是这样。我不喜欢你，你另外找一个吧。合适的。

“房子一号就能准备好。今天早上我去了工程师那里。”

女人沉默了一会儿。

“当然，房间很小，但是很漂亮，俩人住完全合适。可能，今后……会三个人住。”

女人仍沉默着。

“我的房客什么都嗅，什么都好奇。这个婆娘简直让我作呕！我忍受了整整4年！”

他称自己的妻子为房客。男人侧身睡着，一只手搂着女人的腰。嘴里散发出一种烟叶、酒精味。

“克拉丽卡……”

“啃！”她低声答道，贴近了男人。

“你什么也不对我说吗？”

“以后。”

“不，不要以后！现在就说。”

女人仔细听着。然后，压低了声音，说道：

“必须告诉你的是下次来要事先通知。做个受欢迎的人。”

男人没出声。

“这个那么重要吗？”等了一会儿他问，“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

“明白了。”男人说道，把手抽了回来，“我会意外地妨碍你。”

“可能会意外妨碍的。”此时，她一动不动地躺着，然后，突然站了起来，在黑暗中跨过他，“让我考虑你想要什么，我还不至于如此！永远不会！你是不是礼貌一点儿，至少在我这里。”

她用哭腔低声嚷着，从椅子上拿起自己的衣服，抱在胸前。

“克拉丽……”

“穿上衣服，出去！”她哭着，开了灯。

男人从床上坐起。

“怎么回事？说实话……难道我说了一句不对的话吗？”

克拉丽站在门旁，穿着短衬裙，用一件东西贴着肚子。

“穿上衣服，出去！”她叫着，气愤地望着男人，然后去孩子们那里了。

惯常的时间埃什捷尔没回来。

昨天他说，接受了厂里一件报酬高的成批订货，可能货要得很急。妻子在街头电话亭给丈夫打了电话，丈夫确实还在工作，他打算10点钟回家。

晚饭伊丽已准备好了。饭后她决定哪里也不去，继续干活，要与丈夫比个高低。他们预备用作许多目的的钱，可现在一个目的的开支也够大了，遗憾。

8点前，伊丽一直在踩缝纫机。后来，看了电视，播的是一部杂乱无章的影片，到结束时她也没弄明白到底在讲什么。伊丽感到饿了，可又不想一个人吃饭。

她关了电视，摸黑走近窗户，撩起窗帘，手撑在窗框上。突然，她发现一个人站在街旁一动不动。

街边树下是一个胖女人。她直盯着窗户看着。

伊丽的心一下子提到嗓门口儿，她向后退了

一步，被面前这种情形吓呆了。窗户的里面也挂着窗帘，胖女人绝不会看见黑屋子里埃什捷尔的妻子。伊丽仍不敢靠近窗户，甚至害怕移动。

这个陌生的胖女人在街边树下就这样一动不动地站着。

过了5分钟或许10分钟。

伊丽站不住了，她小心交换了一只脚站着。

街边的女人，似乎感到了她的移动，离开了对着窗户的地方，慢慢向电车站走去。街灯下仍很难看清她：模糊的身影，穿的是一件廉价、不好的毛上衣，脚穿一双后跟钉有双帽靴钉的鞋子，困难地挪动着步子，肥胖的身体微微摇晃。

这时伊丽等待着。然后小心地开了窗户，往外看。

女人消失了。

伊丽怎么也摸不到墙角。她已忘了要小心，她把腰身探出窗口往外看，但仍未发现胖女人。

“伊姆鲁什该回来了。”伊丽想。她脑子里冒出所有琐事，突然又记起了在什么地方读过一句奇怪的话：硫酸。

她披上大衣，锁上门，出去了。走过人行道，跑到马路中间时，她吓得发抖，腰上似乎有什么东西戳了一下，但她连回头看也不敢看，眼睛也没抬一下，径直跑向电车站。她两腿发软，颤抖

着，勉强走到一块石头前，一下子坐下了。

伊丽紧张地看了看街角，没出现胖女人。

电车来了，下来三个乘客，但没有伊姆列[1]。

不一会儿，传来了叫喊声，尖声的、哭腔的妇女的声音："……会感到羞耻……与这样一个……这个荡妇……你认为，我不知道……什么都清楚……想懵我！"

从另一边开来一辆电车，车轮撞击声压倒了吵骂声。从角落里闪出一个男人，跑近车站一下子跳上电车踏板。

女人——那个胖女人——这时才跑到角落，尖声叫道："等一等！……请停车！……"

车刹住了，胖女人费力地上了车。

过了几分钟，埃什捷尔乘下一辆电车回来了。妻子很高兴，温柔地靠近他，向丈夫讲发生的一切，他们走进房屋，开了门。

"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伊姆鲁什，我们就不得不安一个大灯泡。哦，太吓人了！"

6

伊姆列·埃什捷尔要在地上埋六根柱子。不

① 伊姆鲁什的爱称。

过，一般花园需要10来根柱子的，但一个邻居围了篱笆后剩下6根，奥尔舒娅大婶就买下了。

整个早上埃什捷尔都在干这事儿。

老太太一直和埃什捷尔在一起，几次用好茶招待他，把工具递到他手上。她用锄头把沟再挖深点，毫无必要地忙碌着，总试图帮点儿什么，口里一直不停地唠叨着与花园相关的事：这里曾用篱笆围着，是一块长着稀疏绿草的牧场。她和丈夫一起，亲自植了每一棵树，每一株小灌木，唉，冻死了多少树木，死去了多少兔子，他们又重新植树。哦，她唠叨半天，无非想说明，她的命苦。

房子的大部分也是他们自己盖的。当然，只是整修而已。他们的房子很舒适，设备齐全、实用，不像现在只图好看。

“只是，瞧……”奥尔舒娅大婶叹了一口气，还想说下去。

新住户只露过一次面，推开窗户倒水，她仔细打量了一下子埃什捷尔。小男孩几次拎着水桶经过——倒脏水，打干净水——但母亲再也没有看到了，只是从房间里还传来她的声音。开始，她唱了一首忧伤的歌曲，然后唱了一首欢快的，接着又唱了忧伤的。在外面一直都听得到屋里水的哗哗响声。

埃什捷尔干起来很费力，不得不一个人把柱子搬到坑里，埋好。此时他在填平地上的坑，固定好柱子，老太太对此帮不上什么忙。为了固定得更好，还得给压实了的土再浇些水，可老太太把另一只桶拿去打水去了。埃什捷尔又不能离开柱子。

浇了水后，他把空桶递给小男孩。

“去打一桶水，小伙计。”

三个孩子都望着他，最大的孩子站了起来打水去了。

“你叫什么名字?”埃什捷尔问道。

“尚多尔·萨鲍。”

埃什捷尔浇完了水，又把桶递给男孩。男孩站在水龙头边时，埃什捷尔继续问:“你呢？小姑娘?”

“玛丽卡·连克伊。”小姑娘羞涩地回答道。

“还有你，小蝌蚪，你叫什么?”

小男孩眨着眼，不清楚地低声回答道:“久伊卡……”

“久尹卡？还有姓，是不是？久伊卡。”

“久里卡·帕洛茨。”小姑娘急着说了。

奥尔舒娅大婶有些神秘地递了个眼色，嘴里的假牙闪现了一下。

埃什捷尔发现，砖砌的阳台里，歌声消失了，

水的哗哗声也停止了。年轻女人或许在仔细听他们的交谈，或许已洗完了衣服。

台阶上埃什捷尔的妻子出现了，她穿一件漂亮的奶黄色夏裙。她生气地盯着眼：瞧，没有想到，“小小的效劳”，扰乱了他们的星期日！

“伊姆鲁什，你还有多久？”

“瞧，伊连卡①、我把你亲爱的丈夫耽误了，”奥尔舒娅大婶内疚地说，“但，我，一个孤老太婆，自己能行吗？我什么人也没有，遗憾，不得不求好人帮忙……”

埃什捷尔的妻子还没听完，就回屋了。

“上帝，上帝！”老太太叹了一口气，“你亲爱的妻子生我气了。”

埃什捷尔最后看了一眼柱子。

“走了。”他说，“淡淡地生气……淡 淡 地走。”

他们把铁丝网 理顺， 比了 比 柱子，还差两寸。虽然，奥尔舒娅大婶买时，曾请求准确量一量所需长度的。她打算用铁丝围着花园绕三周，既然不够，只有看着办了。

“我们把这个拉直，尽量拉直。”埃什捷尔说，指的是铁丝，接着他把铁丝固定在最靠边的一个柱子上。

---

① 伊丽的爱称。

花园一下子变得非常小了。

孩子们跑前跑后，围着看新围栏。

“我还是翻得进去。如果想翻的话。”最大的男孩说。

埃什捷尔严肃地问道：“你要做什么？”

男孩退后了一步，但仍勇敢地回答说：“翻得进去。如果想翻的话。”

“我让你翻！”埃什捷尔突然上前一步，似乎想抓住小男孩。

小男孩像个滚动的小球，一下子跳开了，两个弟妹也跟在他后面跑了。没有人追上，他们就在凉台的台阶上停下。喘着气，哥哥叫道：

“还是……翻—得—进 去……还 是……翻—得—进去……”

接着三个淘气鬼一起叫道：

“还 是……翻—得—进—去……还 是……翻—得—进—去……”

“沙尼！”他们的妈妈在屋子里叫道。

“尽管瞧瞧！……讨厌的淘气鬼！ 这 样没教养！”奥尔舒娅大婶大声吼道。

埃什捷尔接手了一件不熟悉的工作。午饭后，他决定不出门，电视转播的足球比赛开始前，在家睡睡觉。

妻子不满意，很生气。什么都给耽误了：给予奥尔舒娅大婶倒霉的帮忙，使得午饭也迟了，现在，连下午也过不好。

“削牙签确实要好些！”他们坐下吃饭时，伊丽说道。

“什么？”

“削牙签要好些！一晚上要削几百根。”

嗯哼！”文夫温柔地吻了吻妻子的脸，轻轻地揪了揪，“伊丽卡，亲爱的！……好，这不错。”

妻子没有去洗餐具，她跟着丈夫走进屋子，躺在折叠式沙发床上。

“我至少应该知道，你有啥事？”

“啥事，就是我想睡觉。”

“啥事，就是你近5年来什么也不考虑。白天，是的。”

“伊丽卡，亲爱的！”

“你过去想过什么没有？白天想吗？”

埃什捷尔脱掉皮鞋，躺下了。他伸出手，但妻子躲开了：

“伊丽卡，亲爱的！哦，到这里来！”

“你累了。”

“要看对谁。”

“既然想睡，就睡呗！”

“来，吻吻你……”

"哎，各有各的事。"妻子不高兴地走开，进了厨房。

孩子们在院子里打口哨。

他们用炸了的气球做了一些口哨，兄妹俩——午饭后母亲带小儿子去别处了——一前一后的追赶，围着院子跑，起劲吹口哨。

伊丽关上窗户，但仍听得见哨声，只不过不像刚才那样响了，可伊丽感到，头都要炸了。确实，与其说是口哨声，还不如说是淘气鬼们在院子里的喧闹，使得她烦躁。难道，会一直这样持续下去？似乎除了他们，院子里就没住别人似的。

伊丽终于忍受不了了，她推开卧室的门：

"伊姆鲁什！"

埃什捷尔从蒙蒙睡意中惊醒，茫然地望着妻子。

"伊姆鲁什，去收拾这些小坏蛋！给点儿颜色看看！"

埃什捷尔侧身转向另一面，嘟哝道：

"好吧，收拾。"

"喂！"妻子用哭腔叫道，"哼，给点儿颜色看！……天天如此……这简直太烦人了，不能忍受！"

"叽呜—呜—呜……叽呜—呜—呜……叽呜

一呜一呜”。口哨声不断。

“我该做啥？”埃什捷尔臂肘撑在枕头上问。

“狠狠打他们一顿，怎么……我当然知道！……他们总还是怕你的。”

“与孩子们互相敌视吗？”

“那又怎么样？！既然他们母亲无一丝良心。”

“他们的母亲走后，或许已回来了。”

“你想想，如果没有走的话……大概，她也会怂恿孩子的。”伊丽很不高兴：丈夫用轻慢的态度对待扰乱她生活的事。她开始哭了，说道：“当然，你一般不在家……你没有事，可我从早到晚，每天……我的头都炸了，我甚至不知道……现在的精神病院……”

埃什捷尔掀开被子，穿上便鞋，推门走了出去。

“叽呜一呜一呜……叽呜一呜一呜……叽呜一呜一呜……”小男孩在前面吹，小姑娘在后面，两人围着转圈子。

埃什捷尔看着他们，大声叫道：

“喂，住嘴！……看我揪你们的耳朵，霸道的小东西！……撕碎！哼一哼……哼！”

孩子们吓呆了，开始还不敢走开，但立即撒腿跑上台阶，“砰”一声关上了门。

埃什捷尔追了几步，站在院子中央，挥舞着

拳头，大声叫道：

“我不想再听到一声口哨！……试试看！……不然的话……哼—哼……哼！”

他回了屋，躺下了。

伊丽又打开了厨房的窗户。片刻的宁静使她感到很高兴，她轻松地叹了一口气，可突然又想起了自己的担忧，恐怖立即笼罩在心头。

两个孩子，关上了门，在屋里等了一阵。然后，小心地从窗户往外张望，一个人也没有！小男孩又轻轻地打了一声口哨，妹妹在他身后也吹了一声，于是，他们俩又吹起口哨来，并且越吹越响，使出全身力气吹，脸都涨红了。他们仍注视着窗户，担心生气的叔叔又跑来。

7

办事处来了一个女教师，她给埃什捷尔同志打了电话。

埃什捷尔很不高兴地停了机床，给伊丽讲过多次了，上班时间不要打电话来。“嗯，莫非有什么重要事。”他想。可内心深处却突然滋生出这样的想法：莫非家里有了啥愁事。

那是去年，埋葬了祖父后不久。

里莫奇同志因公事找他。埃什捷尔只与此人

在节日里偶尔见过面，但从未交谈过。

里莫奇请他去艾佳尔费利特厂。下班后就立即去，或是提前半小时下班去更好。这半小时，是因为正当原因缺勤。他必须与埃什捷尔谈一件事情，详细谈谈，不用电话。

“行，行。”埃什捷尔对着话筒说。他不明白，会有什么事，为什么不在电话里谈。

里莫奇又给车间主任挂了一个电话，讲明埃什捷尔提前半小时下班的原因。

“哦，朋友，是责备你，还是奖励你。”年轻的车间主任对他使了一个眼色。车间主任30来岁，冬夏都结着领带。他写好了假条，递给埃什捷尔，说道：

“关于干私活的事，我啥也不知道，明白吗？……”

“好，大概是因为次品。”埃什捷尔想，“这谁都会出现的。”

当时，鲁季利用亲戚关系，请埃什捷尔帮这帮那，但说实话，他并没偷厂里的材料，也没在上班时干私活。但这些仍不足以成为召他去的理由。难道艾佳尔费利特厂的里莫奇知道了他在焦安厂干私活的事吗？每个月，都要做几分钟的。”他想道，似乎在里莫奇面前，他是有罪的。在去艾佳尔费利特厂的路上，他脑子里塞满了各种想

法。

下班铃声响了后，他才到那里。那儿正等着他，立即有人把他带到里莫奇那儿。

这是个身体健壮的人，戴着眼镜，埃什捷尔在大会上见到过他。那天，他穿一件人造革西装背心。

“我想请您帮个忙。”里莫奇握着埃什捷尔的手，疲惫地说道，“情况是这样的：我们这里的克拉丽·帕洛茨有些麻烦。对她的工作没什么指责的，她工作很认真负责，但从道德的观点……她的行为令人失望。一个电工的妻子到这里来哭闹，请求处分克拉丽。当然，某人与某人……这种事情经常有，但超过了一定界限，就不再是个人的私事了。我认为最好是，在任何情况下，与帕洛茨认识的人，不限于工作中，都该与她好好谈谈。首先，我们必须单位出面，采取严厉的措施。”

“这个帕洛茨是谁？”埃什捷尔问道，

健壮的男人不相信地看看他：

“你不认识她？你应该认识！瓦连京同志建议我们找您，因为，她是你很亲密的熟人……”

瓦连京在焦安厂工作，他与埃什捷尔曾是好朋友。后来他调到艾佳尔费利特厂工作，起初担任部室主任，后来是装配车间主任，从那以后，他们俩就很少见面了。可这个帕洛茨是谁呢？

慢慢地事情弄明白了：埃什捷尔从不认识她——瓦连京在工厂工作时，曾向他介绍过克拉丽，那时电车售票员还住在院子里，他请求埃什捷尔帮帮他的妻妹，她很早失去丈夫，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当时老三还未出世），与第二个丈夫合不来，想自己找个工作。

“这辈子我从未见过她。”埃什捷尔肯定道。

里莫奇沉思了一会儿，搔了搔腮帮子。

“我不知道，她是个什么女人。”埃什捷尔说道，我的邻居没提起过，她是放荡的女人。”

电话铃响了。

“……不，不，这里一点儿也不顺手，”里莫奇对着话筒说，“没其他的人，让她到我这里来……现在，赶快。”

他握住埃什捷尔的手。

“对不起，让您白跑一趟。我还认为，她是您亲密的熟人呢。”

埃什捷尔站在走廊里，抽着烟。一个身著深蓝色衣服，披着一头漂亮的淡黄色头发的小姑娘，正与她爸爸一起上楼梯，她刚齐爸爸的腋下。走廊的另一端走过来一个女人，但埃什捷尔一直在看小姑娘，那个女人推开里莫奇的接待室门时，他才发现。女人很快一晃而过。（大概，在院子里他已看到她了！）她身材漂亮，有双黑黑的大眼

睛。当她从开着的门看埃什捷尔时，他发现女人脸上有一种被惊吓的奇怪的表情。

这事过了一年，埃什捷尔万万没有想到，新来的女住户正是他在艾佳尔费利特厂看到过的那个女人。最近那个早上他围栅栏时，感到十分意外，但完全肯定地确定：这位新住户，正是去年夏天，里莫奇召他去时，他看到的那个女人。

克拉丽不灵活地坐在沙发上，盯着桌子角。

里莫奇的妻子绕过写字台，站到空沙发后，两手撑着沙发靠背。这是个健壮、肥胖的女人，动作与神态颇像她的丈夫。就连她戴着眼镜也让人想起她的丈夫。

“听着，”她冷冷地说道：“我们没有任何事落到这种地步的。我只是想让您正确地理解我的意思，用最短的话来说……嗯，说什么呢……但鉴于这种情况，必须找个解决的办法。这关系着你的利益。”

年轻女人仍以那种固执的表情盯着桌子角，说道：

“首先从这里开始，我工作得认真负责。或许，我工作得不好吗？”

“事情不在此。”

“那在哪儿？……谁喜欢自己的丈夫，让她喜欢呗。用权力来维持婚姻，有啥值得！”

“我持另外的意见，但完全不希望此时来议论婚姻的哲理。我只是想找到一个实际的解决办法。这关系着你自己的利益。”

“人对于您一点儿也没有意义，只有文件才重要。好吧，哪您保存您的文件吧。”

“我请您来，是想理智地与你谈谈。在没与您交流前，我不想采取行动。”

“怎么？保护她吧，免遭我的侵犯…… 您已与我交流了，现在您想怎样就怎样，就像您丈夫的做法一样。”

上年夏天，克拉丽·帕洛茨从艾佳尔费利特厂调到了焦安技术联合企业。里莫奇安排她去那里的，显然，靠了他妻子的帮忙。克拉丽学会了新的技术专业，至今无人对她有怨言。

里莫奇的妻子忍耐着，没有表露自己的气愤。她走到窗旁，然后坐到写字台后，突然，她的嗓音变了；她坚持自己的正确性，虽然开始她还想，尽量避免，但她还是说出了：

“如果脱离这个根本原则，那婚姻法规就无任何必要了。每个人都必须受婚姻法的约束。”

她强调说：“爱，或者现在想爱。让我们还是开诚布公地谈谈吧，这里没有外人。”

年轻女人的一双大眼睛、乌黑、发亮，盯着对方看。

"可谁需要这样的婚姻。"未加思考，她立即开始反对了，"两人都互相折磨对方，谁还需要这个婚姻？一生都这样互相摧残，谁还需要呢？"

"我也承认存在着这样的婚姻。很遗憾，但现在我不是说这个……（"可我说的是。"年轻女人站了起来。）……我是说一般的婚姻。关于家庭的法规，您想一想，如果社会中，人们把'折磨两个人的人就算勇敢'当作根本原则，能行吗？现在我属于的那个人，在其他的人没把他从我身边拉走前，我都属于他。如果厌倦了他，就去另外找一个，这样对吗？……"

此时，她的语气里充满了气愤。

"我只知道一点：无论谁，无论何时，都保护不了我的孩子。现在也没有谁能保护。"

显然，进一步的争论已无意义了。

去年夏天，把克拉丽·帕洛茨从工作在男人们周围的艾佳尔费利特厂调到车间，车间里有三四个妇女。虽然这样，可又重演了艾佳尔费利特的戏：来了一个小组长的妻子，她在办公室外的走廊里大哭大闹，请求说："绞死这个荡妇！她是如今的娼妓！现在禁止她们站在街头，她们自己也害怕这样，于是就钻政策的空子，瞧，她隐藏在工厂里，自由自在地过淫乱放荡的生活！……"

里莫奇的妻子一点儿也不想引起争吵，她一般都这样。

她沉思地整了整眼镜，用平静的语调说：

"您关于集体生活的观念太可怕了。稍说明一下，我想让您明白……无论您喜欢还是不喜欢……但您都必须遵守存在的法规。简单而明白：不要再妨碍集体生活，别再了……昨晚那个不幸的女人，加戈尔·米尔威斯的妻子也来过我这里……"

"不幸的女人？她不幸吗？"克拉丽·帕洛茨气愤地打断道，大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她强忍住不哭出声，脸都扭歪了，"是她的丈夫不幸！最好是保护他！而不是她！"

"听着，我们不作任何决定。您大概，猜想得到，米尔威斯的妻子同样对您大有意见。"这时，里莫奇的妻子用平静的语调说，"如果您认为我是想保护她，那您错了。这都是您的事情……我关心的只是，是谁扰乱了集体的和睦。我明白，您们俩都觊觎着米尔威斯……"

"谁觊觎他？"

"请问！难道我们不是一直在争论这个问题吗？"

"对此没什么可争论的。"年轻女人闪动着双眼，"他的妻子不可能怕我，但我不会夺走她的丈

夫。”

里莫奇的妻子生气了，她在椅子上一直坐得不安稳。

“让我们来弄清楚，”最后她说，“米尔威斯找过您吗？”

克拉丽·帕洛茨盯着桌子角，没回答提问。

“他的妻子不可能怕我，您也不用担心，里莫奇同志。”

“他找过您吗？”

“他没给我拿钱来。对此我并不追求，既不追求他的名声，也不追求他的金钱。”她似乎平静了下来，可突然又痛苦起来，“别再仔细研究别人的生活了！您们对此有什么权力？！我就是这样！……”

“如果我有权力，我也不乐意行使它，请相信。”里莫奇的妻子脸沉下了，嘴角紧咬着“要把您调到12车间，当焊接工。组长会教会您的，过两周后去开传送机……这是我责职范围内的事，至于您本人下班后去干什么——那是您的事。与我无关。”她困难地从沙发上站起，没看年轻女人，但语气不像刚才那么冷漠，更低沉了，“当然，如果您认识到，您这样的……观点会给自己带来诸多不幸。简直不明白！您……您有孩子，认识不到，如果家庭……对孩子的影响……”

“这是您对我说的？……对我？……”年轻女人又哭了，“难道我有罪？我的孩子们……您保护过吗？”

“我很想，为了……总之，人的帮助……”

里莫奇的妻子话没说完，她看了看表。

“谁还有我自己清楚，缺少父亲的教育是什么滋味！比谁都清楚！”克拉丽·帕洛茨全身颤抖。此时，她还想说，但痛苦使得她的话语联贯不上：“我对此并不感兴趣，喜欢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指责别人容易……我也经历过……瞧，我就这样，好了！喜欢怎么想，就怎么想吧！其他妇女有生活的权力吗？我也同样！……坐在自己的家里，按自己的意愿生活，找了一个支撑她一生生活的笨蛋……怎么，保护她吧！……因为她有权力，知道吗？有本书上还写过她的名字，她认为生活结束前是有秩序的，因为已经安排好了……不说什么，多好的玩笑！……我对此不感兴趣，喜欢怎么想，就怎么想吧……难道我们没有生活的权力？谁也不愿肩负三个孩子的生活，我尊敬的人……他也尊敬我……因为我没有生活的权力吗？你无权责备我，完全没有……”

说最后几句话时，她已站在门旁，手拉着门手。

“遗憾的是，我们互相之间不能理解，我实

际上非常同情您。”里莫奇的妻子说，她疲倦地揉了揉太阳穴，又坐到写字台后。

在装配车间等着克拉丽·帕洛茨的是一个矮胖的女人，她坐在箱子上，穿着白色工作服，围着头巾。

“有您的好事，”她说，“调您去12车间。”

米尔威斯站在桌旁，他们俩的目光对视了一下，但只有一瞬间，因为所有的人都盯着他们。

“走吧，走吧！”胖女人催促道，“我和您整个早上再也不会闹别扭了。”

她们在窄窄的走廊里走了很久。

12车间的门口，一辆给塑料板钻孔的车床正在响着。

长长的一排传送带前，坐着电焊女工，她们前面——摆着电视机零件。男人们一个也看不到，这个车间只有女工。

克拉丽·帕洛茨走到工作台后，在让给她的位子上坐下，她发现，周围的人都异样地看着她。

8

奥尔舒娅大婶还去了一趟区委。在那里了解到，谁是今后房屋的合法继承人，她——从原则上讲——有权自由支配自己的房屋。但明确声明：

他们什么忙也帮不上。只有她自己想法让新住户搬到合适的房子去。可她哪有房子？又在哪里去弄房子？

孩子们简直让人受不了。

有好几天，他们使得埃什捷尔的妻子神经紧张。小屋子里她无处可躲避，哪里都听得见他们的闹声。她太烦了，就关上窗户，关上门，大白天也放下窗帘，可仍从外面传进来。伊丽试图用另一种办法——把收音机开到最大音量。但这仍得不到安宁：收音机宏亮的声音使她不好受；另外，只要收音机稍一停顿，同样传来外面的喧嚣声。说实话，使她烦躁的，并不仅是孩子们的吵声，而是孩子们渐渐地敢在窗台下开玩笑了，现在就是这样。

伊姆鲁什，想想办法，我不能再忍受了。”

“我能做什么？……塞上你的耳朵。”

“离开这里，我不能再忍受了。”

埃什捷尔说得容易，他注意不到孩子们的吵闹声，即使闹声如雷，他也能开着窗户安静地沉睡。（天哪！他的性格好极了！一次奥尔舒娅大婶说，“不简单啰，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种性格的。”现在她又来找年轻女人聊天了，可伊丽埋怨邻居，耽误了丈夫的星期日，使得他们俩都不高兴。）埃什捷尔总是关上收音机，或者就放很小的音量，

因此，他在家时，传来的孩子们的吵闹声就更大了，

有时，在妻子的坚决要求下，他会跑出去制止小淘气鬼们，但过了一会儿，他们又依然如故了。如果埃什捷尔把他们赶到街上，噪音仍有：几分钟后，所有住得不远的邻居小孩都会跑来。

如果他们的母亲在家，无论妻子如何要求，埃什捷尔也不会出去制止的。

“你怕她？”她生气地问道。

“你不知道，她让多少男人烦恼！”

无论怎样，他总是避免与女邻居交谈。

一天早上——发生在星期四——他比平常提前半小时去上班。埃什捷尔那天是值日，他的责任是放进30张填好的票——连续几年，车间里集体开始有罗托票了，可没有一次他们猜对了三个数字的。

在电车站等了很久。

车站有很多人，埃什捷尔仔细看过，没看见其中有女邻居。过了一会儿，他发现，女邻居像往常一样带着儿子去上班，他不想与她交谈。

埃什捷尔上了拥挤的电车。电车颠簸得厉害，他抓住扶手，同时，他前面一双女人的手——黝黑光滑的手也伸向扶手，正是新住户，他们对视了一下。

“早上好！”埃什捷尔不自然地微笑着，首先与女邻居打了招呼。

他们俩中间挤着小儿子；大概，女邻居是最后一分钟上的车，他没看见他们站在车站。

“早上好！”女人点点头，“怎么这么早？”

“是的……您不知道，我在努力干，想趁有力气时，赚钱买两间房子，现在什么都为了这个。另外还有100万，少一点儿我也不同意，我生来就这样固执……”

埃什捷尔突然住口了——他在说啥！一下子不好意思了。

女人沉默了。小儿子抱紧妈妈的双膝，她摸着儿子的头。

“您黝黑的皮肤真漂亮，”埃什捷尔说，“在海滨浴场晒的？”

女人看了看自己的手。

“哪里话！我哪来的时间？我有10多年没晒过了……我们在装配车间工作时，只有手变黑了……

埃什捷尔从没有这么近看过她。她看起来很年轻，要知道，她已有三个孩子了……眼睛很漂亮，脸没什么特色，似乎有点长。身上飘出股股香味，一种馨人的芳香。

车到了一个站。许多乘客下了车，车厢不拥

挤了。

“嘿，小家伙，”埃什捷尔问小男孩，“不想睡吗？”

小男孩没有吱声，紧紧拉住妈妈的裤子，贴着她，想蒙住头，但仍看得见他那双胆怯的大眼睛——妈妈遗传的大眼睛。

埃什捷尔仍试图逗他说话：

“这么大了，还不会说话！……当不了部长！”

小男孩跳了跳，藏到妈妈身后，斜着眼睛看着埃什捷尔，仍没讲话。

“他怕您。”妈妈说道，用手摸着他的头。埃什捷尔拿出一张小卡片：

“喂，别怕……看，给你什么了？嗯？……给你的是啥？”

男孩仍沉默着，虽然很迟疑，但已敢看手上拿着卡片的埃什捷尔了。

整个车厢里的乘客都望着他们。

“糖吗？……嗯，说吧……给你的是啥？……”

小男孩不很肯定、发音不准地低声说道：

“巩（狗）……”

“什么？……哦好，说得好！”

“小巩！”

“小狗吗……是什么小狗呢？”

“小巩（狗）崽。”

乘客们都笑了，小男孩的妈妈也露出了微笑。

她身上有某种力量，一个奇怪的女人！她属于那种类型，能了解一点儿，可又不能更多地了解——要是，嗯，奥尔舒娅 大 婶 感觉 到这点也好！——可能伊丽，故意编造讲了街边树下的胖女人的事，他们不应该顾虑新邻居。

埃什捷尔看着她的胸部，又再次望着她黝黑的双手，女邻居也带有一点儿不很放心的表情望着他。埃什捷尔问道：

“艾佳尔费利特厂有什么新闻吗？”

她很惊奇。

噢，我离开那里了，现在没在艾佳尔费利特厂，在焦安厂。”她说出了工作单位。

“离开了？啥时候？”

“还是去年夏天。我想，您是知道的。”

“我不知道，能从哪儿知道呢？”埃什捷 尔 不自然地微笑着说。

“那时您在里莫奇那里，我想，您知道的。”

“他叫我去的，别人认为我……”埃什捷尔耸了耸双肩，“我没什么。”

年轻女人没看他，脸上露出一种疏远、冷漠的表情。

“滑稽！我对此无任何关系。”埃什捷尔说道，这时电车正减速。

女邻居在后面问道：

“为什么？……大概表格里填满了您的功绩吧……”她痛苦地张着嘴。

第二天下午埃什捷尔下班回家，抱回一个小木箱。箱子里是只正哀叫的小狗，黑色的，像只甲虫，一双眼睛像扣子似的，整个身子毛绒绒的一团。

埃什捷尔没有完全遵守自己的允诺——严厉对待邻居的孩子。这天，他不止一次想到：就这个小东西，不知会让三个淘气鬼高兴得啥样，吓唬他们也足够了。

昨天午饭休息时，有人说有各种狗，愿意给他，埃什捷尔就选了这种狗：聪明、朴实，不爱走动。

狗的主人，是个起重机司机，住在廖林茨，他今天把狗带到工厂来了。这是个可爱、小巧的东西，如果它一天中不闯什么乱子——办公室里的姑娘没什么不拿给它吃的。

埃什捷尔比平时回家晚些——不得不为了酬谢请起重机司机喝酒。这时，三个孩子都在院子里胡闹，埃什捷尔没有吓唬他们。他吓唬孩子们已习惯了，孩子们一看见他，就往凉台台阶上跑，就是最小的男孩也叉着小脚跑开了。

家里，妻子惊奇地看着箱子，小狗在里面哀

叫。

“伊姆鲁什，这是什么？……赶快拿出来！”

昨天晚上，他一点儿也没告诉妻子。这时，埃什捷尔说：

“你等着瞧，看我怎么来制服这些淘气鬼！到明天！”

听着妻子天天如此的抱怨，埃什捷尔突然想到，狗应该用于这种目的，确实，至今他还没想过。他脑子中突然闪现出：可能淘气鬼们得到这个礼物会安分些。

伊丽把小狗抱在胸前，望着它，说道：

“你，我谁也不给……哦，你是我的乖乖，送走……无论如何也不！他们会折磨你，小可怜！……”

她极不情愿地放下小狗，如果不这样，就会撒眼泪，就会发生家庭争吵。

埃什捷尔一出门，三个孩子又跑向凉台。

“等等，来！……瞧瞧，我拿的什么！是给你们的！”

毛茸茸的小狗望着眼前新的、更大的世界，怯怯地叫了一声。

两个大一点儿的孩子迟疑地看着埃什捷尔手上的小狗，最小的，有些害怕，他走向小狗，用手指着，激动地叫道：

“小狗！……小狗！……”

他不敢摸它，只是双手放在小狗的上方，一个人轻轻地嘟哝着，说着旁人不明白的话。

9

星期日——圣灵降临节① ——埃什捷尔夫妇拜访了父母，妈妈邀请他们去吃饭，晚饭——至少他们这样打算的——去住在法尔卡什列特埃什捷尔的父母家吃。

伊丽父母家，有个不大的节日——这周是他们老夫妻俩结婚28周年纪念日。确实，节日不算大，但这是邀请客人们在一起喝酒聚会的适当借口。伊丽还买了礼物——一个非常漂亮的座钟。椭圆形的玻璃罩下，有几个能缓慢滚动的小铜球。她仔仔细细地看了看小球，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什么时候，今后，今后——千万不要！……想起来真可怕！——钟，她还是买了，但送这个漂亮的座钟显得太贵重了。在这种情况下，爸爸总是把伊丽叫到一边。询问花了多少钱。最近一次他们去父母那里，父母当着埃什捷尔的面，拿出钱放在桌上——比他们送的礼物多一倍的钱，说：

---

① 复活节后第15天。

—

“拿着，拿着，你们的闲钱不多。”

父母家的午宴，像往常一样很棒。大家互相给对方夹妈妈做的考究食品。小屋子里，几个人喝得醉醺醺的，顺从地听着——有好几次！——住在廖林茨的老祖母对房内的抱怨。

亲戚们来得不多，很多都来不了：这个大家庭从来没这样冷清。大儿子——也该27岁了——布达佩斯被围困后，跑出防空洞，就失踪了（妈妈至今还盼望他活着，也有可能随着人流出国了呢？谁能知道？）。一年后又埋葬了两个儿子。他们是一对孪生子，一出世就有病，又加上营养不好；他们俩几乎是同时害病死的（一个只多活了三天）当时那种病，现代医学只需几个小时就能治好。

一个儿子1956年出了国。那时，他才16岁。他在墨尔本港口工作，时而给家里寄点儿东西，妈妈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期星二都给他寄包裹。

还有小女儿——伊丽的妹妹也没来，她已是第二次出嫁，去了米什科尔茨。妈妈很为小女儿自豪；她丈夫在区委工作，掌握着重要的职权。

祖父因病没有来；从春天开始，他的腿就发肿了。

这不，祖母和久丽妈妈——妈妈的妹妹——都来了。鲁季也来了，但大家不把他当作客人，因为他每天都来父母家——他最爱吃妈妈弄的饭

菜，认为比餐馆的都好吃。最近，他住在埃尔热别特，那里离工作地点稍近些，他租了一个单身房间，这事鲁季还没告诉家人。

妈妈生了七个孩子，可每次节日常只来得了两个。她没有孙子，在米什科尔茨、布达佩斯都没有。

“对于装门面，说大话大家都不相上下，可现在没有一个人敢为工人抱不平。”桌子另一头，祖母在喃喃抱怨。她是个稍胖的灰头发妇女，嘴角很多皱纹。

廖林茨的房子问题是不可避免的：祖父、祖母一生攒钱买了这幢房子。别人住在里面是不会有感情的……为什么他们曾出租？不得不出租，她的丈夫不可能每天奔波于廖林茨到奥布达伊造船厂之间。如果不在这个潮湿的地方、可怕的半地下室里庸庸碌碌地过日子多好！退休后——祖父曾是钳工——他总是呆在家，几乎没出过门。这个地方摧残了他的身体。要知道，他们是房屋的所有者、是资本家。“无产阶级”的官员拥有了他们自己在廖林茨的房子、花园。妻子曾是旧制度下残酷剥削过工人的警察局官员的太太，而现在——听说过吗？——她成为了无产阶级！她甚至不愿与别人交谈，和自己的小儿子一起过，新社会里，儿子干得不错，在家具店当了装卸工，在

巴拉顿买了一幢别墅，现在还想买小汽车。只要允许，他一个月能挣10000福林，女邻居亲耳听到的，他半小时就要100福林……

鲁季耸耸双肩。

“如果与傻瓜打交道……为什么不要呢？”

“正是，与傻瓜打交道。”奶奶说，“工人总是傻瓜，瞧，你自己也承认了！”

“夏天呢？”爸爸转向久丽妈妈，“你的孩子要额外搞点什么挣钱？”

桌子的另一端，爸爸坐在专为他准备的椅子上。它能承受爸爸120公斤的压力。没人像他那么胖的体形，青年时代，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香肠商人”——过去，他曾在肉类工厂工作过。

爸爸在必要的范围内询问着，不使谈话中断。

“是的，这还需要帮帮忙。”

“不会妨碍吧。”埃什捷尔说，“双手已习惯了工作。”

“只有在厨房干活，那里钱也不多！”

爸爸曾当过饭店、旅馆的领导。

谈到孩子时，久丽妈妈拿出了手帕。此时，她边叹气，边擦眼泪：

“我可怜的孩子……这么早……”

她的儿子16岁，女儿14岁，今天都没来，参加青年组织举办的一个什么考试去了。母亲独自

一人肩负他们的生活已3年了。她与丈夫离了婚，很快，丈夫又娶了一个年轻妻子，才28岁，都可以作他的女儿了。当时，在紧密的家庭生活圈子中，大家就跟着她丈夫，叫她久丽妈妈，儿子也叫久丽，因此离婚后，这个名字就随她保留了。虽然，久丽妈妈比姐姐小6岁，但长相特别像，她嘴角已爬满了皱纹，近几年，脸上的皱纹更深了。久丽妈妈的性格与祖母特别相同。

久丽妈妈用手绢擦着眼泪，继续说下去。平时总是这样，一谈到孩子，她就想起丈夫。

“他们，可怜人，很快就要经历生活的磨难了。他们的父亲，自己与坏女人倒生活得舒适，既无忧虑，也无烦恼。如今怎么了哦？听说的都是；那个人还没有孩子，太好了！于是，一起生活，然后又分手。”

“这一无益处。离婚总是不好。”妈妈插嘴道。

“是不好，这当然。但当有了孩子……父亲和母亲都要为他们负责。

他们家庭成员之间，谁也不互相作对，也从未发生过互相倾轧之事。大家都很和睦，共同承担亲戚们的忧愁与痛苦。

全家人聚在一起时，交谈可能会突然冷场，这时，爸爸总会提出一些意外的问题，使交谈又有了生气。

“嘿，你们有什么？……那个女人在那里如何？”他向埃什捷尔说，“你没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当铺吧？”

在这里，这个紧密的家庭圈子里，大家都认为对方是正确的，各方面都赞同对方。但此时，埃什捷尔第一次想到这个问题，他们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就是说，对任何一个讨论的问题的自己的意见。埃什捷尔发现，爸爸总在巧妙地指挥着交谈，下意识、小心地绕过那些尖锐的问题。他那种和睦相处的处事原则，不仅在家里，就是在单位里也是无人不晓的。据说，他从来也没跟谁吵过架，连对自己的孩子也没高声叫喊过，总是满足孩子们的要求。大小孩子对此都很乐意。

鲁季从桌后走出，打开电视机。今天要转播一场国际足球比赛，还有半小时比赛才开始。他看见母亲很不高兴地摇头，忙说：

“足球赛前还有其他节目。”

大家都传递着看小儿子从澳大利亚寄回的明信片。这时，爸爸从桌后走出，看了看电视，然后有用意地对女儿点点头。

于是，他们父女俩走进另一个房间，“为啥破费呢？伊尔奇①。”他指着座钟说道，“买个稍便宜

① 伊丽的爱称。

点儿的什么就行了。当然，钟很漂亮。我不很清楚，但……恐怕你们为这可爱的座钟慷慨拿出了500福林，是吗?”

“噢，请别担心，这是礼物。”伊丽赶忙回答，从她的答话来判断（相反，她会说:“我讲便宜了一半价!”），爸爸明白了，座钟不了500福林。他咬着牙，蹒跚着走了一阵，沉思地望着座钟下的铜小球，然后，似乎是顺路，走进放议事日程表的地方，说:

“那个买主寄来了一封信。”

“什么?”女儿感兴趣地问道。

“他卖了自己的家用什物，现在感到很拮据。”

伊丽神情忧伤。

“我知道这个。他什么也没答应! 白白地拖延时间! ……我知道这个!”

“这周要让他做出决定。我派人与鲁季一起去检修一下房子，还要与你的雅尼叔叔谈妥价钱的事。”

雅尼叔叔——父亲的弟弟——第二个遗产继承人。

按法律，房子由两兄弟继承，但家里认为，埃什捷尔夫妇有权分到1/4份。近5年来，每年他们都从假期里至少抽出一星期去爷爷那里，妻子收拾屋子、做饭、洗衣，丈夫只是为了消遣，修

理一下房子破损的地方。没有一个孙子像他们那样关心祖父，因此，祖父答应，埃什捷尔夫妇继承遗产的1/4份。

“那个买主有多少钱？”伊丽问道。

她在壁镜上照了照，轻轻地弄了弄头发，整了整裤子。这是块陈旧的镜子，质量很差，没有刨光，把人样子都扭歪了。

身后妈妈走了进来。

“你们在谈论房子的事吧？”她立即问女儿，并理了理女儿的裤子，“你似乎发胖了。”

“上帝，救救我！”伊丽惊叫道。

她从镜子里发现父母都在看着她的腰身。

“哦，怎么，拿不定主意吗？”妈妈问道：“你们真的要买房子？”

“在佩列佩尔卡大街吗？”

“或许，看过其他的房子吗？”

“嘀，关于房子……”伊丽忧伤地拖长了声音。她很早就猜到了：妈妈认为他们能得到1/4的遗产不公平。无疑，母亲公正的心，总想在孩子们中间平均分配遗产，正如生日给每人切一块蛋糕一样。但房子不属于她，甚至不属于她那方的亲戚，所以，她什么也分不了。

“你们不想买房子？那买什么？”

“什么都可以买，就是不买房子。”

妈妈最后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我想，你们既然比别人收入多些……大概存进银行也不少……那个女人，她会同意与祖母交换房子的，当然，不要任何附加的钱。可怜的老人！搬出自己的房子，这样，哪怕离开腐烂、潮湿的地方也好。……

“讲主要的，不要扯远了。”爸爸说道。

显然，他们俩之间已经谈过了。

“可怜的老人，他们当年……无论发生什么事，如果有人企图，他们绝不会卖房子的。”

“是的。”伊丽很不想说下去，当然，还有一个问题，那个女人是否想与我们谈谈。另外，伊姆鲁什不在，我……你们应该明白，妈妈！”

“哦，当然！无论任何情况！”两位老人说道，急忙同意。他们显然感到轻松，因为，他们本想与女儿的谈话会阻力很大的。

“重要的在于你……伊姆列总会听你的。”

“可怜的爷爷，那样就会延长他的生命！孙儿们的想法……”

“又安宁，空气又新鲜。”

“是的，是的，当然，空气要新鲜。”伊丽说。

10

父母们意外的建议使伊丽措手不及。她自己不知道，怎么办更好，脑子里一片空白。(当然，他们不需要交换添加的钱，也许妈妈给居住在墨尔本的哥哥存过一些钱，因为，总不能把钱寄去。)这时，屋子里男人们已聚集在电视机前，大声评论着，进球后又大声叫喊着。这样，伊丽有足够的时间仔细考虑。

当然，老人应该受到照顾，但伊姆鲁什会怎么想呢？他们一直生活得平平静静：想关窗户就关，想放窗帘就放，别人看不见的。另外，如果是孩子，至少还可以帮点忙，可老人们一点儿也帮不上，可怜的老人，需要的是照顾。"你总还是去过一些地方，伊尔奇，带我去……""告诉伊姆列说，让他给我们劈些生火炉的细柴……"如果——上帝！——老人中一个多病、无生活能力，还得为他做饭、收拾、洗刷——一切责任。伊丽曾为这个格鲁吉亚老爷爷做这些事——一年一星期。她可以为他们献出一星期、两星期，甚至一个月，可是她的家庭，不可能一直背上这个沉重的包袱！为了快乐，她乐于放弃一点儿时间，可是，不能让她整个青春时光都围着病人转悠，奉献精力，奉

献时间！当然，为了自己的亲人，这样做很好……大家都虚伪地等待着这个奉献……不寻求自己的，而是别人的。

“不管妈妈还想怎样在我们四兄妹中分配廖林茨房子的钱……我总之会得到的！”伊丽想，不过，她后来再出现这种想法，就感到惭愧了。

他们去法尔卡什列特，埃什捷尔父母家时，公共汽车上，伊丽讲了与买房子有关的麻烦事，为了不影响夫丈的情绪，她只是顺便提起妈妈的建议。

“当然，我不认为，”她补充道，“那个女人要同意交换，这样仍躲避不了把她从家里逼出。”

埃什捷尔沉思着。

“首先是因为孩子们。你祖父、祖母的房子很潮湿。”

“祖母的小狗很让我感兴趣！潮湿对祖父、祖母同样有害。”

公共汽车艰难地爬行于沙什山上。后面的路程，他们俩都没再说话了。

菜园里，埃什捷尔的妹夫拎水，父亲在浇灌。

“请进，如果还没有忘记往哪里走的话……”父亲说道，代替了欢迎词。

这次拜访是必不可少的，上一次他们来是在复活节时。埃什捷尔父子俩感情淡漠，不过，双方都不愿点破这点。就是在节日酒宴上，他们也很少交谈。一说话，就立即争吵起来，即使有客人在场，他们也常常以争吵结束。

上次在节日酒宴上，也是这样。

节日前几周，父母添了孙子——足有理由第二天搞一个家庭洗礼酒宴。父亲显出少有的高兴，他开怀畅饮，醉醺醺地坐在桌旁与亲家母交谈：

“血缘、血缘……对不起。不需要血缘，有意义！要感情！谁怎么对待谁——这才有意义。是吧，儿子？……瞧，我的亲身儿子，小伊姆列·埃什捷尔坐在我这里，我后面，除了他，不再有血缘传下去了，只不过将取我的姓……但他对于我是陌生的！对此，我要当面对他说……是吧，儿子？……对不起，这一切都是迷信；我的血缘，我的血缘……血缘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没有感情，性格就不相同……如果一个是陌生的……”

在客人们面前这样很不好。

老头子更喜欢收养的女儿埃尔日卡一些，确实，父母都更喜欢些。据说埃尔日卡是被一个漏网的法西斯崩得分子① 抛弃的，他乘摩托从圣米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匈牙利的德国后裔建立的法西斯组织成员。

克洛什逃跑了。一枚扔在大街上的炸弹炸死了他的妻子，小女孩与死去的妈妈躺在大门口旁；人们把小女孩从一个防空洞抱到另一个防空洞——那时她，好像只有一岁半——老埃什捷尔夫妇得到她时，后来，他们就收养她作了女儿——他们一直想一个女儿。母亲生了伊姆列后，就没再养活孩子——曾有三次早产，孩子都死了。

两年前，埃尔日卡中学毕业，她在实验室工作，丈夫是中学教师。她很贤惠、擅长做家务：一周给父亲做两次发面煎饼，并常给母亲买些便宜的鸡蛋。她喜欢嫩葱拌凉菜，对于流氓行动、浪费国家钱财的行为，总爱谴责——总之，她成了老埃什捷尔夫妇真正的后代，给两位老人带来了无尽的喜悦。“引德国人入室，会把您自己撵走的。”那次酒宴事件后，伊姆列悲伤地说，“非常遗憾，但生活不只是为了美化父母的晚年。”

起初，伊姆列喜欢小妹妹，只是懊恼引起了他的意见，这个意见使他至今仍有不快的沉重之感。

屋里开了灯，窗帘遮住了窗户，埃什捷尔的妈妈坐在沙发上，正用干净、漂亮的三角形花布拼摆褥褓。

“过去就两兄妹都淡漠，现在又有了第三个人。”伊丽低声说道，但没想到这会触起丈夫不愉

快的回忆。

伊姆列停了下来，气愤地看着妻子。

“住嘴，伊丽！讨人喜欢点儿！”

他这种愤怒的声调，似乎是警告妻子不要常教唆丈夫与父母作对。

伊丽脸色发白，满脸委屈。整个晚上，她都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丈夫的不公平，深深刺伤了她。

埃什捷尔的妈妈非常高兴地迎接了他们俩。

“嗬，我的孩子，我想都会……”她突然不说了。

两个女人开始没看到客人。埃尔日卡，看得出，刚给孩子喂完奶，她急急忙忙扣好敞开的衣服。

小女儿眨着眼睛东张西望，复活节时，她还像个满脸皱纹的蝌蚪。妈妈和妹妹正在给孩子换干净的编结小衣服，埃什捷尔站在旁边，拿着换下的衣服。小姑娘非常地听话，任凭大人的摆布——大概，她已经睡着了。

房间变动了一下，为了给孙女空出地方放床，家具重新摆过了。

房间里有一种不习惯的陌生的气味。

晚饭在厨房吃的，桌子放在中间。有凉菜、

大葱、四季萝卜、酸牛奶。为了招待客人，妈妈赶做了炒鸡蛋。

老埃什捷尔坐了很久，一句话也不说。这是个瘦瘦的老人，头发斑白，蓄着修剪过的像铁丝刷一般的短胡须。

“记得吗？马尔齐·瓦尔科刚好在三一节①被人带走的，1944年的春天，黎明的时候。”他突然开口说。

“那人是淡火红色头发的小个子，他常来我们这里。”埃什捷尔说，感到父亲把矛头指向了自己。

老头儿去了三个商店，都只有那种折磨脚的尖头皮鞋——说了，没有其他式样，就只有这种时髦货。两天老头儿脑子中都缠绕着这个问题：好多游手好闲的人绞尽脑汁考虑，怎样制衣服、裤子、衬衣，怎么打家具，怎样美化不舒适的房子。假定头脑中考虑这些的游手好闲者以前就有了，但他们考虑的是用自己的能力达到目的，而不是觊觎着国家的钱财，甚至没想过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如果什么都靠国家，这样发展下去，渐渐地，连打扮一只狮子狗都得由国家出钱……（“你的狮子狗，你自己打扮吧！”内弟说。）总之，

① 每年夏季在耶稣复活节之后第15天的节日。

每一个劳动者有打扮狮子狗的权力……社会主义是为了啥？马尔齐·瓦尔科为啥斗争？……他，老埃什捷尔又为了啥呢？

“喂，以后再说。”老埃什捷尔的妻子轻声说。

她感到，谈话变得越来越尖锐，她想问问儿子关于新邻居的事，可老头儿仍继续嘟哝。自从打发他退休后——违反他本人的意愿，他很能胜任工作——他的性格变得更尖刻了。每一件小事，他都会同整个世界连起来。目前这个世界，有多少希望与之相联，可它没有沿着老埃什捷尔明确的道路发展，这个世界具体体现在儿子身上。他望着儿子，不知怀着希望的感情，还是失望的感情，就连他本人也不清楚。

“还没买小汽车吗？”过了一会儿，老头儿故意问道。

儿子气忿地答道：

“买一部高级小车比买一幢有花园的房子好100倍！要是我有钱，我就早买了！”

妈妈立即拥护道：谢天谢地，有了小车当然好，就不用挤电车了，想开车去哪，就去哪。生活水平在提高，谁有能力，谁就能买。

伊丽没有一点儿胃口，只夹了一点儿炒蛋，两个年轻女人都默默地听着，只是偶而交换一下

目光。埃尔日卡一直忙上忙下，一会儿进屋去，一会儿去炉旁，当她收拾桌上的餐具时，埃什捷尔感觉到那股陌生的气味是从她怀里的婴儿身上发出的。

老头儿耐心地嚼着多筋的凉菜。沉默了一会儿后，他说：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过20年后再买。”

“想那个时候，如果钱无处可花……当然可以买有花园的房子。”

“好好筹备筹备。”老头儿低声说，“我知道，好好筹备。对于成熟的杏子，收获一篮比植一颗树容易，你要照看它，还得等待它的成长。早先人们也喜欢上帝准备好一切……等别人在花园里植好了树，你再买花园……”

“你尽在胡扯！”老太太生气地打断丈夫，看了看儿子，“也许，你自己已植好了树？”

“我植了树。”老埃什捷尔特别强调说，“当年我植了。”

谁也不明白，他指的是什么。老头儿没再吱声，考虑着自己的事。但整个晚上已变糟了，年轻的埃什捷尔夫妇晚饭后告了别，情绪不安地回去了。

11

伊姆列·埃什捷尔很满意自己的专业。自认为很喜欢，虽然工作并没完全充满他的生活。说实话，一周他没干满过48小时。

可能，是他的过失，也可能正是工作本身，有时各种情况、要求、情绪都会起作用。也许，在那些作家、记者，以及研究政治的平凡人中，他们相信，似乎理想的车工一周至少能干48小时——越多越好——只是为了自己的工作而生活；多年，甚至一生心满意足的是：每天的幸福——注视着切削器，注视着刨屑夹具里的钢块，计算着怎样固定下一个零件。头脑中思考着新方法，力争工作现代化，提高产品质量。

那时，埃什捷尔——大约10年前——从部队转业，又回到了工厂时，报纸登载了关于打破纪录，关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到200%的消息。当时，他就开始了拚命地工作，但工作却是渐渐的不平静的源泉：为了促进后进工人，从工人中选出一些先进，似乎现在也是这样。可要知道，这种或那种的宽容，常常使某些人从群众集体中分离。

但是，传统的工作制，还能应付完成200%

的计划,群众的普遍劳动——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现在,在生产会议上,中年总工程师说:"关于保障最有利的人、车床及零件互相联系的系数。"听起来很不明白,埃什捷尔至少不明白相同的表达,但现在,这并不使他焦急。

另一方面,一年年,埃什捷尔更加强烈地感到,现代化技术的运用和发展在他的工作中变得占优势了。当然,正常的状况、安宁的环境、材料保障以及丰富的生产经验,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他本人,还有,他主要是做成批大量的工作,他是按对车床、零件严格的规定以及准确的时间制度来完成这些工作的。

终究,他从一切使人感到苦恼的忧虑中解脱出来,自我感觉良好。甚至,他还不止一次尖刻地抨击机械性工作,但他又感到高兴:好几分钟看着飞快地刨屑钢板,脑子中其他什么也不想,工作也不一定要特别集中精力:动作是呆板、机械的,工作范围也很固定。第一批零件生产出来后,注意力就可以放松一点儿,就自我感觉良好了。

一切观点都是正确的,但后来,他感觉到,自己似乎缺少点儿什么,不因为工作,也与他的劳动无关,而与生活本身、与周围环境有关。

有时,考虑与工作、定额、突击劳动任务有

关的问题。占去了他大部分的空闲时间，他并不感到有什么缺少，这种感觉与愉快的思考——命令自己在车床旁松弛一下，挤出几分钟空闲的时间——同时出现。

大多数人都这样：想买一只带发动机的小船、一幢别墅、一辆小车，他们幻想着这些，或已幻想过，计划着要实现这些愿望首先要做什么。埃什捷尔完全相反，他什么也不想。起初他感到生活空洞，只是后来才想：用什么来充实空洞的生活？填补这个空洞，找到缺少的东西。

他最喜欢的是小汽车，伊丽也想有一辆。但自从给妻子讲了后，他已好久没再想了。现在他和她越来越亲近，钱会有的，小汽车会有的。可能，伊丽也事先决定把祖父分给的遗产买小汽车？他从未考虑，甚至没有勇气幻想，有一天能买上一辆小车。

想着这些感到很愉快，并不是小汽车本身勾起他愉快的感情，而是小汽车迟早都会填补他生活的空缺。

圣灵降临节后，开始不顺利了——有一个半小时的停工时间。埃什捷尔不得不清洗了机床，才使机器恢复了正常运转。

主要的，他并不为父亲的讽刺话气恼，而是

气恼父亲至今仍能看透他的心思。他为什么猜得到？固执的老宗教分子，让他随心所欲地唧咴吧！他怎么会猜到他们要买小汽车？

“我同样也看得透老头子。”接着他想，“我至少理解他。他习惯于过去的生活方式，认为任何想快乐一下的愿望都是老爷派头。小汽车有啥用？！还跳什么舞！要知道都结婚5年了！……你穿得好一点儿，伊丽脚上穿得漂亮一点儿，父亲总是斜眼看待。到了老年，还认识不到，在我们这个时代，工人并不比其他人差……老爷气派！瞧，就这些胡萝卜、大葱，还有萝卜都是自己的菜园里种的——对于他是社会主义！可以想到马尔齐·瓦尔科和老埃什捷尔是为此在奋斗，为了每天晚上能吃上凉菜，以及自己菜园里种的大葱。”

“又是这种气味。”

“埃尔日卡和她的丈夫知道，老头子需要什么。有趣！我们，如果一般……但总之是轮到后面了。”

午饭后，埃什捷尔碰到了买给他小狗的那个起重机司机。司机问道：“怎样，伙计？我的小动物有用吗？”

“还可以，”埃什捷尔答道：“早上妻子骂人，小狗还站在门槛帮着大声叫呢！”

“那淘气鬼呢?”

“别问了!现在是踮着脚走路。”

但并非完全这样。奥尔舒娅大婶抱怨,本来三个淘气鬼够吵了,现在又加入一个——小狗。但当孩子们知道“住户叔叔”在家,他们就会尽量安静些,甚至从窗户还传来他们互相作嘘嘘声。

埃什捷尔笑了,自己也没意识到,微笑竟久久地挂在脸上。

他喜欢上了娇小、毛茸茸的小狗。过去,他从未养过狗。父母一只牲畜也不许养——无论是猫,还是鸟。生活开始之初,他感到,那些非动物的东西不属于他,属于他的是那些活泼好动,有着温暖身体的有生命的东西,它们有自己的愿望,有看自己、看世界的明亮的眼睛。

说实话,他甚至可惜把小狗送给孩子们。当然,小狗是属于他的,但仍不完全属于他,仿佛是一种集体的财产。

午饭后,埃什捷尔离开朋友那里,去了别的地方。他抽着香烟,突然想到,空闲时间里,他可以给小狗盖一个小房子,并不需要很多材料,随便一些小木材都行。那小淘气鬼们不知会多高兴!让缺少教养的小家伙们高兴!(星期六,他在小狗的脖子上挂了一枚青铜奖牌——他曾在田径运动中获得的——最大的那个男孩立即认为,奖

牌是金的——那天是节日，街上所有看到小狗的儿童都很羡慕。）

女办事员拿来通知，低声说，早上的停工时间不能给他抵销。埃什捷尔生气了，完全忘了给小狗盖房子的事。

回家的路上，当他拐进佩列佩尔卡大街时，看见沙尼慌慌张张进了大门，接着，门口又伸出一个小姑娘的脑袋——她看了埃什捷尔一眼。埃什捷尔走进院子后，孩子已全跑走了，只是凉台窗户后的窗帘在动。

他立即想到，小狗出了事。

但小狗仍在原处，它没有注意埃什捷尔，只是烦躁地时而搔搔旁边的木柴棚。

“鲍加尔！”埃什捷尔叫道，孩子们叫小狗鲍加尔。

小狗脖子上的奖牌不见了。

从房间里传来女邻居及孩子们的声音。他们正在争吵什么。门轻轻地开了，沙尼伸出了脑袋。

“住户叔叔，不是我们的错！”

“不是大灾难。”埃什捷尔说着，拍了拍在地上打着滚的小狗的肚子。

孩子们大胆起来，三个人都走出了门。

“我们不在家……别人偷的！”

“当然，因为那是一块金牌。”小姑娘说。

“机(金)的，机的。”小弟弟跟着激动地说。

埃什捷尔笑了起来，他还有一块奖牌，是银的，换季节放衣服时，他找到的。

妻子从缝纫机后望着他，母亲般的微笑了。

“你自己就是一只大狗。”

今天她没作任何其他安排，她有件报酬极高的急活儿。

埃什捷尔用一根漂亮的带子系上银牌。

“嘿，你……真是只大狗！”妻子取笑着，弄乱了丈夫的头发。

院子里，显然孩子们没有不安了：奖牌不见了，但小狗还在。他们用力向小狗扔小石子，但小狗并不跑开——它一下子还不明白玩耍的意思。他在小狗旁边的长凳上坐下，等小狗在地上滚了一会儿，然后把它抱到膝盖上，在脖子上拴好了银牌。三个孩子都挤在埃什捷尔的身旁，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住户叔叔，奖牌是银的吗？……到了晚上，我们把银牌取下来，免得别人偷走，行吗？……哪种要贵重些：金的还是银的？……”

女邻居从屋里走出，望着他们。

她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印花布工作服，伊丽从不穿这样旧的。但年轻女邻居体形很美，就是穿

着褪色的衣服也很漂亮——像浪漫派画家笔下的牧羊女——更美的是：衣服遮掩了的部分。

女邻居从台阶上走下，她的工作服敞开着，深棕色的小腿上有一条白色的痕迹。

她停下了，没有走近。

“过来，小淘气。”她对儿子说道，擦干净了他的鼻子。“淘气鬼，够了！邻居不值得与你们纠缠，你们不配……一点儿也不值得。”

“事情不在此……这是为了鲍加尔。”埃什捷尔觉得小狗脖子上的绳子系得太紧了，他想重新拴一下，可小狗用嘴含住了奖牌。“我们奖励了鲍加尔……喂，你怎么，还不想当将军吗？”

孩子们笑了。小狗不想当将军他们非常高兴。

“他们不听，”母亲继续说，“总是喧哗、打闹，我对他们说，如果再不改，住户叔叔就把小狗收回，可仍无用……”

埃什捷尔看着女邻居，心领神会地笑了。

“要知道，孩子们……”

然后，他坐在一块放在院子角落小树旁刨削木头的圆木上，看孩子们逗小狗玩。

他们的母亲在凉台上准备晚饭，她在开着的窗户旁忙碌着，很少注意孩子们。

奥尔舒娅大婶听到喧闹声又走了出来，可她

看见埃什捷尔，止步了，没有止制孩子们，只是“砰”地一声关上了自家的房门。

埃什捷尔在圆木头上坐了很久，盘算着给小狗搭小房子的事。晚饭后，这个问题仍缠绕脑际，他在信封上画了一个草图，决定给小狗盖一个不同一般的现代化小房子，有管道、窗户、百叶窗——童话书上画的那种。

妻子微笑地站在他身后看着草图。然后，她整好了床铺，上好了闹钟的发条，放下窗帘，进了卧室，她靠近丈夫，双手紧紧搂住他的脖子。

“一只可爱的小狗，是吗？”伊姆列问道。

对于妻子此时的激情，他并不十分高兴。他最后看了一眼信封上画的草图，顺从地伸手解纽扣。

12

过去，伊姆列喜欢自己动手制东西，甚至有段时间，还加入了航空器模型制作者协会。自从结了婚后，他退出了，不再特别想做东西了——妻子成了他新的、唯一快乐的源泉。他不感到自己还有什么不满足的，他想以另一种方式来安排时间。但是，可能由于出现的新的感情，打破了固有的整日清闲的生活，他感到似乎缺少点儿什

么了。近几日，他开始给小狗房子刨木板、给木板钻孔，觉得很新鲜，有时一周连电视都不看了。

“哦，同志，您下决心了?”冬夏季都结着领带的车间主任问道，他发现了埃什捷尔吃早饭时画在纸上的房子草图。“一切建好后，请通告我一声，我要搬进去，现在这种最时髦。”

埃什捷尔笑了，但为什么笑——自己也不明白。他不太圆滑地解释说，他是成年人，准备盖一个小房子，给小狗盖的。

车间主任拿来一张图纸：新型系列产品，做起来很困难。这种情况下，他一般找有经验、懂专业的工人商量，最后，他找到了埃什捷尔。

伊姆列关掉车床，认真地看着图纸。

“怎么钉紧呢?”车间主任问道。

“需要好好考虑考虑。”

“我想，最好是在管道下面。”

“不，不，”埃什捷尔皱着眉头，反对道，“我们来分析分析。”

还在几星期前——因为没有别人的帮忙——他一个人好几个钟头仔细考虑怎么完成任务。伊姆列喜欢绞尽脑汁研究新的任务。此时，他看着刨削着的旋转的钢块，一会儿后，在他的想象中，开始仔细描画被围在聚乙烯中的“特拉班特”牌小

汽车，在这以前，想象中的小汽车奔驰在从院子经过佩列佩尔卡大街，到纳季乔鲁特熟悉的路上，铁丝网围栏后面是小巧精致的房子，墙壁新粉刷过，绿色的百叶窗，还有瓦造的低矮的塔楼。房子四周的院子充满了生气，小狗轻轻地跳着，高兴得发狂，三个孩子喜气洋洋，高兴万分。图画已很美了，不需要再添什么。但埃什捷尔内心深处，无意识地想到了出现在阳台上那条腿上的白色痕迹。什么也不添了：就这样，小狗高兴地叫着，孩子们愉快地跑着，彩虹映照着小狗的房子。

最近，孩子们每天都到街旁的电车站来接他——当然，与小狗一块儿的——焦急地注视着一辆辆开来的电车。每天伊姆列都带回来一些必需的材料、零件、以及必备的工具。三个孩子拥在埃什捷尔的身旁，跌跌撞撞地走着，仍不停地问着问题，甚至忘了小狗，忠心耿耿地跟着埃什捷尔。

埃什捷尔感到，当电车驰近车站时，他的心热乎起来了。只是现在他才发现，有好几年都没体验过这种感情了，他期待着走出电车的那一瞬间，这使他感到害羞，他想："谁会相信，一个人的精力花费在讨厌的小狗身上……"

埃什捷尔干活儿时，孩子们激动地围在周围，盯着埃什捷尔的每一个动作，并时刻准备着帮

忙。他们的母亲很少出来，只是偶尔从窗户里看看，当他俩的目光相遇时，埃什捷尔不好意思地笑了，耸耸双肩，似乎在说："瞧，把时间消磨在如此琐事上……"

到星期五晚上，小房子建好了。

埃什捷尔高兴地看着自己的成绩，不过，小房子还未最后完工：他想给小房子墙壁刷上巧克力色、百叶窗刷上绿色，还想给窗户装上玻璃，烟囱上插上风向标。

丈夫刚把小塔楼盖上，伊丽就到院子里来了。

"哦，谢天谢地，"她说，"希望你为狗做的这一系列工作该结束了。你简直入迷了，再这样下去，会没完没了了……"接着又低声加了一句："某些事除外！"

应该说，她并不生丈夫的气，因为，她也喜欢小狗。

最近，孩子们变了，整天听不到他们的声音。确实，他们很少在院子里追逐玩耍，因为，送他们进了延长时间制的学校：从早到晚院子里都很安静。孩子们一回家，就扔下书包，牵着小狗跑向电车站。

星期六，埃什捷尔很晚才下班。他买了一块安装小狗房子上的玻璃，还买了颜料刷子。孩子

们牵着狗在电车站焦急不安地等待着。埃什捷尔下车后，他们跟在身后，不同寻常。他们一声不吭。

“喂，怎么回事儿？”埃什捷尔问道。

小姑娘的脸上滚下了泪水。

“住户叔叔，老太婆把我们的球收了！……我们正在和鲍加尔玩……她收了……”

“哪个老太婆？”

“就是房东！她拿的，不还给我们了！”

“我……我那天把她的窗户打烂了。”小男孩说。

“球‘说实话，偶然’落入花园中，奥尔舒娅大婶就把它没收了。是吧？”

埃什捷尔说着，一边把带回的东西放在台阶旁，与奥尔舒娅大婶问了好。院子里很安静，老太太对此非常满意，她坐在门槛上剥青豌豆。

“非常抱怨您呢！奥尔希① 妈妈！”

“瞧你，非常！”老太太向孩子们挥舞着拳头，“非常抱怨！您请求他们，央求他们，他们更得意了……花园里多么好的西红柿都给糟蹋了！”

“好了，我骂他们，球本身总没错。”

“球我不给。”老太太厉声说道。

① 奥尔舒娅的爱称。

“我也不给吗？”

“您同样。”她一只手兜着放豌豆的围裙，一只手提着椅子进了屋。“您，埃什捷尔先生，甭生气……这不会有什么好处！”

“好了。”埃什捷尔说。

家里门好像锁上的。奇怪，伊丽没有等她。

他一开门进屋，目光一下子落到厨房桌上用玻璃杯压着的一封信上。

伊姆鲁什！

想给你打电话，可又怕打不通。

爸爸来了，我们必须走，要在祖母房子出买单上签字，买主准备付款了。爸爸认为，与此有牵连的每一方都应出席——避免今后有人找麻烦。（雅尼叔叔也要去。）很遗憾，鲁季的车坏了，（或许是他情绪作怪。他现在才知道，只有我一个人能得到遗产的1/4份。）

亲爱的伊姆鲁什！我尽量在晚上赶回，但我没去火车站，不知道乘哪次车。饭我准备了，热一下再吃，我还买了酒。乖点儿！我带走了钱，吻你一万次，速归。

伊姆鲁什，保重！

“就是说，一切正常！”埃什捷尔想道。他喝

了一杯酒，出去打了电话，想了解一下晚班车什么时候到达。

孩子们静静地望着他，在树下等着。

“他说什么？到达？”小男孩焦急地问。

“谁？”

“是警察到达吗？”

埃什捷尔笑了。

“等一下，我就去把这事调解好！”他把最小的男孩举到肩上，带他进了屋。

埃什捷尔赶忙换了衣服，又看了一遍信，他没料到会有空闲时间。本来想，今晚伊丽要拖他去跳舞的，既然这样，如果伊丽不让他干其他事，明天早上就有时间再搞一搞小狗的房子，现在和晚上他都可以自己安排了。

埃什捷尔迅速装上了小玻璃窗，但窗框还得刷漆。他把小房子的墙壁刷上巧克力色的颜料后，天已黑了，接着，又开始给百叶窗刷色。奥尔舒娅大婶出门了，此时，院子里只有他们几个人。女邻居出了屋，手里拿着针线，坐到刨削木块的圆木头上。

小儿子认真地望着小狗的房子，看见妈妈出来了，就走了过去，小手伸向妈妈，说道：“那跺(个)把(打)猎去了……妈一妈！把猎去了……”妈妈把针别在衣服领口上，说：“打猎去了，从旁

边开了一枪……哦，快跑，快跑，快跑，小兔子……”她贴进小儿子的面颊，母子俩都笑了。

小男孩仍一个人嘟嘟哝哝地讲着打猎，接着要妈妈讲故事，妈妈的情绪很好。埃什捷尔停下了刷漆，注视着他们母子俩：她多高兴啊！她笑的时候真漂亮！

年轻女人发现身后有人注视，突然不吱声了，忙着找衣服上别的针。

“我可怜的孙儿……那个不幸的人大哭着，爸爸也不想跟他玩。”她开始讲起来。

院子的木柴棚旁边，扔着一只黄色的残缺不全的小熊，小男孩拾起，抱在胸前。小熊没头，一只腿也缺了，但显然，小熊新的时候，小男孩一定非常喜爱。

“搅一下吗？”最大的男孩问道。

“要搅匀，小心点儿，慢慢的……”埃什捷尔说。命令沙尼搅颜料并不需要——但男孩很喜欢帮忙。

小姑娘坐在旁边的长凳上，默默地看着。她的眼睛很大；像小弟弟的眼睛，都是妈妈遗传的。

小弟弟尖叫起来——鲍加尔尖尖的牙齿含着小熊，他吓得哆嗦，急忙跑向妈妈。

“哎呀—哎呀！小熊！……吃了！”

“别怕，儿子！它吃了好长胖。”妈妈答道，她只抬了一下头，又接着缝衣服了。

小儿子又跑向埃什捷尔，扯着他的裤子，悲伤地重复道：

“吃了！……呜—呜！……吃了……”

天气非常迷人。

没有一丝风，到处飘溢着丁香的芬芳。

埃什捷尔仍在全神贯注干活儿——给小百叶窗刷漆，他轻轻地打着口哨，连丁香花香也没查觉。

“您的妻子不生气吗？”女邻居突然问，眼光仍未离开她的针线。“您与孩子们玩耍…… 她不生气吗？”

“为啥她要生气？”埃什捷尔耸耸肩，他不想说明，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伊丽。

“您妻子性格真好！”

“希望。”埃什捷尔答道，他留下了一点儿后路，以便今后再制作一件东西。

小房子简直像从童话中走出来的，它看起来漂亮极了，但第一遍油漆干了后，还得再刷一次。

13

最后一个乘客从埃什捷尔身旁匆匆走过。

“没出事。”他想，“明天会回来的，或者就今夜。她没能赶上这趟车，可能会乘夜班车。没出事。她写得好好的叫别接她。”

火车对面的大门口，一个摊贩老头正把自己的东西捆在一起，他戴着圆环软帽，蓄着像科舒特一样的胡须。埃什捷尔从他身旁走过，可突然想起皮球，他又转身回来。

“喂，老爷爷！你卖皮球吗？”

老头皱着眉看了看。

“我都收好了。”

“再拿出来，老头儿！你的背又不是国家规定，不能弯吗！”

“40福林！”老头儿说，仍没改变姿态，“连球网，要不要？”

白色大口袋里有一个红色的大塑料皮球。显然老头儿因为得再弯一次背，故意抬高了10福林的价钱。

车站已无电车了。

“算了，这样说吧，各人的消遣方式不同。”埃什捷尔想了一下。“今天星期六，不是吗？”

他走进一家只供零售的小酒店，要了50克加苏打的欧洲甜樱桃酒。他和一个中年人站在小桌子旁，那人呷着酒，胡须上粘着酒泡沫。他突然看到了皮球。

“给孩子买的？”他友好地问道。

“是。”埃什捷尔回答说。

“好，因为马上要到节日了，可以玩玩。”

“是的，当然。”埃什捷尔说。

“我也给孙子买了这种球。”

小桌子旁聚集了很多人，空气沉闷。埃什捷尔一口喝完了酒，向出口走去，但突然又想到什么，于是又站在等付款的列子后：不能就如此寒伧地消遣。显然，他喜欢这种消遣方式，即使晚回去10分钟也没啥——家具和墙壁有耐心等他。

伊姆列又喝了200克或250克，在回家的路上与售票员争吵了什么，可立即又记不起来吵的什么了。他在十字路口看了看表：10点，也可能是11点，他没仔细看。

街上物空人静，冷清清的。

他大步走着，走得很直——平时，他不这样走，他手里拎着的球打在他的腿上。

伊姆列充满了孤独感，现在他回家去，将一个人躺在空荡荡的房子里睡觉。虽然，可能并不孤独，但他在小酒店时，情绪已坏透了。站在拥挤

的人群中，他想："让整个世界滚蛋吧！你累得精疲力竭或者整日无所事事，最终总之是死，如果有这样或那样一个结局，又有什么可需要的呢？"

后来，他喝了四五杯酒后想："就你，伊姆列·埃什捷尔，自己32年来干了些什么？盖了一间小狗的房子，任何人都会做的，这不容置疑。还做了什么呢？32年来没做什么了。如果今天晚上你就要死，你死后只留下一间小狗的房子……"他又回忆着做的其他一些事情。"嗯，是的，还有一个放圆木头、圆锥形物体、活塞的仓库。还有一些不起眼的东西，这并不意味着要别人付工钱，只是无偿的劳动。虽然自己付出了代价。但是，是心甘情愿的，比如说，盖小狗的房子。"

整个晚上他都情绪低落，他自己也不知在受什么折磨。走到家门口时，他停下来，想了几分钟："瞧，我的酒，显然完全冲淡了生活的乐趣，甚至那份已拥有的乐趣。"

小狗没跑出来接他。它喘着粗气，已睡着了。

女邻居家里的灯还亮着，灯光不太亮，平时要亮些。

埃什捷尔踮着脚走近门口。年轻女人听到了脚步声：她坐在用报纸罩着的灯光下，准备用放在膝盖上的破布缝点东西，她恐惧地望着门。

埃什捷尔轻轻地敲了敲窗户。

女人颤抖了一下，迟疑地站了起来，似乎不知道该咋办，她撩开门上的帘子。

伊姆列给她看了看球。

看得出，她轻松地出了一口气，也许是因为球，也许因为是伊姆列站在门口，而不是其他人。她转身取钥匙开了门。

"孩子们睡了。"她低声说，脸上露出了微笑。这时埃什捷尔站在门口不知所措。

"睡了？"

"哦，当然，睡下好久了，您有啥事？"

"睡了就算了，"埃什捷尔结结巴巴地说，似乎是脚下的水泥地板在轻轻地摇动，"让他们睡吧，还是孩子，是吧？您明天早上交给他们……"

"噢，谢谢！"女人细声答道，小心地、似乎在拿鸡蛋，把小球放到桌子中央。

"早上给他们。可别忘了说是住户叔叔给的。他们这样叫我：住户叔叔。"

"您为啥在他们身上花费，妻子知道是会生气的。"

"嗬！她不在家。"

"我知道。"女邻居说，她看了看埃什捷尔又微笑了。

"您从哪儿知道的？"

"我今天补假。我看见她中午拎着一个黄色的箱子走了。"

"是的，黄色的箱子。"埃什捷尔说。这时他并没意识到，直到第二天他回忆起这次谈话，才想到如果伊丽是中午走的，显然晚上不能赶回，她是知道的，可她在信中却说乘晚上的火车回来。

女人走近桌旁，迟疑地说：

"请坐，邻居。"

"哦，不，不，我打扰您了，……不用了……"灯光使他睁不开眼，他眯缝着眼睛，向四周看了看，说："就是说，孩子们都睡了？"

宽敞的屋子里家具很少，并且很廉价，很不成套，但却布置得秩序井然。埃什捷尔小心地走近床边，两个大点儿的孩子面向墙壁，睡得正香，看不到他们的脸。他们俩合盖一床被子，被子里的棉花都看得见。

"真可怜。"埃什捷尔想，"她也够难的，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过的。当然，我对此并不感兴趣，对此无关，可她很难，这是事实。"

"那小儿子呢？"他低声问道，"我想看看他的睡相。"

女人奇怪地看着他，打开了小屋的门。屋里

没开灯，从外面屋射进的光线，完全看得清睡在床上的小男孩。他的光腿压在被子外面。

埃什捷尔久久地望着他，笑得轻轻的发抖，他拉起女人的手。

她没有反对，转向他，昏暗的灯光下她的脸显得很苍白。

“女房东会看见您的。”她火热的眼睛望着他，低声说道，嘴角病态地颤抖着。

伊姆列迟疑地拥抱着她，抚摸着她的头，亲吻着她的发丝，语无伦次地嘟哝着：

“嗯，嗯……您认为，我……您认为我没有想过别人的事吗？”

他温柔、热情地望着她，把她贴近自己，埃什捷尔的手轻轻放入女人的衣服内，当触摸到她的胸脯时，克拉丽全身开始颤抖了。

她不能控制自己，全身灼热，像发疟疾一样，颤抖不停。

“等等，稍稍等等！”她细声说，从床上抱起小男孩，把他放到哥哥、姐姐那张床上。

灯光透过门帘，射了进来。

“我知道，会这样的。”女人说，她侧身躺着，紧紧贴着埃什捷尔，轻柔地抚弄着他的头发，望着他的脸。

“怎么会事先知道呢？”

“我知道。”

“没啥，知道就知道呗。”

“确实，你是个好人，可总有什么在折磨你。”

“什么呢？”

“不知道。”

伊姆列把臂肘撑在枕头上。

“我对此很好奇。”

女人也贴近他，抚摸着他的面颊。

“我只是感到。这很明显，我的第一个丈夫也是个好人。如果他还活着，我会非常爱他，但除了他，我一个人也不爱。”

“一个也不？”

她没有回答，只是摇摇头。

“就是说，一个也不。”伊姆列又重新躺下。

“我不会喜欢你，”她说，“我只能喜欢上那种，那种……我……你以后同样会鄙视我……不会再来我这里。”

“为什么？”

“因为，会变坏，如果今后——总之，同样的结局。”

“什么结局？”

“很平常，不再来我这里！”

埃什捷尔躺着，不满意地嘟哝道：

“我喝了酒，你也喝醉了。我自己也不知道喝了多少，但很多，你也醉了。”

女人俯身卧在埃什捷尔上面，像母亲般温柔地说道：

“你生气了？”

“到底什么在折磨我？”埃什捷尔问道，“你能说吗？”

她没有回答，只是望着他，他俩久久没出声。

“可能是这个，”埃什捷尔说，“知道了，就是这个在折磨我。”

女人充满激情拥抱着他，脚缠着埃什捷尔，全身紧紧贴着他。

“你，你，亲爱的。”她的手放进埃什捷尔的头发中，急促地呼吸着。他们就这样拥抱着，然后，她突然推开他，满脸挂着泪水，说道

“走……你走吧！……再也不要来我这里！”

14

埃什捷尔的妻子星期二早上才乘早班车回家。

前一天，她发了电报：“伊姆鲁什！一切正常，遗产分了。如有可能，就归，通知妈妈。伊丽。”

一些旧家具、餐具、工具，木柴和一些杂

物——就是所有财产分配后剩下的东西，暂时找不到买主，就分给亲戚们了，亲戚又送给了自己的财产继承人。埃什捷尔的妻子分到一笔3.6万福林的现款。

一走出车站，伊丽就告别了父亲，给丈夫挂了电话。

“伊姆鲁什，你吗？……我回来了，带回了3.6万福林，连续两天没有休息了，都在忙碌、奔波，等会儿再讲……你怎样？还好吧？……我让你吃惊了！你知道什么？喂……我把钱存进银行，让国家保存。路上必须得抱紧提包，我的手都在抽搐，太可怕了！……你会因此受罚……赶快回家，伊姆鲁什，今天作为例外，你殷勤一点儿，忘掉小狗的房子……回家吧，越快越好，吻你，再见……”

她查到了储蓄所的电话号码——位于广场对面最近的一个，把钱带去了。埃什捷尔夫妇已在另一个储蓄所开了户，但伊丽不想把祖父的钱存在一起。

在十字路上，她想了一会儿——箱子还轻——她走出电车，向参加的劳动组合小组走去。

“有什么新闻，姑娘们？我们什么也没中到奖吗？”

在组合小组同样是集体购买奖券，刚才得到

的报纸上登载了抽签结果。

他们什么也没中到，也无特别的新闻，有的只是急活儿。

“哦，是你！有你的东西，”一个坐在咖啡桌前戴着眼镜的妇女说道，她在柜子里翻寻着，拿出一张写有电话号码的纸条。

“立即给他打电话！赶快，尽量赶快！他喘着粗气，焦急得要命。。

“谁？”

戴眼镜的女人耸了耸肩膀。

“不准确。听声音像是那个秃顶男人。”

埃什捷尔的妻子迷惑地打开纸条，稍稍犹豫了一会儿，拨了电话号码，传来了嘀铃、铃的声音，可对方无人接。

“他没说，什么时候能找到他。”戴眼镜的女人回忆着，“可能，只有晚上。”

纸条使年轻女人很焦急——是不是妇科医师？可他从哪里打听到她常来这里？回家的路上，伊丽在佩列佩尔卡大街旁的电话亭试着挂了一个电话。

这次有人接，是个不熟悉的男人的声音。

“伊丽·埃什捷尔？……哦，是的，是的，对不起！我们推荐了您，打了电话，说您不在缝纫厂上班，但以前您在整流器厂工作。”

“是的，是这样。”

还是姑娘时，她确实在整流器厂干过三个月左右的活儿。

男人说，他们急需一个女话务员。

夏天休假、产假，都凑到一块儿了，需要一个人帮忙，工作两星期，但如果试用期满以后，还可以考虑成为正式工。工资问题再商量，明天早上8点可以开始工作，要带上身份证，一定——要知道，这是个需要认真负责的工作！——以及带上个人简历。

一放下听筒，伊丽就想了，这个建议完全不是随便提出的——但总会以不愉快告终。上周伊丽去过委员会，听的全部是些闲聊话，会上大家都做得很聪明——为了这些，他们要受到报复。然后，一个年老的卵形脑袋的教授问她：

“太太，您们俩都年轻，健康是不是？您丈夫工资不低，您们有房子，生活得和睦，不是吗？至少要提出点什么可以接受的原因。

“我认为，教授先生，没有责任送孩子进公用房子。”

“您们的房子有厨房，有设备，足以隔离开……这都是打听来的。几十万个人都同您们交换过！”

“别错误理解我的意思，教授先生，我们不

反对，但我的丈夫说，他是正确的……我们还有时间！”

“我的职责，太太，请您注意……我强调：人的职责，不是政府方面的……婚姻制度唯一的基础，道德的和生理的作用……为了从生活中得到充实，不，对不起，婚姻制度中没有任何需要……”

这是可耻的审问，甚至到今天，她想到这个还感到害臊。此外，这个卵形脑袋的教授显然在讥笑她，有意折磨她，超出了允许的范围。最后，她不能再忍受了，叫道：

“我非常清楚，我有这个权力，对吗？好，对不起，我坚持这个权力！”

当话务员的建议使情况更加复杂——一开始就拒绝又不好，但邀请她去的地方，是她完全陌生的行业，这之前，她还没听说过的。是谁给她托的情？这个机关人员的亲戚、熟人中有几百人觊觎着这个位置，为什么偏偏选中了她？唉，算了，今后会搞清楚的。

厨房，伊丽看到的是一片乱七八糟的景象，床铺没有理，烟灰缸摆在沙发前的椅子上，大概，埃什捷尔早上把它弄翻了。伊丽看到这些一点儿也不生气，微笑着在屋子里巡视了一遍；她甚至感到高兴，缺少她，丈夫多么狼狈、多么无助！

过了一会儿，奥尔舒娅大婶敲门了，不得不来询问伊丽的情况，可她自己又把家里发生的一切事都讲出来了：健全的头脑是不可能想出在院子里喂狗的，星期天，孩子们和狗糟蹋了她的花园。您尊敬的丈夫星期天没出门，给小狗的房子刷漆，还与淘气鬼们胡闹，昨天也是。可第一个晚上他不知去什么地方了，甚至不知道他啥时候回来的。10点钟前，他不在，这很准确。

伊丽已知道，星期六丈夫去火车站接过她。

"您的尊敬的丈夫，大概，因为皮球的事生我的气。"老太太抱怨道，"完全用不着为这些淘气鬼们操心，可他们又有了一个球，上帝，我把他们的球没收了的！上帝清楚，我没收了的。但我并不是为这个，我是为菜园伤心……"她提高了嗓门，但房子里除了她俩，谁也没有，"荷，差点儿忘了！我们这里出现了一位爱慕者！……那个女人又把谁勾上了。"

白天，伊丽给丈夫讲了如此新闻：

"我听说，那个女人新勾上了一个野汉子，又有人上她那里去了，奥尔舒娅大婶探听到的。"

丈夫没回答，耸了耸双肩。

妻子仔细地寻视着，她不在的这三天里，丈夫是怎么过的，但她一点儿特别的迹象也未发现。埃什捷尔常常陷入沉思，最近他都有这个现象。很

快她发现丈夫连狗都不感兴趣了，而是紧挨着她。丈夫回家很早，整个晚上一步也未离开妻子——他俩依偎在电视机旁看着枯燥无味的节目，丈夫很殷勤，温顺，什么都听从妻子的安排。

第二天，妻子起得很早，十分激动地准备。她同丈夫商量：她舍不得放弃工作的机会，总之，他们最好是减少一点儿开支，尽快积蓄买小汽车的钱，想买的家具都不买了——那些同样要花几千福林。如果有机会，他们俩在不同的地方能挣到很多的钱，那完全无害处。

伊丽担心，这次爸爸不会送贵重的礼物的——她计划着得到的1000福林——虽然钱在手上，但她什么也没告诉丈夫，关于祖母的住处问题她同样没说，（路上，爸爸对他们是否搞清女邻居对交换住房的反映很感兴趣。）伊丽暂时没说住院的事——这同样是一笔开销。伊姆鲁什激动了一阵，让他以后再了解吧。遗憾的是，他少不了应该知道此事。

伊丽特别仔细地对第一次上班作了准备，花了很长的时间梳妆，洒了香水，擦了各种化妆品，考虑了很久才选了一件大衣，这件既是家常衣服又很雅致。她第一次穿时，女人们都很羡慕。

她很顺利地找到了单位，她知道，首先得等

一刻钟，忍耐一下政府的形式主义，一个同志带她走过办公厅进了二楼一个办公室。男女同志的目光表达了各种语言，但对她说的都一样：她会胜任。

过去，伊丽是个高佻，匀称的姑娘（“女皇般的美貌。”久丽妈妈这样说。）婚后，她长了八九公斤，但也很适中，她并未失去优雅的素质。除此之外，她属于这类妇女：（不是姑娘，完全是妇女，而且是年轻的。）乐意男人们的目光追随，向她们献一点儿殷勤，甚至纠缠一下。总之，每个男人，从十二三岁的半大男孩到老掉牙的老头儿都会满意地幻想漂亮的25岁女人，不诱惑别人是困难的。

但埃什捷尔的妻子很会把握自己，她知道在电车上，舞会上，以及在任何一个地方，怎样回击那些厚颜无耻的男人。目前她到了一个新的单位。她现在的工作，给了每个想与她谈话的人以可能——只需拿起话筒。

伊丽坐在工作位置上还不到10分钟，112号电话交换机在叫。

“电话交换机！请讲。”

“伊丽，是你吗？”一个陌生的男人的声音。

“你是谁？”

“请猜猜看！”

“对不起，我现在很忙，”她伸手放下了听筒，但立刻她看了看名册，知道了谁是这个号码：“雅尼……”

曾有一段时间，几乎有一年雅尼极力讨好伊丽。他们一起去跳舞，看电影，去顿河河畔，狂热地接吻，但他们中没再发生什么。她断绝了他的往来，因为，他只比她大一岁，而且还在大学读书。现在，他成了“雅诺舍姆·康采尔主要科员”，他一个人就有一部电话，电话号码在机关的名册上有

这个小伙子爱她，伊丽相信，当时，她愿意的话——现在已是博士的妻子了。

电话交换机室在内走廊尽头的一间单位的房子里。不注意看，很容易走过。一排敞开的仓库房子把它与办公室隔开了……

伊丽·埃什捷尔已上了三天班；第四天早上，她想听天由命算了。她打电话给了自己的直接领导：遗憾，由于突然出现了家庭情况，她不能再代换去休假的工作人员了，对于她在缝纫厂长期的工作，不再考虑她转为正式话务员了。这之后，她立即给康采尔挂了电话，不加思索地对着话筒说出了事先已准备好的话：“谢谢您的殷勤，雅尼，但我不能享用。您，显然认为我虚伪，可我是个本分的女人。”

但她没给丈夫说明真正的原因。

“那里一点儿没意思，他们另外找了一个自己的人。别担心，伊姆鲁什，我会在别的地方赚钱！

15

埃什捷尔受着良心的折磨，他避免与女邻居相遇，这并不全是因为他们之间发生过那样的事。家里重新整理了一遍，妻子做的。伊丽是个有条理的女人，从每个角度来说都是个好妻子，这周她显出意外的本领：可能，是新的工作对她的影响。她很钟情，热忱，极可爱，他们又回到刚开始家庭生活时候的状况。俩人又极力讨好对方，他们间已淡漠的有些沉睡的，但仍还温暖的夫妻间的爱，突然间又重新炽热了，发展到了像蜜月的最初一个星期的感情高度。

埃什捷尔知道的仅是自己的过失，他想：“我从来不会相信！假使老人们更聪明些，假使她们自己有良好的意志来勉励男人。假使四五年间有一次女人们发现了丈夫的可耻行为，她们佯装不见。接着，家庭生活似乎又重新开始——这就是我能说的。”

但是他摆脱不了尴尬，害怕。女邻居寻找新的全面的机会——这样忧伤的女人常常是纠缠不

休的。她们不顾及家庭的婚姻关系，固执地维护她们占胜了男人的权力，认为，如果对方有谁突然退却了，那只能压着沉重的负担走向生活的尽头。

但女邻居暂时在任何情况下——还没有寻找会面的可能。

有一天，他们俩在屋子旁相撞，两人都点点头，匆匆走过，就像他们间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埃什捷尔在门槛边停下来,在后面目视着她，可对方没有回头。

伊丽有时也与女邻居打照面，在院子里她们的目光是瞬间对视。这天，埃什捷尔的妻子打开厨房门的第一句话就是：

“喂，伊姆鲁什，这个女人没有试图诱惑过你吗？

妻子说时，是轻松开玩笑似的语气。他们常常这样说话，可现在她的语气里明显有着意外的怀疑。

顺便说一下，他们蜜月后期没延续很久。他们的家庭生活——似乎像暴风雨后从河岸流出一条小溪——经过几天后又回流到过去的渠道中。他们俩对此都高兴，这种温暖的稍微的腻烦使他们感到合适，他们追求平稳、安宁的生活。伊丽显然不满足于电视节目，不满足于夏日晚会，不

满足于最近的露天小饭店，音乐声伴奏下喝酒。埃什捷尔又感到了空虚，现在——他认为——小狗，以及与它相连的一切东西已不能让他感到充实了。

孩子们仍每天去车站接他，至少两个稍大点儿的已查觉住户叔叔变了。伊姆列从他们的行动中明白了这一点，只是最小的男孩仍纠缠在他周围，抓着手，请求叔叔把他举到肩上；但当他发现叔叔连看也不看他一眼时，就只是悄悄地轻轻地抚摸着叔叔的手。

埃什捷尔与孩子们的见面时间，只有从车站走回家的路上。如果他在院里，与他们一块儿，伊丽——显然，按奥尔舒娅大婶教的方法——几分钟后就叫回他；什么又需要整理、放上、拿下。埃什捷尔明白：妻子不喜欢他与孩子们玩耍，因此，就尽量少去院子——忍受寂寞的煎熬，只得从厨房的窗子看他们玩耍。

有一天，孩子们在车站告诉他：

“住户阿姨不在家！”

“要回来的。”

“她还没回来。”小姑娘说，“你来院子玩吗？”

他笑了他们，感到烦恼，这些小淘气们什么都明白。

厨房的桌上，玻璃杯压着一封信。

他浏览了一遍信。起初，还不明白打了一个点，后来，他看了写在信上的电话号码。他一下子扔下提包，站了起来，忘了关房间的门，跑了出去。电话有人用，一个女人在对着话筒哇哇说个不停，他急躁地推开电话亭的门。

“请你讲快点儿！我有急事！”他一下子从女人手上夺过电话筒，拨了号码，一个分不出男女的嘶哑的嗓门接了电话。

“对不起，现在是查巡时间，我从 这里 打电话一个人也找不到。”

“但请理解我——这里有 些 误会……这是个不幸的女人……”可他仍毫无条理地说着，显然对方已没听他讲了。几分钟后，又响起了另一个人的声音——似乎，说话时，嘴里已包满了稀饭：

“遗憾，先生，已经晚了。下一次 请早 点儿弄清误会……”

电话亭旁的女人愤怒了，她的电话被埃什捷尔切断了。埃什捷尔给她付了打电话的钱。他的身旁站着孩子们和小狗。

“别缠着”。当小男孩向往常一样拉他时，他生气地说。埃什捷尔去了夏季的餐馆，他与伊丽曾常来这里喝酒。他要了一大杯加苏打的酒，然后又要了300克白酒。

埃什捷尔漫无目的地在街上东逛西逛，他回家时，天已黑尽了。

“哎……呀……呀，你怎么就这样开着门跑了。”奥尔舒娅大婶向他抱怨，她坐在台阶上的小凳子上，看管着没锁的门。

埃什捷尔吃了几块放在锅里的烙饼，等老太太关上自己的房门后，他走进院子，坐在圆木头上。

微风徐徐，天空一遍漆黑，山上几颗星星若隐若现。

女邻居的房间亮起了灯。孩子们还没睡，正大声说话，时而也传来母亲的声音。

埃什捷尔从包里给狗拿出几块烙饼。但小狗吃了一块，第二块动也不动，又进了自己的宫殿。孩子们友好地照料着它，甚至奥尔舒娅大婶情绪好时也偶尔给它扔一块食物。

埃什捷尔坐在圆木头上，啐几口唾沫，抽几口烟。

他的脑子里一直闪现着信中的一行字：“……我不想让你焦急，我，大概，不会反对，相信，但我知道，你反对……。”

“可能，一点儿误会也没有？”他想，“完全可能。只不过是她想，我……，因此，她没有勇气说。但如果她留下照料他，而我会反对吗？确实，

人为什么要活在世上？……难道我没对？……虽然我不能说，孩子够了……。”

从敞开的窗户传来孩子们齐声唱歌的声音。沙尼的嗓门最尖，玛丽卡的很清晰、响亮，像银铃。埃什捷尔这时走近他们，可孩子们却住口了。

此时，他不愉快地想到，如果可怜的妻子几个月不说话，甚至在最亲密的时候也一句话不讲，那这个人在婚姻生活上是孤独的。

“是的，一点儿误会也没有！”他想，“她走她的路，我——走我的路。”

房间里孩子们的声音也消失了，从窗户里射出的灯光也暗了下来。——用纸围住了灯。埃什捷尔注视着窗户，等待着。

过了一会，门开了。台阶上响起了脚步声。

“鲍加尔！”女人唤道，她突然一下子闪开，“啊哟，你把我吓坏了！……

埃什捷尔站了起来，抓住她的手。

“你生我的气了？”

“我？……我没有理由生气……”

“克拉丽……”

“不，不。”她急促地说道：“这没有任何意义……你爱你的妻子……我们住在同一个院子，迟早会露出马脚，那样就不愉快了。”

“会有什么不愉快？”

“会有，很遗憾。只不过不对于你。”

“有什么不愉快呢？”开始他想到了鲁季，继而又想到了他的妻子。但鲁季的妻子从哪里能打听到这事，什么事又与她有关呢？”

“回家去……你会着凉的。”克拉丽低声说，“我求你……伊姆列，请你……。”

她握了他的手，很快地上了台阶，关上了门，过了几分钟，她熄了灯。

“所有的女人都是孤独的，”埃什捷尔懊恼地想道，“用不愉快来吓唬人。你想，万不得已我会给钱的。”

他又坐在圆木头上，开始吸烟。

什么地方的洋槐开花了，微风送来阵阵清香，街上走过一队愉快的乐队，传来一个姑娘悦耳的笑声。

“是的，”埃什捷尔想，“可以说，我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虽然老头爱喝酒，可他又为何总是与我过不去？”

父母对不同血缘的妹妹的爱胜过对亲骨肉的爱，太不好了。确实，血缘没有什么意义，这都是瞎扯；眷恋心——这就是父亲需要的，别什凯总善于对父母表示爱抚，我并不反对。正如如果你的狗对你忠诚，你一定会喜欢它。可我的性格

就是这样，不善于表示爱抚。”

女邻居的房间传来收音机声，10点钟的新闻早已结束了。风有了凉意，埃什捷尔已抽完了半包烟了。

奥尔舒娅大婶屋里的钟打了11点时，克拉丽家的门轻轻开了，她空心披了一件大衣。

“为啥，你迟不回家？”她轻声问，“我不走，我躺不下。”

埃什捷尔装小狗回家的箱子，还放在细木柴堆旁，年轻女人把它拿到埃什捷尔跟前，坐了下来。

“你的妻子又走了？”

“住医院了。妇科医院。”

“嗯哼。”克拉丽点点头，默默地想了一会儿。

“要知道我不会反对的。”埃什捷尔说。

克拉丽没有回答，沉默了很久后才说：

“今天，我的小儿子久尔卡说，‘妈姆，我已经很有力气了，你瞧，我打自己的脸——好疼哟。”

埃什捷尔微笑了。

“他是这样说的？”

“上帝作证！他常说这类的话，真难以相信！”

他们俩都不吭声了。

“这要花多少钱?”克拉丽突然问道。

埃什捷尔的微笑消失了。

“什么花多少钱?”

“哦，住院。”

小狗走来了。它坐下，尾巴贴在地上，开始不住地摇摆，频频地点着头，看着他们，光线很暗，它那纽扣般圆的黑眼睛闪着光亮。

克拉丽抚爱着小狗说：

“但我仍不感谢你，孩子们很喜欢小狗，它给他们带来莫大的喜悦。你是一个好人，这一点我时时都感受得到，虽然不是永远，但至少现在能感觉到，你没有发生过那样的事情吗?当你凭直觉感到一个人是好是坏时?这是可以觉察到的，请你相信，我就经常这样。”

风更大了，她身上哆嗦了一下，把大衣裹得更紧了。

克拉丽走到一边去了。

“我们最好还是谈一下吧，行吗?”

然而，他俩都良久地沉默。

“你看，”克拉丽用手指着天空，小声说，“在那烟囱的上空，那儿，就是那儿，手掌和烟囱间的距离就好比字母“Ш”，那中间就是明亮的星星，看见了吗?什么时候呢，我选上了这颗星星。”

“当你还是作未婚妻的时候吧。”

"对，你是如何猜到的呢？"

"你丈夫叫尚多尔？"

"是的，而事实上，"克拉丽答道，"我也记不得了，事情就是由这引起的。"

他的第一个丈夫是一个很好的人，但他着了魔似地搅在摩托车上，这毁了他。得知自己有了一个儿子，他欣喜若狂，情不自禁地跳上摩托，踩燃了油门，不分青红皂白坐上车急驰起来，没有认清道路，一下子拐下了悬崖。当时她在产房里，没见到丈夫，医生只是说他丈夫的腿折断了，当她带着小孩出院回到家时，人们已经把尚多尔安葬了。

"那小女儿是怎么来的呢？"停了一会儿，埃什捷尔用陌生的声音问她。

"怎么了，当然是生出来的，随你怎么想嘛。"婚姻登记处办了一切手续，但他已快56岁了，又遇到了麻烦。他担心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当时闲话可不少，现在他已结了婚，住在阿尔根京。

她和第二个丈夫(小儿子的父亲)在一起共同生活了8个月，去年夏天正式离了婚。现在他想让法庭把儿子判给他，甚至悄悄带走了小儿子，但警察局迫使他把儿子还给了克拉丽。

"他是个很坏的人，"克拉丽补充道，"我很快就感到，他是一个坏家伙，事实也如此。"

他们谈了很久。

“我女儿想成为一个教师。”克拉丽突然说：“我抚养她时，由于迷信作祟，常想：要是玛丽卡能成为教师该多好！这不很有意思吗？如果她真正成为了一个教师，确实很有趣。是吧？”

“那沙尼呢？他想当什么？”

克拉丽望了他一眼，笑道：

“现在他是一名车工。”

埃什捷尔颤栗了一下，她的话刺痛了他的心。也许并不是她的话本身，而是与此同时他想起了沙尼那双黑黑的大眼睛触动了他，那双眼睛透露着忠诚。

他俩到凌晨才分手。

“那么，您毕竟还是道出了您不愉快的事，是这样吗？”埃什捷尔问道。

克拉丽不很愿意地答道：

“是我自己的错，事情一有好的转机，我就什么都不考虑，而当最好的情况出现时呢……我常这样，我总是自己搅乱自己的一切，包括生活。”

过了一会，埃什捷尔后悔自己说了那样的话，没有任何理由那样讲话，特别是对克拉丽这样的女人。她当然是一个不坏的女人，可她的声誉极为糟糕，比她已有的声誉更为糟糕，但不幸的人容易对什么都寄予期望和信心，然后，就会

想出什么法子来，开始幻想了。

16

夏日一晃而过。

埃什捷尔夫妇在巴拉顿的工会疗养地休完假。每年，他们都要去巴拉顿——有时是丈夫，有时是妻子在工作单位领到疗养证。偶尔几次，没搞到疗养证，便不得不租私房。自从他们结婚那年起，巴拉顿就列入了他们的疗养计划。

奥尔舒娅大婶要到外省走几家亲戚，她一直等着埃什捷尔夫妇回来后才离开家——她不想让那些调皮鬼们把花园和房子搅得一团糟。

克拉丽·帕洛茨哪儿也没去，她甚至没休假；一方面她不可能得到休假——因为夏天也得有人工作，另外，她也可以好好利用一下这段时间。她曾12次准备休假，可孩子一次又一次的突然生病，意外的活动打乱了疗养日程，偶尔剩下几天假，她又得存着准备过圣诞节。

夏日的长夜过得十分愉快，孩子们东奔西跑，欢笑嬉戏，有时，母亲也加入进去，同孩子们玩球，和他们一起去操场上做游戏，把小儿子放到固定在两板间的秋千上，像两个大点儿的孩子一样摇晃。

孩子们从不会注意母亲的脸色，她看起来同往常一样。有时，她精神不好，但仍然喜欢同几个小淘气鬼嬉戏。

当时，因为孩子的缘故，法院一直拖延判决。克拉丽·帕洛茨收到一张冗长的申请，她只从里面读懂了一点：麻烦又来了，而且谁也不知道，这些麻烦又要拖多久。

“尊敬的法官们！抚育、培养孩子——这是对过去的一点补偿，是对未来作出的牺牲，所有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都得感谢我们的父辈、祖辈、曾祖辈，以至于我们最古老的祖先，我们感谢他们，因为他们承担了培养后代的沉重负担，为子孙后代的未来作出了巨大牺牲，也就是说，为我们作出了巨大牺牲。平时，他们不仅在物质生活上关心我们，在道德修养方面也关心我们。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法则就是，人们获得生活福利、住房，取得现代技术的成就，这些都不是白得，而是应该以自己对社会的贡献去补偿的。作为一个人，并非一切义务都与他无关。人们从祖辈那儿继承了财富，应该以更丰厚的物质补偿留给后代。人们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关心下一代的出生、成长，保证他们能在良好的、安宁的环境下获得身心的健康发展，按照社会主

义道德的要求培养他们，使他们成为有益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

什么也无法打破佩列佩尔卡街的宁静，甚至连奥尔舒娅大婶似乎也听之任之。她从早到晚，不停地放着收音机——埃什捷尔夫妇把收音机借给她一个夏天；孩子们的吵闹声压倒了收音机里的爵士乐和播音员播送新闻和遮盖住了预告土兰地区水情的声音。

只有那只小狗，自从它的主人埃什捷尔走后，有时显得烦躁不安，特别是在黄昏时分，他常常跑到有轨电车站，四处乱窜，嗅来嗅去，有时在街上和在院里狂吠。

埃什捷尔夫妇从巴拉顿回来的当天，鲁季也到了——带来了干私活的零件。事情很急，伊丽请他转告妈妈：他们一切都好，没什么新闻，休息得很好，下周，最迟再过10天，他们尽量抽时间，利用一个晚上去父母家。她一直拖延没到妈妈那儿去，正像她同祖母换房那件事一样，她一直下不了决心。

第二周，久丽妈妈突然来看伊丽，像往常一样，她问问她的身体，仔细瞧瞧伊丽漂亮的脸蛋，她房间的布置，精致的家具。

“是啊，东西当然得这么妥善保存。”她叹口气，俯下身仔细看着桌布上的图案。“没人来乱碰乱动，搞坏……你，伊尔奇卡，是我们家最聪明的一个。”如果人能预测10年、20年后的事该多好啊！听我说：如果我是一个人过日子，难道我会过得不好？男人——又是另外一回事：挥一挥帽子——就这样走了，女人就得早作打算？你认为呢？说说，现在这种情况……我们害怕，我太操心了……可那里，大概，原子弹毁灭了一切！……事实也千百次证明，谁都得想着一点：活着过日子，不管你是猫，还是狗一样能过，这就够了！……”

讲完这番客套话，她说出自己的来意：得准备冬天的柴火；为孩子做校服，如果埃什捷尔夫妇能借给她2000福林，那……她可以一点点还，她从没欠过别人的钱。

伊丽是个软心肠的人，但她不能不在乎，近来，所有亲戚都求他们借钱——每个人都有借口说，他们比别人更需要得到这些借款。

“你别生气，久丽妈妈。”她说道，“伊姆列不在我作不了主，我们的钱是合在一起用的。你这事是头等大事，如果能够，我们一定借……当然，同祖母换房也是头等大事……如果能够，那这幢房子……我们得凑钱，就是这样，你坐下，请坐

这儿，这儿。”她让久丽妈妈坐好，自己仍坐在缝纫机旁的椅子上。“我不能再说了，我还有急事，但我们可以再谈谈……”

现在，她的确有好些事要做，每一分钟她都得好好利用，渐渐地她甚至对没有电视节目的晚上不再安排了，她想在一个月内至少搞到1000福林，要是丈夫知道，她能用更轻松的办法弄到这1000福林就好了！付出的代价也不会很大——但还得每天忍受其他女人对她的挑衅，克制自己对其他男人的诱惑。

她感到：丈夫一定有什么不对劲。她首先想，不会是因为她住院，没同丈夫商量的缘故吧！但从表面上看伊姆列，对此事毫不在意，然后，她又怀疑，该不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吧？丈夫准备买汽车的存款，她却全用来买东西了。但丈夫似乎理解，刚开始必须谨慎，体面的借口可以消除逼近他们的危险，这和与祖母换房一事有关。这些钱理应是属于埃什捷尔家的，但不能完全忽视家庭的意愿。

老实说，伊丽不能抱怨丈夫，他们现在仍同过去一样，生活得十分和睦。他们是这样度过了一个个月夜，喝酒、跳舞、看电视、睡觉前的脱衣仪式——一切都同过去一样，只是环绕着他们的气氛，由于一些无法说清的原因，似乎变得有

些凝重了。

他们有时为狗的事争吵，丈夫不听伊丽的多次劝告，老爱和小狗一起瞎闹——开始，伊丽试图好言好语地劝说——丈夫一到院子，就能和小狗以及那些小淘气鬼们一玩就是几个小时。埃什捷尔——这是个温和忍耐的人——在这件事上却表现得相当倔强，他不顾妻子的劝告，不止一次生气地摔门。也许，她该让丈夫去自寻乐趣，但她好强的性格却无法容忍丈夫把精力一天天用在别的事上，完全不顾家，过去他可不是这样的。

埃什捷尔的妻子觉得，丈夫整天泡在院子里不是没有原因的。但她实在无法弄清，她甚至不因为丈夫喜欢狗、喜欢孩子吃醋(这总比泡在酒馆、玩纸牌赌博好得多!)丈夫对女邻居好,开始，她并不嫉妒，至少，他们没超出应该的范围。像她这种女人，他们在你眼皮底下，就该留神，好好盯着。伊丽经常看着窗外的丈夫，发现他对女邻居从不注意。就这样一直到夏天过去。

伊丽常常在镜子里端详自己，她发现自己依然很美，很年轻，谁也不会想到，她是个普通工人的妻子，甚至谁也无法想到，她丈夫并不因她的劳碌爱护她，他不珍惜她的美丽的容颜，她的柔情，以及伊丽所认为的那些美德、夫妻毫无保留的信任。

一次争吵之后，伊丽一口气数落丈夫："你买什么汽车？就是想带着你的这些淘气鬼满城乱窜……"

伊姆列十分愤怒，妻子的语气里——不管她怎样说——她只听出一点：钱属于她，她想怎样用就怎样用。另外，他更生气的是，妻子猜出了他的心事，他的确不止一次地期望，能驾车带着孩子们四处兜风。

他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太多，他受不了妻子甚至对这点小事也纠缠不休。由于苦闷，埃什捷尔有时走进院子，默默地看着孩子们打闹。他喜欢坐在黄昏的余晖之中，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同孩子们一起嬉戏——这就够了。

当然，要看是哪些孩子：这些是每天都到电车站接他的小家伙，也许，并非完全由于自私，但他很少给孩子们带礼物，哪怕一包糖，一颗玻璃珠。如果前一天晚上伊丽把他指使到哪儿去，玛丽卡就能从住户叔叔那里收些餐巾纸。否则就什么也不带，但偶尔也带些空闲时间里做的手工小玩艺儿。埃什捷尔教孩子们做了一辆真正的汽车模型，甚至还给它装了铁轮子。他给小狗带了一个颈圈。最近，他还安装了一辆小拖拉机；还有一卷他学做模型剩下的橡皮，他用它来代替发动机——这个橡皮发动机还有作用，拖拉机开始

动了，能从街边爬到凉台旁。

“总比弄出麻烦事好”。每当妻子抱怨他白花时间干傻事的时候，他总是这么说。

与妻子不同，埃什捷尔没注意到家庭生活中那些麻烦事，相反，他认为，他与伊丽间相互冷淡是自然的，生活中谁也不能依赖女人；最终、夫妻生活会充实。他觉得，他爱妻子，如果伊丽能让他安安静静过日子，不干涉他的自由，他还会更爱她。

而对自己的缺点，他早就不去想它。

是的，他对克拉丽富有性感的身体记忆犹新。但他有了妻子，而且，他爱她，这事似乎不会发生，将来也不会发生，即使什么时候——伊姆列自己，当然，不会寻找机会——他再遇到这个女人。

他喜欢回忆他们夜里的谈话。当妻子住院的时候，每天深夜他总是走进院子，克拉丽招呼他，他们天南地北地聊天。谈工作、谈孩子、谈孩子的未来，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如果沙尼确实……你怎么认为？”克拉丽问，“你很容易评价你的专长。”

他们只是聊天，沉思，其他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这种谈话愉快而平静，克拉丽谈过孩子们，谈过车间的同事，谈过现在和遥远的将来——她

的向往、她的期望；让人感到人情的温暖。这种谈话令人感到慰藉。

同伊丽悄声交谈，也曾有过这种愉快的感觉，但她最爱讲的不是孩子和命运，而是他们马上要用钱买什么东西，或者以后怎么存钱。埃什捷尔开始还觉得满意，但他发现，他很快就对这些新东西腻烦了，买东西，这不是他的爱好。起初他喜欢这些新东西，仔细欣赏、端详，但很快就抛在一边，老实说，他更喜欢欣赏东西的制作方法，而不是东西本身。

小狗——这是另一码事儿。非动物的东西不会给你任何意外的惊喜，你可以很快地忘记它，抛弃它，但活生生的动物，甚至是这么一个毛茸茸的小东西，也总能带给你惊喜和新奇，这一点是最漂亮的汽车也无法媲美的。要知道，它可不是死东西，而是活着的生灵，它有自己的喜怒哀乐。

"也许，你想要孩子？"有一次克拉丽问他。

但埃什捷尔坚信，问题的症结并不在此。他是缺乏一种无法说清的东西，它是通向现在和未来人们心灵的桥梁，是通向延绵不息的生命的桥梁，他缺乏应该获得的关怀，激情，有时候是痛苦。如果他设计出电站或者住宅区，雕刻出人们观赏的广场雕塑该多好，那么创作的冲动会充满生活的每一分钟，那他就不会有缺乏什么东西的

感觉。

老实说，他现在一切都足够了(只是有时，一种恐惧笼罩着他：这一切会长久吗？以后怎么办呢？)从他喜欢同狗和孩子们泡在一起，那时，他总觉得日子太短。埃什捷尔一点不反对伊丽从医院回来，尽管现在他还没感到自己需要孩子。如果说过去这种情感深藏在他心底，谁也不知道，那么现在，它完全暴露无遗。埃什捷尔心中只有小狗，只有那些孩子，——他们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不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只有他们，每天在电车站迎接他。

埃什捷尔想把一切都保持原状，就像夏天一样。他不愿任何东西引起妻子的不快，他避免与克拉丽单独见面。却总是莫名其妙地害怕，不过，克拉丽确实遇到不顺心的事，她会说出来的。

一次——这件事发生在9月——他发现，克拉丽的脸色变得有些凝重。过去，他们每天都需要：从往事中得到安慰。

就是说，见面还会持续下去。

埃什捷尔想：大概，他们可以见见面。在远处的小酒店里，别的不再做什么，他仔细考虑了一阵，便坚信，不管迟早，应该见见面。这样或那样的情况——要寻机遇。他从这种不可避免的思想中清醒过来：最好还是不见面。

17

9月底的一天晚上，埃什捷尔久久不能入睡。

很明显，暂时不得不抛开买汽车的念头，与祖母换房子的事急待解决：一个住在希杰格库季的人，提出用套间来换带花园的住房，经商量，全家人都得拿出自己的一部分收入。埃什捷尔夫妇借了5500福林的债，得过半年才能添足这笔钱。

妻子躺在身边，轻轻地呼吸着，黑暗中伊姆列闻到她身上的香味。

人行道上传来脚步声。

埃什捷尔抬头倾听着：脚步声渐渐走近，像几个月前一样，脚步声停了一下立即又踩着砾石走来。

“明白了。”伊姆列想，胸口感到一阵恶心。“十分清楚。就这样……关我啥事？”

从春天开始，无论是他，还是伊丽，谁也没看见有人找克拉丽，奥尔舒娅大婶也是如此。

院子的门被敲了几下，然后，钥匙的声音，门开了。

埃什捷尔从床上起来，仓促中竟找不到拖鞋，不得不光着脚跑进厨房。从这里的窗子望出去，

可以看见大门：像往常一样，门锁好的。

过了一会儿，从墙那边传来说话声："我是你的累赘吗？……什么时候？……我？……什么时候？……我把一切……是的，把一切！……无论如何也不会这样！……别人不只是……不只是……"这是一个像小孩般的稚气的男人声音，没有女人的声音。

埃什捷尔身后亮起了灯光。

"你在这儿干什么？"

"你没听见吗？"他用手指着院子，脸上显出做错事的孩子似的惊慌。

"听见了。"妻子答道。穿着睡衣站在门边，怀疑地打量着他。

埃什捷尔回到厨房。

"真的吗？"妻子用有些奇怪的语气问，但仍站在门边，稍稍动了动，紧盯着丈夫的眼睛。

墙外传来争吵声，声音越来越响，现在完全可以清楚地听见女人的声音——是奥尔舒娅大婶。"奶奶……奶奶"很明显，来人是她的孙子。他是来要钱的，而且马上又要把钱还给债主。要让奶奶立即从储蓄所取一笔钱，他知道，万不得已，可以搞个假协定，奶奶不得不填上，没什么可怕的，从她那里没有什么拿不到的。当然，首先应该存入储蓄所，当然，这很冒风险，但那样会有

大笔利息。总之，哪怕入了地，钱也要弄到，警察局，监狱是另一回事……“因为这个蠢事，一生都会沾污……”

第二天，他们没向奥尔舒娅大婶打听详情，她本人也知道得不多，老太太不会闭眼不管，她对孙子的到来很感不安，“我从没做过这种事……我老了，不中用了”，奥尔舒娅大婶摇晃着头唠叨地说着。此后她就去城里，找一个熟人商量，这人多年前在律师事务所工作。

这天接近中午，妇女保健所的一个护士来到埃什捷尔的家。

“你是克拉丽·帕洛茨吗？”她问道。

“上帝保佑，我不是！”埃什捷尔的妻子头也不抬地答道。她指了指女邻居家里的门。伊丽认识这个护士，她曾去过电车售票员妻子那儿。“她不在家。”

护士敲了敲锁着的门，然后，从包里掏出纸笔，写了张便条，塞进门缝。

过了一会儿，伊丽到院子里拍去身上的尘土，她掏出纸条读着，映入眼帘的是这么一句话：“判决正在进行”，以及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

“你知道吗，她遇到麻烦事了，”晚上伊丽告诉埃什捷尔。

“什么麻烦？”

“去她那里，似乎，不仅一个人。”

妻子向丈夫讲述，保健所的护士写了张什么条子。

“这是她的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埃什捷尔耸了耸肩答道，看也不看妻子。

院子里孩子们比平时吵闹得更厉害了，他们向窗子这边看，等着埃什捷尔。但是今天，他没有出去，尽管他答应过，如果孩子们到车站接他，他就一定和他们玩。

拂晓时分，天气很凉。

今天没有电视节目，伊丽决定去看看父母。

她从储蓄所取了钱——这是他们该付的那笔款子——不能再拖了。

鲁季的汽车正在检修，近来如果家里有人要乘他的车，车子总是要检修。

他们正在准备，雨下起来了，伊丽站在厨房门边，等着雨停。

狗叫起来了。

“又是一个新的。”埃什捷尔的妻子说道，“到这面来看，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一个穿着雨衣的男人走进了院子，他走到女邻居的凉台门口停下了。

埃什捷尔走进了房间。

“我们今天要淋透，明天把钱送去还来得及。”

“再等等，雨马上要停……”伊丽注视着丈夫走进屋子，压低嗓门又补充道，“至今那人还没出现，也许，他们也是两班制？”

“明天拿钱去来得及。”埃什捷尔重复说，但他并没有脱下衣服。他走到临街的窗旁。

响起一阵敲门声，他们俩同时抬起头来。

敲门声从院子那边传来，接着，传来男人的声音，孩子的吵闹声、狗的叫声。

伊丽立即跑到厨房的窗旁。

院子中站着一个男人，正同女邻居拉扯着，腋下夹着最小的男孩，另一只手抓着克拉丽，狠狠地推她，用力抓住她的衣领。

“久尔卡！我不会给你！久尔卡！”克拉丽叫道。

她推开那个男人，用手抓他，扯住他的雨衣。那男人夹紧腋下的孩子，把克拉丽推倒在地，抓住她的头，开始殴打她。克拉丽死死抓住那男人，大声叫着什么。

吓坏了的其他两个孩子，在院子里乱跑。

第一个跑到窗台下叫喊的是小姑娘。

“哎，哎！……住户叔叔！”

小男孩双手捶着门：

"住户叔叔！……叔叔！……"

"你到哪里去？"伊丽抓住丈夫的手，厉声问道，但埃什捷尔甩开她的手，冲出了门，一下子撞倒了捶打着门的沙尼。

克拉丽试图站起来，裙子在膝盖上摆来摆去，腿上沾满了污泥，脸上淌着血。血、雨水和泥水混杂在一起，顺着脸往下流。

小狗狂吠着，追逐那个陌生男人，但始终不敢逼近他。

埃什捷尔在门口赶上了那个男人，抓住了他的肩膀。

"嘿！"

帕洛茨是一个矮壮的男人，可能比埃什捷尔更有力气。埃什捷尔用一只手抓住了哭号并挣扎着的小男孩，另一只手向帕洛茨打去，但未打中。

"您想干什么？"

"把小孩子放了！"埃什捷尔说。

"他关您什么事，难道是您的儿子？"

"放开小孩！"

"孩子是我的，不干您的事。"

"嗯，那么！"埃什捷尔一下子扯下男人身上的雨衣和西装。"快放开他，不然我要使劲揍你！"

"谁敢，您？"他放开了小孩，好把另一只手腾

出来。

小孩拚命向背后的院子冲去。

“滚开!”

“滚开!”

帕洛茨凶狠地转向埃什捷尔。

“您想打人?……打我?……”他抓住伊姆列衬衣的胸口部分，但他的手被伊姆列打了一下，衬衣扯破了，扣子也掉了。

“滚蛋!”

伊姆列的妻子这时已站在他的身旁，她担心地拉着丈夫的手说：

“我的伊姆列！赶快回家去！明白吗?快点!”

这时，克拉丽也赶到了，她脸上满是泪水、血水，她跌跌撞撞跑过来，拿着棍子冲向丈夫。

“贱货，你!”帕洛茨从她手中夺过棍子，扔到街边。然后转过身，唾了一口，朝大门走去。

屋里，伊丽无力地靠在椅子上，愤怒地盯着丈夫。

“你疯了?”

“见鬼!”他站在窗旁答道。

“谁要你管闲事?这女人的事与你何干?你讲，她关你什么事?……”

“他打我没有什么!他不该冲着弱者来。”埃什捷尔说道。

18

埃什捷尔再也不想听妻子的哭号和刻毒的数落了，他披上满是泥污的雨衣，里面还穿着那件撕破了的衬衣，走出了家门。

“别再回家了。”妻子在椅子上冷笑着叫道，“滚到那个臭婊子哪里去！为了那个婊子，去与她的野男人打斗吧！”

天还下着毛毛雨，路边满是水洼。风停了，空气中含着凉意。10月份了，花园和市郊的街道弥漫着诱人的清香。

雨后，小饭馆的油漆桌子被冲洗得干干净净。伊姆列喝了一杯啤酒后又继续往前走，不知什么东西碰了他一下。他记得曾读过这样的文章：一些男人在寻找自己的恋人，另一些男人在寻找生活中的女友、妻子，但更多的人要寻找的是既能作妻子也能作恋人的女人，这实在难得，但也幸福。

埃什捷尔努力回想着是在哪儿读过这篇文章，想尽量回想得详细一点儿，但没有结果。过了一会儿，他脑子里闪现出这件过去了的事——虽然，这可能是他现在才臆想出来的——但似乎过去就听人说起过，只有今天的人才追求妻子——

恋人式的女人，这是忘我的时代、无忧无愁的时代，而仅仅能作妻子的女人只是自然的需要，只是繁衍后代的需要，她们孕育了下一代。

他想来想去，最后还是认为所有这些哲理探讨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他认为，自己的事情完全另当别论，虽然几分钟前他还觉得，类似的讨论对自己完全有用。此时，他完全抛弃了这种思想。

埃什捷尔步行到十字路口，小心翼翼绕过柏油路上的水洼。

“然而，”他转念又想，“这是为了什么呢？32岁的人毕竟不同于22岁的人，显然，身上的血也没有当年那么热了。是啊，身上的血难道每一滴都会是一样的吗？当然，每个人的体温不同……但妻子，对于一个男人并不是为了和她一辈子在一起嬉戏；一个好的妻子比得过成百上千的女人。伊丽身上有着一种现代美，谁还能找到那么美的妻子？谁也不能。我爱她……甚至当时也爱……没必要在这上面纠缠了。”

天全黑了。

一对恋人躲在门后接吻，埃什捷尔走了过来，他们拥抱着等待埃什捷尔走过。

“也许，我只是同情克拉丽，”他想，“很可能是同情，虽然，她也不丑，但她像一团火！噢，

不该让她燃烧起来！不管怎么说，她比不上伊丽！这不是最主要，最主要的是伊丽是一个正派女人。妻子终归是妻子，男人应和她终身相守，以后的20年，无论我遇到比伊丽再漂亮的女人，我也不要，我还是最爱伊丽……”

在回家的路上，伊姆列去夏日餐馆喝了一杯啤酒，突然又想起，一定得与克拉丽谈谈，要是她确实很不幸，那也是因为她放荡才遭命运的捉弄。他想，应不失时机，现在要挤出钱是很难的，没有伊丽的同意也未必能成功，但无计可施，不过什么事都能理出头绪的。

“是啊，”他转过街口继续想，“也许祖父、祖母来这里住更好，他们的住房很糟，虽然对我们来说不很方便，但这毕竟是一个好的选择，就这样定了，我再也不想见克拉丽，现在每天都碰到她，如果她一离开，就再也见不到她，见不到她，脑袋也不会胡思乱想了……”

凉台上的灯亮了。

每个房间的窗户都没有灯光。埃什捷尔小心地推开了门，看见伊丽在厨房里低着头，睡在临街那扇窗户旁的椅子上。他踮着脚又走向门槛，随手轻轻带上了门。

女邻居家，小儿子很疲倦，睡着了，一会儿又突然惊醒，并大声地哭闹起来。

母亲靠着床，坐到他的身旁，一只手抱起他，轻轻地贴近自己的胸口，她的另一只手不能动弹。她抚摸着儿子，安慰着亲吻着他。

“我的小傻瓜，要是你乖一点儿，”她说道，“我就少操一份心了。”

其实，不可挽回的不幸也是由小儿子引起的，克拉丽本人也把事情拖到最后一天。她十分厌恶委员会、医院等等这一切，然而，谁会料到，小儿子突然生病了，可能患的是脑肿瘤。她带着儿子从一个医院到另一个医院，与此同时，时间耽误了，钱也花费了。

克拉丽将儿子滚烫的身体贴近自己，想道：“行了，就算我是一个不道德的女人吧。养鸡、喂狗这些事你能做，但是，你，我的心肝，为了你我受尽了罪，吃够了苦头，我，不是别人。”

在选择她命运的时候，法官问道：

“您不考虑回到自己丈夫的身边吗？”

“不。这点儿我连想都没有想。”

“随你便。”法官耸一下肩，“但我有责任警告您，如果原告拿出足够的证据，那么法庭将把小孩判给其祖父、祖母。”

事情没有了结，法院建议原告找出其他事实作证据。

现在证据很容易找到，有关书籍里材料有的

是。克拉丽甚至不愿把他称作孩子的父亲。

玛丽卡在板凳上抽搭着，久久地一动不动望着母亲。

沙尼眼睛没看算术练习本，却瞅着图画。白天，继父突然到来之前，妹妹正在画画，并指给妈妈看：

“瞧，这是沙尼和久尔卡，他们手里拿着球，这是住户叔叔，这是鲍加尔。”

玻璃门的把手动了一下，小儿子又开始哭起来，小女儿从长凳上跳下，紧靠着妈妈，好像变得痴呆了，叫起来：

“不，不！妈妈，哎哟！”

克拉丽撩开门帘看了看，接着开了门。

埃什捷尔走进屋后，孩子们一下子平静下来，但脸上仍有恐怖的表情。

“我们谢谢您。”克拉丽说道，同时，把椅子拉近他。此时，在灯下，她的脸变得十分苍白、陌生，一只眼睛下的皮肤被地上的石子磨伤了。

埃什捷尔坐下后，看了一眼屋里的孩子们。

“瞧，什么样的人都有……”

“沙尼卡①，你出去吧！”克拉丽扬扬头，示意他到小屋子里去。“我要给住户叔叔谈一谈。”

---

① 沙尼的爱称。

儿子从桌上拿走了书、作业本，同妹妹一道进小屋子去了。

小儿子没有从妈妈身边走开，将头靠在妈妈的膝盖上。

“行了，你可以留在妈妈这儿。”克拉丽坐到桌旁，让孩子靠在自己身边，用同样的语气说道，“不知他从哪儿打听到咱们的事了，他常常到处暗中探问。他说，无论如何，我须把久尔卡托给别人照管，因此，最好是让他把久尔卡带走。我倒想知道，他打的是什么算盘，他是想在法庭重新审理前，把孩子弄到他那儿。”

“他知道些什么？”埃什捷尔问道。

克拉丽没有回答他。

“他打听到了什么？”

“该知道的，他都知道了。”她的双唇颤动了一下，“什么您都不必知道。”

两人都沉默了，

过了好一会儿，埃什捷尔开口道：

“应该想点什么办法。”

“已经晚了。”克拉丽冷冷地狂叫道，“遗憾的是，他没踢中我的肚子！”

床边有一个玩具小汽车，里面放着那个无头的小熊。埃什捷尔看着这些玩具，什么也没想。

“还是可以采取点什么措施。”

“您不要担心，这是我的过错。”克拉丽焦烦地把儿子贴近自己，“您只是当时喝醉了酒，您无需在记忆里保留什么。”

“事情不在于此。”埃什捷尔不愉快地说道。

“我是一个傻瓜，我开始想，什么事也不要发生该多好。”

埃什捷尔沉默不语。

“全都是我的错。”突然她抽泣起来，压低嗓音说道，“您回去吧！难道您仅仅现在才想起应该想点什么办法吗？您走吧！您也不比其他人好！您让我安静一下吧！您走吧！难道您不明白？您离开这里吧……”

她牵着小儿子，一下子跑进了孩子们呆着的小屋子。

19

埃什捷尔妻子在厨房里等丈夫回家时，丈夫和克拉丽的谈话她全听见了。伊丽知道了丈夫不光彩的事大为震惊，她倚着门，呆滞地站着，当丈夫回来时，她只是望着他，一言不发，好像是第一次看见他那样陌生。

“伊丽，伊丽卡，”伊姆列停下刚开了头的话。妻子从他身旁走过去，好像没听见他的话似的，

把自己锁在洗澡间里。

伊丽坐在浴池边，低声地啜泣着。

一会儿，丈夫轻轻地敲门，叫她，伊丽不作声，气愤地望着门。

然后，她的目光停留在天然气阀门上，她久久地看着阀门。

“这，就是生活！”伊丽痛苦地想着，“转瞬之间，一切都成为了泡影，即使紧紧地抓住它，我也无能为力。现在等待我的已经不是生活，而是死亡。”

她早就发现丈夫的兴趣已经转移，为了劝导他，她什么办法都试过了，为了留住他，她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难道正派的妇女在与不规矩的女人的较量中是显得无力的吗？难道所有的男人都更爱肮脏的女人，而无视贞洁、可信、忠诚的女人的价值吗？他们会一辈子恪守并珍视自己对妻子许下的海誓山盟吗？

当然，他们这类人在伊丽住院不在时是会勾搭上的。“但是，如果他不想要孩子、为什么不明说呢？”她惴惴不安地想道，“他自己不也说过，有我在他身边，他谁也不再想要吗？呸！现在，连一个肮脏的女人他也看上了，我的天！”

房间里沙发床吱吱作响，丈夫在铺床。

突然，伊丽走进了房间，她没看丈夫一眼，

拿起枕头，又从柜子里拿出了被子。

“伊丽，过来一下，我们理智地谈一谈，”埃什捷尔又叫道，她不愿意听，又把自己关进洗澡间。她在里面摆开折叠床，为自己铺铺。

“伊姆列，走着瞧，”她想道，“你会知道，你丢掉了什么，而且是为了谁。”

早晨，丈夫在厨房水管处洗脸，妻子不让他进洗澡间盥洗。醒来后，伊丽已不像昨晚那样生气了，但也不想和丈夫讲和。折叠床不舒服，她既没睡够，也没睡香。快天亮她才迷着了一会儿。

夜晚，她想了很久，该采取什么措施，该怎么办。

在漆黑、凄凉的晚上她突然想起，很明显，要是不打电话给雅尼，她将什么也办不成。也许，在那个企业里能够分给她一个小地方，但职务能在另外的机关寻到。雅尼是结了婚的，没什么意思。

伊丽陷入了孤独，她立即着手行动。首先她收拾立柜，把丈夫的东西，甚至手帕都和自己的分开放。她不会把住房让给丈夫，那是爸爸买下的。她把大部分家具，床上用品、厨房用具都搬进了自己的房间。而他俩共同挣钱买的东西则很容易分，这些东西很少，要是两个人没撕破脸

皮，像平日一样维持下去，即使伊丽不找活干，埃什捷尔一人的工资也够他俩的生活花销。

伊丽看着她放在一边的丈夫的东西，心里觉得空荡荡的，她坐到镜子前的软座凳子上，泪水不禁潸然而下。

结婚那么久了，直到今天她才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地爱丈夫，但她还是不知道，丈夫也是爱她的。

伊丽久久地呆坐在那儿，脑子里空空如也。

然后她收好了床，马马虎虎地把屋子整理了一下，当她拿着地板刷进厨房的时候，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她看见克拉丽回家来了，克拉丽眼睑下撒着一层金黄色的药粉，也许，医生还给她开了假条。

埃什捷尔妻子久久盯着这个女邻居，直到她呼的一声把门关上。伊丽走进了洗澡间，冲完澡，稍事打扮了一下。穿上了最新的衬衣，挎上最新的包，把打算用来买祖母房子的钱（补加费）放进包里，又把自己所有的私房钱加进去，起身到克拉丽那儿去。

克拉丽打开门，却挡住伊丽不让进去，并敌视着伊丽。透过她身上穿旧了的法兰绒罩衫可以看见她乳罩的镶边。

“我想和你谈谈，”伊丽说道，她竭力想表现

得平静一点，克制着对克拉丽的厌恶感。

克拉丽离开门口，但仍不叫伊丽坐下。

“我和丈夫考虑了一下，认为可以接生病的祖父祖母来我们家，”伊丽发话了，同时扫了一眼屋子里狭小的空间，眼光捉住了由于经常的擦洗而粗糙的板凳，她相信，她这趟没白来。也许，这一信心给予了她昨夜未曾出现的希望，可转念一想，万一她的不幸有伊姆列的过错怎么办？不过，这是无法证明的事，谁都知道，这个女人是什么货色。

伊丽拿出带在身上的钱，只是为了给这个女邻居看一看。

“您瞧，我们给您7000福林的赔偿金，至于手续问题我们自己处理。”

克拉丽冲口而答：“您们的钱我不稀罕！”

“您想要多少？您说，要开多高的价。您要相信，这是经纪人在给您不动产。”

“我不需要您的钱，”克拉丽重复道，“把我送走，一切都了结了。”

埃什捷尔妻子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道：

“您同意这个交换吗？”

“同意。”

“什么时候？”

“我看今天就可以。”克拉丽耸耸肩。

"您现在去看看住房吗？"

"不用看，管它什么样的房子，总比留在这儿好！"

伊丽犹豫着走向门口。

"谢谢，我将尽量办好一切手续，"但在门口她哭了起来，伤心得扭曲了脸，用近乎绝望的声音问道："您坦白地说，您和我丈夫很亲热吗？"

"不是那么回事。"克拉丽冷冷地答道。

"但你们曾经很亲热过吗？请您说，您和我丈夫过去亲热过吗？"

年轻的女人勉强地、痛苦地答道：

"您用不着为自己的丈夫担心，您不会因为我而失去他，我没有能力把他从您那儿夺走。我干吗要这样做呢！"

当天伊丽要办的事情都办好了。

当鲁季知道交换不用付钱时，他的小车好像也没毛病了。在有关契约加盖完印章之前还办了半官方性质的迁移手续。

奥尔舒娅大婶很乐意地在交换协议上签了字。

伊丽对大婶说，如果交换成功，以后时机更成熟的话，他们将要商谈把房子买下。可能的话，还要把让大婶终身收利的事谈妥。虽然，要是伊丽不提及这桩事，奥尔舒娅大婶仍会在申请上签

字同意交换。

过去了的一天使老太婆神经特别紧张。她目睹了发生在院子里的闹剧，某种程度上她还是日后发生的事情的见证人。此外，昨晚还有人告诉她，她的孙子确实被警察逮捕了。

“您想一想，伊丽卡，我干吗要活到今天！”她用失眠后憔悴的声音说，她说的不是为孙子生气，而是为发生在家里的事伤心。无休止的胡闹，溺于淫荡，就在家里呀！就像在吉普赛人放荡的草房里那样随便。但是，伊丽卡，您可别生气，我事先就说过，您回想一下吧！我提醒过，那样的事情是不会有好的结局的。

“警察局对此为什么置之不理？男人就是这个习性，只要不要脸的骚货在他们眼前转悠，他们就会……，要知道，男人走上邪路是太容易了，不过这全怪那些娼妇，她们什么事干不出来？那样的淫妇扰乱了最幸福的家庭，从前可没这么多人离婚。妻子即使再漂亮，也只不过是一幅画，她哪怕是为了丈夫而活着，哪怕她是纯洁、正直、勤劳的，但还是废止了在教堂里举行婚礼，开始非圣洁的同居，所有的都乱套了！法律要严格一些才行，否则我们要落到什么样的地步呀！”

“淫荡、淫荡，遗憾的是，”奥尔舒娅大婶不住地重复着。一系列的丑事使她愤愤难平，以至

于她把孙子的事完全忘了。

伊丽突然和老太太分手了，鲁季在街上鸣笛催她。

还有许多事情没办完。

关于交换的事情伊丽对丈夫只字未提，她根本不理睬丈夫，有时丈夫想同她和解，她回答道：

“你现在住口吧，只要闭住你的嘴巴，事情就不会遭。”

她还是让衣柜像她早晨收拾的那样，好让丈夫明白，要是他愿意，他可以离开。她绝对不存怀疑——丈夫是爱着她的，这是她从克拉丽的举止中得出的判断，而伊丽自已也全然没打算要离开丈夫。

20

凉爽、多风的几天过去后，天气又恢复了暖和，有点像夏天。但在狭窄的街道上弥漫着10月份这一时令所特有的酸涩的香味。野葡萄树叶子着上了一层血红色，铁线莲也披上了一层绒毛，树下的林荫道铺满了叶子，即使在那儿也有明晃晃的水洼。

埃什捷尔转过十字路口去买体育报。

一般情况下，他不会到这儿来，也很少买体育报。

当售货员在数给他找钱时，他苦闷地环顾了一下四周，看见在一个盲人摊贩的箱子里有一只口琴，想把它买给沙尼。沙尼现在还有一只，只是已经坏了，他偶尔吹一下，但一半的琴孔已经没有声音了，发出的声响听起来让人难受。

“您是给小孩买吗？”盲人问他。

“是的。”

他喜欢吹口琴，也许，将来会成为一个演员的。”

“不，不，他已经为自己选好了职业，”埃什捷尔说着，脸上露出了当天的第一个笑容。

“一半是孩子，另一半是他们的母亲，”他想道，好像是在和伊丽交谈，把口琴塞进了口袋。

整天他都疲累不堪，从昨天起伊姆列发现柜子里的东西重新摆放过了，今天早上伊丽又宣布说：“你的东西我单独放开了，发生了那样的事情，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你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吧！”

“伊丽，伊丽卡，”埃什捷尔又想向她讲明事情原委，伊丽依然不肯让步，她说道：“你对自己的批评太早了点吧，伊姆鲁什，你好好地考虑吧，需要你考虑的东西多着呢。”

此外，工厂里有许多零件交给他们加工。埃什捷尔随便抽看了一些小件，结果一个箱子里全是废品。车间主任嘟哝道："最近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最近"这个词听起来特别刺耳，因为伊姆列在最近一段时间正好对次品卡得特别严。

孩子们没有在电车站迎接他。当然，有时他们喜欢躲在树后，他仔细地瞧那些平素他们爱藏的地方寻找他们，但一个也没有找到。就在昨天他们还来等候他回家，看得出，大人的操心事还没有扰乱他们。

在家门口他发现了洒了一院子垃圾的卡车的轮子印，他的心一下子收紧了。

他向厨房的窗子望去，所有东西都还原规原款，伊丽还没有离开去哪儿。

他发现挂在门后的那块熟悉的布不见了。

奥尔舒娅大婶在园子里采摘苹果，好奇地从树后打量着他。花园的小门敞开着，平时她是不让开着的。

暮色四合时，伊丽才回来。她没有接受丈夫礼貌的亲吻，她还在生气。她静静地打开包，把包里面的水果放到厨房的桌子上去，掺了一点水到锅里，点燃炉子，背过脸用冰冷的语气说道：

"我什么都准备好了，祖父祖母搬到我们这儿来，你有什么意见吗？"

埃什捷尔接着说：

“我也是这个意思。”

伊丽用感激的目光看着丈夫，但一下子她的脸色又变得冷峻起来，一会儿又用同样冰冷的语气说道：“祖父上周得到了疗养证，祖母将住在我们这儿，尽管这儿还没粉刷，没来得及收拾，邻居克拉丽他们搬走后地板也还没打扫干净。

伊丽的语气使伊姆列心里很难受，他知道，克拉丽是很爱清洁的。他想听妻子再说点什么，她却没再讲话，进房间去了。

这时听见狗在外面哀嚎。

白天他没见到小狗，说实话，连想也没想到它。显然，伊丽是想要丢下小狗，埃什捷尔切了一块面包向院子投去。

小狗嗅了嗅面包，但不愿吃：很可能，见到主人后的兴奋使它忘掉了饥饿。它跑过来，用爪子刨着伊姆列，想用舌头舔舐他的手。

鲍加尔！·我可爱的小狗，”埃什捷尔亲热地把手放到它毛茸茸的背上，让它去舔。

夜幕降临了。

一缕清风从花园吹来，揭起了地上的落叶。出奇的寂静。他坐在小木房旁的凳子上，在小狗漂亮的小房边躺着小孩子们的玩具，那只无头小熊。

埃什捷尔坐在那儿，很久很久，什么也不想，只是一个劲地抽烟。

小狗蜷伏在埃什捷尔脚旁，它把头贴在埃什捷尔的皮鞋上，眼睛直望着他。小狗似乎怀着什么希望在看着他，又像是在等待他宣布一件神奇的事情。

屋子里电视机打开了。

伊姆列想起了买的口琴，他取出轻轻地吹起来，从小他就学会了吹口琴。他又吹了一下，这时耳际突然回响起已快遗忘了的一些调子：《来自加瓦伊什克群岛的姑娘们》，《流连在你的窗前》和《海那边就是幸福》。他最后一次吹口琴大概已是20年前的事了，开始他试着练了一下假音，生疏了的口琴一下子就变得熟悉了，吹起记忆中的旋律又得心应手了。

然后他又吹起另一些歌儿，这些歌一个比一个新。他又想吹夏日早晨孩子们站在凉台上齐唱的那些歌儿。伊姆列只会吹其中两三首，其他的就怎么也记不全了。

小狗突然跳了起来，跑向大门口，然后尖声叫了一声，又回到埃什捷尔身旁，躺倒在他的脚下。

“应该去看看老头子，”埃什捷尔想，“他老是念着自己种的树子，但实际上不是什么树子不树

子。他认为，现在世界上什么都还是老样子，应该拿出过去那种斗争的勇气，哪怕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奥尔舒娅大婶出来想把门关好，她没有发现埃什捷尔。她锁上了外面的门，检查了一下门闩，然后把铁挂钩搭上。

伊姆列的情绪十分低落，他感到了这个世界从未有过的空虚。这种奇怪的感觉使他吃惊。他已经经历了漫长的32个春秋，可从没觉到它有今天的每一秒钟那样难受，生活于他也没有任何意义。美好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没有给他留下任何东西。不过，有什么办法呢！

埃什捷尔坐在木凳上痛苦地思索着。

当奥尔舒娅大婶家的钟敲了11下时，他抓住暖和的狗毛，小狗甚至痛得哀叫起来，回到了自己的小房子。他突然想起“无头熊”玩具，把它拾起，放在小木房的屋檐下，免得被淋湿。

“要是我们有了孩子，她一定会给他取名伊姆列。”埃什捷尔想着。

他将有一个儿子，但他又看不见他，一切都是这样不可思议。他感到吃惊，到现在为止，自己还从未想到过这件事情。他又坐回板凳，抽着烟，考虑着下一步该怎么办。

直到半夜后，他才回到屋子。妻子躺在床上

假装睡着了，他没亮灯，脱了衣服，抽了一支烟。他好不容易才睡着了，又不时地翻身，滚动，常常醒来，因为院子里的狗整夜都在哀叫。第二天它也这样叫，有时低声嗥叫，在院子里跑来跑去。

“要是把这畜牲宰了真太好了，”伊丽向奥尔舒娅大婶说。她确实想摆脱这条狗，但她又不敢拿棍子来打这小狗。伊丽知道，丈夫多喜欢这条小狗，她也不得不把狗食作得可口些。但鲍加尔只是去嗅嗅，又照样吼叫。

一会儿，小狗听到什么响声，猛地扑向大门。午后，它跑到电车站蹓跶，等待自己现在唯一的主人回家。

这天晚上，埃什捷尔坐在院子里的凳子上。

妻子在厨房的窗子旁看了他老半天，然后用温和的口气说道。

“进屋来吧，伊姆鲁什，会着凉的。”

“不，”埃什捷尔有点激动地答道，“我一会儿再进来。”

他坐在凳子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

伊姆列觉得，妻子肯定仍然爱着他，永远爱他。发生的事情不怪她，她一点也没错，如果说伊丽有错，也有他的一份。为了他，伊丽什么事都是情愿做的。

现在他该怎么办呢？

家庭里已经出现了某种裂痕，而到底是什么，从何时开始的，怎样开始的，似乎又说不清。

小狗抬起头，目不转睛地盯着大门口，然后目光又转向埃什捷尔直挺挺伸着的腿。

那是一个有星光的，清冷的夜晚。

午夜时分埃什捷尔站起身，但没回到自己的房间，却向凉台走去。门是开着的，祖父祖母的家具被塞在近旁的一个斗室里，空荡荡的凉台需要粉刷。

他擦燃一根火柴，举目四望，揪心的寂寞感涌袭心头。

石地上满是垃圾和彩色铅笔涂画过的纸片。玛丽卡喜欢写写画画，伊姆列不忍心看他画的铅笔图画。

小狗时断时续地尖叫着，不时用鼻子嗅这嗅那，在冷落的院子里跑来跑去。

这天夜里埃什捷尔一点儿也没睡，鲍加尔在院子里哀嚎着。半梦半醒之间伊姆列听见小狗不断地苦叫。

夜晚过去了，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只有黑暗和犬吠。

第二天埃什捷尔是乘出租车回家的。

他穿过厨房，从妻子旁边擦身而过，径直进

入房间，一到衣柜边就把妻子分放的衣物扔进自己的箱子。

伊丽站在门坎上，战战兢兢地看着他，

“伊姆鲁什，你要干什么？”

“我要离开，伊丽。”

“你要去哪儿？”

“我要走，我不知道。”

他把手伸进衣袋，把房子的钥匙扔到桌上。

伊丽一下子绝望了，不由悲从中来，泪珠像断线的珠子。埃什捷尔收拾着自己的皮箱，听着妻子撕心裂肺的哭声，他感到苦恼之极。他脑子打了一个旋，现在要能坐下来，什么地方也不去该多好，他太疲惫了。

末了，伊姆列把小狗也放到汽车上。

当司机发动引擎时，伊姆列突然想起了“无头熊”，便返身取来把它丢进车里。

“鹌鹑”街的街坊们现在仍在谈论这个故事：奥尔舒娅大婶的邻居本是一个正派的人，但他却抛弃了自己美丽、坚贞、忠诚的妻子，而投入了一个荡妇的怀抱……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医生之死
作者＝久拉·费凯特著
页数＝３５８
ＳＳ号＝１１４１５５３５
出版日期＝１９９０年０９月第１版